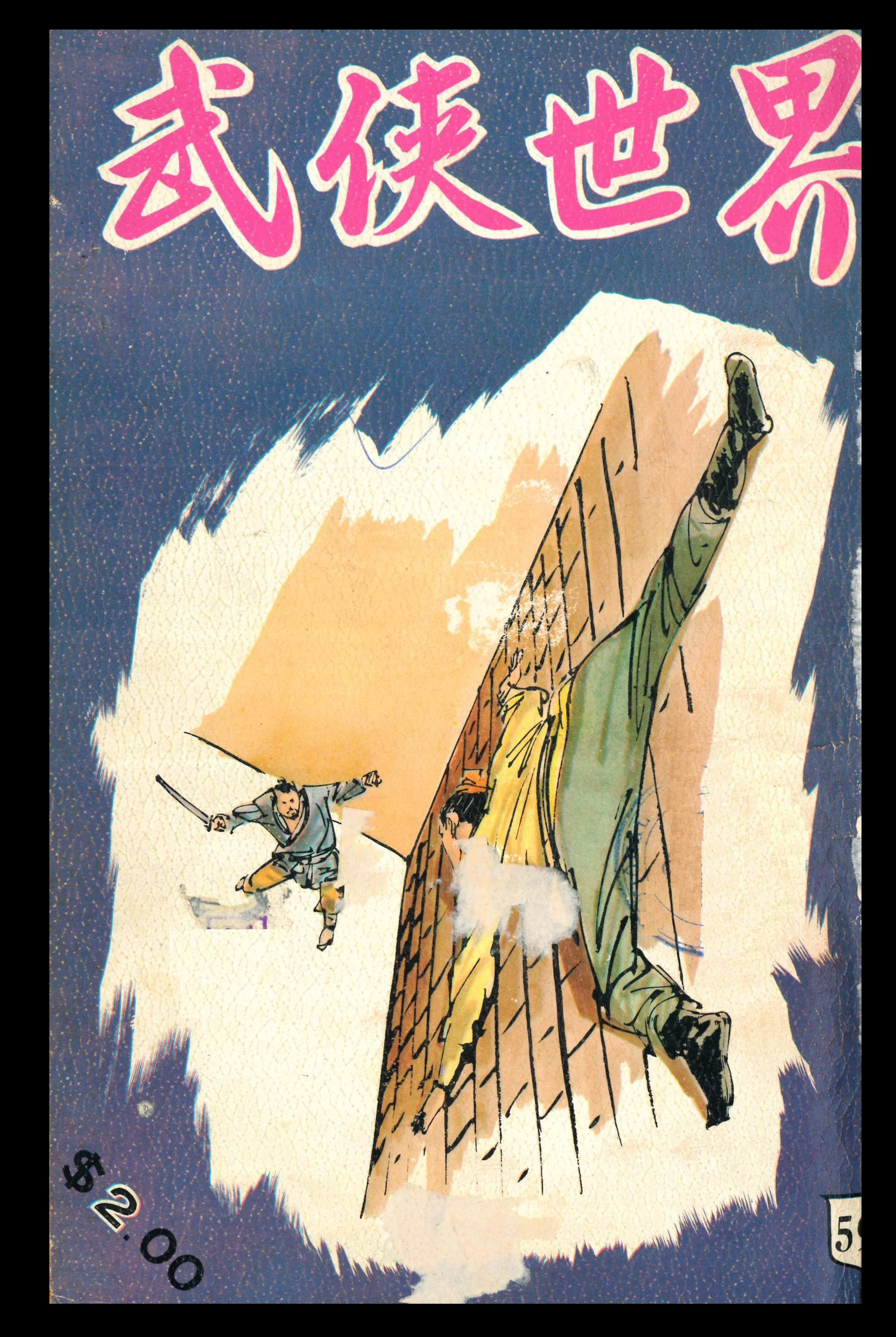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59



·特別介紹·　東方英先生繼「紫鏢囊」後又一精心巨著：

新藝俠義奇情
技擊鬥智長篇

風塵怒俠

本故事採取新作風，新風格，是寫一個少年，隨母寄居父執堡中，這時堡主二子一女外遊歸來．就在其時，少年被堡中總管所害．逐出堡外，並將之重傷，其後爲少年發覺堡中出現了替身，並替他奉母而去，顯然大有文章．爲追查眞象，於是一怒之下，引起了一場武林風波……。是期起在本刊連載發表，請參閱內文第65頁 ★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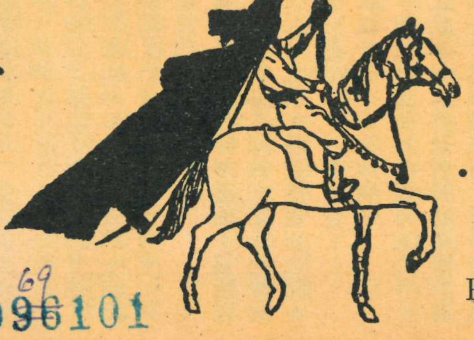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之四

龍驤·文
培新·圖

無情海



熱情冷槍

碧空如洗，海平如鏡。

一彎新月正冉冉地昇上了半空，這是一個良好的加勒比海夜晚。呂奇倚在船舷，眺望海上夜色，胸臆不禁大開，精神也振奮起來。

這艘一萬五千噸的豪華郵輪「傑克遜總統號」正完成了環球旅行的第一階段——歐美航行；在開始作第二階段東半球之旅以前，郵輪的本身需要作一次徹底的檢修。它的檢修站是美國的新奧爾良。

因此，從牙買加到新奧爾良是「傑克遜總統號」歐美航行中的最後一段程。

一個年輕的工程師似乎迷上了牙買加的甘蔗，存心要吃一個够，因而要在那兒多停留幾天。空出來的特等艙房剛好讓給了呂奇。在加勒比海來一次夜航，倒也是挺有意思的旅行。

「傑克遜總統號」是下午五時離港的，這時已是八時三十分，呂奇暗中盤算，郵輪大概快要經過「猶加他海峽」。在天明之前，就要抵達新大陸，這段旅程似乎太短了一些。

呂奇爲什麼要乘船，而不去搭飛機？

這原因很簡單，他是唯恐旅程消逝得太快。

自從離開曼谷之後，他依然過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儘管他想舒暢地作一次環球旅行，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却偏偏要降臨在他的頭上。

唯有在旅途中是沒有人打擾他的。但是創新飛行工具却縮短了旅途的時間，因此，呂奇寧願乘船前往新奧爾良。雖然這一段航程只有短短的十二個小時，在他來說，已經非常滿足了。

現在，他就很滿足。

靜靜地倚在船欄上，看着滾動的海水。沒有人去打擾他；他可以去想些最愉快的事情，忘掉那些殘酷的打殺搏鬥，驚心動魄的經歷……

「你是中國人嗎？」仍然免不了有人要打擾他。說話的人是一個年輕女郎，一口很流利標準的中國話。

她站在距離呂奇約莫五步的地方，也在憑欄眺望。但是呂奇一直沒有去注意她；也可以說沒有那種閒情去注意她。現在，他更不想去回答對方的話，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是嗎？」那女郎走到呂奇的面前來了。

她的美艷是異乎尋常的，大大的眸子亮而媚，在月光下，半截胸域雪白。當她轉身面向海水時，挺拔而又柔美的曲線，只有最傑出的藝術家才畫得出。

她逼視着呂奇，使他不得不回答。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只有東方民族的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站住了脚。」呂奇諷刺地說：「這是個充滿市儈氣的世界，大家都注意作生意的商家。因此我經常被人誤會爲日本人。」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國人。」她充滿自信地說。月光中透出一絲難以覺察的野性。

「爲什麼？」

「唯有中國人才傻得不去勾搭身旁的陌生美麗女郎。」

「噢？」呂奇開始發動攻擊，「妳是一個喜歡被陌生男人勾搭的女郎嗎？」

「不！」她用力地搖着頭，「如果你向我搭訕，我會給你白眼看；你要是不識趣而退，我可能會甩你耳光。但是，我却喜歡穩重的君子，就像你這樣，所以我反過來向你搭訕了。」

「哦——」呂奇將尾音拖得長長的，還聳了聳肩頭。「原來妳是一個喜歡勾搭陌生男人的女郎。那麼，妳不是中國人？」

「不！」她的頭搖得更厲害了。「我方才說過了，我只喜歡穩重的君子。」

「妳的中國話很流利。」

「我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那麼我們國家女人比男人要開明得多了。」

「不！」她用力地喊出這個字。

「奇妙的女人！」呂奇滑稽地攤了攤手。

「你才是一個奇怪的男人！」她聲音尖利地說。突然，媚笑又從她的嘴角處流露出來。「我叫尤雅情。請問你貴姓？」

「我叫呂奇。」

「你好像突然在船上出現。」

「是的。我在牙買加上船的。」

「哦！我是在千里達上船，要去新奧爾良。」

「嗯！」呂奇漫應着。他已打算結束這一次意外的邂逅了。

「我這一年多來一直在英國，」尤雅情滔滔不絕地說：「英國人太刻板，而且霧大，濕氣重，我不喜歡那個地方。這是我第一次去美國，聽說美國人最豪爽。熱情，好客……」

呂奇冷冷地接下去說：「尤其是年輕男人，他們最喜歡勾搭身旁男人的陌生女郎。」

「你？……」尤雅情兩腮鼓得圓圓的，顯然有些冒火了。「你這個傢伙和你的名字一樣，奇！奇怪！」

這時，擴音器突然響起了服務小姐嘹亮的聲音：「各位旅客！今晚是大家共處的最後一段時刻，本輪特別舉行一次惜別晚會，由船長賈可先生親臨主持。歡迎各位踴躍參加。屆時賈可先生當代表船公司致送各位一份紀念品。」

「尤雅情小姐！」呂奇在一番言語捉狹之後，並沒有忘記在女性面前應守的禮貌。「妳今晚在惜別會中將是最受注目的一位女賓，到時我一定請妳共舞一曲。」

「你最好不要。」她冷冷地說。

「為什麼？」

「因為我會拒絕你。」

呂奇並未惱怒，仍是微笑着說：「那沒有關係，因為在一般社交場合中，女性有拒絕男性邀請共舞的權利。」

尤雅情的雙眉挑了起來；一對嫵媚眼珠子也變成白多黑少，因為她的反擊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 × ×

惜別會的場面是非常熱鬧的，不過却缺乏青春活力。原因是三百多個旅客當中有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他們都是在退休之後來一次旅行的。青年人正在為事業而忙碌，乘船旅行是少之又少了。

儘管如此，船長賈可先生仍然將這個惜別會辦得有聲有色。餐桌移到靠壁的地方，桌上擺着佳釀美菓，原來已够光滑的地板又洒上了一層滑石粉，播放的音樂也都是輕鬆明快的爵士。

船上的服務小姐，也脫下了雪白整齊的制服，換上了千奇百怪的服裝。那似乎是一種暗示——人類若想獲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須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地和衷共濟。

呂奇端了一杯酒，冷冷地坐在一個角落裏。他在欣賞那些老年人的歡樂神情；自然也在欣賞尤雅情的丰姿。

呂奇說得不錯，她是今晚最受人注目的女賓，單身男性旅客的寵兒。她活躍已極，週旋在許多男士的中間。她不時發出爽朗的嬌笑，也不時在以目光瞟向呂奇；顯然，她是在向呂奇示威。

可惜她對呂奇瞭解得不够，才會作出這種愚蠢的事。呂奇受過嚴格的訓練，又在諜報單位作過長時期的職業安全工作人員。在他的腦海裏只有責任和紀律。因為工作需要，他也經常和一些女郎發生親暱的關係；那只是關係，而非感情。他工作的性質，不容許他發出私人的感情。對任何人、事、物沒有憎惡與喜好，端視需要而論。現在，他雖然離開了那種工作機構，但是，在長時期紀律禁錮下所養成的冷漠心理却一時不能恢復。

因此，他不可能對明艷動人的尤雅情發出喜愛的心情。沒有愛，又怎會產生嫉妒！

所以，尤雅情是白費勁了。

她依偎在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懷裏，舞過呂奇面前；而呂奇却在注視杯中殷紅的酒汁。

惜別會在歡樂的氣氛中溜過。

轉眼，已到了十點半鐘。

呂奇已喝完了一整瓶道地的法國貨——拿破倫白蘭地，意興闌珊地站起來，打算離開這兒。喧囂熱鬧的場面他見得太多，倒不如去至冷清的甲板上，眺望明月疏星，也來得舒暢些。

尤雅情却突然來到他面前，面上有降服的神色，目光中有明顯的歉意。輕聲地說：「你叫呂奇，我沒有記錯你的名字吧！」

「妳記憶力很好，但我却想不起妳的名字。」

「哼！」尤雅情冷笑了一聲。「我叫尤雅情，你大概經常以高傲，冷漠來征服女性。現在你對我不需要再用這一套了。我自動來到你面前，就表示已豎起白旗。請我跳一支舞好嗎？」

「強盜用鎗逼着被搶刼的人時，他們也經常說——請將財物交出來。那是真正的『請』嗎？」

尤雅情的目光跳動了一下，尷尬和憤怒揉和在一起的神色蒙上了她晶亮的眸子。不過這種表情只是一閃而逝，嫵媚的笑容在她的臉上漾起。低低地說：「我沒有用鎗逼着你吧？」

「可是妳用了別的武器。」

「我不明白。」

「強盜用鎗征服，政治家用動人的說。小姐！妳所使用的武器是嫵媚的笑容和動聽的聲音。」

「是嗎？」她的笑意更濃了。

「妳可以去找一個不會說謊的男人問一問。」

「你似乎是唯一的一個，也只有你才不被我的武器征服。」尤雅情很正經地接下去說：「讓我違犯傳統的社交禮儀吧！先生！請共舞一曲如何？」

呂奇當然不會拒絕的，他無理由去故意使她難堪；何況尤雅情的談吐不俗，作一時玩伴也未嘗不可。不過，他的捉狹興緻未減，依舊冷冷地說：「如果我拒絕呢？」

「我會大聲高叫：看！這個男人拒絕與我共舞。請各位猜猜到底他是跛子還是不懂社交禮貌？」

「小姐！妳採用了最厲害的挾持手段。」呂奇摟着她。「來吧！華爾滋！當心我轉昏妳的頭。」

飛舞！旋轉！輕靈的舞步將呂奇帶到輕靈的境界。他好多年都沒有這樣開心過，肩頭沒有任務，心中沒有難題，懷中却有一個溫柔可人的美女。但願這支華爾滋舞曲永遠不完。

然而，這支舞曲很快就終結了。

「各位！」一個留着披頭髮型，結着大花領帶的人站在一張凳子上大聲疾呼。他約莫有三十餘歲，身上似乎有幾分之一黑人血統，聲音沙沙的：「明天我們就要各奔西東，今晚是否該狂歡一番？」

人羣中有附和之聲，但是並不熱烈。

「音樂是翻來覆去的格調，冗長的共舞，這有什麼滋味？」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喊起來：「有誰去過倫敦？你？你？……也許你們都去過，那麼你們一定知道，『野鳥夜總會』是倫敦最能吸引人的娛樂場所。」

「尤小姐！」呂奇低聲問：「真的嗎？」

「是吧！那是最吸引你們男人的地方。」

「有誰去過新奧爾良？你？或者你？……那麼，你們也許知那兒的『無情海夜總會』。」那傢伙說到這裏，又加重了語氣：「各位去問船上的水手，他們一定說那兒是最好的去處。」

「怎麼回事？」呂奇喃喃自語地說：「這傢伙在替『無情海夜總會』作宣傳嗎？」

「船長賈可先生在皺眉頭了。」尤雅情低聲說：「若不是在舉行惜別晚會，他不會有如此好的耐性。」

「誰是現在最傑出的舞蹈家？」那傢伙又提出了一個問題。接着他說出答案：「愛瑪小姐。」

人羣中開始竊竊私議。呂奇也不免好奇地問道：「尤小姐！妳聽說過嗎？」

「好像是一個黑人脫衣舞孃。」

那傢伙又開始以戲劇化的聲音說道：「愛瑪小姐在英倫的『野鳥夜總會』表演了三個月，盛況空前。這次應『無情海夜總會』重金禮聘，明晚開始獻藝。最重要的是——愛瑪小姐也在這艘豪華郵輪上。為了使這個惜別會情緒高，場面熱，也為了答謝船長賈可先生在旅途中給我們的照料，愛瑪小姐願意為我們表演她的精彩舞藝。現在，讓我們鼓掌歡迎。」

那傢伙要去當導演，拍出來的影片必定是很賣座，他採用的手法很高明，在玩弄一番玄虛之後，突然宣佈了結果。舉座在一瞬間的愕然之後，歡聲雷動。只有少數老婆子由於嫉妒心理所使然反應稍嫌冷漠。

似乎在事先經過安排，歡聲一起，大廳頂壁的幾盞水晶吊燈全部熄滅。只留下了壁間的柔和彩燈。一盞熠亮的聚光燈投射在大廳進門處，擴音器裏響起了聲音奇特而又撩人的斑鼓，接着，有幾分原始氣息的音樂聲也緩緩地在大廳中開始流動。

愛瑪小姐在進門處出現了。

黑色健美的皮膚，配合以金屬珠粒及薄片所連綴的舞衫，特別引人注目。裸露的雙腿，雙臂，以及背部閃閃發亮，顯然塗抹了適量的油性潤膚劑。那雙明亮的眼珠射出了桀傲不馴的神色。

她的胴體有誇張的線條，舞姿也有誇張動作。難能可貴的是——在色情的賣弄中並未流於粗俗。

斑鼓聲愈來愈急，音樂也開始由輕緩而變為激烈。愛瑪小姐身上那件金屬舞衫卸落了，在黑色的胴體上留下了一束雪白的超小型「比堅尼」。黑白兩色成為强烈的對比，也分外誘人。

她開始了翻仰顛俯的舞姿，雙腿分立不動，上半身作出許多角度的扭轉。女賓們有的顯得很緊張，有的顯出不屑一顧的神色。男賓的目光却顯出了迫切的神情，他們不知愛瑪小姐何時卸下那束「比堅尼」。

當愛瑪小姐俯着上身，懸空作雙臂劇烈的擺動時，突然砰地一響鎗聲，她的胸罩結帶鬆開，飛離她的身體。她有些受驚，也有些忸怩。雙手交叉遮住自己的軀體，退出了那盞聚光燈所投射的光圈。

原先站在凳子上大聲疾呼的年輕人又登上了他

的「演說台」，手中拿着一支點四五口徑的加拿大手鎗，鎗口上還冒出嬝嬝輕烟。方才那一手「子彈脫衣」原來就是他的傑作。

「原來他是愛瑪小姐的演出搭檔，」呂奇開始點燃一支烟。「他的槍法倒是很準的。」

「是嗎？」尤雅情不置可否地漫應了一聲。

賈可船長是一個拘謹的英國人，如果愛瑪小姐能够爲旅客帶來歡樂，即使她當衆脫得一絲不掛，表演不太粗俗猥褻，他也不會去加以阻止。但是，有人在他的船上公然鳴槍，却是無法容忍的。

「先生！」賈可船長向那開槍的年輕人走過去。「在上船之前，你一定在售票處看到了船規，槍枝武器一定要交給本人保管。你未交出，已經有失紳士風度。現在，請將那支槍交給我。」

「退回去！」那傢伙揮舞着手裏的槍。「這不是遊戲，而是搶刼。相信各位一定看過海盜影片，但是我們比十八世紀的海盜更聰明。各人站在原處不要動，否則槍彈無情。」

賈可船長楞住了，人羣中發出了尖叫，紛紛向壁角縮退，有的人爬進了餐桌的底下。尤雅情則機警地褪下了手指上的一枚鑽戒，塞進了乳溝處。同時喃喃地說：「但願他們比十八世紀海盜文明些，不至於搜索女人身上。否則我的損失就不少了。」

呂奇也是很吃驚的，不過他却比較冷靜。他試着尋找那傢伙是否有同黨，然後再看看能否找機會將那傢伙制服。

賈可船長在楞了一楞之後，又開始大叫：「來人！將這個瘋子手上的槍奪下來。」

大廳外面擁進來好幾個大漢，他們都赤裸着上身，僅穿一條短褲。毎個人手裏都有一挺手提機關槍。

「船長！」那傢伙面上浮現調侃的笑容。「這艘船已經完全被控制了。各位！將你們的財物自動交出來，我們要現鈔，珠寶首飾。如果發現有誰隱匿財物，就要他躺到猶加他海峽的海底去。」

於是，一場洗刼開始了。

毎一個人都抱着僥倖的心理，儘管匪徒提出了警告，還是有人隱藏了較爲貴重的物品。尤雅情藏在乳溝處的鑽石戒指就沒有拿出來，只交出了一對小小的珍珠耳環。而匪徒也並沒有認眞地搜。

他們大概是紳士海盜吧，呂奇這樣想。

「呂奇！」尤情雅低聲說：「船好像停了。」

「嗯！不然這些匪徒怎麼上得了船？」

「那個留披頭髮型的男人早就在船上了，他是在千里達上船的。」尤雅情說到這裏壓低了聲音：「你發現沒有？這些傢伙幹强盜好像很外行。」

「妳很想他們搜走妳那枚鑽戒嗎？」

「我只是覺得奇怪罷了。」

「奇怪什麼？」

「他們指定要現金。有誰帶着現金出門旅行？旅行支票和現金幾乎沒有差別，而他們却不要。」

「他們可能希望安全點。」

「你損失了多少？」

「一隻泰國黑寶石戒指，和七元美金零鈔，總共不會超過美金二十元。其他客人損失似乎也不太大。」

「是呀！這眞是一次令人不解的搶刼。」

匪徒洗刼的行動很快，也很草率，僅僅半個小時就完成了。看樣子，他們打算撤退了。

那個留着披頭髮型的男子又站上了凳子，高聲說：「各位！我們所得的現金不超過美金二千元，這是一個很輕微的數目。至於珠寶，各位都有保險，所以不希望你們逼迫船長展開追擊。賈可船長最好也不要作傻事，我們的快艇上有四十二公厘的大炮，可以轟爛你的船。記住！十分鐘之後，各位才能離開這兒。」

匪徒們蜂湧而退，大廳的門被匪徒在外面鎖上了。賈可船長拿起壁上的電話大呼大叫，可是沒有絲毫反應。五分鐘後，大廳的門才打開，一個袖管上佩着副船長階級的人領頭，一共有八個船上職員擁了進來。

「匪徒呢？」賈可船長氣急敗壞地問。

「駕快艇逃了。」副船長惶恐地回答。

「我來主持惜別會，船交給你了。」賈可船長的手指戳到了副船長的鼻尖上，「他們是怎麼上船的？」

「他們拍發求救燈號，說是船身進水，我總不能見死不救，誰知他們是打算搶刼的匪徒……」

「爲什麼不先報告我？」

「一方面怕延誤救難，再一方面怕破壞惜別晚會的歡樂氣氛。所以……」

賈可船長搶着說：「派人登記旅客損失的財物，分電船公司，墨西哥海岸巡邏隊，美國海岸巡邏隊……，還有，請那位愛瑪小姐到船長室來。」

然後，他氣呼呼地走了。

「呂奇！」經過這一意外事情，尤雅情和他似乎相處得很親密了。她挽着他，輕輕地問：「愛瑪和匪徒會有連繫麼？」

「那只有請妳去問愛瑪小姐本人了。」

「你！……」尤雅情又有了嗔怒的表情。

「小姐，讓我送妳回艙房吧，旅途之中是該有點風險的，否則，那還有什麼刺激性？」

「我再說一次，你是一個奇特的男人！」

呂奇沒有接腔，只是挽着她，在嘈雜的人聲中向大廳外走去。然而他的腦海中却在思索這一次不尋常的海上搶刼；他再次被打擾了。只要遇上犯罪事件，他就無法置之度外。

地獄天使

「傑克遜總統號」的特等艙房在頂層，尤雅情住在A7，和呂奇住的A16，間隔一個「丁」字型的通道。

當呂奇送她回房時，她只是淡淡地道了一聲謝。以她那種眉挑目語的神色看來，顯然已被呂奇瀟洒的外表所吸引，那麼，她該趁此機會邀請呂奇進房小坐；即使她在某一方面不肯太隨便，她的表情也該熱烈一些方對。

但她却非常冷淡。

反常！反常的搶刼，反常的……

呂奇却也未去注意尤雅情對他的冷淡態度，他的腦海已完全被那個披頭髮型男人所表演的戲劇性手法迷惑了。

管這些閑事幹什麼？在回到自己的艙房去的途中，呂奇努力想放鬆自己。明朝就到了美國西海岸，離輪之後，各自西東，偵緝刼匪該是警務人員的事，他只是一個觀光旅行的遊客而已。

有許多的事偏偏是那麼不如人意，他剛才放鬆的心情，在他一進艙房之後又突然緊張起來。

令他緊張的是一支槍。

死冷冷的槍管抵在他的背脊上，歹徒顯然預先埋伏在他的艙房內等他歸來。他不相信一艘在航行中的豪華郵輪上會有竊賊，何況艙房內又沒有值錢的東西。因此，他不曾加鎖，却想不到留給歹徒一個可乘之機。

「手舉起來！」流利的英語，略帶沙啞的女聲，磁鐵的，像綿綿情話，一點也沒有威脅意味。

呂奇非常清楚，愈是這種女人愈難纏，於是連忙舉起了雙手。「噠」地一响，電火通明。

沙發上凌亂地放置了一堆女人的衣服，外衣在最下層，最上面的是一件空花黑色胸罩，顯示那些衣服的主人是在正常的情況下卸脫衣衫的。是背後這個持槍女人的衣服嗎？一個裸體女搶匪，那倒是一件奇妙的遭遇。

「慢慢向前走！」她下達命令，等待呂奇走了幾步，她又說：「轉過身來！」

呂奇轉過去時，眼前的景象使他有些目眩。

他見到了全世界最可愛的歹徒，長長的黑髮披洒在裸露的肩頭上，顯得非常飄逸；身裁標準，小腹平坦，肚臍渾圓，就像一隻玉杯的杯口……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想笑，因爲他看見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那女郎手裏拿着一把金屬製的玩具手槍。

裸體女郎年齡很輕，最大不會超過二十三歲，她具有五分之三的東方血統，也許在她的祖父、母中有一個是西方人，黃膚、黑髮，却有一對淺藍色的眸子，而上掛着捉狹的笑容。

她如一個天使般赤裸，不幸的却是從地獄裏走出來。

地獄天使，呂奇暗暗給了她一個封號。

她勾動槍機，嘶地一响，槍口噴出一片水霧。

好香，「凱旋門五號」，呂奇嗅得出來。

香水槍扔上了床，她好騰出雙手來纏繞呂奇的頸項。呂奇接受了她的吻，兩隻手也摟上了她的腰，但他的反應並不熱烈，原因是——一團迷霧未散，另一團迷霧又起。他在想：這個女郎的目的是什麼？

呂奇輕吻一番，將她推開，並抓起一條被單扔到她的身上，以命令式的口吻說：「暫時遮住妳的軀體，否則我會喘不過氣來。」

她裹上了被單，却以不屑的語氣說：「你不是那種能够輕易被誘惑的男人。」

「既然知道，何必用這種笨法子。」

「你至少吻了我，我已贏了那個中國女人。」

「誰？」呂奇明知故問。

「尤——雅——情。」她緩慢而仔細地說。從她的發音判斷，她不會說半句中國話。

「妳有中國人的血統嗎？」

「剛剛相反，我具有一大半日本血統，那是你們中國人仇視的血統。日本人在你們國家製造了長時期的戰亂。」說到這裏，她笑了，「那不干我的事，我祖父在四十年前來到美國的印第安州落籍，我父親也娶了一個頭戴羽毛的印第安那女郎。我是美國人，去年才有投票權……」呂奇不耐煩地挿口說：「妳的自我介紹太長了。」

「還有，我的名字應該是小森花露。不過我喜歡你叫我花露，或者露露。你叫呂奇，對嗎？」

「爲什麼要選我作爲妳和尤雅情競爭目標？」

「因爲她選上了你。」

「嗯！方才搶案發生的時候妳在何處？」

「和你在一起。」

「我記得剛才沒有見過妳。」

「那是因爲你的眼睛只有尤——雅——情。」

「好了，花露。」呂奇拍拍她的面頰，柔和地說：「我承認我有點喜歡妳，但是我無法接受妳這種開明的作風，回去睡覺……」

小森花露訝異地說：「你要趕我走？」

「如果妳不聽我說話，我才眞要趕妳走哩。」

「是尤雅情要來嗎？」

「我保證不是這個原因。」

「那麼……」她遲疑了許久，才接下去說：「在明天離船之前，允許我再來看你嗎？」

「當然可以。我是第一次到新奧爾良，如果妳對那兒很熟，我還要請妳作嚮導哩！」

「樂意奉陪。」她恭敬地鞠躬，那完全是一個日本人的姿態。

呂奇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純潔與淫蕩揉和起來的典型，爲了避免强烈的誘惑，他在小森花露穿回衣服時，去了一趟洗手間，待他出來，她已走了，只留下了那把散發芬芳的香水槍。

呂奇將那把香水槍放進了床頭櫃，那不是什麼貴重物品，如果小森花露不打算討回，他就打算留下來作個紀念了！

奇怪的刦案，奇怪的艷遇！奇怪的……

呂奇在躺下時，心中暗暗默禱：但願不要將這些奇怪的事情帶入夢中。他需要好好睡一覺。

若想那些古怪的念頭不在夢中出現，最安全的方法是不要睡覺。於是，仁慈的上帝在聽到他的禱告之後，立刻使床頭几上那架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這裏是A10。」呂奇翻身抓起了話筒。

「我是雅情。」聲音低沉而急促，像是發生了什麼嚴重事。「能容許我到你的房裏去談談嗎？」

「現在？」呂奇難免暗暗吃驚。

「除非你床上有個妞兒。」

「來吧！我床上正缺少一個妞兒。」他立刻掛斷了電話，心中有些快意，在語鋒上，他是够犀利的。

尤雅情仍然穿着方才那套衣服，這證明她回房之後，一直沒有入睡的打算，否則，那套小禮服早就換下了，她一進門之後，就像一頭獵犬似地在運用她的鼻子。作了好幾次深呼吸，才長長地吁出一口氣。

「嗯——」尤雅情調侃地說：「爲了我來，將你床上的妞兒遣走了，那可眞有點兒抱歉。」

「妳好像是警犬訓練所畢業的。」

「呂奇！你罵人的藝術不够。」尤雅情並未惱怒，笑容甜甜的，聲音也是甜甜的，「女人對香水味最敏感，凱旋門五號，對不對？這艘船上只有一個人用，小野貓花露。你怎捨得將她趕走？」

「我怕貓爪子抓傷了我的臉。」

「她雖然有個小野貓的綽號，却不以利爪去捕獲獵物，而是用她那沒有毫毛的軀體。」尤雅情在沙發上坐下，蹺起一隻腿，才又接下去說：「從千里達到這兒，你是她的第四個獵物，其中包括一個七十歲的退休銀行家。」

呂奇有些不悅地說：「雅情！妳深夜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和我談論這些嗎？」

「呂奇！我是善意的警告啊！」

「雅情，」呂奇逼視着她，語氣也很森冷，「妳明明是發現花露離開我的艙房之後，才打電話來的。電話切斷不到一分鐘，妳的人就到了。那證明妳回到艙房之後，不但沒有入睡的打算，甚至還沒有時間去換下妳身上的小禮服。妳在幹什麼？是在監視我嗎？」

「呂奇！」尤雅情目光中有輕微的不安。「你誤會了……」

「我不需要解釋，我只想瞭解事實眞象。雅情！說出妳心中的秘密吧！只要不危害到我本身，我一定不聞不問，也絕對不輕易洩漏。」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尤雅情吼了起來：「搶匪的眼線，靠勾引男人維生的賤貨……」

「雅情！」呂奇蹲在她的面前，雙手扶着她的肩頭。「別發火！妳心中隱藏了秘密却是實情，我從妳的目光中看得出來。」

「秘密？我只是充滿了好奇而已。」

「好奇？」

「嗯？你不覺得這一件搶刦案有些反常嗎？」

呂奇在她身邊坐下，淡淡地說：「我倒是很想聽聽，妳認爲那些情況反常？」

「歹徒沒有認眞洗刦，甚至沒有搜查艙房。」

「嗯！」

「花露是一個不甘寂寞的浪女，但是她今晚却沒有出現在惜別會上。平常只要是有男人的地方都少不了她。躲到你的房裏，想必也曾向你展示她的裸體，這是怎麼回事呢？」

「聽妳的口氣，似乎將我也扯進去了。」

「還有，花露和那搶匪的頭兒一直很接近。」

「就是那個留着披頭髮型的男人嗎？」

「是的。」尤雅情認眞地點着頭。「他和花露有一手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又放任花露去找別的男人。這也是一件反常的事，試問：那個男人沒有强烈的佔有慾？他爲什麼不將花露視爲禁臠？」

呂奇沉吟了一陣，不禁問道：「這些事情與搶刦案又有什麼關聯呢？」

「我懷疑花露是搶匪的眼綫。」尤雅情壓低了聲音說，語氣很肯定。

「妳的看法，和賈可船長正好相反；他懷疑愛瑪。」

尤雅情用力地搖着頭說：「那是不可能的！愛

瑪是一個成名的藝人，收入不惡，絕不可能與搶匪勾結。」

「雅情！」呂奇微笑着說：「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我當然也難免了，所以我想問問妳的職業。」

「記者。」

「哦！無冕皇后，失敬！失敬！那一家報紙？或者電視台……？」

尤雅情面有難色地搖搖頭說：「很抱歉！這是業務的秘密。我可以透露三圍尺碼，甚至告訴你一些私生活上的秘密，却不能告訴你，我所服務的新聞機構。」

「因爲我也可能是一個和妳在作激烈競爭的新聞同業。對嗎？」

「你也許不是，但我不能不防範。」

呂奇吁出一口長氣：「嗯——雅情，不管妳是眞的記者，或是假的記者，我都願意滿足妳的好奇心。」

「爲什麼？」

「因爲我開始對妳好奇了。」

「那麼，快告訴我花露對你說了些什麼？」

「她用裸體說話，可惜我聽不懂。」

「眞的！」尤雅情有明顯的狐疑神色。

「雅情！」呂奇認眞地說：「如果妳想發掘眞象，寫出一篇內幕報導，一舉成爲名記者的話，妳現在所進行的採訪方向就錯了。」

「請指示正常途徑吧！」

「妳和愛瑪接觸過嗎？」

「有過幾次短暫的交談。」

「她那種職業最受女性鄙視，我不知道妳是用什麼態度去對待她的。」

「很友善。」尤雅情翻起眼皮仔細地思索。「我和她握手，並對她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其實，她的天才並不完全在她裸露的胴體上。她對服裝設計很有研究，也在研讀黑人民族的歷史。」

呂奇雙掌重重地一擊，顯得很舒暢地說：「那就行了！去安慰她，然後婉轉地提出妳的問題。」

「問些什麼呢？」

「嗨——妳是一個採訪記者啊！」呂奇聳起了眉頭。「當然是問妳想知道的事情了。」

「呂奇！」尤雅情的雙眉緊緊地皺着。「我無法向她提出疑問，因爲我一直認爲她是無辜的。」

「並非完全無辜。」呂奇冷冷地說。

「噢！」尤雅情顯得很吃驚。

「一個脫衣舞孃能在大庭廣衆之下，脫到只剩法律所規定的限度，但她未必肯在大馬路上向一個經常去捧場的熟客人點頭；這是因爲職業性質所引起的自卑感。」呂奇站起來轉了一個圈，才又比手劃脚地接着說：「今晚的惜別會不是一個適宜表演脫衣舞的場所，她可以想像得到，將要遭到多少老婆子的白眼，保守的賈可船長甚至會在表演進行中喝令她停止。這些問題她事先不作考慮嗎？據妳所說，以及我所見到她的舞姿來判斷，她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藝人，她已經成名，更不需要作宣傳。那麼，她今晚爲什麼要表演？」

尤雅情喃喃地說：「也許那個披頭男人給了她一筆很可觀的酬金。」

「這需要她解釋。」

「還有麼？」

「還有……」呂奇突然壓低了聲音說道：「我們應該先研究一下，愛瑪的表演，對匪徒有多大的幫助。」

「吸引船員和旅客的注意力，使匪徒能够順利地控制這條船。」

「對！」呂奇又拍了一下手掌說，「按照船規，船員不准進入大廳和旅客交遊，他們除了在工作崗位上值勤以外，有的在睡覺，有的遊散各處，匪徒想掌握所有船員的行踪，那是一件困難的事。愛瑪一表演，情况就不同了。她的名氣太大，除了在工作的人以外，其餘的船員必然擁到了大廳門外，企圖一飽眼福，匪徒就毫不費事地控制他們了。副船長甚至怕破壞惜別會的歡樂氣氛而沒有將發現海難的事報告賈可船長，因此可以想見愛瑪的表演有多麼大的影响力了。」

尤雅情道：「呂奇！經你這樣一說，我也發現了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

「匪徒的頭子怎麼知道他的部下已經上了船？又怎知上船後已順利地掌握了控制權？這些行動在事先自然訂了時間表，但是總要防備萬一。那麼，一定有人在居間連絡，向他發出信號……」

呂奇脫口說道：「管理聚光燈的人，就是連絡者。」

「你怎麼知道？」

「在槍彈擊落愛瑪的胸罩之前幾秒鐘，聚光燈曾經有規則地閃動了三次，那就是連絡信號。」

「是嗎？」

「這當然只是假設。」

「呂奇！陪我一起去見愛瑪。」

呂奇搖搖頭說：「不！妳一個人去。」

「你不願意陪我？」

呂奇道：「有一個陌生男人在場，會使她說話有顧忌。」

「好吧！你等候我的採訪結果。」尤雅情說完

之後，匆匆離去。

呂奇並未在艙房內等候尤雅情，她離去之後，他也緊接着離開，他猜想賈可船長此刻必定還沒有入睡。

賈可船長是一個倔強的老人，也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人；倔強、固執、冷峻，但很正直。

他以深沉的目光打量了呂奇一陣，然後以標準的牛津腔開口說：「你是牙買加上船的中國人！請問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賈可先生！」呂奇彬彬有禮地說：「方才那件搶案，一定使你非常惱怒。」

「謝謝你的慰問，這件事由我完全負責，船公司也會賠償各位的損失，我不希望再使旅客增添煩惱。」

「中國人是最樂意助人的。」

「嗅！你要幫助我什麼？」

「幫你找出匪徒的內綫。」

「內綫已經逃了！」賈可船長狂怒地低吼着：「那個名叫毛里斯的波多黎各人，我一直以爲他是上流社會的紳士，我還和他握過手。難以洗刷的奇恥大辱，我爲自己的眼光淺薄感到羞憤。」

「船長！請暫息雷霆。」呂奇文縐縐地說：「你所說的毛里斯，大概就是那個留着披頭髮型的黑小子，他是匪首。內綫現在還留在這艘船上，他是你的船員，我要幫你找出他來。」

「我的船員！」賈可船長瞪大了眼睛。「他是誰？」

「別急！」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到目前爲止，我並不能肯定是誰，但是我的手中有一條綫索，可以摸索出來。首先我想知道你在愛瑪口中得到一些什麼，你方才已經詢問過她了。」

「毛里斯告訴她，船上一些先生們想要看她的表演，而且由大家籌集了一筆錢作爲酬勞。她是職業藝人，以賺錢爲目的，自然不會拒絕。她還出示許多零星旅行支票作爲證明。」

「那些旅行支票都是船上旅客所簽發的麼？」

「是的。我仔細核對過簽名。」

「你詢問他們了嗎？」

賈可船長用力地搖着頭說：「我不能再打擾他們了。而且還有許多顧慮，比如說，妻子發現丈夫暗中化錢請一個脫衣舞孃表演，必然會引起家庭糾紛。再說，毛里斯也可能用別的手法騙到那些小額支票。」

「嗯！你詢問過你的船員了嗎？」

「事務長正在逐一查問。」

呂奇說：「關於發現海難的事，副船長有絕對的主權嗎？」

「有的。」賈可船長很認眞地說：「本公司的服務信條是儘量不打擾客人。當時他聽說惜別會的氣氛良好，所以沒有報告我；其實，他即使用電話向我報告也沒有用，我方才打電話到大廳去才發現那架電話鈴被棉花塞住了。副船長不可能因電話不通而延誤救難工作。」

「艙房有損失嗎？」

「正在查，初步報告，似乎沒有遭到匪徒的洗刦。」

這時，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賈可船長拿起電話聽筒接聽，面上的表情有了急劇的變化，最後說了一句：「帶他來見我。」

待他放下話筒後，呂奇連忙問道：「船長！是發現什麼了嗎？」

「當匪徒洗刦時，船上一名電器匠正在特等艙的走道頂壁上檢查綫路，因爲發現有持槍的匪徒，就潛伏在冷氣導管上不敢亂動，關於匪徒搜索特等艙房的情形，他看得很清楚。」

「他看見了什麼？」

「特等艙房一共有四十四間。」

「嗯！」呂奇安詳地等待一個驚人的下文。

「但是他們只進入了A33號特等艙房。」

「住在那間艙房的旅客是誰？」

「一個年輕單身女子，日裔美人小森花露。」

「嗯！」呂奇面上的表情更安詳了。

「匪徒只在A33號房裏，停留了約半分鐘，出來時間，有一個匪徒手裏拿着一尊維娜斯的半身石膏像。」

「原來匪徒之中還有藝術的收藏家。」呂奇說到這兒站了起來。「船長！當你詢問屬下時，我最好不要在場。等一會兒，我再打電話來向你請教一些疑問。我相信已經快要抓到那個潛伏在船上的奸細了。」

「儘快告訴我，我要每一個船員都是安份守法者。」賈可船長加重了語氣說：「可愛的中國人！一定要快，我已下令加速航行，現在是零時十分。再有三個半小時，船就要抵達新奧爾良了。」

三個半小時是二百一十分鐘，那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嗎？

每一秒鐘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變化，那麼，請算一算，三個半小時該有多少變化發生。因而這段時間就不算太短了。

一尊石像

呂奇來訪，使得小森花露有些訝異。她倚在房

門上，楞楞地望着他，良久，才微笑着說：「請進來吧！是一個人睡不着嗎？」

呂奇走進去，以背脊抵上了門，似笑非笑地說：「我一閉上眼睛就看見妳那裸露的影子。」

「影子？那是騙人的東西，」小森花露丟棄了披在身上的被單，擺出一個供人攝影的美妙姿態。「現在，我讓你看到裸露的實體吧！可以擁抱，可以……」

呂奇低吼了一聲：「小野貓！不要再向我施展誘惑了。」

他同時將那幅被單，再度扔到小森花露的身上去。

「嗅？你也知道我叫小野貓？」

「花露！我們該攤牌談一談了。」

「我討厭男人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難道要我求妳嗎？」呂奇伸出了手，似乎唯恐抓落小森花露身上的被單，突然又縮了回來。「花露！不管妳在扮演何種身份！也不管妳有什麼不軌的陰謀，但我却不願被捲進漩渦裏去。」

小森花露瞇起了眼睛，那種神情教人着迷，但是那對呂奇沒有用，不過小森花露却是不知道的。她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花露！妳不要裝糊塗了。」

「我喜歡坦白，所以，我要勾搭男人的時候就乾脆脫光了衣服站在他們面前，請你說話不要兜圈子。」

「好！」呂奇用力地點點頭。「妳說妳坦白，那麼我就要問妳幾個問題，如果我發現妳說了半句假話，我就扭斷妳的頸子。」

「我倒願意讓你扭斷我的腰。」她的腰肢似乎裝着彈簧，連連搖幌，使得呂奇狠狠地嚥下了一口唾沫。

「妳和毛里斯有什麼關係？」

「男女關係。」她爽快地說。

「妳好像早就知道他是搶匪的頭目。」

「幸虧你用了『好像』兩個字，也幸虧你不是警探。」小森花露用力地將頭一擺。「告訴你，我不知道，因爲我生平最討厭兩種男人——使用暴力的匪徒以及如同木頭似的君子。」

「我再問妳，妳損失了什麼？」

「一尊維娜斯石膏像。」

「古董嗎？」

「價值九角九分美金。」

「爲什麼不去參加惜別晚會？」

「因爲要在你的床上等你。」她笑了笑，露出潔白的牙齒。「我估計你會在惜別會未結束前回到艙房。」

「結果妳的估計却錯了。」

「我也估計你面對我的裸體一定會成爲我的俘虜，結果又錯誤了；而且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妳方才却說妳參加了惜別晚會。」

「那是謊言。」

「爲什麼要撒謊？妳不是喜歡坦白嗎？」

「爲了維持最低限度的自尊心。」

「很好的解釋！」呂奇停頓了一下，才接着說：「匪徒在大廳中洗刦財物時，不太認眞，特等艙房有四十四個，却只打開了妳這一間，又只帶走了一尊價值僅九角九分美金的石膏像，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說呢？」

「搶刦只是一種掩飾，主要的目的是要妳那尊石膏像。當然，妳早就發現了毛里斯的目的，於是將眞的藏了起來，讓他們携走一具假的。否則，妳此刻不會這樣輕鬆的。」

小森花露嗤之以鼻地加以訕笑：「哼！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你的職業是偵探小說作家嗎？」

呂奇忍受了她的奚落，很有耐性地問道：「那麼，關於那尊石膏像，妳有更好的解釋嗎？」

小森花露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一本正經地說：「毛里斯和我有過肌膚之親，所以他要帶走一件屬於我的物品作紀念品，匪徒多半是行爲冷酷的人，冷酷的人又多半有怪癖，我這種解釋合理嗎？」

呂奇怔住了，至少他一時舉不出理由駁倒她。

「先生！」小森花露冷冷地說：「目前你只有兩件事要作：一是擁我上床，讓我享受一下你的男性魅力；另一件事就是請你立刻滾蛋。匪徒已經遠颺，木頭似的君子也該離我遠些。」

呂奇眞想以色狼的手段去凌辱小森花露一番；但他沒有那麼作。也許小森花露有被虐狂，那樣正好滿足她的變態慾望，何況他還有許多事情要作。因此，他掉頭走出了小森花露的艙房。

也可以解釋爲狼狽而逃，呂奇心中的確有這種感覺。

他剛來到走道上，就有一個船員向他走過來，低聲問道：「你是A16號艙房的呂先生嗎？」

「是的。」

「船長請你立刻去一趟。」

「謝謝你。」

船長室內聚集了不少高級船員，從他們的眼光中可以看出，都在迫切地等待呂奇的到來。賈可船長更是連忙開口說：「呂先生！船員內也有人和匪徒連絡，那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我們一致認爲，要盡快地將奸細找出來。」



呂奇怒吼一聲，雙拳連揮，對那傢伙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好！」呂奇語氣肯定地說：「我立刻可以找到那個現在還潛伏在船上的匪徒。請問那一位官員負責船上的電氣部門。」

「我是電機長。」一個船員站起來說。

「請問：惜別晚會時，管理聚光燈的，是什麼人？」

「柯爾！他是本船的甲級電匠。」

「柯爾？」呂奇翻了翻眼皮。「什麼國籍？」

「美國黑人。」

「他現在還在崗位上嗎？」

「已經下班回寢室了。」

「他任在水手艙房嗎？」

「不！甲級電匠有個人艙房。」

呂奇指着壁上張掛的船艙位置圖說：「請你指示一下他的艙房好嗎？」

電機長指出了柯爾的艙房，並詳細地說明了路綫。

「各位！」呂奇以鎭定的語氣說：「柯爾和匪首毛里斯是有連絡的，當僞裝海難混上船來的匪徒控制了本船之後，他曾經將聚光燈有規則地閃了三次，那就是通知毛里斯的信號。」

「若說柯爾是匪徒的內應那眞是太令人意外了，」電機長驚訝地爲他的屬下辯護。「搶刦已經得手，爲什麼不跟隨匪徒一齊撤退呢？」

「各位！因爲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搶刦案。」

賈可船長吃驚地發問：「這是什麼意思？」

「船長！想必你也發現了，匪徒的洗刦並不認眞。四十四間特等艙房也只打開了一間，也只帶走了一尊維娜斯半身石膏像。由此可見，匪徒是以搶刦爲掩飾，主要的目的是刦走那尊石膏像。」

「事務長曾經去問過小森女士，」賈可船長說：「據她說，那尊石膏像只值九角九分美金。」

「這就是令人不解之處，不過由於這一疑問就更加肯定柯爾是匪徒集團中的一份子。」呂奇停頓了一下，察看了各人的反應，才又接着說：「因爲匪徒要察看小森花露被刦後的反應，什麼人最適宜留在船上担任察看任務？自然是具有船員身份的柯爾。而且，他還要在本船抵達新奥爾良事前將觀察所得報告匪徒集團。請問：柯爾是不是也担任電訊室的工作？」

電機長點點頭說：「是的。」

「今夜有他的勤務嗎？」

「二點到四點輪到他值勤，方才管理聚光燈是他自動請求的，那並不是他份內的工作。」

「好了！柯爾的匪徒身份確定了。」

賈可揮着手說：「電機長！派警衞人員將柯爾帶到這兒來。」

「不行！」呂奇連忙加以阻止。「如果他眞是匪徒，警衞人員制服不了他；他若不是，反而驚動了潛伏在暗中尙未被我們發現的匪徒。」

「那怎麼辦呢？」衆口同聲地問。

「由我去制服他。」

「你？」賈可船長似乎大吃一驚。

「船長！」呂奇微笑着說：「我曾經在香港幹過私家偵探，多麼厲害的歹徒我也對付得了。」

賈可船長若有所悟地說：「難怪你購買船票時，有F・B・I・的推薦書。好！那就麻煩你了。需要槍嗎？」

呂奇搖搖頭說：「不需要槍。但需要在座各位帮我一個忙。」

「請吩咐。」每個人都表現得很恭敬。

「我不敢說在場的人有某一個與柯爾有聯繫。」呂奇的目光在他們的臉上流動。「但是却不能不作此防範。請你們暫時不要離開船長室。只要五分鐘，我就可以將柯爾帶到這兒來了。」

他的請求使在場的高級船員一個個面面相覷。但是，賈可船長却毅然地答應：「好！我保證在五分鐘以內任何人也不會離開。」

呂奇離開船長室，走過冷淸的船舵，在幾個小時以前，他曾經在這兒憑欄遠眺，抱着追尋安寧的心情。却想不到找來了麻煩；一種由於責任心和正義感鞭策下所找來的麻煩。

如果柯爾眞是一個匪徒，他眞不敢猜想是誰制服誰。但他並不畏怯，多年的風險生涯，他幾乎有一百次以上的機會可能成爲死神的上賓。儘管他是如何勇敢，仍不免對那銀光閃閃的星空有所依戀。因此他憑欄而立，吸了一口淸新的夜風，仰望銀星點點……

突然，他的後腦捱了重重的一擊。點點銀星變成了金光閃閃。在最後的意識裏，他只想到了一件事——現在船已駛進了墨西哥灣，不知道這兒是否有鯊魚。因爲他素來不喜歡吃鯊魚，自然也不願意被鯊魚吃掉。

× × ×

鯊魚的肝內不會有柔軟的床，不會有明亮的燈，更不會有漂亮如尤雅情一般的女人來陪伴他。

除了尤雅情之外，床邊還站立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船醫。他見呂奇自昏迷中甦醒，暗暗向尤雅情遞了一個眼色，提着他的醫藥包走了出去。

呂奇想翻身坐起來，但他知道此刻還不宜過份挪動軀體，伸出虛弱的手，握住尤雅情的手問道：「雅情！是怎麼回事？」

「有人用沙包打擊你的後腦，你看見了那個人嗎？」

「沒有。我還以爲是誰搬運木頭時不小心撞了我一下。」呂奇抬看腕錶，吃驚地說：「我昏迷了四十分鐘之久嗎？」

「嗯！」尤雅情柔情地說：「呂奇！忘掉那些事吧，我們只是一個旅客，那些事，和我們不相干的。」

呂奇緩緩地搖動頭部，逐漸用力，逐漸快，他發現除了後頸處有少許的疼痛外，並無不適的感覺。於是坐了起來。

尤雅情却又推着他睡下去，以命令式的口吻說：「別亂動，醫生說你需要休息。」

「雅情！不要緊的，我還有事情要作。」

「我知道。你要去制服柯爾。」

「誰告訴妳的？」

「全船都知道，柯爾失踪了。」

「失踪了？」呂奇吃驚地坐了起來。「這是在海中間呀！難道柯爾偷走了一艘救生艇？」

「連救生圈都沒有缺少一個。」

「那不是太奇怪了嗎？我們離岸多遠？」

「賈可船長說，最近處也有三十幾浬。」

「柯爾一定還在船上。」

「他們搜遍了每一角落，而且他們還分析，一定是柯爾發現你要去逮捕他，所以擊昏你跳海逃走了。」

「仁慈的匪徒，他竟然沒有將我丟下海。」

「呂奇！你現在的神智如何？」

「很清楚！」

「如果我說擊昏你的人不是柯爾，而且柯爾也是被殺滅口了，你不會感到吃驚吧！」

呂奇笑着說：「當然不會吃驚。如果是柯爾擊

昏我，他在跳海之前，一定先要將我扔到海裏去。不錯！是另外一個人，但他如何知道我要去對付柯爾呢？這是一件很機密的事呀！」

尤雅情冷冷地說：「呂奇！你似乎該去研究一下，擊昏你的人爲什麼要留下你的性命。」

「對！爲什麼？」

「問我嗎？」

「嗯！因爲我發現妳是一個懂得推理的新聞記者。」

尤雅情說：「據我猜想！他還沒有找够你的麻煩，所以暫時不想殺你。有許多人專以找別人的麻煩爲樂事。」

呂奇伸了一下舌頭。「噢！妳這種判斷簡直要嚇昏我了。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一下，那個還沒有找够我麻煩的人是誰？」

「你說呢？」

「先說妳，零時五十分以後妳在何處？」

「零時三十分就來到了你的房裏，到你昏迷不醒地被人抬進來，我一直都不曾離開過。」

「那麼愛瑪呢？」

尤雅情說：「她好像受盡了委屈，感到極度的不安。我看着她吃了一粒安眠藥，安詳地睡下，才離開她的。」

「只剩下小森花露了。」

尤雅情有些訝異地說：「你以爲她是擊昏你的人？」

呂奇沒有回答她，却問道：「妳知道匪徒只打開了她的艙房，並帶走了一尊維娜斯半身石膏像的事嗎？」

「聽說了。」

「她不去參加惜別會，躲到我的房間裏，顯示她已預知匪徒的搶刦行動。而匪徒洗刦不太認眞的原因，我們也有了答應，因爲那只是一種掩飾，眞正的目的只是要得到那尊石膏像。」

「可是那尊石膏像只值九角九分美金啊！」

「也許價值並不在石膏的本身。」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比如說，妳身上這件緊身小禮服不過值幾十元美金，由於穿在妳身上之後，曲線畢露，性感撩人，使一些登徒子想以萬金求得一夕銷魂。那麼，這件小禮服的價值就大大提高了。」

「你的例子舉得太邪，想法也太玄了。」

「雅情！我不是在開玩笑。」呂奇一本正經地說：「花露和毛里斯有過肌膚之親，她也許早就發現了毛里斯的企圖，暗中來了一手移花接木之計。被刦走的只是一尊普通石膏像，另一尊價值連城的被她藏起來了。」

「呂奇！請不要離題太遠，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柯爾被殺滅口，以及你被擊昏的事。」

「凡事都要溯本究原，如果擊昏我的人是匪徒集團中的一份子，絕沒有留下我性命的理由；只有和匪徒作對的人才會這樣作。」

「那麼，她爲什麼要擊昏你。」

「因爲她不願意我抓住柯爾。」

「爲什麼？」

「因爲她本身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柯爾被捕，供出內情，她的秘密也跟着揭穿了。所以她先擊昏我，再殺柯爾滅口。」

「她怎麼知道柯爾就是匪徒中的一份子？」

「她和毛里斯接近，發現了毛里斯的企圖，自然會暗中監視毛里斯和柯爾之間的聯繫。」

尤雅情倒眞像一個幹練的採訪記者，接二連三地提出了疑問：「她又怎麼知道你要去對付柯爾的呢？」

「妳去找愛瑪的時候，我就去了她的房間。曾嚴厲地逼問她許多疑點。因此她就暗中監視我；或者，她早已存下了殺害柯爾的心意，剛好遇上我。於是先擊昏我，免得我碍事。」

「那麼，她擊昏你是臨時起意的了？」

「也許。我正好站在一艘救生艇的旁邊，艇內放滿了防火沙包，她可以隨手拿來當武器。」

「你認定擊昏你的人是花露了。」

呂奇肯定地點着頭說：「是的。」

「不稍嫌武斷嗎？」

「一點也不。」

「爲什麼？」

「我當時站在右舵，風從我背後吹來。當沙包擊中後腦時我一定有一種本能的反應，那就是疾速地轉身，風向變成迎面吹來了。我嗅到了一股香氣，凱旋門五號香水，那絕不會錯。」

「原來你也在警犬訓練所受過訓。」

「啊——」呂奇在她的面頰上摸了一下。「妳終於找到報復的機會了。」

「不過，我却懷疑，你是否眞的嗅到了那陣香味。」

「妳可以去問醫生，人在昏迷時，鼻子總是在最後失去知覺的。」

尤雅情沉吟良久，才問道：「那麼，你準備如何去對付那頭兇殘的小野貓？」

「對她親熱點，她下次就可能改用枕頭打擊我的後腦了。」

尤雅情繃緊了臉說：「呂奇！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難道要我嚎啕大哭嗎？」

「賈可船長已經說過了，爲了不使乘客再受到傷害，他將盡速駛向新奧爾良，也不許可你再過問這件事。」尤雅情以深深的目光投向他，「呂奇！但是你不會就此放手，對不對？」

「雅情！」呂奇摟着她說：「妳這句話使我有深獲我心的喜悅。我該敬你一杯，可惜這兒沒有酒，讓我敬妳一個吻吧！」

尤雅情以手指封住了他的嘴唇，嬌笑着說：「船醫說，被沙包擊傷後腦的人，暫時不能和異性相吻。爲了你的健康，我心領了。」

他媽的！呂奇心頭暗罵。這一次可遇上厲害的對手了。

陷身漩渦

有人說情人的手是世上最柔軟，最神奇的手，在它撫摸下，即使有心靈創傷的人也會霍然而愈。

困難的是——被撫摸的人無法判斷那究竟是不是一隻情人的手。

小森花露的手在呂奇的面龐上輕緩地撫摸着，含情脈脈地凝望着他，淺藍色的眸子裏透射着純潔的光輝，與昨夜的神情判若兩人，呂奇從夢中醒來，不禁有一瞬間的錯愕。

那是一隻情人的手嗎？抑或是一隻野貓的利爪呢？呂奇眞是難以遽下論斷了。

「聽說你昨夜遇到了意外？」她柔情地問。

「消息傳得眞快！」

「眞有人用沙包重擊你的後腦嗎？」

「很難肯定。」呂奇故意皺了皺眉頭。「也許我一時立脚不穩，碰到了救生艇的稜角。當時我正站在救生艇的旁邊。」

「爲什麼會立脚不穩呢？」她認眞地問。不像是追根究底，而是充滿了關懷，她的目光就是很好的說明。

「據說，黑色滾動的海水對經常航海的人也有催眠作用。」呂奇在編造理由，但他却不覺得是在說謊。小森花露的神情使他產生了疑問；他已不敢確信在昏迷的那一瞬間是否眞的嗅到了凱旋門五號的香水味。

小森花露垂下了頭，語氣虔誠地說：「不管如何，我都要對你表示抱歉。」

「爲什麼？」

「因爲我對你說了最無理的話，否則你離開我的艙旁之後，不會到船舷去倚欄吐吐悶氣。」

「花露！」呂奇輕輕地撫摸着她的手臂。「妳太認眞了，不管我受到何種傷害，妳都是沒有責任的。」

「眞使我安心。上岸後你還願和我見面嗎？」

「我不知道妳在新奧爾良停留多久。」

「一直到你離開，或者比你停留得更久。」她神秘地一笑。「你可以到『無情海夜總會』去找我，我母親在那兒主持。她很好客，印第安人不會獵取人頭作祭祀的供物了。」

「哦！那不是愛瑪要去表演的夜總會嗎？」

「是的。但我不關心那件事，女性不會喜愛一個脫衣孃。希望你不要在她表演的時候來看我。」

「妳很幽默！也很柔順！眞像頭小貓。」

「就是太野了一點。不過，我會慢慢地改。」

小森花露突然離開了呂奇的懷抱。「對了，我一方面來向你道歉，一方面是來叫你起床的。乘客恐怕都已離船登岸了哩！快起來吧！」

「噢！船已靠碼頭了嗎？」

「靠岸已有好幾個小時了，因爲警方調查刦案的情況，才延誤了驗關的時間，再見！我得要先走一步了。」

呂奇向她擺擺手，待她離去後，又出了好一陣子神。他決定暗中監視小森花露登岸的情形，於是飛快地起床。

當他登上船橋時，正看見小森花露離船，她手裏提着一個網袋，裏面只有幾件衣服。呂奇不禁暗暗發怔，那個眞的維娜斯石膏像那裏去了呢？難道自己的推斷完全是空中樓閣嗎？

他立刻去找尤雅情，房間已空，她早已離船登岸了。

爲什麼她離去時不向自己打一聲招呼呢？

又有一團新的迷霧籠罩他了，直到登岸乘上了一輛出租汽車時，他還無法從那團迷霧中走出來。

× × ×

在酒店中又補睡了幾個小時，中午起來午餐時，呂奇顯得精神煥發，他放開了那些似乎永遠也解不開的謎團，準備在這個美國西海岸的大城痛痛快快地遊樂一番；他還沒有忘記他此行的目的就是環遊世界。

正準備出門，電話鈴聲却響了。

「喂！」呂奇猜想可能是殷勤的服務小姐要提醒他午餐的時間到了。

「呂奇先生嗎？」濁重的英語，低沉的男聲。

「是的。你是誰？」呂奇有些惶然。

「我是花露的朋友，請你今晚九時前來海濱花園，不要忘記花露托帶的東西，到時我會說出預先訂妥的連絡暗號，也會奉上你應得的酬勞，有歹徒在覬覦，行動要小心，祝你好運！」

沒頭沒腦的一番話，使呂奇迷惑不解。對方又很快地切斷了電話，想問個清楚都沒有機會。

呂奇突然想到了那支香水槍，難道那就是小森花露在不知不覺中要他携帶上岸的神秘物品嗎？

他連忙從手提箱內取出，看了許久，也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沉吟了一陣，決定今晚按時赴約，以不變應萬變，看看對方到底在玩弄什麼花樣。

打好了主意，呂奇心頭放鬆不少。正準備離房前去午餐，却發現有兩個彪形大漢等在他門口。其中還有一個黃面孔，兩人都戴着太陽眼鏡，雙手插在褲袋裏，虎視眈眈地盯着呂奇。

呂奇不由自主地往後一退。

那兩個人也就趁勢進入了房中。

「呂奇先生！」他那黃面孔開口說話，一口帶有濃重粵腔的華語。「因爲你是中國人，所以特別派我來和你打交道。放心！我們一樣出錢，絕不虧待你；而且還派人保護你離開本地。」

呂奇很鎮定地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聰明人別裝糊塗，小野貓托你帶一樣東西離船，並許以你金錢酬勞，她的價錢一定沒有我們出得高，十萬美金！怎麼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還包括你一條性命，你不妨考慮一下。」

「小野貓沒有托我帶什麼東西呀！」

「呂奇先生！你這樣作太愚蠢了。她的同伴已經和你通過電話，約定今晚九時在海濱公園交貨，別以爲我們不知道。」

「的確有那樣一個電話，你相信了？」

「爲什麼不信？打電話的人是小野貓的死黨。」他又加重語氣，「我們也知道船上的事，今早離船時，她還到你的艙房中去停留了許久，你又故意留到最後登岸，這不是很明顯嗎？」

「朋友，我一定是被利用了，她故意和我親近，又打來那樣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其實，她只是移轉你們的注意目標而已。」

「那麼，東西呢？」

「我怎麼知道？」呂奇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

「小野貓並沒有帶下船。」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尊維娜斯石膏像。」

「昨夜船上發生了搶刼，那尊石膏像被匪徒搶走。」

「呂奇先生！你所說的匪徒，也就是我們的伙伴。」

「哦——」

「我們一時不察，到手的石膏像不值分文。」

「那麼，值錢的一尊石像呢？」

「花露交給你了。」

「搜吧！」呂奇擺了擺手。「我保證你們在這兒連一點石膏粉屑也找不到。」

「我相信你的話，事實上你也不可能將那尊石膏像帶到酒店裏來。」對方的語氣緩和了一些，「呂奇先生！從你的神態中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富有經歷的老手，但是槍彈不怕倚老賣老的人。」

「朋友，你們上當了。」

「呂奇先生！讓我們說最後一句話，在今晚九時以前將那尊石膏像交出來，我們絕對履行諾言，付你十萬美金，並保護你離境，否則我們依然能够得到那尊石膏像，非但不付分文，還要取你性命！你最好想想清楚。」

二人走了，留給呂奇一段長時期的震駭。

他想去找小森花露問問清楚，但他又不敢莽撞；那樣益發使對方相信自己和小森花露確有連絡。

那又該怎麼辦呢？

這眞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呂奇連午飯的胃口都被沖淡了。

這時有一個朋友商量一下多好！

因此，他想到了尤雅情，但她算是朋友嗎？離船時甚至不別而去。

呂奇愈想愈冒火，肚子也更餓。古語說，皇帝不差餓兵，管他娘！先飽餐一頓再說。

來到餐廳，呂奇只有一個願望：這頓午餐千萬不要再被打擾，行刑官都不敢去打擾死囚最後一餐的。

他叫了阿拉伯牛肉串，忌士烤明蝦，天蓬牛排外帶一大杯松子酒，神態活像一個老饕。

他的心願達到了，沒有人來打擾他這頓午餐。但是，暗中是否有無數雙眼睛在監視着他，那可不得而知。

餐後，他那裏也不想去，乾脆回房。

却想不到有一個不速之客在等待他，那是尤雅情。

她面上浮現甜甜的笑，然而目光中却有難以覺察的詭譎神色，却被敏銳的呂奇捕捉到了。

「嗨！」他輕鬆地向她打招呼，「有人說，幹新聞記者的人要會鑽，會跟，妳却多一項本領——會溜。」

尤雅情冷冷地說：「呂奇！你很輕鬆！」

「奇怪！妳難道喜歡看我緊繃着臉？」

「我看見有兩個兇神惡煞般的男人離開你的房間。」

「嗯！怎麼樣？」

「他們是什麼人？」

「不知道。」

「他們來幹什麼？」

「我看妳是在明知故問。」

尤雅情站了起來，氣呼呼地說：「你如果這樣說，我就沒有必要坐在這兒了。我可不是愛管閒事，更不是爲了挖新聞，而是爲了關懷你。」

「關懷？」

「你不相信就算了。」

「好！我想先請教妳一個問題，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那有什麼稀奇！」尤雅情悻悻地說：「你住酒店必須出示護照，酒店又轉報到外籍旅客連絡中心去，一查就查到了呀！」

「原來如此！那麼！妳又因何不別而去呢？」

「花露在你房裏，我如何向你告別？」

呂奇開始沉吟了，尤雅情應該是毫無嫌疑的一個人，似乎應該將她看成朋友。於是將自己陷身漩渦的經過全部告訴了她。最後他問道：「雅情！妳說我該怎麼辦？」

「將那尊石膏像送到警局裏去。」

「什麼？」呂奇大吼了一聲。

「似乎不需要我說第二遍。」

「連妳也以爲小森花露的確將那尊石膏像交給我了……」

「我的確有這種想法。」

「爲什麼不信任我？」

「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有許多令人可疑之處。」

「說吧！歡迎妳一一指責出來。」

「早上我去你艙房時，聽見花露告訴你可以到『無情海夜總會』去找她，方才你接到了那個無頭電話，又遭到了兩個陌生的男人的恐嚇！你就該立刻採取澄清事實的行動。但是你却按兵不動，這是怎麼回事？」

「女人經常有自以爲是的想法。」

「那麼，請你解釋吧！」

呂奇氣呼呼地說：「毫無疑問，小森花露玩弄了一手移花接木之計，使那些想奪取那尊石膏像的對手將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若再去找她，豈不是弄假成眞，愈陷愈深嗎？」

「你以爲不去找花露就沒有事嗎？」

「反正我自己心裏有數，那尊石膏像不在我手裏。」

「花露下船時却沒有帶着石膏像呀！」尤雅情喃喃自語。接着她又問道：「呂奇，最後一次，你眞的沒有接受花露的委托嗎？」

「沒有！沒有！」呂奇發狂似地吼叫起來。

「安靜一點！」尤雅情柔和地說：「我相信你就是。呂奇，假如我不來看你，你原來又打算如何呢？」

「晚間九時去赴那個約會。」

「那有什麼用？」

「可以讓花露的對手識破這個騙局。」

尤雅情連連地搖着頭說：「不見得吧！你已經被他們警告過，爲了安全，你也可能不帶着石膏像去赴約。」

「他們出了十萬美金的高價，我沒有理由拒絕這筆財富去對花露忠誠？他們應該想到這點。」

「那可不一定。如果你對花露情有獨鍾，那不是十萬美金就可以打動你的。他們也可能往這一方面想。」

「雅情，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去『無情海夜總會』找花露。」

「現在嗎？」

「愈快愈好，我陪你去。」

「雅情！那樣可能爲妳也帶來麻煩。」

「我陪你。」她說得認眞，一點也不像虛情假意。

呂奇沒有再說什麼，只投給她一個感激的眼光。然後，挽着她離開了酒店，乘車前去尋找小森花露。

「無情海夜總會」的名字很別緻，內部的設備也很別緻，藍色的垂幔，藍色的地板，以及藍色的傢俱，如同海洋的色調。表演的舞台是一艘十八世紀的海盜船；是一艘眞的船，並非模型。

此刻還沒有開始營業，這裏顯得無比的寧靜。

那棕髮紅膚的女侍帶領着呂奇和尤雅情來到一間佈置豪華的貴賓接待室，爲他們端上飲料，才退了出去。

三分鐘後，一個中年婦人出現了。這裏稱她爲中年婦人，是她那稍嫌臃腫的體態看出來的。她的臉上沒有一條皺紋，皮膚光滑潔亮，棕色頭髮，黑得發亮的眼睛。呂奇一眼就看出她是小森花露的紅人母親。

「小森夫人！」呂奇站起來，很有禮貌地說：「我們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結識了令媛花露……」

「花露？」女主人喃喃地唸着這個名字，目光暗淡無神，那種表情，好像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的樣子。

「夫人！」尤雅情接着說：「令媛活潑可愛，我們都很喜歡她，難道她此刻不在嗎？」

「我的女兒的確名叫花露，但是，她早已死去了。」

「死了？」呂奇和尤雅情都難免大吃了一驚。
「嗯！」女主人沉重地點了點頭。
「我們和她才分別幾個小時呀！」
「那一定不是我的女兒。」
「難道那個可愛的女孩是冒用了花露小姐的名字？」尤雅情很留意小森夫人的表情。「她還告訴我們，夫人主持這家夜總會，很好客，希望我們來玩。這……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一定是個墮落，下流的女人，」小森夫人顯得非常沉痛地說：「我那活潑，美麗，純潔的乖乖女，早在三年之前就死掉。哦！我突然有些頭痛；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們了。」
一個為人母者在痛喪愛女之後的悲慟表情，毫無遺漏地在小森夫人那慈祥的面部顯出來。呂奇沒有理由去懷疑她；更不忍心去懷疑她。於是和尤雅情一起告辭，步履蹣跚，心中疑雲重重地走出了「無情海」。
在呂奇的心頭裏，又一團迷霧瀰漫開來。

芳踪隱密

呂奇和尤雅情站在街邊上看起來像是在等待街車，實際上他們是面面相覷，皺眉發怔，好幾部空計程車從面前駛過，他們都沒有揮手攔車。
許久，尤雅情才聲音低低地說：「原來那個小森花露是冒充者。」
「不！」呂奇語氣沉靜地說道：「她是眞的花露。」
「小森花露不是已死三年了嗎？」
「不！花露沒有死。」
「難道是那個印第安那紅婆子在騙人？」
「不！小森夫人說的是實話。」
一連三句似是而非的話，使尤雅情面孔上充滿迷惑之色，怔怔地望着呂奇許久，她才吁出了一口長氣：「嗨——你的話將我都弄糊塗了，是怎麼回事呢？」
呂奇望着懸掛在半空的電燈綫，那似乎就是他唯一可以憑藉的綫索，喃喃地說：「花露在她母親的眼光中一直是一個活潑，美麗，純潔的乖女孩。但是作母親的却突然發覺女兒墮落得令人可怕；她不敢相信，也接受不了這種打擊。因此，她寧願花露已經死去，活着的只是一個下流的女人；實際上，花露已在小森夫人的心中死去了。她心中存留的還是花露當年那種純潔美好的印象。」
尤雅情瞪大了眼睛，眸子裏，洋溢着疑信參半的神色，語氣緩慢地問道：「呂奇！這又是你的判斷嗎？」
「雅情！妳不是一個合格的新聞記者。」
「怎見得？」
「一個新聞記者不應該信任表面的事態，必須憑藉觀察深入內層。妳應該從小森夫人的言語和神情中看出事實的眞象。」
「嗯！」尤雅情心悅誠服地點着頭。「你的看法是對的。那麼，花露和她母親不會有聯繫了？」
「大概是吧？小森夫人也不願意見到她那墮落得不可救藥的女兒。」
「花露為什麼要你到『無情海』去找她呢？」
「這正是她的狡黠之處。」
「我不明白。」尤雅情困惑地搖着頭。
「她明知事態的發展，將迫使我去找她，但她却又不能見我，於是要我到『無情海』去。」呂奇說到這裏，突然停頓，思索了一陣，才說：「對不起！我想不出她的用意何在。」
「也許是她的狡計。」
「雅情！」呂奇突然改換了另一種口吻說道：「妳既然是一個新聞記者，這裏必也有良好的關係了。」
「你需要我做什麼嗎？」
「我想得到一份有關花露父親的資料。」
尤雅情認眞地想了一想，才回答說：「好吧！我試試看，在晚飯前回答你，如何？」
「那麼，七點正，我在……」呂奇想了一想，才作出決定。「碼頭旁邊有一家『花都餐廳』，很小，環境也很僻靜，我在那兒等妳。來的時候稍為注意一下。我們現在分手吧。」
尤雅情倒沒有一般女性那種軟弱的性格，她顯得很樂觀，也很鎮定地向呂奇揮手示別，然後乘車離去。
該幹什麼？呂奇找不到答案。現在才不過下午三點鐘。距離那個神秘的約會還有漫長的六個小時，和尤雅情也還有四個鐘頭。他想：用脚步去度量這個海灘城市每一條街道的長度，該是唯一可以排遣時間的方法了。
於是，他在街上漫步起來。
開始，他是漫無目的的。
經過半個小時以後，他竟然有了目的。
原因是——他發現有人跟踪。那是一個身裁魁梧，形容猥瑣的中年男人，褪了色的黃褐色風衣翻起了發毛的衣領，臉上加着一副黑眼鏡。呂奇發現他之後，作了幾次試驗，證明那傢伙的確是跟踪自己的。
於是，他彎進一條僻靜的小巷，閃身在牆角處，待那追踪的大漢氣喘吁吁地趕上來時，呂奇突然

現身，攔住了對方的去路。
「朋友！」呂奇笑着說：「帶我去見你們的頭子。」
那傢伙沒有回答他，掉頭就走。
呂奇一把抓住對方的後領，用力把那高大的身體扭轉，一隻拳頭在對方的鼻尖上幌了一幌，沉聲說：「別惹我發火！帶我去見你的頭子，你的老闆，化錢僱你跟踪我的人，聽明白了嗎？」
砰！那傢伙以鐵拳代替了回答，狠狠地在呂奇的肚子來了一記「上鈎」，搗得呂奇鬆開了手，連連後退了好幾步。
呂奇正有一肚子怒火沒處發洩，這一拳使得氾濫的河床決堤，怒吼一聲，奮身向前，雙拳連揮，展開了嚴厲的猛攻。
那傢伙雖然人高馬大，出拳很重，畢竟不如呂奇那樣靈活，而又富有技巧，不到三分鐘，就躺下了。
然而呂奇也累得氣喘吁吁，突然，他發現小巷的兩端出現了好幾個彪形大漢，虎視眈眈地向他圍聚過來。
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對方一共有五個人。於是呂奇想好了對策，當他的下額捱上第一拳之後，他就躺了下去，一動也不動。一來可以避免少捱打，二來他希望對方趁此將他綁架。
果然，那幾個大漢將他駕上了一輛停在附近的黑色轎車。呂奇在眼縫中記下了車牌——AQK，三一九九。
他所以敢深入虎穴，可說是明智之擧，他要接觸對方的最高人員，面對面地將事情弄清楚。他深信，在那尊眞正有價值的維娜斯半身石膏像發現之前，誰也不會輕率地殺害他。
他對新奧爾良的地形不熟，也沒有必要去記住車子行經的地方，乾脆閉着眼睛，聽任擺佈。
車子停下，他被架進一間屋子。睡上了一張柔軟的床，有一條冰冷的毛巾在擦拭他的下額和額頭，又有一股辛辣的酒汁流進了他的喉管。現在，他不能再裝死了。於是，緩慢地睜開了眼睛。
當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時，幾乎懷疑自己在一瞬間已回到了香港，中國式的床榻，壁上有流蘇腥紅的宮燈，紅木古典傢俱……
床前還坐着一個穿旗袍的中國女人。
儘管旗袍的下擺很高，兩側還開着半尺以上的高叉，甚至比迷你裙還要暴露而撩人，却依然看得出她是中國人。鬢邊那一朶紅色的絨花，就十足地表現了中國風味，純正的中國風味。
她約莫有三十歲左右，深潭似的眸子寫着她的智慧，然而目光中也流露了難以馴服的野性，貪婪的神色，以及令人迷惑的風采。
幸而呂奇沒有迷惑，不但沒有迷惑，反而更清醒了。不過，他沒有動，有心隱藏了他的實力。
「我叫沈香雲。」她以清晰純正的粵語腔：「不知道你是否聽得懂廣東話，不然我們可以用英語交談。」
「我懂。」
「那很好。你名叫呂奇，對嗎？」
「嗯！」呂奇似乎不願多說話。
「聽說過『香雲社』嗎？」
顧名思義，那必然是一個集團，這個女人也就是這個集團的主人。了不起！呂奇私心中有驚訝之感。
「沒有聽說過。」呂奇說的是眞話。
「以法律的名詞說，『香雲社』是一個財團。」沈香雲娓娓道來，語氣一些兒也不誇張。「在美國西海岸各城市有一系列的事業。酒店，夜總會，酒吧，賭場……當然我們也有槍手。」
「還有打手。」呂奇冷冷地說。
沈香雲嫵媚地笑了一笑。「他們是被迫還擊的，不過他們都沒有傷害你。我看得出，你也不是一個輕易就能被擊倒的人。如果你認為這樣躺着較為舒服，我倒不會反對。」
呂奇有些臉紅，翻身下了床。為了掩飾窘態，他東張西望地說：「有什麼喝的嗎？」
沈香雲指指紅木茶几。「你這種人一定喜歡喝不滲水的威士忌，我早已為你準備好了。」
茶几上放着一瓶黑標籤的强尼華克，一隻酒杯。呂奇倒了一杯，望着沈香雲說道：「妳不來一杯嗎？」
「女人喝酒就不是淑女了。」
「喝酒的女人才更有惑誘力。」
「那麼，你交女朋友都要先嗅一下她的口中是否有酒氣了？」沈香雲雙手環抱胸前，笑語如珠。
當呂奇一杯下肚之後，她突然語氣一沉，「你找我幹什麼？」
「妳就是那些打手的頭子？」
「我名叫沈香雲，我們的集團謂之『香雲社』，這還用問嗎？」
「我也許找錯人了。」
「你原來打算找誰？」沈香雲笑瞇瞇地反問：
「毛里斯？小森花露？或者……」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我要找毛里斯和小森花露二人中的任何一個。」
「其實，你找的人應該是我。」
「為什麼？」

「你被毛里斯和小森花露夾在中間，轉向任何一面，都免不了要被他們擠扁，只有我這個站在旁邊的第三者才能將你從夾縫中拉出來。」

第三者！呂奇心裏想：事態似乎是愈來愈複雜了。

他考慮了一分鐘，立刻想到大可以利用沈香雲作他的保護盾牌，也可以從她的口中瞭解眞實的情況。於是點了點頭說：「妳的話似乎有些道理。」

「那麼，你願意要我拉你一把嗎？」

「願意。但我不敢信任妳。」

「要如何才能使你信任？」

「我想先瞭解一下，妳對這件事情的始末知道多少？妳有什麼計劃？助我一臂之力後，要我如何謝妳？」

「你眞是個老手。」

「每個人都該先爲自己的利益打算。」

「我贊成你的說法。現在讓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沈香雲走近了兩步，以愼重的語氣說：「我對整個情況完全瞭解。」

「我在聽。」呂奇端着一杯酒，在紅木軟椅上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

「讓我用AB來代表兩個集團？」沈香雲也坐了下來，「A集團要從南非運送一批鑽石到波士頓去……」

「鑽石？」呂奇吃驚地打斷了她的話。

「別太吃驚，」沈香雲微笑着說：「那尊維娜斯石膏像內藏了將近一千克拉，最保守的估計要值美金一百萬元的價值，在南非只值美金三十萬元。而A集團又是零星向鑽石礦工人收購的。那是竊取的贓物，懂嗎？他們沒有化到十分之一的本錢。」

「嗯！」呂奇總算明白大家都要爭取石膏像的原因了。他沒有發問，靜靜地等待下文。

沈香雲又接着說：「小森花露本來是一個純潔少女，三年前不知在什麼場合中被一個英俊的小伙子勾搭上了，那個小伙子是A集團中的高級份子，從此小森花露也成了A集團的一員。恐怕引人注目，所以只派她一個人運送這批鑽石，結果還是被B集團知道了。」

「因此B集團打算攔路搶刼。」

「不錯。」沈香雲點燃了一支烟，吸了幾口，才又接着說：「可是B集團又不敢明目張胆地公然去攔刼那一批鑽石，因爲B集團的根據地也在南非，也是以走私鑽石爲主要財源。萬一使A集團惱羞成怒，忿而火併，一定會兩敗俱傷，那就得不償失了。」

「因此，B集團就設計一次海上行刼，好像是無意帶走了那尊石膏像……」

「對的。B集團籌劃得非常仔細，毛里斯是新入伙的，還不曾露過面。他招募的班底，又是專在猶加他海峽活動的私梟。却想不到小森花露警覺性高，集團花費了不少精神，到手的却是一尊沒有鑽石的普通石膏像。」

「眞的呢？」

「她交給你了。」

「妳認爲她會輕易將價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鑽石交一個陌生人？」

「因爲你並不知道那尊石膏像價值一百萬。」

「她可以想像得到，事態的發展，我必然會知道。」

「也許她有控制你的方法。」沈香雲的目光像刀刄一般盯在呂奇的臉上。「她交給你代爲保管也是迫不得已的，既然B集團已經知道了這個秘密，就一定要得到才能甘心，她也只好孤注一擲了。」

「中午毛里斯已經派人來和我接觸過，他願意出十萬美元買下那尊石膏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並保護我離境……」

沈香雲顯得有些不太耐煩地接口說道：「那是謊言。」

「沈小姐！如果那尊石膏像眞的在我手裏，而我又願意和妳交易的話，妳打算出什麼代價？」

「我不打算化一分錢。」

「噢？」呂奇難免吃驚了。

「我看得出！你不是一個紳士，到美國來就是爲了混世面淘金，只要有機會，你甚至想獨吞那一千克拉鑽石。我即使出價五十萬，你也不一定會點頭。」

「妳一分錢都不想化，那就更不必談了。」

「呂奇！」沈香雲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眼前有一個大好機會，看你是否能够趁機把握住。只要你點頭，你就坐上了『香雲社』的第二把交椅，本社一系列事業都在你的調度之下，那不是一百萬元可以換來的。」

呂奇聳了聳肩頭，說：「我眞有點受寵若驚之感。」

「其實，這是互惠的。本社高級人員中很少有中國人，再說，憑你的才幹一定可以爲本社帶來更大的財富。」

「妳沒有看錯嗎？」

「我自信絕不會看錯任何一個人。」沈香雲肯定地說：「你出奇地冷靜，在隨時都可能有殺身殞命之危的情況下都沒有一絲慌亂。若換上一個普通人，他早已帶着那尊石膏像到警察局去報案了。」

「事實上，他永遠也跨不進警局的大門。」

「別說閑話！快答覆我的問題。」

「沈小姐！妳的目光犀利，觀察深刻，却仍然看錯了一點——我手裏沒有那尊石膏像，這是小森花露轉移目標的手法。」

「嘿嘿！」沈香雲冷笑了一聲。「我今天可遇上對手了。」

「小森花露嗎？」

「你！」沈香雲說話用力的程度就像射出一粒槍彈。

「以妳的智慧和閱歷來說，妳應該相信我的話。但妳却偏偏不信，這大概是那批鑽石迷昏了妳的頭吧！」

「你置身危境竟還執迷不悟，大概是小森花露的美色迷昏了你的頭吧？」沈香雲針鋒相對地說。

「不管妳如何說，我拿不出來那尊石膏像却是事實。」呂奇說到這裏，面上突地一沉，「請坦白告訴我，妳將如何對付我？」

「我可能會用嚴刑逼供。」

「那是最愚蠢的方法。」

「用愚蠢的方法去對付愚蠢的人，那是天經地義的。」沈香雲突然嫵媚地笑了。不管笑容是眞是假，他們之間的氣氛，總緩和了一些。「你是聰明人，所以我不使用愚蠢方法，我要讓你仔細地去想。」

「躺在那張古老的中國式床上去想嗎？」

「自然是回到你的住宿的酒店中去。」

「感謝妳釋放我。」

「呂奇！你的話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你並未被我綁架。」

「那麼，我該告辭了。」呂奇站了起來。

「呂奇！讓我告訴你一句話。」沈香雲的聲音非常輕柔，容顏也更見嫵媚。「這是私人性質的話，與那尊石膏像完全無關。」

「什麼話？」呂奇有些發楞。

沈香雲走到他面前，垂下了頭，抬手撫弄着呂奇的領帶，聲音低低地說：「我很喜歡你！自我丈夫死後，五年來，你是我唯一喜歡的男人。眞的！即使你不肯交出那批鑽石，我還是喜歡你。」

呂奇很害怕聽這種充滿柔情的話，他皺着眉頭說：「妳幾乎使我站不住脚，因爲我第一次聽到陌生女人對我說這種話。對不起！告辭了。」

說完之後，他連忙轉身向外走去。

沈香雲在後面叫道：「呂奇！想通了之後，別忘記打電話到『萬歲樓』來。」

「萬歲樓？」呂奇不禁脚步一停。

「是一家純中國風味的菜館，你可以在電話簿上查到那裏的電話號碼。」

呂奇沒有再去理會她。離開了那個房間，他才發現這兒竟然是一家旅社，名叫「中國賓館」。

服務小姐很恭敬地送他出門，但是呂奇却在她的眉宇之間發現了一絲曖昧之色。出得門來，那輛黑色轎車，以及那一羣打手都不見了。

呂奇不禁感到奇怪了，沈香雲是「香雲社」的主人，那個集團在新奧爾良必定有其根據地，爲什麼要在一家旅館中和他見面？而且她方才又不曾向自己展開色誘，這……？

想了許久，他也想不通。

似假還真

呂奇回到了酒店，和衣躺上了床。他除了等待七點鐘和尤雅情見面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他也曾想到報警，却也不見得安全。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儘速設法找到小森花露。

那麼，乾脆放鬆心情養養精神吧！

但是，敲門聲又使他緊張起來。打開房門，才發現敲門的是酒店中的小僮。手裏托着一個盤子，很恭敬地說：「先生！你的電報。」

電報！呂奇不禁瞪大了眼睛，那才是怪事。可是，電報封套上明明寫着他的名字。他拿起來，並賞賜了小費，急急地關上了房門，拆開封套，才發現裏面不是電文，而是一張便條。

「呂奇！請即刻來『海龍酒吧』一晤，有衷曲待叙。離開酒店時，先與大廳男用洗手間管理人問明來此途徑，以策安全。花露。」

自己遍尋不獲，她倒找上門來了。這頭狡猾的小野貓又在玩弄什麼花樣？不管如何，呂奇決定前去赴約。

他來到樓下大廳，那裏坐着許多客人；有的看報，有的聊天，這其中必然有監視他行動的人。爲了謹愼起見，他到服務台找那些花技招展的服務小姐閑談一陣，才走進了洗手間。

管理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呂奇猜測他是日本人，不然，他不可能和小森花露搭上關係。

因此，他試着以日語向對方搭訕：「請問：到『海龍酒吧』如何走法？」

那老人看了他一眼，打開了洗手間後面一扇小門，默默無聲地向外面擺擺手；外面則是一條防火巷。

呂奇突有所悟，花露就安排好了；由此出去，就可以將那些跟蹤他的人甩掉了，好狡猾的野貓。

「海龍酒吧」在新奧爾良似乎很有名氣，呂奇一告訴計程車司機，就將他送到了。下車後，他才

發覺司機路熟車輕的緣故，原來這是一間日本風味的酒吧，門口掛了一塊廣告牌，寫着——本埠獨一無二的日本酒吧。

一進門，呂奇就聽到「哈咿哈咿」之聲，不絕於耳，毫無疑問，這裏的吧孃，也是清一色的日本妞兒。

一個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吧孃飛快地迎了過來，一連聲地用日語說：「哦！好久不見啦！請樓上坐，你的心上人想死你啦！」

呂奇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笑了笑，然後跟着那個吧孃登上二樓。

二樓有雅座，但是那個吧孃却未停下。暗中拉了呂奇一把，繼續爬樓梯，來到了三樓。

一看設置，呂奇就知道這兒是吧孃的寢室，或者貯物室之類。小森花露能在這裏藏身，可見她與這間酒吧的主持人有極深刻的關係。那吧孃將呂奇帶到一間房門口，向裏面指指，吐舌一笑，掉頭走了。

呂奇在房門上輕敲了兩下，開門的就是小森花露，她欣喜若狂地摟緊了他，一面將面孔埋在他的胸膛上用力摩挲，一面呢聲說：「呂奇！能看見你，我眞高興死了。」

呂奇走進屋內，先向四周掃了一眼，然後冷冷地說：「爲什麼高興？」

「因爲你平安無事呀！」

「花露！」呂奇沉聲說：「別在我面前玩弄花樣，昨晚我去妳艙房找妳，妳就該發現我是一個不太容易受騙的人。趕快坦白地告訴我事實的眞象，不然，妳又多了一個敵人。」

小森花露的面色突然黯淡下去，幽幽地說：「我知道你會恨我入骨。」

「我不會恨妳，只是想知道爲什麼要找我的麻煩？」

「我是無心的啊！」

「妳慢慢解釋吧！我很有耐性。」

「你見過我母親了嗎？」

「見過了。不過，妳在她的心目中已經死去。我實在不明白，妳明知小森夫人已不承認妳是她的女兒，爲什麼還要我到那兒去找妳？」

小森花露突然哭泣起來，眼淚滂沱地搖頭說：「我沒有想到她會對我如此灰心，我這次回來是決心向她悔過的，我還決心要正正經經地作人，免得使她傷心。但是，她却拒絕了。甚至不願讓我多看她一眼，也不讓我在她面前多停留一分鐘。」

「悔過？」呂奇冷笑着說：「多麼動聽的字眼！妳爲什麼不說妳是爲了運送一批走私鑽石才回到美國？」

小森花露驚訝地說：「你都知道了？」

「妳的對手已經派人和我接觸過了。」說到這裏，呂奇將語氣緩和了一些，「花露！我不是警務人員，無權利過問妳的行爲。但是妳的對手却誤以爲那批鑽石在我的手裏，妳瞭解我的處境嗎？」

「我知道。」

「妳當然知道，因爲這是妳的巧妙安排。」

「呂奇！你聽我解釋。」小森花露臉上流露着赤誠的神情。「三年前，我還是一個純潔的少女，不知天高地厚，人間險惡。在一個舞會中認識了喬治。他英俊瀟洒，談吐文雅。我迷上了他，不計後果地作了澈底的奉獻。後來甚至跟他私奔。却想不到他是一個黑社會的流氓。等我發覺已經太晚了。我想離開他，他却以殺害我的父母爲要脅……」

呂奇冷冷地接口說：「其實，妳的父母親已經被妳的愚昧行爲『殺』死了。」

「是的。父親本來在商場上很有地位，他是個要面子的人，爲了我，他憤而出走，到如今還下落不明。母親爲我也羞於見熟人，才躲到這兒來開一間夜總會。她若不是想尋找失踪多年的父親，也不會活到現在……」小森花露說到後來，竟然泣不成聲。

呂奇的憤怒在一瞬間消逝了，小森花露哭得這樣傷心，可見她是多麼沉痛與悔恨，自己又何忍加責？

小森花露吁了一口氣，又哽咽地說：「多年來，我一直等待脫離喬治，回到母親身邊的機會。到最近機會才來了；喬治告訴我，只要我將這批鑽石安全地送到波士頓，我就可以重享自由。」

「妳以爲能够安全送到嗎？」

「現在恐怕有困難了。」

「是因爲妳的對手太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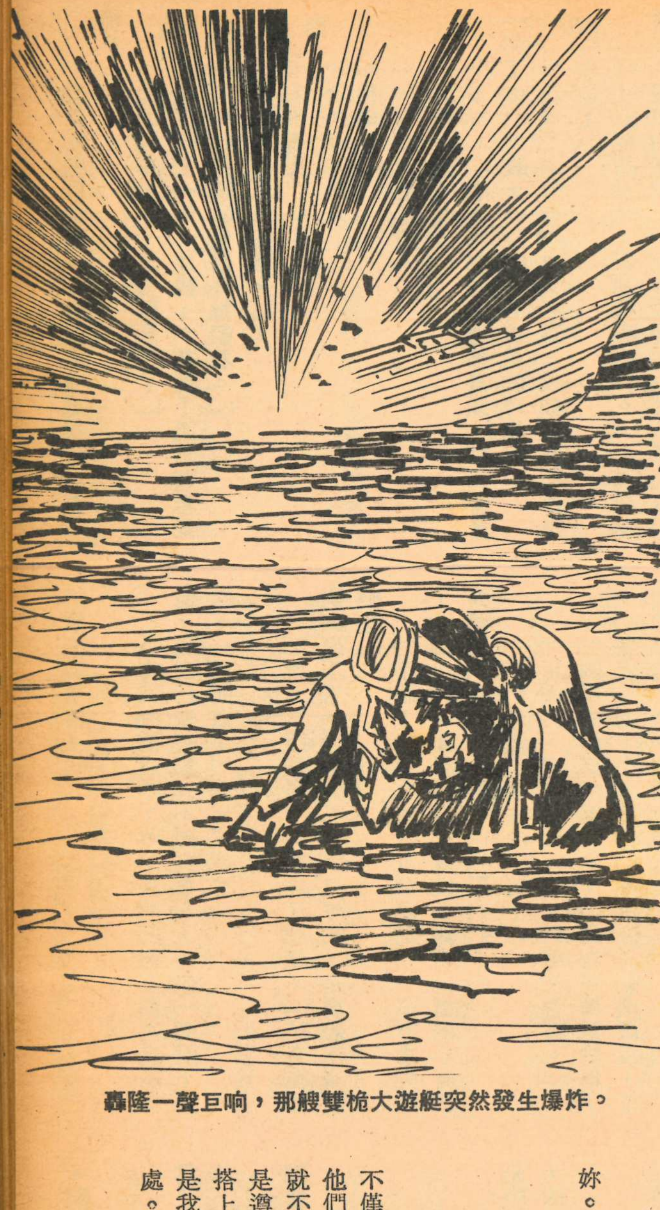
小森花露搖搖頭說：「這三年來，我在喬治的身邊，也學會了不少黑社會的門檻，毛里斯雖然人多勢衆，我還有辦法和他鬥一鬥。可是，你被捲進了漩渦，却使我有了顧忌。」

「這句話很動聽。」

「呂奇！別以這種態度對付我。」小森花露以乞憐的目光望着他。「難道一個曾經犯過錯的人就不許他改過嗎？一個經歷過愚昧戀愛的人，就沒有資格再去愛一個男人嗎？」

愛？愛？愛？呂奇的眉頭又皺了起來。

「呂奇！」小森花露語氣低迴地說：「我的確很喜歡你，但我知道沒有資格。世俗如此，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爲了不使你受到任何傷害，我已決定向毛里斯低頭。」


轟隆一聲巨响，那艘雙桅大遊艇突然發生爆炸。

「交出鑽石嗎？」

「是的。」

「妳不怕喬治對妳採取報復？」

「無法顧及了！」小森花露喟然地說：「呂奇，只求你一件事情，盡你的力量照顧我的母親。」

她的語氣彷彿是在作臨死的訣別之言，呂奇心動了。說他心動，毋寧說他心軟了。一個正義感強烈的人，也必然富有同情心。他扶着小森花露的雙肩，輕輕地搖幌着。「花露！別將前途看得那樣可怕，妳可以帶着鑽石向警方自首，法律會保護妳的安全。」

「不行！不行！」小森花露拚命搖着頭。「喬治會殺害我的母親以作報復；即使他下不了狠手，他的頭子也會逼他幹。」

「那……又怎麼辦呢？」呂奇在不知不覺中爲她担起心來。「妳損失了鑽石，也要受到歹徒集團的制裁呀！花露！妳可要想清楚。」

「那就不同了。沒有將鑽石送到波士頓，我放棄重享自由的權利，回到喬治身邊去。頭子即使要處罰我，罪名不過是失職。如果我向警局自首，罪名就是反叛，那是罪大惡極的。」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說：「這件事與妳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妳自己決定吧！」

「我已決定了。」

「妳要親自送到毛里斯的手裏去嗎？」

「那怎麼行！和敵手打交道也是反叛我們的集團啊！何況我去和毛里斯打交道，他怕其中有詐，也未必敢來。所以……」小森花露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

「難道要我去和毛里斯打交道？」

「是的。」小森花露緩緩地點着頭，囁嚅地說：「由你交出鑽石，那是最恰當的安排。」

「最恰當？……」

「呂奇，你聽我說。臨行前，喬治曾經向我下達了許多指示，其中包括在旅途中勾引一個男人，將石膏像轉托給他，我的身份即使暴露，敵人在未得到鑽石之前，也不至於殺害我。」

「所以，妳就勾引了我，脫光了衣服等在我房裏。」

「沒有啊！我將石膏像交給你了嗎？」

「妳的敵手却以爲那批鑽石在我手上，其結果還不是一樣嗎？」

「呂奇！你還是對我採取敵意嗎？」

「花露！我同情妳的遭遇了，但是，我不信任妳。」

「爲什麼不信任我？」

「因爲妳要我拿着鑽石和毛里斯打交道。」

「我是好意呀！」

「好意？」

「呂奇！」小森花露的神色極爲凝重地說：「不僅毛里斯，恐怕還有很多的人想得到那批鑽石，他們也深信鑽石是在你手裏。由你交出，他們以後就不會再追逐你了。在我這方面，也好交代。我只是遵照喬治的指示，將石膏像轉托給一個旅途中勾搭上的陌生男人，而那個男人，却出賣了我，並不是我的責任。而且，你還可以得到十萬元美金的好處。」

「十萬元美金可以買一具很精緻的棺材。」

「這是什麼話！」

「喬治和他的頭子，不會派人來追殺我以洩忿嗎？」

「他們遠在南非，怎知你是誰？」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說：「花露！說這些都是多餘的，妳得先讓我看看那批鑽石。」

「鑽石藏在石膏像裏。」

「石膏像呢？」

「不在這裏。」

「何處？」

「一個秘密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拿。」

「不行。」小森花露連連地搖着頭。「石膏像一到了你的手裏，你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

「花露！石膏像不在我手裏，我如何向毛里斯去打交道？」

「當然要給你的，不過現在不行。」小森花露透出了關切的神情。「只有我才明白那些黑色人物的兇險，也只有我才有辦法對付他們。你必須依照我安排的方法去做，才會安全。」

「妳說吧！」

小森花露摟着呂奇的頸項，紅唇貼在他的耳邊，喁喁細語起來。

呂奇不能不佩服這個小女人的頭腦，算得精，也安排得巧妙。唯一可怕的是——她是不是眞有誠意。

因此，他逼視着她問道：「花露！這一次是眞有誠意嗎？」

小森花露舉起手來說：「我願以我那慈祥的母親發誓，眞的，一千萬個眞的。」

呂奇冷冷地說：「好吧！看在那位傷心透頂的母親份上，我信任妳一次，也願意作一次違背我自已意志的事情。」

× × ×

呂奇回到酒店時，中午來的那個黃面孔竟在等他。現在呂奇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了，他一面脫下外衣，一面問道：「老兄貴姓？」

「我叫麥九。」

「麥九？這個名字，很有江湖氣。」呂奇在他對面坐下來。「你老兄在這兒等我，是要聽回音的嗎？」

「不錯！」麥九表現得很鎭定。「你方才失踪了一個小時，想必已經和藏匿在隱密之處的小野貓商談過了。現在，該可以答覆我們了。」

「你們希望怎麼樣的答覆？」

「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只要是答覆。」

「我很想作成這筆交易，」呂奇很鄭重的樣子。「據我知道，小森花露已經離開了新奧爾良，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發財的機會。」

「那太好了！」麥九想掩飾心中的喜悅，仍不免從眉梢間流露出來。「十萬美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如何交？」

「由你說。」

「對不起！」呂奇冷峻地說：「並非看不起你，而是我一向作事，都是喜歡面對面和對方的頭子打交道。」

「噢！……」

「帶我去見毛里斯。」

「那個毛里斯？」

「別裝糊塗了，鬈髮，黑膚，三十來歲，經常喜歡玩弄一些戲劇化的小動作。這也許不是他的眞名，至少他使用了毛里斯名字的護照，波多黎各人，對嗎？請立刻帶我去見他。」

「嘿嘿！你還眞有一套。」

呂奇站了起來，高舉着雙手說：「不必客氣，爲了顧及你們頭目的安全，你應該先檢查一下我的身上，是否帶有武器。」

「用不着了！」麥九以服貼的目光逼注他。「聽你說話的口吻，你大概也是咱們的同路人。」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大家都是在江湖路上混飯吃的。」

「可惜同路不同心。」

「噢？這話？……」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你們對那批價值百萬美元的鑽石志在必得，而我却以得到十萬美金爲滿足，因爲貪婪之心，大小不同而已。」

「說得妙！咱們走吧！」

二人出了酒店，乘上麥九那輛紅色跑車。當麥九發動引擎時，呂奇從廻射鏡中看到了一塊車牌，——AQK，三一九九。那輛車是沈香雲的手下所有，她的爪牙又伸到這兒來了。

呂奇却未動聲色，讓她夾進來吧！人愈多愈熱鬧，也愈對自己有利。他現在沒有別的目的，只希望自己從漩渦中淌出來，爲那個傷心透頂的母親救回一個女兒，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們上那兒去？」呂奇問。

「遊艇碼頭。」

「哦！毛里斯就在遊艇上？」

「別問得太多，反正你就要見到他了。」

呂奇不再發問，專心一志地注視廻射鏡，他沒有發現那輛黑色轎車。但是，在絡繹不絕的車輛中，不能說沒有一輛是屬於沈香雲手下的。「香雲社」有財有勢，絕對不至於窮得只能買一輛車子。

跑車到了遊艇碼頭，麥九先下車察看了一陣，才帶着呂奇登上了一艘五十噸級的大型遊艇，他注意察看艇名，然而艇首却沒有一個字，只注意到這艘遊艇的唯一不同之處——它是雙桅的。

艇面上也沒有一個人，但是當呂奇進入艇艙後才發現艙中擠得滿滿的，大部份都是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荷槍出現過的歹徒，其中自然包括他們的頭目——鬈髮黑膚的毛里斯。

毛里斯迎上來握着呂奇的手，很熱情地說：「呂先生！歡迎你。」

突然，卡察一响，鎂光一閃，他們的握手情況已被攝入了鏡頭。

「怎麼樣？」呂奇很冷靜地問道：「要留紀念嗎？」

毛里斯微笑着說：「這裏都是海上行刦的搶匪，如果你在離開這兒之後，前去報警，警方將手到擒來，這張照片將證明你是同謀，當然也可以使我們的朋友憑藉照片而找到你予以追殺。」

「毛里斯！你以爲我會那樣作嗎？」

「不能不防。」

「閒話少說，我們該談正事了。」

「好吧！我聽你的。」

「十萬元美金成交，但是我現在先要得到那筆錢。」

「東西呢？」

「八時正交給你。」

毛里斯猶疑了一陣，才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是商場規矩。」

「也有買方先付錢訂購的。」

「好！」毛里斯改變了口氣，「我們先不爭論這些，我想瞭解，你拿到錢之後，如何將那尊石膏像交給我們？」

呂奇很沉靜地說：「毛里斯！其中還有一個附帶條件。當你們得到那批鑽石之後，立刻就要離開這裏。」

「目的既達，我們也不想多停留一分鐘。」

「請聽淸楚，」呂奇很仔細地說道：「你們在八時正，以慢速度駛過第五號浮筒，在艇首張好一面繩網，我那時將在浮筒上，將那尊石膏像拋擲到繩網上。爲了我的安全計，艇面上不得有任何人窺探。」

「呂奇先生！」毛里斯緩慢地說道：「其中似乎有些問題，如果那石膏像內沒有鑽石，我們怎麼辦？」

「你在得到石膏像的半分鐘之內，就可以發現石膏像內有無鑽石，那時我還在海中，你的遊艇一回頭，我就逃不了。」

「如果你在這兒拿了那筆鉅欵走了之後，根本就不到五號浮筒來，或者你想來，却又被小森花露控制了你的行動，那又怎麼辦？」

呂奇道：「既然有這許多顧慮，這筆交易就談不成了。」

「不！」毛里斯面上浮着友善的笑容。「我有辦法。你最好提前幾分鐘到五號浮筒去，我們的游艇第一次經過浮筒時會丢下錢，當我們兜回來時，你有足够的時間去數一數鈔票。我們會爲你準備好塑膠袋，絕不會被海水浸濕。我們第二次經過浮筒時，你再將石膏像扔上艇來。這樣可以嗎？」

「你們得到石膏像後，不會開槍殺我嗎？」

「爲什麼？」

「因爲你們要將這筆鉅欵奪回去。」

毛里斯笑着說：「我知道這是你最大的顧忌，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在我們得到石膏像時，並不知道石膏像內是否滲有鑽石，自然不會輕易殺你，當我們敲碎石膏像，得到鑽石之後，你已進入水中，即使能射殺你，那筆錢也會沉入海底。呂奇先生！除非我們一無所得，才會忿而拚命。否則，我們不會在內海開槍引來警艇，你可以絕對放心。」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就依照你的意思……你們的遊艇圍着浮筒轉一圈，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兩分鐘。」

「那麼，第一次經過五號浮筒時，是七時五十八分，希望能够分秒不差。」

「我們現在核對一下彼此的手錶吧！」

對好錶，呂奇被送上了碼頭。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唯一的顧慮是——小森花露是否又在玩花樣。

野貓弄詐

七時正，呂奇來到了「花都餐廳」。

尤雅情已經先到了，她坐在一個角落裏，面前擺着一份豐富的晚餐，慢慢地品嚐着。見呂奇進來，只向他投以漫不經心的一瞥，並未打招呼。呂奇暗想：這個女人倒有些屬於偵探的警覺和冷靜。

他在她旁邊的座位上坐下，要了一份快餐。呂奇發現有兩個男人跟在他後面進來，但他却不能肯定這兩個人就是跟踪者。不過爲了謹愼起見，他也沒有去找機會和尤雅情說話。

「先生！」尤雅情的手伸了過來。「我能用你桌上的胡椒粉嗎？」

「請！」呂奇禮貌地說。

尤雅情拿走了胡椒粉，一個紙團却滾到了呂奇

的面前。他是面向牆壁的，相信任何人也沒有見到尤雅情這個巧妙的傳遞動作。

呂奇在吃完之後，去了洗手間。這時，尤雅情已經先一步離去了。

那張紙條很小，却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

「小森半九，日裔美籍公民，喬治大學政治系畢業，早年居於波士頓，熱心民族政治，曾因反黑人示威而被警方逮捕過七次，以外無不良紀錄。三年來行踪不明。似乎有人跟踪，故不便和你交談。午夜我將去你房中，希能一晤爲要。」

呂奇將那張紙條撕碎，丟進便器，用水冲走。這份資料對他已不重要了。他目前只要將鑽石交給毛里斯，將那筆錢用一個化名送到慈善機構去，然後一走了之。這樣作，他自問是對得起良心的。

七點四十分，他來到了遊艇碼頭，這是小森花露所規定的時刻，他走到第十七標杆處，見到了那艘編號一〇七的小型快艇，這也正是小森花露的安排。跳上艇去，他又看到一套潛水衣。

這一切，都是小森花露所安排的。

他換上潛水衣，在七點四十八分將快艇駛離了碼頭。依照小森花露的安排，駛離碼頭的時間應該是七時五十分。因爲他和毛里斯約會的時間提早了二分鐘！所以他也擅自提早了離開碼頭。他想：這些細節都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小森花露要有誠心。

他在七分鐘之後，找到了五號浮筒。當他爬上浮筒時，果然看見一尊石膏像用塑膠紙包着放在那裏。

到現在，呂奇已經很相信小森花露是眞的要悔過了。他發動快艇引擎，讓它向外海衝去，方向舵已經用鐵鈎固定好了。海上一片謐靜，幸好他還能夠看到陸上的燦爛燈光，否則，現場眞是寂寞得可怕。

五十七分，呂奇已看到了左紅右綠的航行燈。

五十八分，那艘雙桅大型遊艇，以緩慢的速度，三公尺的距離駛過浮筒，一包東西落在浮筒上。

憑藉星光，呂奇看見了透明塑膠袋內全是百元面額的美鈔，每紮一萬元，一共是十紮。他並不想得到這筆意外之財，所以也不打算細加點算。只是將塑膠袋紮在腰間，咬上了氧氣的活塞，作好了潛水的準備。

那艘雙桅大型遊艇兜了一個圈子，於八時正再度緩慢地駛過第五號浮筒。呂奇拿起石膏像扔上了艇首，同時很快地跳入水中。雖然冰冷的海水使他連打幾個冷顫，總比捱上槍彈痛苦呻吟死去要好得多。

毛里斯並沒有向他開槍，但是另一件事却使他暗吃一驚。背上那兩個氧氣孔是空的，根本就沒有氧氣。

他連忙浮出水面，心中正感到迷惑，不知小森花露何以要來一手時，另一件更使他吃驚的事也在他眼前發生了。

轟然一響，那艘雙桅大型遊艇發出驚天動地的爆炸，海面上一遍火海，照得四週通明。

呂奇突然明白了，小森花露是一頭又殘酷、又狡猾的野貓，她以胡椒粉揉眼睛刺激出淚水以博得同情，使自己作了世界上最愚昧的劊子手，那尊石膏像內裝着强烈炸藥，當毛里斯打算敲碎石膏像，檢查內中有無鑽石時，炸藥受重擊引發了信管。

一艘遊艇，十幾條人命在一瞬間化爲烏有。

心中的怒火使呂奇不再感到寒冷，他奮力地向海邊游去，他發誓要將那頭兇殘的小野貓，撕成碎片。

突然，海岸响起了嗚嗚的警報聲，同時探照燈大亮，五艘警艇呈扇形向現場駛來。

糟了！呂奇心底昇起寒意，這又是小森花露的狡計，她不但要他作劊子手，也要他做替罪羔羊。一定是她打電話報警了。否則，警艇不會來得這麼多，也不會來得這樣快。

怎麼辦？他自問。却沒有答案。

突然，一個黑影向他接近。那是一艘快艇。

呂奇剛想潛進水裏，一個鐵鈎已經將他背上的氧氣筒鈎住了。同時响起了一個警告的聲音：「呂奇！別掙扎！快上艇來，一個投擲炸彈，炸燬一艘遊艇的人，警方不會相信他的供詞。」

那聲音好熟，親切的廣東話。呂奇驀然想起，說話的人是沈香雲，那個神秘的女人。

上艇之後，沈香雲下令以快速前進，在警艇未臨現場之前，她那艘小艇已經脫離了包圍圈。

呂奇稍作喘息，才發覺這艘遊艇不是駛向碼頭而是駛向海外，不禁訝然地問：「要到那兒去？」

「我的遊艇上，」沈香雲冷冷地說：「看看清楚，這就是你方才放棄的那艘一〇七號快艇，而且這個時候前去碼頭，無異是自找麻煩。」

「妳怎麼得到這艘快艇的？」

「海浪打進艇艙，使引擎熄火，被我的水手控制了，正好用來作援救你的交通工具。」

「妳好像早已預知要發生這些事情。」

「嗯！」

「爲什麼不事先提醒我？」

沈香雲冷冷問：「我爲什麼要事先提醒你？」

「對的。」呂奇憤怒地說：「妳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我只是讓一個傻瓜自己發現眞相，」沈香雲的語氣很刻薄，「你現在還迷戀那頭小野貓的美色麼？」

「我一直就沒有迷戀她。」

「只有你自己知道。」

「沈小姐！妳以爲妳這種作法很高明嗎？十幾條性命都在妳一念之間而被斷送在無情海上了。」

「殺人的兇手是你。」

「我承認，但我事先一無所覺。而妳却是知而不救。我們兩人行爲相較之下，妳比我更可恥。」

「別說這些了，毛里斯一夥歹徒也該死。」

「也許。但不應該由我殺死他們。毛里斯誠心以十萬美金買一批鑽石，而不是一夥足以使他粉身碎骨的炸彈……」

沈香雲冷冷地接口說：「呂奇！聽你的口吻，似乎還有一點良心。別難過，毛里斯不是什麼好東西，那十萬元美金全是僞鈔。」

「僞鈔！」

「到了我的遊艇上，你就可以看個仔細了。」

沈香雲那艘遊艇，最少也有八十噸，艇首髹漆着「香雲號」三個中國字。艇艙中更是華麗無比，她先倒了一杯酒讓呂奇驅寒，然後再要他去浴室將身上的海水冲洗一番。

當呂奇從浴室中出來時，那十萬元鈔票已攤在桌上，沈香雲手裏拿着一張嶄新的百元面額美鈔。向呂奇招招手說：「來看吧！我手裏拿的這張是眞的，與僞鈔有顯著的不同。正面的彩紋完全兩樣，背面那隻兀鷹的左眼，僞鈔却少了一個圈。」

在鑑別鈔票這一方面，呂奇也是專家，一看就明白了，那十萬元美金果然是僞鈔。不禁忿然地說：「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却不該由我去殺死他們呀！」

「呂奇！我這兒不是教堂，你不必在這兒向我說懺悔話。」

「請問：妳救我的目的何在？」

「不問可知。」

「是想坐收漁利？」

「呂奇！如果你再不將那批鑽石交出來，眞是太愚蠢了。」

「如果我說，我不知道那尊藏有鑽石的石膏像現在在何處，妳相信嗎？」

沈香雲搖着頭說：「我不信。」

呂奇雙掌一擊，復又左右一攤。「那就不必談。妳是要殺死我？還是要將我送到警方手裏去？」

沈香雲凝注着他，許久沒有說話。又站起來徘徊良久，方以沉痛的語氣說：「呂奇！我自信我的觀察力非常深刻，但我却看不出你因何如此死心塌地的維護着小森花露。」

呂奇怒吼着說：「告訴妳，我恨她入骨，想將她撕成碎片。」

「也許是眞話。」

「信不信由妳。」

「但我不明白，你因何願意作她的劊子手？」

「我願意！」呂奇的目眶中幾乎要吐出火來。

「沈小姐！最好將這雙富有觀察力眼睛讓老鷹啄了去吧！告訴妳！我受騙了。」

「那麼，小森花露騙術一定是相當高明了。」

「並非她騙了我，而是受騙於我自己的同情心。」接着，呂奇以暗啞，沉痛的語氣敘述了他在下午和小森花露接觸的經過。最後，他握緊了拳頭，在半空中連連揮舞，低聲吼着：「沈小姐！我這樣作，不應該嗎？」

沈香雲默然了，看她的神色，似已相信了呂奇的話，許久之後，她才語氣緩慢地說：「呂奇！讓我再問一遍，那尊藏有鑽石的石膏像眞的不在你那兒嗎？」

「沒有。妳卽使問一百次我也是這樣回答。」

「我相信你。」

「眞的。」

「用不着對我的話表示懷疑。」沈香雲站了起來。「呂奇！希望你立刻和我去『海龍酒吧』，本社一定要得到那批鑽石。」

「妳說得太肯定了。」

「志在必得。」沈香雲加重了語氣，「那批鑽石只值一百多萬美元，『香雲社』却願意化費三百萬元的代價。由此你可以看出我的決心。」

「爲什麼要這樣作？」

「因爲那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妳可以說得更明白一點嗎？」呂奇很誠懇地說：「如果眞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

沈香雲略作沉吟，突然問道：「呂奇！你對種族的觀念如何？」

「妳這句話問得有些突然，也太籠統。」

「比如說，某一個種族，可以自認爲比另一個種族優越嗎？」

「不！」呂奇堅決地搖着頭說：「我認爲種族與種族之間不應該有歧視的觀念存在。若想使全人類和衷共處，永享和平，不應該再有種族的紛爭。人類是完全平等的，絕無優劣之分。」

沈香雲欣慰地說：「呂奇！我很高興聽到你這句話。來！讓我們眞誠地一握。」

呂奇伸出手去給她握着，不解地問道：「這批

鑽石與種族問題，又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沈香雲壓低了聲音，「據我們初步獲得的資料顯示，這批鑽石運送到波士頓要交給一個很有野心的政客，他計劃參加明春的大選，這批鑽石要作他的競選費用。倘若他進入國會，將對許多有關黑人的福利法案產生阻撓，因爲這個政客是在那一地區歧視黑人最爲劇烈的。」

「噢！那個政客可是小森半九？」

「不是。小森半九是誰？」

「花露的父親，一個日裔美籍公民，他也是反對黑色人種最烈的。他如今行方不明……」說到這裏，呂奇突然改換了喃喃自語的口氣：「嗯！某些情況似乎已經連貫起來了。」

沈香雲似乎沒有察覺呂奇話中的絃外之音，又自顧自地說：「本社在當初的確是一個黑社會集團，但是當基礎奠定，亡夫因一場浴血之鬥而喪命之後，我就決心使『香雲社』成爲一個合法的財團，除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絕不使用武力，也不會爲達到侵略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當年華僑遠適異國創業是非常艱苦的，也同樣受到歧視。因此我體會得出某一個種族的人受歧視的痛苦，所以願意爲他們作一點事。」

「可敬！完全出於自動嗎？」

「受人之托。」

「誰？」

「一個維護黑人權利的和平運動家。」

「他自己是黑人了？」

「是的。」

「是個女的嗎？」

沈香雲面上閃過一絲驚疑的表情，但她很快地又笑着說：「呂奇！我看你只對女人感覺興趣，不必打破砂鍋問到底，遲早你會見到她的。」

「恐怕早已見過了，」呂奇詭譎地笑着說：「她不但是一個和平運動者，也是一位藝術家。她是愛瑪小姐，對嗎？」

沈香雲面上那種複雜的表情是難以描述的。她楞了許久，才苦笑着說：「呂奇！你的反應太敏銳了，如果你被小森花露利用，『香雲社』即使傾巢而出，恐怕也難達到目的哩！」

「妳太捧我了！」說到這裏，呂奇的面色突然一正。「沈小姐！對妳，我稍稍有點疑問。」

「請說，我一定能給你完滿的解釋。」

「妳爲什麼要在『中國賓館』中和我見面？」

「因爲毛里斯派人跟踪你，小森花露也可能派得有人監視你的行動，爲了不讓他們發現『香雲社』也介入了這一次鑽石爭奪戰，所以才在旅館中和你見面。載你去賓館的那輛車子現在還停在你住的那家酒店門口，這樣可以亂敵耳目。」

「爲什麼怕對方知道『香雲社』挿手呢？」

「我不想與黑社會組織結怨，那會永無安寧之日。老實說，我並不怕但是却不希望輕用武力。」

「現在去『海龍酒吧』，豈不是要暴露妳的身份了嗎？」

沈香雲搖搖頭說：「不會的。我平日很少露面，現在隨我行動的幾名手下也都是從別處調來的。即使小森花露有班底，也只限於在新奧爾良活動的一些小嘍囉，不見得會認出我們是誰。」

「幸好我在小森花露面前也沒有提起過妳。」

呂奇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對了！妳什麼時候再和愛瑪小姐見面？」

「不一定，有什麼事嗎？」

「我只是想問問她，當毛里斯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行刦時，她是否幫了他一點小忙。」

「你是指那場脫衣艷舞嗎？」沈香雲笑瞇瞇地問。

「嗯！」

「在南非，愛瑪小姐有良好的情報網，她已然知道毛里斯的目的，當他遊說她在惜別會中表演一場艷舞時，她就欣然答應了。她並不計較誰搶走鑽石；她的目的只是不使那批鑽石送到波士頓。」

呂奇聳聳肩頭說：「總算被我衝出了迷霧。」

「對了！你是否認識一個姓尤的女人？」

「有的，怎麼樣？」

「知道她是幹什麼的嗎？」

「她說她是一個新聞記者。」

「是那一家報？還是那一家電視公司？」

「她不肯說，據她解釋，那是業務上機密。」

沈香雲皺緊了眉頭說：「她可能也是爲了那批鑽石而來？」

「何以見得？」

「在郵輪上她和愛瑪很接近，當搶案發生後，她又向愛瑪問了許多。她的行動非常隱密，我數次派人跟踪她，都被她甩掉了。」

「噢！」呂奇漫應了一聲，陷入了沉思。

「來！給你一支槍。」沈香雲打開壁櫃，取出一支三號左輪遞給呂奇。

「需要嗎？」

「呂奇！你以爲憑你的熱吻和擁抱就可以征服那頭小野貓嗎？那你打錯主意了。帶着吧！以防萬一。」

呂奇無言地接過那支三號左輪，瞇起左眼，校察準星，又檢視了彈槽轉輪，他似乎一絲也不肯馬虎。

「你是一個用槍的老手！」沈香雲喃喃地說，然後她又揮了揮手。「去換一套衣服，櫥櫃裏男人的衣服多的是，總可以找到一套合身的。」

聽說遊艇上有現成的衣服，呂奇安心了。他的小皮包是防水的，旅行支票和護照却帶在身邊。如果小森花露指名報警，警方此刻一定在四處通緝他。但他却不必回到那家酒店去。

啊！讓尤雅情午夜時去等待吧！那個神秘的妞兒。

脂粉干戈

現在，正是夜生活中一段黃金時刻，因此，「海龍酒吧」中酒香脂膩，鶯燕婉囀，好不熱鬧！

呂奇一進門，立刻就有燕瘦環肥的吧孃蜂湧上去，請坐之聲不絕於耳。他那敏銳的目光在黝黯的光線下掃動，却沒有發現日間帶他上樓的那個吧孃，因而排開圍繞身邊的吧孃，直驅櫃枱。

櫃枱裏面坐着一個身穿和服，約莫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看樣子，她是「海龍酒吧」的老闆娘，以日語發音，應該是「媽她姆」。

「請問，」呂奇的神態很客氣，他站的地方剛好接近電話機，一隻右手也就不着痕迹的擱在電話上，若有打鬥，他就先毀掉對方的通訊線。「一位眞名叫花露的小姐在嗎？」

「花露？」女老闆娘喃喃地唸着，又望望身旁另一個較爲年輕的女人；她似乎是女老闆的助手。

那較爲年輕的女人立刻代爲回答：「先生！我們這裏沒有這個人。」

呂奇沉聲說：「下午我來過，她住在三樓一個小房間裏，是由另一個當時在樓下的吧孃帶我上去的，怎麼說沒花露這個人？」

他問得理直氣壯，而且滿面孔兇色。前後門都已經由沈香雲的手下堵住了，她則坐在門口的車子裏指揮。萬一動武，呂奇也無所畏懼。

女老闆的目光中掠過一絲驚色，繼而又有一種恍然若有所悟的神情出現。她壓低了聲音說：「先生！我知道你在找誰了。」

「妳早就該知道了。」

「如果你損失了什麼，恐怕很難獲得補償了。」女老闆深深地皺着眉頭。「今天上午，有兩個年輕女子來應徵吧孃，並自稱是日本僑民。先生，我是不住在這兒的，當時用電話吩咐這兒的負責人，暫時留下她們，等我晚間到這兒的時候，再詳細面談……」

她身旁那個較爲年輕的女人接着說：「每天打烊之後，都是由我在這兒負責，當時我就遵照『媽她姆』的吩咐留下了她們。下午開始營業之後，一個在三樓睡覺，一個就在這兒玩，據她說，是想先見識一番。晚飯時，她們兩人都不見了。先生，你被她們騙走什麼了嗎？」

呂奇不禁怔住了，這兩個女人所說的，也許是眞實情況，小森花露只是利用這個地方和他會面。圍在身旁看熱鬧的吧孃羣中，有一個人挿嘴說：「先生，你來時我知道，我還警告她，不要隨意帶陌生男人上樓。她說你是另一個女人的哥哥。」

呂奇沒有說話，目光盯着壁上的營業執照，這家酒吧已有九年的歷史，似乎和小森花露沒有什麼關係。

女老闆顯得很關心地問道：「先生！你和她們是什麼關係？」

「一個是我妹妹，一個是我太太。」他邊說邊往外走。心裏却在咀咒：「如果我有這樣的妻子和妹妹，早就勒死了。」

回到車上，沈香雲冷靜地問：「撲空了嗎？」

「小森花露只是利用這兒和我會面，與酒吧亦無絲毫關係。」

「噢！」她似乎有些意外。

「可信的。假話騙不了我。」

「那麼，我該下達撤退的命令了？」

「嗯！」

沈香雲的手上香烟扔出了窗外，火星劃破夜幕，落進排水溝，封鎖前後門的人手將立刻回到另一輛車子。

「現在該往那兒去？」沈香雲發動了引擎。

「我住的酒店。」

「去找那個男性洗手間的老人嗎？」沈香雲問了一句，又緊接着搖搖頭說：「不必了！那個老傢伙已經不知去向。」

「哼！行動眞快！」

「還有一個消息，可能會令你寬慰；也可能使你大傷腦筋。」

「什麼消息？」

「毛里斯沒有死。」

「噢！正確嗎？」

「他當時根本不在那艘被炸燬的遊艇上。」

「他倒很狡猾。」

「呂奇！還有一連串新消息，你須要聽嗎？」

「很想知道。」

「那個姓尤的女人在你床上。」

「嗯！」

「警方並未下令通緝你。」

「這倒使我意外。」

「停在酒店門口的那輛黑色轎車裏被人裝上了炸藥，引擎一發動，就會立刻發生爆炸案。」

「還有麼？」

「有人到『中國賓館』去調查你和誰幽會。」

呂奇吃驚地望着她，喃喃地問道：「這些都是剛才得到的新消息嗎？」

「是的。」沈香雲拉開駕駛座前一個暗門。「看吧！我的座車裏有無綫電話裝置。」

「原來如此！」呂奇吁出了一口長氣，和一個實力雄厚，耳目靈敏的人物打交道，似乎很令他滿意。

「呂奇！說出你的下一步行動吧！」

「回酒店！」

「用意呢？」

「一方面藉機探查一下尤雅情的身份；另一方面則是故意引敵來犯——不管是小森花露，還是毛里斯。」

沈香雲很沉靜地說：「以我看，小森花露是隱藏起來了。毛里斯則在四處找你，遇上了，對你只有麻煩，並無好處。我們要找的是那批鑽石；但是，鑽石却在小森花露的手裏。明白嗎？」

「妳是不贊成我回酒店了？」

「當然不贊成。」

「難道要我回到妳那艘遊艇上去睡覺？」

「睡覺似乎太早了！」沈香雲很神秘地壓低了聲音，「我建議你一個好去處。」

「那裏？」

「無——情——海。」

「哦！去看看民族運動家愛瑪小姐的表演嗎？」

「去看看那位紅人母親。」

「她！」

「嗯！」沈香雲點點頭。「我們中國人有句古話——母女連心。不管小森花露是如何墮落，作母親的都不可能和她斷絕往來的。」

「妳認爲那位母親對我說的話都是欺騙？」

「不錯！」

「有理由嗎？」

「因爲我是女人。」

「女人瞭解女人？」呂奇喃喃地說：「這是一個難以駁斥的理由。那麼，送我去『無情海夜總會』吧！但願妳能權充我的舞伴。」

「我只是權充你的司機。那兒的舞女，個個比我漂亮。她們只是供你取樂，而不要保護你的安全，因此舞步也會比我輕盈得多。」

車子發動，呂奇默然，他遇上了一個好對手。

× × ×

「無情海夜總會」的氣氛非常迷人，從裝修到伴舞女郎的服裝，一律是藍色系統。中午呂奇曾經來過，與現在的燈光柔和，鶯燕穿梭的情況完全不同，這裏的名字似乎用得不恰當，黑色的海洋才是可怕的；蔚藍的海，不是最美，最誘人的麼？如果改名「多情海夜總會」，豈不是要恰當得多。

在熱情的南美音樂聲中，帶位女侍爲呂奇安排了座位，並爲了他召來了伴舞女郎。

「哈囉！」那女郎金髮碧眼，道地的美國妞，以濃重的鼻音自我介紹：「我名字叫蓓蒂。」

她的服裝很暴露；那是在東方世界很難見到的暴露。衣領低，裙子短。這在美國的聲色場合中却是不足爲怪的，呂奇見多識廣，更不以爲意。不待飲料送來，就擁着蓓蒂滑下了舞池。

一曲終了，呂奇回到座上，桌上的電話却適時響了起來，在美國各大夜總會中，每一個座位上都有電話，有許多單身女客就利用這種電話勾引單身男人。不過，這個電話多少有點使呂奇吃驚，是誰打來的呢？

蓓蒂要伸手去拿話筒，呂奇比她快了一步。

「呂奇！」竟然是沈香雲的聲音，「注意舞台佈景上的兩隻熱帶魚，魚眼是挖空的，靠鼓手那邊一條熱帶魚的背後隱藏了一支長管來福槍，目標好像是對着你的，沉靜，但要設法閃避槍擊。」

電話掛斷了。呂奇冷靜地往台上看去，知道此刻是安全的，正在表演的南非合唱團的連歌帶舞，團員跳躍搖幌，狙擊手是很難找到勾動槍機的最佳時刻。

他將目光向左右掃動，希望能找到沈香雲，但是他失敗了。座間的燈光很暗，客人很多，伴舞娘和女侍穿梭不停，想要發現沈香雲的位子，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短暫的半分鐘，他沉默不語，腦海中却想到了許多問題，狙擊手能够在舞台背後藏身，他必然和夜總會有相當的關係；那麼，沈香雲的判斷就該正確的了；還有，這個伴舞女郎蓓蒂自然不是一個普通的舞女；暗中一定有人監視自己，也一定會竊聽自己的電話……

糟，呂奇差一點喊出聲來。沈香雲的電話要透過總機，方才那通電話不是使她的身份暴露了嗎！

「你好像遇到了難題！」蓓蒂藍色的眼珠凝注他。

「嗯！」呂奇輕鬆地聳着肩頭。「一個陌生女子在電話中說我很帥，她問我是否願意於午夜離此時同她一起去消磨一個夜晚。」

「那是艷福啊！」

「不！是難題。」

「怎麼呢？」

「因爲我不知道這個女人是否漂亮。」

「嗨！這的確是難題。」蓓蒂皺了皺眉頭。「我也遇到了一點難題，我能去一次洗手間嗎？」

呂奇很禮貌地擺擺手說：「請便！」

蓓蒂離去後，緊跟着那個南非合唱團也離開了舞台。一個黑人女歌手站在舞台中央裂開大嘴唱歌，這難道就是狙擊手勾動槍機的最佳時刻嗎？呂奇永不會給對方機會，他立刻站了起來。

離開座位，總得有藉口。他發現靠近進門處有個隔音電話間，於是先自衣袋中摸着一枚五分硬幣拿在手裏，向隔音電話間走去。

一個女侍迎向他，殷勤地問道：「先生，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嗎？」

「謝謝！我只是要打一個電話。」

「你可以利用桌上的電話。」

「我怕接綫生偷聽了我和女人的情話。」

「不會的，綫路由自動交換機直接啣接，並不需用接綫生操作。」

「我告訴我的女友，今晚要在公司裏加班。」呂奇故意神秘的壓低了聲音，「公司裏怎會有女歌手在一旁歌唱助興呢？」

那嬌媚的女侍不再曉舌，走到前面，爲呂奇打開了電話間的門，並向他展露了一個會心微笑來。

呂奇來到電話間，突然想起的確需要打一個電話；那個電話是打給尤雅情的，有了沈香雲的警告，他得探測一下尤雅情的口風。

電話撥到酒店，服務台的小姐告訴他，尤雅情的確曾經在他的房裏等候，不過，在十分鐘之前她已離開了。

對方將電話切斷之後，呂奇仍然拿着話筒，他得藉這個機會仔細思索一番；再回座位上嗎？那非但毫無作用，而且還隨時有被狙擊的危險，於是，他決定先找到那個狙擊手，再作下一步的決定。

出了隔音電話間，呂奇意外地發現伴舞女郎蓓蒂竟然守候在電話間的房口。

「怎麼！打電話預定今晚要和那個陌生女郎共渡一宵的酒店房間嗎？」蓓蒂挽着他，嬌笑着說。突然，一根硬硬的東西抵上了呂奇的腰，她的聲音也變了樣：「老實一點，向右，走進休息室。」

呂奇想不到對方會來這一手，心頭不免暗暗吃驚。但見她的態度却表現得很鎭定，微笑着說：「蓓蒂，難道搶匪的收入比伴舞更好嗎？」

「希望你聽話，否則你就活不成。槍的口徑雖然很小，裝塡的却是達姆彈，最好不要試。」她的語氣異常森冷。

呂奇明知妄動是不智之舉，只得在挾持下往休息室走去；他唯一的希望是——沈香雲能够發現他的處境。

休息室中燈光黝黯，而且全是高背的卡座。一走進去，呂奇就聽到了吃吃嬌笑和狎暱的聲音，原來這兒專門供給一些另有所圖的客人帶着伴舞女郎調情用的場所，呂奇眞想不通，蓓蒂帶他到這兒來幹什麼。

蓓蒂挾持着呂奇，在最裏面的一張卡座上坐下，一句話也不說，手中的槍仍然緊緊地頂在他的腰上。

「蓓蒂！說出妳的目的吧！」

「我的目的就是帶你坐上這張椅子。」

呂奇正感納悶，突然發現那張高背的沙發在緩緩轉動，不但椅子轉動，而對他的牆壁也在轉動。眼前一遍漆黑，耳邊那陣調笑的聲音也消失了。呂奇心頭明白，椅子下面有轉動機械，他現在已置身另一間房子。

突然，燈光大亮。

那白色熠亮的燈光使呂奇一時睜不開眼睛。等他視覺恢復時，他發現面前站着三個人，一女二男。二個男人都是黃面孔，他們顴骨高聳，是含有蒙古血統的日本人；女的更熟，就是在「海龍酒吧」帶他上樓和小森花露見面的那一個。

她擺頭示意，那兩個男人立刻一左一右地挾持了呂奇，其中一個以熟練的手法搜走了呂奇身上的槍。

「呂奇先生！」那日本女人說：「我們是第二次見面了，老朋友，彼此應該相處和善一些。」

「老朋友？」呂奇面上浮現嘲笑的笑容。「這話似乎太親熱了一點，甚至於連妳的芳名都沒有請教。」

「你可以稱我百合。」

「百合，是野百合嗎？」

「呂奇先生！」百合沉着臉說：「這不是你說笑話的場所，我們該談談正事了。」

「要談就請小森花露出面。」

「對不起！花露有脫離組織的叛意！已不能够信任，從此刻起，我是本集團在這兒的代表。」

「噢！是什麼集團？」

「你不需要知道。」

「那麼，請小森夫人出面。」

「告訴你！她已暫時遭到緩禁。」

「爲什麼？」

「因爲我們暫時要借這兒一用。」百合突地語氣一沉，「呂奇先生！請你到這兒來，只是要你回答一句話——那個女人是誰？」

「你到底是在問誰？」

「三十二號枱打電話給你的那個女人。」

「妳爲什麼不去問她？」

「她的動作很快！已經溜掉了。」

「百合！」呂奇沉聲說：「你們到底在玩弄什麼花樣？鑽石在你們手裏，而且已安全地運到了美國本土，轉運到波士頓去，只是時間問題，安全毫無顧慮。爲什麼還要將我拖在漩渦中不放呢？」

「請注意：呂奇先生！你必須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否則你就是自討苦吃！那個女人是誰？」

「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嗎？」

「眞的，我所知道的事妳未必有興趣聽。」

「你知道什麼？」

「毛里斯沒有死。」

「呂奇先生！」百合聲色俱厲地說：「我不關心那些問題，只關心那個神秘的女人，她是誰？」

「我不知道。」

百合轉動了一下右手中指的一枚鑽戒，突然揚掌摑了呂奇一記耳光，她出力不重，呂奇却感到左頰上一陣刺痛，熱血涔涔滴下。這個日本女人眞够陰狠，她以鑽石劃破了呂奇的面頰。

那兩個男人的胳臂像鐵鉗，呂奇想閃避都不可能。

拍！又是一記耳光。

血！已流到呂奇的襯衫上。

「呂奇先生！你想面目全非嗎？」百合滿面孔陰狠之色，顯示她是一個老手，而且有暴虐的變態心理。

爲了不使她那暴虐心理更加猖狂，呂奇以非常輕鬆的態度去對待她。他笑着說：「百合小姐！我不會在乎的，男人不比女人，並不需要靠漂亮的面孔活下去。」

「我會殺死你。」她咬牙切齒地說。

「我賭妳不敢。」

「別太有把握。」

「我敢以一百對一的比例賭妳不敢殺我，」呂奇那張滿是笑容的臉看在百合的眼裏，一定使她很不舒服。「我已經將我所知道的秘密製成了錄音帶。如果我被殺，我的朋友就會將那卷錄音帶送給警方，那個由妳們支持的某一個政客，在明年春天的大選中就會慘敗。」

「噢！」百合吃驚了。

呂奇立刻趁勝追擊。他以嚴厲的語氣說：「唯一可以解決我們敵對的態度的方法，只有請花露小姐出面，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哼！」百合冷笑了一聲。「原來是你在煽動花露。告訴你本來你罪不至死，由於你知道太多秘密，你是非死不可了。」

突然，正對呂奇的牆壁亮起了一盞紅燈。

挾持呂奇的兩個大漢很快地將他的身體扭轉，使他面對那張高背椅子。呂奇心中明白，這間屋子裏另有暗門！百合要從暗門中出去接受新的指示，自然幕後還有比她地位更高的指揮人。

是小森花露嗎？抑或是……？

在這段時刻裏，蓓蒂突然變得柔和起來。她拿出一塊潔淨的手帕，爲呂奇揩拭面上的血漬。

約莫過了三分鐘，那個兩大漢將呂奇的身體扭轉，百合站在他的面前，似乎不曾離開過。

「呂奇先生！」她的態度，語氣都緩和了許多。「請告訴我，如何才能使你轉敵爲友？」

「唯一的方法是請花露小姐出面。」

百合連連地搖着頭說：「那辦不到，因爲她已不被信任，換句話說，她已經不能够自由行動。「那麼小森夫人呢？」

「我方才就告訴你了，她不屬於我們的集團。爲了暫時將這兒作我們的根據地，她被緩禁了。」百合說到這裏，嬌媚地笑了一笑。「和我談，只要合理，我會滿足你的要求。」

在這一瞬間，呂奇不禁有些迷惑。他曾詛咒那頭狡猾兇殘的小野貓，但是從百合的口氣聽來，花露倒像是眞的有了悔悟之意，那麼，維娜斯石膏像內炸藥該是百合在暗中弄的花樣了？

沈香雲曾警告他不要輕信小森夫人，但是百合却說她已被緩禁，是眞的緩禁？還是別有花樣？

「呂奇先生！」百合催促着說，「提出你的要求吧！要錢？要多少？……」

「不！我不企求任何酬勞。」

「那就表示你不願意和我們妥協。」

「百合小姐！妳這句話說錯了。不願妥協的不是我，而是毛里斯，炸藥燬了他一艘遊艇和許多手下，他會善罷甘休嗎？」

「放心！他動不了你一根汗毛。」

這句話又使呂奇產生新的警覺，按常情，百合應該趁機勸他離開新奧爾良，但她却沒有那樣作。

爲什麼？只一瞬間，呂奇就有了答案，對方存心要他留在這兒將所有注意力都牽引到這兒，然後那批鑽石却不知不覺地到了波士頓。眞是好計策！

「好吧！」百合突然說：「你既然需要考慮，我就給你一段時間，天明之前給我答覆。現在請蓓蒂帶你出去，希望你別找她的麻煩，因爲那無異找自己的麻煩。爲了你有自衞的力量，我還給你那支槍。」

她拿起那支三號左輪，熟練的褪下子彈，將槍，彈分開來放進呂奇兩邊的衣袋。那兩名大漢鬆了手，蓓蒂拉着呂奇坐回了那張高背雙人沙發。

熠亮的燈光熄滅！沙發開始轉動。

當轉動到一半的時候，只聽卡嚓一响，沙發突然停止了。蓓蒂已經置身於休息室裏，而呂奇還在原來的密室裏。休息室那陣狎暱的調笑之聲又淸晰地傳到了他的耳裏。只要他站起來向前走幾步就脫離險境了。

「怎麼回事？」百合緊張地壓低了聲音在問。

「故障。」蓓蒂低聲答。

「妳先帶呂奇先生離開！」百合語氣急促地吩咐，「我再派人修理。呂奇先生請吧！天明前打電話到這兒來給我回音。」

高深莫測

現在，呂奇有足够的時間將子彈塡進彈槽，趁機來一次奇襲。但他却沒有如此做，因爲他認爲沒有必要。

蓓蒂拉着他站起來，正要向休息室走過去時，突然傳來兩下重物倒地的聲音，百合也彷彿發出了一聲低呼。

蓓蒂也發覺了，連忙問了一聲：「怎麼？」

密室內沒有答覆，却响起了另一個女人聲音：「呂奇！制服你身旁舞伴，我爲你俘擄了一個。」

那個人竟然是尤雅情。

難怪轉動停止，必然是她用什麼東西將暗牆卡住了。蓓蒂聞聲飛快地掏槍，呂奇一掌切在她的後腦上，她萎頓地蜷伏在沙發上，沒有半個小時，她是醒不過來的。呂奇低聲喚道：「雅情！出來吧！我正要問問小森花露的下落哩！」

如果說小森花露是一頭兇殘的野貓，百合就是一頭馴服的家貓；事實上，在槍口的威脅下，她不馴服也不行。

那麼，尤雅情又算什麼呢？

說她是一頭狡計的狐狸，她的神態却又不像。她的行動是如此的靈巧，態度又是那樣令人高深莫測。呂奇無法去判斷她的身份，只是直覺地感到她不像是一個新聞記者；如果每一個新聞記者都像她這樣，每一家報館，電台，電視台都可以兼營私家偵探社了。

尤雅情以槍管抵着百合的背後，推她走到密室外面休息室的暗門處，却又停住了。低聲說：「呂奇！將那個舞女的槍拿過來，退去子彈，交給這位小姐。」呂奇雖有些莫名其妙，却照着做了。

尤雅情拍了拍百合的肩膀，沉聲說：「小姐，照着我的話做，用槍抵着呂奇。挽着他離去。我在五公尺後面跟着妳，如果妳敢妄動，子彈就會射穿妳的心臟，門口有一部紅色的轎車，出門後就上來，現在，開始走吧！」

呂奇明白了，他們若是挾持百合離去，必然很難成功。因爲這兒是歹徒的巢穴。經過尤雅情如此巧妙安排，情況就不同了，表面上似乎是百合挾持了呂奇，這不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連螳螂的兩隻大螯都在事先剪掉了；百合手裏拿的只是一支掩人耳目的空槍。

他們走出休息室，通過服務台向大門外走去。

這時，舞台上正是愛瑪的表演；她的表演已達高潮，整個黑色的胴體上只留下了小腹以下一塊白色的三角。客人一個個屏神凝思，聽不到一絲聲音，也不見一個人在座間走動。

突然，一股熱熱的液體噴洒到呂奇的臉上。身旁的百合已萎頓地倒下。呂奇已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飛快地伏下身子，呼地一响，跟着又是嘩啦一聲，一粒子彈越過他的後頸，射穿了一個飼養熱帶魚的玻璃小櫃。

是對方要殺百合滅口嗎？那麼，就不該射第二槍。很明顯的，是要殺呂奇，而誤中了百合。

雖然狙擊手使用了滅聲器，但是百合中槍倒地時引起了一個舞女的尖呼，全場立刻亂成像是被搗亂了的蜂窩。

呂奇猛一轉身，已無法在雜亂的人羣中去找到尤雅情，只得飛快地衝出了大門。一輛紅色轎車正巧全速離去，另一輛乳白色的汽車却滑到他的面前，並打開了前座的車門。

呂奇弓下身子，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駕駛座上坐着沈香雲，他跳上去，車子立刻開動。

「香雲！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沈香雲冷冷地：「一個舞女作了你的盾牌。」

「她不是舞女，而是歹徒集團中重要份子。」

「臉上傷得怎麼樣？」

「香雲！妳好像一目了然？」

「嗯！愛瑪對他們有嚴密的監視。」沈香雲說：「知道你沒有生命危險，否則我就來救你了。」

「愛瑪知道多少？」

「她知道一切。」

「噢！小森夫人被緩禁了，花露也可能失去了自由。除了這個被殺的女人之外，幕後還有更高的主持人，愛瑪知道嗎？」

「據愛瑪說，小森夫人的確被緩禁了。」

「香雲！妳不該懷疑她了吧！」

「呂奇！」沈香雲氣呼呼地說：「尤雅情會突

然出現，頗使我意外，經她一插手，將我的計劃也破壞了。」

「妳有什麼計劃？」

「先不要問這些，呂奇！你可知道尤雅情是什麼來路？」

「我只知道她是一個好手，」呂奇定神向前面看了一眼。發現那輛紅色轎車距離只有三十碼。「香雲！妳打算跟踪她嗎？」

「嗯！」

「不妥吧！」

「爲什麼？」

「如果她也是有圖謀而來，妳的身份不是暴露了嗎？」

沈香雲沉吟一陣，才反問道：「依你說呢？」

「回到遊艇上去，」呂奇微笑着說：「妳曾經表示妳很喜歡我，今晚我要找個機會試一下，妳是眞話？還是虛情假意？」

「你眞有閒情逸緻。」沈香雲白了他一眼。

她口裏雖如此說，在下一個轉彎處却改變了行駛方向，再過一分鐘，呂奇就看到了遊艇碼頭。

× × ×

三杯落肚，呂奇顯得懶洋洋的，半躺在長沙發上一動也不想動。但是，他的頭腦中却格外敏銳。他將一些蛛絲馬跡綴合起來，立刻有了一個概念，唯一遺憾的是——他始終捉摸不出尤雅情到底是那一種人物。

「怎麼？累了？」沈香雲笑瞇瞇地坐到他的身邊。

「累了就不會被妳喜歡。」呂奇坐起來摟住她的腰，佻笑着。「我看得出來妳是一個老手，想討妳的歡心，就要有充沛的精力。所以，我想請求妳爲我安排一個單人臥室。」

「不行。」沈香雲蠻橫地搖着頭。

「那一定會使妳失望。」

「你可能會錯意了！」沈香雲挪開呂奇的手，站了起來。「你現在還不能睡，因爲我要爲你介紹一個朋友。」

「誰？」呂奇的精神突然抖擻起來。

沈香雲沒有去回答他，輕輕地拍拍手。

艙門打開，一個人走了進來，這位「朋友」是呂奇永遠也想不到的，因爲他是毛里斯。

毛里斯對呂奇似乎毫無芥蒂，他走過來握着呂奇的手說：「中國人，謝謝你。」

「謝謝我！」呂奇的神情活像一隻呆頭鵝。

「我臨時招募了一批伙伴，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表演了一次刦案，應該給他們的酬勞還欠着。你一個炸彈就爲我將一筆債務解決了，我自然該謝謝你呀！」毛里斯說完之後，還重重地在呂奇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毛里斯是我召他入伙的，」沈香雲接着說：「與其鼎足而三，不如合二而一，這樣作對我們有利無害。我一提出之後，毛里斯就欣然接受，呂奇！你似乎也不應該反對吧！」

「我有什麼好反對的？」呂奇攤攤手，顯得無奈何地聳了聳肩。「只要沒有人向我要鑽石，只要能將那個爆炸案的眞像讓警方明白，只要我沒有麻煩，我對任何事情都不會反對。」

「呂奇！我談的是入伙的事。」沈香雲的樣子很認眞。「我們合力奪取那批鑽石，所得自然是每人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

「香雲！妳現在是因利所動了？」

沈香雲搖搖頭說：「絕不！但是要想作到那件有意義的事，就一定要奪到那批鑽石。我們不能將鑽石送交警方，自然也不可能投向大海。除了我們三人分享之外，別無處理的辦法。」

「我棄權。」呂奇說。

「那表示你別無所圖。」沈香雲一點也不像在說笑話，「如果你眞的不貪財，你可以去捐贈慈善機關。」

呂奇聳聳肩說：「沒有到我手中的錢財，我是從不去首先派用場的。」

「毛里斯，」沈香雲向他揮揮手。「將你所知道的情況告訴呂奇吧！」

「呂奇先生！」毛里斯很緩慢地說：「我有肯定的情報，小森花露是將鑽石藏在一尊維娜斯半身石膏像之內的，而且，她還將那尊石膏像帶上了船。但是，我們搶走的那尊石膏像却一無所有。」

「我親眼看見花露下船，」呂奇說，「她並沒有帶下石膏像。如果說，你的情報正確，裝有鑽石的石膏像那裏去了？」

「我曾經懷疑她交給了你。」

「現在還懷疑嗎？」

「當然不應該懷疑，可是……」

呂奇一瞪眼睛，打斷了毛里斯的話：「你話中的絃外之音，昭然若揭。讓我告訴你，小森花露甚麼也沒有交給我。」

毛里斯咄咄逼人地問道：「那麼，她到你房裏去幹什麼？」

「將她的性感胴體交給我，但被我拒絕了。」

沈香雲接口說：「鑽石不在呂奇手裏。」

「那麼，鑽石又在何處呢！」毛里斯依然有不信任奇呂的神色。

沈香雲回答得很乾脆：「自然在小森花露的掌握之下，我們似乎該用點腦筋。」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小森花露，」呂奇說，「她的悔悟可能是僞裝的，但是她母親那種沉痛的心情却是眞的。所以，我認爲小森花露不可能在她母親掩護之下。香雲！妳對小森花露及其黨羽在本地活動的情形難道一點也不了解嗎？」

沈香雲沒有立刻答覆他，她默然地點燃一支香烟，仰起頭來凝視着那一縷嫋嫋昇起的烟霧，似乎想透過那一層烟霧，找到小森花露的藏身之所。顯然，這個擁有龐大實力的女頭目已遭遇了難題。

艇艙內一片沉靜。

顯然，各人有各人的心事。

其中，要算呂奇的心情最爲複雜。

他趁此沉靜的片刻，暗中自問：自己到底在幹什麼！只是想脫出漩渦再繼續他的旅遊？抑或接受沈香雲「入伙」的邀請而獲得那三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克拉的鑽石？即使他在獲得之後悉數捐給了慈善機構，自己又能獲得多少愉快？而那一絲愉快又需要付出多少代價去換取？

在一串問題浮昇之後，他獲得了僅僅兩個字的答案——愚昧；他正在作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那又該怎麼辦呢？

他仍然只獲得了兩個字的答案——茫然。

在茫然中，他忽然看到一雙明亮的眼睛，那裏面漾着慧黠，善良的光芒；那雙眼睛是屬於尤雅情的。

儘管尤雅情的言詞是那樣閃爍；儘管她的行跡是那樣神秘；儘管……。但是，呂奇將圍繞在他週圍的幾個人逐一加以衡量之後，他發現——尤雅情是唯一可以作少許信任的「朋友」。

他徐徐吁出一口氣，決心已經拏穩了。

「香雲！」呂奇打破了冗長的沉默，「我們三人應該連夜展開一個行動。」

「什麼行動？」沈香雲以機警的目光望着他。

「毛里斯去『海龍酒吧』，」呂奇像一個指揮官似地，很神氣地下達命令：「那裏是通宵營業的，在那兒也許可以泡出一點線索來。儘管那位『媽她姆』振振有辭，我仍然懷疑小森花露和她有密切的關係。妳！下令妳的部下，連夜出動，搜集小森花露及其黨羽的活動情形。」

「你呢？」沈香雲反問。

「回酒店去和尤雅情碰頭。」

「噢？你們早有約會嗎？」

「我相信她會在酒店等我。」

「爲什麼？」

「如果她也是爲那批鑽石而來，也必然會犯一個和你們完全相同的錯誤——以爲那尊藏有一千克拉鑽石的維娜斯半身石膏像在我手裏。」

「嗯！」沈香雲點點頭，目光仍然沒有離開呂奇的面孔，「這是她接近你的原因。那麼，你接近她是爲了什麼？」

呂奇振振有辭地說：「毛里斯知道一些秘密，妳也知道一些秘密。如果尤雅情是爲那批鑽石而來，她自然也知道一些秘密。也許她所知道的正是我們現在所缺少的。明白了吧！我接近她，就是要挖取她口中的秘密。」

「她會告訴你嗎？」

「自然需要一些技巧。」

「床上技巧嗎？」

「香雲！」呂奇皺起了眉頭。「妳的話太刻薄了。」

「呂奇！」沈香雲走過去，在他頰上輕輕地擰了一下。「我喜歡你，你也接受了我的示愛，我自然不容許別的女人佔先。去吧！你可以將她剝光，可別動了眞情，否則我會剝你的皮。」

呂奇聳聳肩頭說：「如果妳是我的妻子，我要蒙上眼睛才能上街了。」

「別賣弄你的幽默啦！」沈香雲似笑非笑地說：「去吧！早上七點這裏碰頭，一定要準時到。」

× × ×

呂奇回到酒店時，已經是凌晨一點半。

在進酒店大門時，他發現那輛黑色轎車還停在那兒。他暗暗禱告：冒失的偷車賊可千萬別看上這輛車子，不然，一宗驚天動地的爆炸案就發生了，偷車賊固然是咎由自取，還難免要傷及無辜。

他輕快地登上了樓梯，衝進房內。或許有一聲輕喚，一個擁抱等着他。但他失望了房內是空的。

他不死心地察看浴室，衣橱，甚至床下，都是空的。

但他遺漏了陽台，當他背對長窗脫去上衣時，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戮上了他的背脊。在這一瞬間，他倒吸一口涼氣，雙手本能地舉了起來。

一隻柔軟的手在他的背上推了一下，使他向前衝了兩步。然後，他鎭定地緩緩旋轉身子，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那是尤雅情。

她扳着面孔，不像是開玩笑。而且一言不發地勾動槍機，噗地一响，一支附有橡皮吸盤的塑膠子彈撞到呂奇的小腹，反彈在地上。

「雅情！妳眞會嚇人！」呂奇低喊着，同時衝過去摟抱着她。

尤雅情只是瞇着眼笑，沒有一絲抗拒的反應。

呂奇再往前一推，兩人滾倒在床上。一切都很自然，呂奇吻她，她反應着。當呂奇的一隻手從她

的腿彎處向上移動，撩開了她的裙邊時，她閃開了，從床上的另一邊滑下了地。

「我方才就用這支槍嚇倒了那個日本女人。」她說。若無其事的樣子，似乎方才不曾和一個男人擁吻過。

呂奇是懂得緊急煞車的，雖然方才那一個熱吻只是愛情遊戲的開頭，他此時却不急着繼續到結尾。他躺在床上沒有動，淡淡地問道：「那兩個壯漢也是用這玩具槍擊昏的嗎？」

「用的是陶瓷烟碟，是在休息室順手拿的。」

「雅情！妳怎麼知道我當時遭遇了困難？」

「當我到達『無情海』時，你正和那個舞女走向休息室，我發現她手裏有槍。於是我跟進去，試圖找尋機會，親眼看見你坐在旋轉椅上轉進了一間暗室。於是我在那兒坐等。」

「勇敢的新聞記者！」

尤雅情上半身俯臥在床上，一手玩弄着呂奇的領帶，以極爲輕淡的語氣問道：「呂奇！那個女人是誰？」

「妳問誰？伴舞的蓓蒂？還是被殺的百合？」

「你明知道我問的是那個開車接你的女人。」

「她嗎？」呂奇翻了一個身，托起尤雅情的下顎，很認眞地問道：「我得先問問你是誰？」

「我自然是尤雅情。」她輕鬆地笑了笑。

「雅情！我們之間似乎該攤牌了。」

「攤牌！」尤雅情兩隻眼睛瞪得圓溜，「男女之間攤牌，大概就是要說那些『我愛你』或者『妳永遠嫁給我嗎』之類的無聊話，要不就是『我們該分開了』。呂奇，我們用得着嗎？」

「雅情！」呂奇冷冷地說：「妳閃避得很好。不管怎樣，我知道妳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就行了。」

「那麼，我是什麼呢！」尤雅情的表情頗使呂奇啼笑皆非。「難道我是一個年輕的富孀，藉此旅行的機會專找英俊瀟洒的男人嗎？那麼，我方才就該閉上眼睛讓你將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解脫。然後裝得突然驚覺的樣子甩你一個耳光。最後再去輕吻你那被掌摑發熱的面頰，由你摟緊我，隨你幹什麼。我只要享受就行。明早我悄然離去，留下一張紙條，寫些『我將永遠懷念你』的肉麻話……」

呂奇突然從床上跳了下來，低吼着說：「雅情！妳的台詞背完了嗎！」

「台詞？」尤雅情也站了起來，伸舌扮了個鬼臉。

「妳詞句眞美妙，倒像一個新聞記者。」呂奇一個字一個字地接下去說：「但我知道妳不是。」

「那麼，我是什麼身份？」

「不是罪犯，就是警探。」

「說對了！我是三者的柔和——一個具有警探頭腦，專門喜歡採訪犯罪新聞的專業記者。」

「那麼，妳採訪了一些什麼？」

「很多，很多！」

「我很想聽聽。」

「可以，但是要有交換條件。」

「說吧！」

「那個女人是誰？」

呂奇稍作沉吟，才回答說：「沈香雲。」

「嗯！一個華僑界的女大亨。」尤雅情的口吻近乎揶揄。頓了一頓，她又問道：「她緊緊拉住你幹什麼？」

「想得到那批鑽石。」

「鑽石？」尤雅情似乎有些吃驚。

「一千克拉。要値一百多萬美元。」

「你打算幫助她的忙嗎？」

「如果是一件有意義事，我自然會幫助她。」

「何謂有意義？」

「據說，這批鑽石是某一黑社會集團運送到波士頓去支持一個政客作明春競選費用的。這個政客是歧視黑人的，如果他進國會，有許多有關黑人的福利法案勢將遭到强烈的反對……」

尤雅情接下去說：「因此，沈香雲想使那位政客得不到那筆龐大的競選費用。」

「是的。」

「她並不是黑人。」

「但她是一個倡議種族平等的人，這一點，和我的看法相同。而且還有關心黑人福利者去請她幫忙。」

「誰？」

「愛瑪。」

「你見過愛瑪了嗎？」

「沒有。」

「你們有信心奪得那批鑽石？」

「盡力而爲。」呂奇表示了自己的心意之後，又加以補充：「不過，沈香雲似乎是志在必得。她說：爲了獲得那批價值百餘萬美元的鑽石，她不惜化費三百萬美元的代價。」

「那是因爲在她化費三百萬美元的代價之後，可以獲得三千萬美元的利益，也許更多。」

「噢！」現在，輪到呂奇瞪大眼睛了。

「呂奇！你聽到的只是片面之辭。」

「那麼，我聽聽妳的吧！」

「我要先聽聽你的立場。」

「我只作有意義的事而不作只爲圖利的事。」

「我信任你，現在，讓我們先來一杯酒吧！」

真偽莫辨

一杯落肚之後，尤雅情打開了話匣子。

「天下最賺錢的生意莫過於女人與賭，」尤雅情的姿態有些像是講壇上的教授。「前者是由於生理上的本能需要，後者却是針對人類貪婪，僥倖的心理。這兩種買賣，投資不大，也不需要廣告，財源自會滾滾而來。」

「嗯！」呂奇靜靜地聽着。

「波士頓是一個國際港口，色情酒吧和『角子老虎』滿街都是。有絕大部份控制在『香雲社』和小森半九的手裏……」

「小森半九！」

「聽我說，」尤雅情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插嘴。「由於你教我調查小森半九的資料，使我進一步追尋到更多的隱情……」

「說吧！妳的故事比興奮劑還有效。」

「小森半九和『香雲社』實力相當，分庭抗禮，成爲對峙之局。當然會經常發生磨擦，在一次浴血火併中，沈香雲的丈夫不幸喪命。自此之後，兩派更是成了生死不容的寃家對頭。」

「哦——」

「小森半九恐怕遭到對方的報復，所以携帶妻女遠避新奧爾良，但是他在波士頓方面的事業並未關閉，仍由他的死黨維持着，沈香雲死了丈夫，實力自然也弱了一些，兩派仍然是相峙的局面。」

呂奇見尤雅情的酒杯已空，又爲她倒了一杯。

尤雅情淺啜一口，又接着說：「小森半九來到這兒之後，就斥資開設了一家『無情海夜總會』，由他的紅人妻子照顧，而他本人不知道是想發更大的橫財，還是對那些色情酒吧和『角子老虎』不再感到興趣，竟然遠走南非，斥資開礦採鑽。」

「那麼，小森半九現在南非了？」

「是的。但他的美夢成了空，一粒鑽石未曾採到，資本却賠下去了不少。開始時，還靠波士頓方面的『事業』盈餘而貼補，到最後資金已有不支現象，換句話說，他就要破產了。」

「沈香雲豈不是有了獨霸全局的機會？」

「事情可沒有那樣簡單，小森半九讀過大學，是個有頭腦的人，發現情況不對，立刻緊急煞車，結束了南非的掘礦事務，波士頓方面自有他的社會關係，借貸有方，局面總算穩定下來。」尤雅情頓了一頓，喝下一口酒，才又接着說：「事情的轉變發生在三年前，那時小森花露認識了喬治。」

「那對小森半九又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爲什麼？」

「因爲他心愛的女兒竟然交上了一個流氓。」

「不是流氓而是竊賊，一個技術非常高明的年輕竊賊。不是喬治勾搭小森花露，而是小森花露勾搭喬治。」

「哦——」呂奇再度吃驚。

「小森半九決心要將他在南非採礦所虧蝕的資金撈回來，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即使以他那心愛的女兒作餌也在所不惜。喬治天生是個賊種，有小森花露這種年輕漂亮的女人投懷送抱，自然是樂於從命。」

「花露的母親同意這樣作法嗎？」

「那就不得而知了。」尤雅情顯然不想多說閑話，很快地又言歸正題：「小森花露和喬治雙雙去了南非，熟悉環境，籌劃，準備，費時三年，才初度得手。雖然數目不多，也可以解決波士頓方面的經濟窮困了。」

「那麼，這批鑽石，與什麼種族問題全然無關了？」

「毫無關係。」

「既無關係，愛瑪又是如何捲進來的呢？」

「毛里斯在船上向愛瑪編造了這樣一個故事，她身爲黑人，自然願意挺身相助。却想不到沈香雲又將這個故事在你面前重覆用上一次。」

「她還說，愛瑪和她有連絡，隨時告訴她有關『無情海夜總會』內部的情況。」

「胡扯！」

「但是沈香雲的確明瞭『無情海』的情況。」

「也許她是另有內應。」

「毛里斯又是屬於那一種身份呢？」

「我沒有得到有關他的資料，」尤雅情皺着眉頭說：「據我猜想，他可能得到了小森花露私運鑽石來美的消息，想來一手黑吃黑。或者，他是沈香雲的黨羽。」

「那不可能。」

「怎見得？」

「妳發現酒店門口那輛黑色的轎車了嗎？」

「嗯！怎麼樣？」

「毛里斯暗中在那輛轎車裏裝上了炸藥，只要車子一發動，就會爆炸。」

「噢！」尤雅情面上掠過一絲驚色。

「不過，那種敵對的態度已成過去。爲了得到鑽石的機會更大，他們已經携手合作了。」

「方才沈香雲曾經跟踪我，中途又放棄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呂奇笑瞇瞇反問：「妳怎麼知道她跟踪妳？」

「從『無情海』去遊艇碼頭不該走那條路。」

「妳眞是一個合格的偵探。」
「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願意她找妳的麻煩。」
「那麼，你是站在我這一邊的了？」
「最少，妳在口頭上還沒有承認想得到那批鑽石。」
「嗯！」尤雅情喃喃自語地說：「沈香雲已經在注意我了。以我的力量，是惹不起她的。」
「想逃嗎？」
尤雅情搖搖頭，然後以非常認眞的語氣說：「呂奇！答應我一件事。」
「說吧！」
「從此刻起，我們不再見面。」
「妳要躲起來嗎？」
「別管我。」
「我將何去何從呢？」
「自然是接受沈香雲的『入伙』的邀請，其實，你非接受不可，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妳難道眞希望我爲了那三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克拉的鑽石去賣命嗎？」
「是否需要賣命，那要靠你的機智；是否想獲取那批鑽石，完全取決於你的良心。以目前的局勢來分析，你必須和沈香雲合作下去，這是我的忠告，也可以說是我的請求。」尤雅情說着，站起來。
「就要離去嗎！」
尤雅情走到他面前，在呂奇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一下，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祝你幸運。」
呂奇望着她那婀娜的背影有些發楞。

× × ×

呂奇小睡片刻，很準確地淸晨六時醒來。從他房間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酒店的大門口，一批警探正圍着那輛黑色轎車，毫無疑問，他們是在處理車中的炸藥。
呂奇似乎很得意，當他在浴室內對鏡修剃時，還不時流露出會心的微笑。眞不知道他爲什麼會那樣高興。
不過，當他來到沈香雲的遊艇上時，面上的笑容消失了。因爲這裏不是該笑的場合。
沈香雲面前的早餐一動却沒有動，却在專心一致地在讀一份晨報。毛里斯以茶匙調弄着咖啡，顯得無精打采。另一個空位上也擺了一份早餐，那顯然是爲呂奇準備，於是，他就在那個位子坐下。
「毛里斯，」呂奇一面在咖啡裏加糖，一面漫不經意地問道：「情況如何？」
「除了發現許多日本吧孃都佩戴義乳以外，其餘則一無所獲。」
「香雲！妳呢？」
沈香雲放下了報紙，神情冷漠地說：「沒有找到小野貓的下落。」
「小森夫人呢？」
「據說有病。我看，眞可能被綏禁起來了。」
沈香雲的目光突然明亮起來。「呂奇！你的收穫如何？」
「我和尤雅情碰過面。」
「嗯！」沈香雲的目光狠狠地盯着他。
「經我旁敲側擊，仔細探查的結果，她似乎還不知道那批鑽石的來龍去脈，也不像是爲那批鑽石而來。」
「嗯！」沈香雲仍然沒有說話。
「不過，她的行徑也有令人可疑之處。」
「那些地方？」
「當我沐浴時，她悄悄溜走了。」
「也許你的表現過份窮兇極惡了一點，」沈香雲喝了一口咖啡，然後緩緩問道：「你曾經和她談過有關我的轎車被人安裝炸藥的事嗎？」
呂奇不禁暗暗佩服沈香雲的穩練，在這一方面幾乎和他不相上下，竟然將這個問題抓住了。
「沒有。」他回答得毫不猶豫。
沈香雲的神色緩和了一些，將面前的報紙往呂奇面前一推，腥紅的指尖點在一則新聞報導上，目光閃動着詭譎的光芒，言外有意地說：「呂奇！看

沈香雲的手法眞快，祇見她雙手一扭，那大漢就摔倒下來了。

看這個。」
「海上行宮『傑克遜總統號』豪華郵輪完成歐美間航程後，駛來本埠，原擬由『懷特公司』進行檢修，再於下月初，開始其遠東之旅。不意該公司唯一可接待『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之第三號船塢所設之油壓系統焊接機突於凌晨發生不明原因爆炸，經該公司技術人員檢查後稱，損壞情況嚴重，修復需時一月。『傑克遜總統號』爲不使遠東之旅延期計，決定駛往波士頓檢修，定於本日十七時啓航。如有前往波士頓之旅客，而欲嚐試海上旅行之美妙情緒者，請即訂位。票費低廉，伙食精烹，服務週到。意外保險之保費由船公司負担……」
看到這裏，沈香雲將報紙拿過去，疾聲說：「不必再看那些廣告詞句了，我極欲想知道你讀罷這則新聞之後的反應。」
呂奇不禁脫口而出：「那批鑽石還在船上。」
「對了！」沈香雲目光中有興奮的神采。「那具油壓系統焊機的爆炸一定是小森花露的傑作。」
「那麼，我們趕快去訂艙位。」毛里斯也緊張起來。
「別太高興，」呂奇的語氣很冷，好像存心要潑他們的凉水。「那艘郵輪太大了，怎知道鑽石藏在那兒。」
毛里斯疾聲說：「這是多餘的顧慮，不管鑽石藏在何處，小森花露總要來拿的，我們只要嚴密監視，那批鑽石穩可到手。」
沈香雲也附合着說：「毛里斯說得對！」
呂奇陷于沉吟了，耳邊又响起了尤雅情的話聲——是否賣命，那要靠你的機智；是否想得到那批鑽石，則取決於你的良心。
因此，他立刻有了決定，不經意地瞟了毛里斯

一眼，喃喃地說：「香雲！就我們兩個人嗎？」

「當然還有我。」毛里斯一副迫不及待神色。

「毛里斯，」呂奇冷冷地說：「你是搶匪，賈可船長認識你，一上船他就會逮捕你了。」

毛里斯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呂奇先生！你看過偵探小說嗎？」

「讀過幾本。」

「我會化裝術。」

「噢？」

「而且，我還有各種國籍的假護照。」

「你的膚色呢？」

「有一種名為『尼可酸』的藥水可以漂白皮膚，那位賈可船長只能在我身上找到十分之一的黑人血統。唯一的麻煩是每隔四個小時就要以『尼可酸』液洗一次澡，那沒有關係，在航行中我可以整天泡在大浴缸裏。」

沈香雲點一點頭說：「好！我們需要你這種幫手。」

「我的頭髮可以染成金黃色，」毛里斯眉飛色舞地說：「如果我佩上特製的隱形眼鏡，我的瞳仁就變成棕色了。請注意：那是一個挪威籍的法學教授，李察・賴斯特博士。」

「嗯！」呂奇悻悻地說：「你好像是通過了。不過，你最好還是少開口，你那副腔調不像是拉丁語音國家中的人。」

「呂奇先生，」毛里斯很有信心地說：「我敢以一百克拉鑽石和你打賭，到了船上你會認不出我來。我將成為賈可船長的上賓，一個深受教養的學者，身上絕對沒有一絲流氓氣。」

呂奇聳聳肩說：「到時我該試試我的鼻子。」

「好啦！」沈香雲有些不耐煩地揮着手說：「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現在各人去買各人的船票。」

「我先走一步。」毛里斯首先離座。

待他登上鐵梯之後，呂奇才壓低了聲音說：「香雲！毛里斯可靠嗎？」

「絕對可靠。我調查過他的背景，一個貪婪，不顧信義，只會用槍不會用頭腦的黑社會人物。」

「不顧信義？……」呂奇翻翻眼皮。

「別害怕，這種人物我有法子對付。」

「嗯！愛瑪那邊有新的消息供應嗎？」

「愛瑪！」沈香雲有些發楞。

「怎麼？」呂奇笑着說：「妳不認識她了？那個民族運動者，為黑人爭取平等的藝人啊！」

「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沈香雲輕微地皺皺眉頭。「她只是告訴我，小森夫人有二十四小時未在『無情海夜總會』露面了。」

「嗯！妳準備帶多少人上船？」

「哼！這又不是去刦銀行。」

「妳的意思是說——『香雲社』就出動妳一個人？」

「還有你。」沈香雲輕佻地在呂奇的面頰上擰了一下。「別的事你都不要過問，我只要你那銳利的眼睛和敏捷的頭腦到『傑克遜總統號』郵船上去勤奮工作，將那批鑽石找出來。」

「遵命。」

「別省錢，最好買特等艙。」

「妳真關心我的海上旅行。」

「因為你的艙房中可能有高貴的女賓光臨。」

「隨時歡迎。」呂奇恭敬地鞠躬，然後向梯口走去。

呂奇的心房幾乎要炸開，因為那批鑽石已經到了他的掌握之中。他幾乎能夠肯定說，上船後不到五分鐘，就可以找到那尊價值連城的石膏像。

離開遊艇碼頭，他立刻乘車來到海運大廈，找到了「傑克遜總統」郵輪的代理公司。

那兒坐着一個睡眼惺忪的老小姐，似乎剛從床上被人叫醒的樣子，以職業性的笑容迎向他：「先生！有什麼事嗎？」

「我要訂一張前往波士頓的特等艙位。」

「傑克遜嗎？」

「是的。請給我A16號套房。」

那位老小姐在艙位表上看了一眼，反問道：「一定要那一間嗎？」

「嗯！我從牙買加來此地就是住那一間套房，人總是戀舊的，是不是？」

「那真是抱歉了，A16套房在十分鐘之前被人訂走了，她是第一個將我從床上叫醒的客人。」

「她！」呂奇的語氣好像在自問。

「羅賓遜夫人。羅賓遜先生是石油界鉅子，你沒有聽說過嗎？『傑克遜總統號』所用的燃油都是羅賓遜從地下開採出來的哩！」

「哦————」呂奇似乎有些失意。

「她隔壁的房間A15與17也分別被人預訂了，還有A七號，那也是一位名人，他是法學教授李察博士。我的弟弟就專門看他所著的『國際比較法』通論。先生！有這位名流同船，一定會使你感到驕傲。」

「是的，我很感到驕傲。」

「那麼……？」

「請給我A14號套房吧！那樣將使我有機會瞻仰一下羅賓遜夫人的風采。」

「小伙子！」她流露出曖昧的笑容。「你可千萬別洩氣，羅賓遜夫人恐怕有六十多歲了。」

呂奇沒有說什麼，因為他心頭的思潮很亂。

他唯一的希望是——尤雅情也將乘上這艘船。不過他知道這個願望很難達到。她機警萬分，當她發覺沈香雲對她有所戒備時，她就採取了隱匿的對策。

當呂奇走出海運大廈時，心中不禁有一種落漠的感覺。週圍的人似乎都不是他的朋友，唯一的友人大概就是腰間那支三號左輪了。

財色夾攻

午夜，「傑克遜總統號」已經繞過了燈火燦爛的邁阿密，沿着美國西海岸向東北東航行，預定以四十八個小時航抵波士頓。這艘船上雖然是搭乘了十幾個客人，賈可船長仍然要使他們享受兩日兩夜，平穩舒暢的航行。

風平浪靜，船的確很沉穩地行駛着。

然而，A14號套房中却是動盪不寧的。原因是——A8號套房的一位中國貴婦人勾搭上了一個名叫呂奇的年輕小伙子，而大大地與「風」作「浪」了一番。自然，她就是「香雲社」的主人了。

終於，那陣人為的風浪平息下去了。

「呂奇！」一陣軟綿綿的聲音在昏黯的艙房裏響起來。「我現在以行動證實我是多麼喜歡你。」

「嗯！」

「呂奇！你相信嗎？」

「嗯！」

「咦！你怎麼不說話？」

「男人在這個時候是最不愛說話的。」

「是因為太累嗎？」

「不！」

「那又是為了什麼？」

「因為興奮的情緒還沒有消退。」

「好！我暫時不打擾你。」沈香雲柔順地說。

一段沉默——

然後，呂奇出了浴室，披着浴巾走出，開亮了燈，倒了兩杯酒。沈香雲已坐起來斜斜靠在床欄上，長長的頭髮披洒下來，使她那裸露的胸域在半遮半掩下更形誘惑。呂奇給了她一個「A」的評分，她的眼光特別具有說服力。如果她被控告上法庭，而否認有罪時，陪審員的意志一定會為她的眼光所左右。呂奇正有這種感覺。幸而他曾經受過鐵一般的訓練，勉強還可以把持住。

沈香雲接過呂奇為她倒的酒，喝了一大口，以夢囈聲音說：「呂奇！我考慮結束『香雲社』。」

「為什麼？」

「為你。」

「香雲！妳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真的。」她認真地點着頭，長髮飄開，豐隆挺拔的胸域又作了誘惑的顯露。「我的『事業』不適合你，你耿直，熱情，是個最好的情人，而不是一個優良的『事業』助手。」

「我竟然同時得了一個A和一個C。」

「我們可以去西班牙，」她的眼睛裏投射出朦朧的光芒，很美，美得令呂奇心動。「那兒風光綺麗，氣候適中，我的財產够我們吃喝一輩子。」

「我生平最怕看到流血。」

「你可以不要看鬥牛。」

「因為怕看流血，也就對紅色感到反感。西班牙的建築，都是紅色的屋頂，原野也盡是紅色的泥土……」

「那麼，我們去瑞士，那兒一遍銀白。」

「在白色中更顯得我是多麼骯髒。」

「我倒覺得你比我純潔得多。」

「香雲！」呂奇將酒杯放在床頭几上，躺到她的身邊。「我們該談談正事了。」

「正事？」

「怎麼！妳以為我們在蜜月旅行嗎？」

「還早哩！」沈香雲將酒喝乾，壓過呂奇的身體將酒杯放在床頭几上，使她那滑膩的肌膚和呂奇作了短暫而震盪的接觸。「航程還有四十個小時，我們應該盡情享樂一番啊！」

「想不到妳一旦躺在男人的臂彎裏就不够精明了。」

「說吧！」她滑進被單，將豐滿的軀體貼近呂奇，一根手指在他面頰上面劃着。「我作了什麼糊塗事？」

「妳見過毛里斯了嗎？」

「你應該稱他李察博士。」

「嗯！李察・賴斯特。」

「晚餐時，賈可船長對他那種恭敬的神態，簡直使我想笑。」

「他就像變了另一個人。」

「他的化裝術也的確太高明了。」

「香雲，」呂奇側過身子，對着她。「我對化學方面的智識也涉獵了一些，『尼可酸』的確有隱藏皮下『黑色素』的功能，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各國的黑人間諜都在使用。但是據我所知，『尼可酸』在面部的漂白功能不大，原因是面部的毛孔經常會排出脂粉，油性是專門破壞酸性作用的。」

「那又怎麼樣呢？」

「因此，使用『尼可酸』漂白皮膚的人，看起來面部比身體要黑一些。晚餐時，我曾注意過毛里

斯……」

「呂奇！稱他李察博士。」

「好！就算他是李察博士吧！他的面孔却比身體的部位要曰淨得多。這在一般人來說，是正常的，然而在他來說，却太反常了。」

沈香雲語氣輕淡地說：「這些都不重要。」

「什麼才重要？」

「你對我的態度。」

「難道要我發誓？」

「那倒不需要，我將李察博士交給你了。」

「怕他有異心嗎？」

「有異心的是我，而不是他。」

「香雲！妳的話使我糊塗了。」

「你也許在故意裝糊塗！」沈香雲雙手撐住呂奇的胸，距離他遠了一些，冷冷的目光瞪視着他。「讓我告訴你，當我們找到鑽石之後，找到一個適當的機會，將那位冒牌博士幹掉。」

「噢？」呂奇的心頭難免吃驚，但是他的臉上却流露了笑容。「那樣我就可以得到五百克拉鑽石了。」

「一千克拉。」

「哦！全部。」

「外帶一個熱情女人胴體以及她全部財產。」

「這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一首名爲『杭州姑娘』的民歌。香雲！妳有一個漂亮的妹妹嗎？」

「你眞貪心！」她那豐滿的胴體又靠近了呂奇的胸膛，聲音媚媚的：「呂奇！我可是誠心誠意的啊！」

「香雲，」呂奇緩慢地說：「如果我殺死了冒牌博士，妳又殺死了我，那麼，獨得一千克拉鑽石的人就是『香雲社』的女主人了。」

「呂奇！」沈香雲憤怒地推開了他。「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女人不怕身體受損害，却最怕傷心，你！……」

呂奇不想使這一場風波鬧得太大，連忙摟緊她，柔聲說：「香雲！別生氣！我是說笑話的呀！」

沈香雲噘着嘴，嬌嗔地說：「下次再這樣說，我用鞋跟敲落你滿嘴的牙齒。」

「香雲！說正經的，」呂奇的面色也正經了。「我們好像在作美夢，鑽石在何處還不知道呢。」

「自然在這艘船上。」

呂奇喃喃地說：「晚餐後我曾經搜索了A33號套房，小森花露就住在那間艙房的，然而却一無所獲。當然她也可能將那尊石膏像藏到我所住的A16套房去，因爲她裸體潛伏在我的套房中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偏偏A16號套房又被羅賓遜夫人佔據了。」

「呂奇！讓我告訴你一件令你吃驚的消息。」

「什麼？」

「羅賓遜夫人正在墨西哥的蒙特勒旅遊，因爲醫生說，那兒的高原氣候對她的『低血壓症』頗有裨益。」

「噢！」呂奇所驚異的是——沈香雲的消息竟然如此靈通。

「住在A16套房中的，是小野貓的母親——小森夫人。」

「不像啊！」

「那正是冒牌博士所說的化裝術。」

「妳能肯定嗎？」

「當然能肯定。」沈香雲語氣堅決地說，「在晚餐時我就留意過，她的頸上佩掛蛇骨項鍊，那是紅人視爲吉祥的飾物。羅賓遜只愛珍珠，連鑽石都不屑一顧，絕不會佩掛蛇骨項鍊的。」

「那麼，鑽石一定隱藏在A16號套房裏了。」

「非常可能。」

「好！我找機會潛進去搜查。」

「似乎有點小困難。」

「什麼困難？」

「A15，A17各住了一個單身男客，晚餐時，他們都是在房內用的，一個用餐，一個在走道裏散步。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小森夫人的隨從，分班採取了嚴密的監視。不能不小心。」

呂奇又一次對沈香雲暗生敬佩，但他並沒有傻得去問她是如何了解這些情況的。他沉吟了一陣，才說：「香雲，我不在乎那兩個傢伙。」

「用你的拳頭嗎？」

「辦法很多。」

沈香雲以命令的語氣說：「呂奇！辦法我已經想好了。我只准許你運用頭腦和眼睛去找出那尊藏有鑽石的石膏像。」

「好！何時動手？」

沈香雲看了看錶。「現在已是淸晨二時，我們將於明天下午五時左右抵達波士頓，下午四時，船上有一次茶會，買可船長也會出面和客人聚聚，我們就在那個時候展開行動。」

「嗯！還有三十八個小時。」

「扣去十六小時睡眠還有二十二個小時給我們消磨。」沈香雲一邊說一邊展開了挑逗的小動作。

呂奇也不想裝模作樣，翻過身子摟緊了她，輕佻地說：「我雖然不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大老闆，却也有方法使妳解渴的。」

沈香雲吃吃地嬌笑，她一隻手從呂奇的頸項下伸過去，擰熄了艙房內的燈。

夜深，人不靜。

呂奇再一次處於財色的夾攻之中。

× × ×

下午，乘客們都在前甲板上晒太陽。

因而，呂奇見到了白髮蒼蒼的羅賓遜夫人。

他從各種角度去看，都無法肯定她是小森夫人喬扮的。最後他有機會看到了她那雙眼睛，幽怨而又慈祥，那種目光對呂奇有似曾相識的印象。他閉起眼睛回憶小森夫人的目光，幾乎是一模一樣。

至此，呂奇才驚佩沈香雲的觀察和判斷。

道貌岸然的法學博士走了過來，握着呂奇的手說：「年輕人！願意和我談談嗎？你們東方人是最友善的。」

那模樣，那腔調，都不像是毛里斯。但是呂奇却從對方握手的腕力和姿勢看出了這位化身博士的確就是毛里斯。但他仍然迷惑，「尼可酸」怎會使毛里斯那張面孔變得那樣白淨。

二人走到一邊，化身博士才低聲說：「呂先生！如果你和我打賭你就要損失一百克拉鑽石了。」

現在他說話的聲音就是毛里斯的腔調，呂奇不禁暗責自己太過多疑，他原以爲毛里斯根本沒有上船，這位博士是另外一個人。

「了不起！」呂奇聳了聳肩。「有機會我得向你學習一下這種出神入化的化裝術。」

「別忘了我是教授，開課是要收鐘點費的。」

「卽使一百克拉鑽石一小時也不算貴。」

「呂奇先生，三百多克拉不是一個小數目，你有何打算嗎？」

「沒有進口袋的錢財我從來不事先派用場。」

「保守者。不過，那批鑽石已經穩到手了。」

「你這樣有把握嗎？」

「沈小姐說的。我非常相信她的話。」

正好沈香雲向他們站的地方走來，冒牌博士裝着很愉快地大笑，和呂奇握手，然後離開。

沈香雲來到了呂奇的身邊，俯在欄杆上，低聲說：「呂奇！你還對博士起疑心麼？」

「不了！他是毛里斯。」

「他不是毛里斯是誰？」

「我原以爲換了一個人。」

「眞是奇想。見到那位貴夫人了嗎？」

「見到了。她的確是小森夫人。」

「根據什麼？」

「她的目光。一個人的眼神是改變不了的。」

呂奇停頓了一下，又問道：「香雲！你認爲那批鑽石已經十拿九穩地可以到手了嗎？」

「不錯。」

「因何使妳這樣有信心？」

「可能破壞我計劃的人沒有在船上出現。」

「誰？」

「尤雅情。」

「想不到妳會將一個單身女人視爲勁敵。」

「不管她是怎麼樣一個人物，只要她不在這艘船上，就使我很安心。」沈香雲愉快地笑了。「儘管那批鑽石到目前爲止還下落不明，我却覺得彷彿鎖在我的旅行箱內一樣。」

「但願如此！」呂奇淡淡地說。

沈香雲突然壓低了聲音說：「我要到艙房去安排一些事，只要五分鐘，如果小森夫人要回房，設法攔住她一會兒。」她說完之後，就匆匆去了。

這時，太陽已隱入雲層，海風也强勁了一些。在前甲板上的人都已相繼離去，唯一那位白髮蒼蒼的夫人還坐在那兒，凝望灝渺無垠的海洋，彷彿若有所思。

呂奇在她身邊坐下，很有禮貌地說：「夫人！我坐在這兒不打擾妳嗎？」

她沒有回頭，却喃喃地說，「年輕人！我們又見面了。」

這倒使得呂奇大感意外。他楞了一楞，才有些遲疑地叫了一聲：「夫人……」

「年輕人！」她的語氣出奇地鎭定。「我知道瞞不了你，但你也瞞不了我。你是爲什麼而來，我清楚；但我是爲什麼到這條船上來，你却不清楚。我當初不該嫁給小森半九的，從結婚那天起，『我』就失去了。接着，又失去了我的丈夫，最後我又失去了我的女兒，如今我已一無所有。年輕人！你到底要什麼呢？」

「夫人……」呂奇幾乎說不出半句話。

「有人告訴我，只要喬扮羅賓遜夫人來一次海上旅行，就可以重新得到失去的丈夫和女兒。」

「是的。因爲有一千克拉鑽石要妳運到波士頓去，解決小森先生的經濟困難……」

「鑽石？」小森夫人目眶中射出異樣的光芒。

「是的。一千克拉。」

「鬼話！」小森夫人用近乎詛咒的語氣說：「小森半九挖掘的不是鑽石，而是墳墓，埋葬了他的人性和良知。以及我的幸福。」

「眞的。夫人。」

「年輕人！你是想得到那一千克拉鑽石嗎？」

「夫人！……」

「不用向我解釋，」小森夫人搶着說：「我不知道鑽石的事，更不知道鑽石藏在何處。不過我知道A15，A17那兩個套房中的男人帶得有槍。你如果眞有什麼企圖，你可要小心點。」

「夫人！謝謝妳……」

「年輕人！你留意我那家夜總會的名稱嗎？」

「無情海！」

「海爲什麼無情呢？」她的目光投向那波瀾壯闊的海洋。「因爲它能吞沒一切。它表面文靜，內心險惡。但是，熟悉它性情的人還有方法防範。其實，眞正無情的是人海，貪慾在暗中推波助瀾。小森半九由於貪念所使，不惜置妻女不顧；花露由於貪念所使，不惜撇下傷心的母親，投向一個竊賊的懷抱。年輕人！你說人海是多麼無情多麼殘酷！」

這一番話使得呂奇的眼眶有些濕潤，他溫和地問道：「既然如此！夫人又何必作這次旅行呢？」

「人總是爲一個希望而活着，我又何嘗不是指望失去的丈夫和女兒重回我身邊？」她連連地搖頭，沉重地嘆息，「我知道這種希望是極其渺茫的。年輕人！如果眞有鑽石，就請你拿去吧！斷了半九和花露的貪念，也許還能使他們幡然覺悟，否則他們還會繼續往戀海中沉，愈沉愈深終於將滅頂。」

「夫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能表達我的心意。」呂奇面上充滿了痛苦的神色。

「那就什麼也不要說。」她站了起來，顯得很堅强。「風太大，我該回艙房去了，年輕人！但願你不要湮沒在無情海裏。」

呂奇木然地目送她的背影消失，然後靠上欄杆，思潮如同滾動的海水，他一遍又一遍地想到小森夫人所說的話。

「你在想什麼？」沈香雲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他的身邊。

「我想海底一定有比鑽石更重要的東西。」

「我可不希望你下海去探測，」沈香雲目光向左右掃動了一下，低聲問：「你和她談論什麼？」

「老年人的悲哀。」

「她是老年人嗎？」

「但她在扮演一個老年人。」

「那證明她善於說假話，」沈香雲話中有强烈的暗示。「當你們初見時，她所表現的那種沉痛的神情自然也是假的。」

呂奇明明知道她的用意，却反問道：「香雲，爲什麼告訴我這些？」

「因爲你是一個情感豐富而又脆弱的人。」

「香雲！當鑽石發出閃亮的光芒時，我的眼睛不會看到別的，那包括小森夫人失意的神色。」

「噢！我該警覺點。」

「香雲！怎麼了？」

「那時你可能也見不到我這雙含情脈脈的目光了。」

使沈香雲對自己產生警戒，那是不智之舉，因此呂奇連忙搖頭否認：「香雲！那不會的。」

「有何不同？」

「因爲妳對我情意已經烙在我的心版上了。」

沈香雲笑了，很甜很媚，像是沉醉在呂奇如蜜糖一般的言語裏。她突然撲進他的懷裏，面頰厮磨着他的胸膛，嬌聲說：「呂奇！你就是這樣逗人喜歡。」

「眞的嗎？」

「但我也最討厭你用這種不帶勁的口氣。」

「香雲！」呂奇雙臂環着她，輕輕地說：「妳喜歡聽甜蜜的話，我會多說一些給妳聽聽。不過，妳得當心我『口蜜腹劍』。」

「哈哈！」沈香雲竟然放開喉嚨笑了起來。「腹劍？你的腹中的確有一把『劍』，昨晚我不是嘗到了嗎？滋味還不壞哩！」

呂奇最怕聽這種自以爲風趣，其實十分粗俗的言語，因此，他那兩道眉毛又情不自禁地皺起來。

慾海無情

「傑克遜總統號」郵輪的航行非常順利，中午就已掠過了和紐約遙遙相對的長島。現在，已逐漸接近航程終站，再有一個小時，就抵達波士頓了。

全體乘客都參加了賈可船長的惜別茶會，自然那兩個住在A15，A17號套房中的神秘客人不在座。座間氣氛非常和諧，賓主交談甚歡。呂奇在沈香雲眼色的暗示下，悄悄地離開。

當他緩步走到特等艙房的通道上時，沈香雲也趕了上來；接着，化裝成李察法學博士的毛里斯也出現了。

沈香雲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搶到了呂奇的前面。

走道中一個高大的男人在漫步，他聽到步履之聲，立刻回過身來，很自然地將視綫投注在呂奇的身上。

孰料沈香雲才是襲擊者，她的手法出乎意料地快，只見她雙手一扭，那個大漢就摔倒了。接着，她的鞋尖狠狠地踢向那傢伙的頭部，一連三次，那傢伙不動了，血液從濃密的髮間流出來。

A17號套房立刻衝出一個大漢，他手裏還拿着槍。這時，毛里斯正好貼在門口，人一衝出就遭遇了他的全力一擊。呂奇知道他的臂力，不禁閉上了眼睛，只聽嘭地一響，不再有動靜。

沈香雲揮着手說：「呂奇！剩下的工作該你做了，快！」

呂奇旋動A16號套房的門把，發現上了鎖，這

倒難不了他，隨身帶着百合鑰，只化了十秒鐘，他就進入了A16號套房。

他曾經在這間套房中住了好幾十個小時，自然對一切設備都非常熟悉。他很仔細地一一搜尋，絲毫沒有發現。他要找的是一尊石膏像，而非一根小針，那是可以一目了然的東西。

沈香雲和毛里斯也進來了。二人幾乎同聲問道：「找到沒有？」

呂奇以搖頭代替了回答。

「花露的確將那尊石膏像帶上了船，」毛里斯說，「她却沒有帶下去，東西一定在這艘船上。」

沈香雲也接着說：「這艘郵輪在新奧爾良停泊期間，一直在我的監視之中，我有把握，那尊石膏像還在這艘船上。」

呂奇沒有去理會他們，仍然仔細搜尋。突然，他的目光亮了起來。冷暖氣的進口上的防塵罩裝好後還刷上了一層油漆，螺絲釘都被油漆遮蓋了，但是螺絲釘啓動溝內的油漆却有剝落現象，而且還是新痕跡，這證明有人動過防塵罩。

這時，房門推開，小森夫人走了進來。

沈香雲很敏捷地用槍瞄準她，沉聲說：「小森夫人！妳來得正好，請不要動。」

小森夫人出奇地鎭靜冷冷問道：「妳是誰？」

「一個被小森半九殺害了丈夫的寡婦。」

「妳要殺我報仇嗎？」

「不！我要報仇也要去找小森半九。現在，只要妳將鑽石交出來，我絕對不傷害妳。」

「我不知道什麼鑽石。」

沈香雲揚起了右掌，咬牙切齒地說：「妳想自討苦吃嗎？」

「香雲，」呂奇連忙叫道：「不要衝動，我已經找到了。」

「在那裏？」

「可能在通風管裏。」呂奇邊說邊站到床上，取出小刀開始拆卸螺絲。

防塵罩取下來，呂奇探手進去一摸，果然有一尊石膏像，呂奇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尖叫：「哦！在這裏！」

沈香雲倒很冷靜，她手裏的槍仍然指着小森夫人，同時向呂奇下達命令：「用小刀挖一挖，看看石膏之中是否藏得有鑽石？」

呂奇用那把小刀使勁地挖，化去了五分鐘的時間，終於聽到了卡察一响，刀尖彷彿碰到了硬物。他再化費五分鐘的時間，第一顆鑽石顯露了，發出閃亮眩目的光芒。他的兩隻手竟然有輕微地顫抖。

「哦——」毛里斯與高采烈地大叫：「終於到了我們手裏……」

沈香雲的表現出奇地冷靜，她沉聲說：「博士！現在才是開始，還沒有到應該開心的時候。你同意將那些鑽石暫時交給呂奇先生保管嗎？」

「完全同意。」毛里斯衝過去緊緊地擁抱着呂奇。「可愛的中國人，讓我以擁抱表達我對你的敬意吧！」

小森夫人是木然的，她只是安詳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她這種神情使呂奇感到巨大的震抖，儘管他問心無愧，對那批鑽石他也想好好處理方法，但是，他却將小森夫人的一絲渺小的希望也打破了。

「小森夫人！」沈香雲冷冷地說：「從現在起，妳不准離開這間套房，走道上有人在監視妳。電話綫已經切斷了，也休想求援。你和妳的同伴只是比我們晚十分鐘登岸。只要妳安靜，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小森夫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呂奇很想對她表示一點歉意，但他却忍住了。走道上有一個水手在淸掃，沈香雲向他打了一個眼色。呂奇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的手下安排在船上的工作人員之中。

× × ×

五時，晚霞將海天一綫處染得全紅。

呂奇提着一隻旅行袋，裏面裝着百餘萬美元的財富，和兩手空空的沈香雲，毛里斯站在梯口處等候下船。這是從美國本土到美國本土的航綫，所以免却了驗關，驗照等手續，他們就可以走了。

「看見了嗎？」沈香雲的聲音很輕，幾乎看不到她的嘴唇在動。「碼頭上那輛灰色的轎車。」

「嗯！」呂奇和毛里斯同時漫應着。

「呂奇先上車，坐在後座，然後毛里斯上車，坐在駕駛座旁邊，並將靠駕駛座這邊的門打開。」

「嗯！」

「我信任你們，但是免不了要向你們提出警告。碼頭上埋伏着『香雲社』的槍手，如果不是由我駕駛那輛車子，你們立刻要遭到槍擊。」

「沈小姐。」毛里斯嘿嘿地低笑着：「這些話不是多餘的嗎？」

呂奇却一聲不响，心裏却在思索着很多問題。一切都很順利，他們登上了岸，坐上了那輛灰色轎車，車子在沈香雲的駕駛下離開了碼頭。

沈香雲突然以中國話說：「呂奇，我要給你一個機會，希望你好好把握。」

「機會」兩個字的意思就是殺死毛里斯。呂奇心中暗暗好笑：「別指望我會作妳的劊子手，我要找個機會控制你們二人倒是眞的。」

車子離開碼頭之後，沿着海濱向市郊疾駛，五分鐘以後，人、車漸稀。再走五分鐘，道路上連一輛車子也見不到了。

突然，毛里斯發出了一陣獰笑：「嘿嘿！沈小姐！從此刻起請聽我的命令，否則妳腰際上的槍管就會射出一枚子彈。」

呂奇倒想不到毛里斯會先發制人，他從迴射鏡中看到沈香雲面露驚色。連忙掏出身上的三號左輪，抵上了毛里斯的後腦，聲色俱厲地說：「毛里斯，立刻棄槍，否則我一槍打碎你的腦袋。」

「哼！」毛里斯冷笑了一聲，「呂奇先生！你那支槍能夠打死人嗎？」

呂奇也發現了，轉輪裏一發子彈也沒有。他怒吼着：「毛里斯，我以槍柄也能夠敲碎你的頭。」

「我也同樣可以殺死沈小姐。」

「那樣也好，我正好獨吞鑽石。」

「別打錯主意，沈小姐被殺，車子失去控制，就會衝下海裏。獨吞鑽石的該是無情的海。」

「呂奇！」沈香雲顯然有些畏懼，「別亂來。我眞是找錯了助手，槍彈被別人偷走也不知道。」

「沈小姐！」毛里斯怪聲怪氣地說：「妳也別怪他了。他怎麼想得到我是一個技術高明的賊？就在擁抱他的一瞬間將轉輪內的槍彈偷光了。」

賊？呂奇突然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毛里斯。」沈香雲似乎還沒有頴悟，她還想和對方打交道。「你想怎麼樣？」

「明顯得很，我要全部鑽石。」

「公平嗎？」

「很公平。因爲，那一千克拉鑽石本來就是我的。」

「你的？」沈香雲顯得很吃驚。

「鑽石是他偷來的。」呂奇接口說：「他不是什麼毛里斯。我們所見到的毛里斯只是一個用染色劑染成的一個假黑人，現在才是他的本來面目。他是喬治，小森半九的乘龍快婿。」

「哈哈！」狂妄的笑聲非常刺耳。「呂奇先生！你的反應眞是快極了。不錯，我是喬治，世界上除了高明的喬治之外，誰還能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內偸光你槍內的子彈？你還知道什麼？」

「很多！」

「我很想聽聽。」

「你原以爲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殊不知有警探追踪。所以你設計一塲搶刦，想轉移警探的耳目。爲了打發那批你臨時招募的伙伴，你利用我傳送了一枚炸彈，對不對？」

「嗯！再說。」

「你原想在新奧爾良卸下那批鑽石，發覺除了追踪的警探之外，還有『香雲社』想染指，於是變更計劃，破壞了『懷特公司』的油壓系統焊接機，迫使『傑克遜總統號』駛來波士頓。在這裏，你們的實力比不上『香雲社』，很可能無法登岸，所以利用沈香雲作你的護身符而達到登岸的目的。你設計得很週密，進行得很小心，但是仍然有漏洞。」

「什麼漏洞？」

「你可曾想到那追踪你的警探？」

「嘿嘿！他還在新奧爾良找線索哩！」喬治突然沉聲說：「沈小姐！看見前面路旁那輛綠色車子了嗎？在它旁邊停下。」

沈香雲放緩速度，在那綠色轎車旁邊停下。突然一個嬌小的人影竄了出來。她是小森花露。

她很敏捷地打開後座車門，坐到呂奇身邊，一支小號勃朗寧頂上了他的腰，冷笑着說：「呂奇先生，繳槍吧！」

槍內沒有子彈已形同廢物，呂奇很馴服地遞給了她。「哈囉！喬治！」小森花露眉飛色舞地說：「一切順利嗎？」

「順利極了！沈小姐請開車吧！」車子開動之後，喬治大聲說：「呂奇先生！你幾乎完全對了，只是有一點你不曾想到。我們不但要利用『香雲社』的女主人爲我們從船上帶下鑽石，還想請她幫忙再湊一百萬美元。這一千克拉鑽石還解決不了我們的經濟困難哩！」

沈香雲怒吼着說：「你想勒索嗎？休想。」

小森花露冷冷地說：「如果妳想和妳的丈夫到陰間去聚會，儘管拒絕。」

沈香雲沒有再說話，但是車子的速度却慢了下來。喬治用槍管在她腰上抵了一下，沉聲說：「別妄想拖時間，開快一點。」

「請回頭看看。」沈香雲很沉靜地說：「後面有公路警察的巡邏車。你想引起他們的注意嗎？」

小森花露回頭看了一眼，緊張地說：「有一輛摩托車和巡邏車，千萬不要超過八十哩的時速。」

這時，車廂內的氣氛突然緊張起來。

呂奇倒十分沉着，他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煙，吸燃了一支，將空盒揉成一團，丟出了車窗外。

過了一分鐘，那輛警用摩托車突然以快速度趕了上來。

小森花露吃驚地叫道：「喬治！快逃，那輛摩托車追上來了。」

「那輛巡邏車呢？」喬治很沉着地問。

「還是正常速度。」

喬治喃喃地說：「如果警方想攔截我們，絕不會只用一輛摩托車，千萬保持鎭定。」

不到一分鐘，那輛摩托車就追到五十碼以內，並且開啓警報器，顯然是要他們停車。

喬治自然在迴射鏡內看到了，他緊張地問道：「花露！那輛巡邏車距離我們多遠？」

「大概八百碼。」

「停車！」喬治下了決定，同時警告說：「你們最好老實點，如果被公路警察發現一點異狀！大家同歸於盡。誰也別想活。」

車子在路旁停下，公路警察的摩托車也隨後趕到。那警察慢慢地停放了車子，這才走到車邊，手裏拿着呂奇丟棄的空香煙盒，和悅地問道：「這是你們車子內丟出來的嗎？」

呂奇連忙答應：「對不起！是我丟的。」

「公路上亂丟雜物是要受罰的。」警察一面說，一面掏罰欵單。「請繳五元罰金吧！」

「對不起！」呂奇摸摸口袋。「我身上沒有帶錢哩！事後補繳行嗎？」

喬治爲求快些脫身，連忙說：「我這裏有。」他左手依然持槍逼着沈香雲，右手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伸出了車窗。

公路警察接過他的錢，將罰欵單交給他。左手却暗中扣在關門彈簧上，突然猛一開門，右手抓住喬治的手腕全力一帶。

「砰」，喬治開槍了。槍彈却射穿了車子的頂篷。

同時間，呂奇以手中的旅行袋向小森花露擊去，砰然一聲，她也開槍了。不過那一千克拉鑽石救了呂奇，石膏像阻擋了子彈的去路。

呂奇根本就不容許她有開第二槍的機會，就將她制服了。

沈香雲想趁此機會逃脫，那輛巡邏車恰到好處地停在她衝出去的地方，毫不費事地就被第一個下車的警員制服了。

巡邏車上又下來了好幾個武裝警察，最後一個是女的，她是尤雅情。

當呂奇下車之後，尤雅情說：「呂奇！我曾經說過，你是否賣命，全靠你的機智。果然，你以那個香煙盒救了你的性命。」

「我知道妳在那輛車上。」

「何以見得呢？」

「因爲我知道妳是警探。」

「噢！」她露齒一笑。

「調查小森半九的資料，以及瞭解小森半九與『香雲社』之間的明爭暗鬥，必須要透過許多機構，更要化費許多時間。那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可以作得到的。」

「嗯！」尤雅情笑得很開心。「還有麼？」

「我在半夜裏和妳談起那輛轎車裝有炸藥，天明時，處理的專家就來了。足以證明妳是警探的一份子。對吧！」

尤雅情沒有回答他，却問道：「呂奇！你怎麼能肯定我在那輛巡邏車上？」

「因爲妳鼓勵我和沈香雲合作，却又暗示我同流不要合污，明顯的是要用我作指標，自然是我去到那裏，妳跟到那裏了。」

「呂奇！還要麻煩你去一趟新奧爾良。」

「爲什麼？」

「那個海上爆炸案需要你向法庭說明，放心！我會證明你的無辜。」

「必須去麼？」

尤雅情點點頭說：「必須的。當時小森花露曾經指名密告，由我出面担保，你才沒有被捕。」

呂奇愕然了一陣，才又問道：「『無情海夜總會』那一宗命案該與我沒有關係吧！」

「兇手已經被捕，供稱是小森花露唆使他去殺死百合的。」

「不錯。」小森花露悻悻地接口說：「是我派人殺她的。因爲她暗中供應沈香雲的消息。」

沈香雲理直氣壯說：「請問，我有什麼罪？」

「我們已經注意妳很久了！」一個警探說：「妳在波士頓爲非作歹已很久，我們有確實證據。」

一干人犯被帶上了巡邏車，尤雅情和呂奇則乘坐了那輛灰色的轎車，跟在警車後面。

「呂奇！」尤雅情穩定地控制住方向盤，而她的情緒却有些激動。「請原諒，因爲我有利用你的嫌疑，其實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了解，身爲警探不該洩漏公務機密。」

「呂奇！我不是警探。」

「噢？」呂奇眞的感到吃驚了。

「我父親以前在F・B・I・工作，退休後在南非一家鑽礦公司担任警衞主任。這次失落了一千克拉鑽石，不但要砸掉他的飯碗，也將砸掉他半生辛勞換來的聲譽，所以，我便私自溜了出來，幫他一個忙。」

「噢！虎父虎女。」

尤雅情將車子駛到路邊停下，雙手環抱胸前，冷冷地問道：「你還想什麼？」

「想一親虎吻。」呂奇將她擁入懷裏。

此刻，天色已黑，公路寂靜。只要他們願意，儘管可以吻到明天，甚至更久。警察再也不會來開一張罰欵單了。

（本故事完）

請繼續賜閱本故事之五——

「荒城生死門」

一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凌霄・文
培新・圖

嘯劍令



嘯劍伏無常

轟隆！轟隆！轟隆！

一連串震天動地的響聲，起自五屋山中，本是沉寂，安謐的「凝翠谷」中。

爆聲與那自天而降的汹湧白鵝絨似的雪濤，混合翻滾後，紛紛飄落。

銀白的大地，頓時披上了一件黑斑花袍！

爆聲更挾着風帆，狂急銳嘯，反射激盪着整個山谷。

山谷正中的爆場內，紅光灰飛滿天！

飛灰中，夾雜着人的淒厲驚呼，隱隱的自迴响中穿隙傳遍山野。

雪，漸漸的停了！

風，慢慢的轉弱！

爆場中，除了一簇簇硝烟，猶自裊裊飛揚外，其餘的，已漸趨寂靜！

一聲銳嘯起自爆場附近的樹林中，嘯聲高亢尖銳；迴繞於山谷中，嘯聲戛停！迴响猶遙遙傳出。

嘯聲乍起，卽見得一條、二條、三條、……八條身影，瞬息間，自爆場周圍，蔭蔽的角落，擁進爆場，穿梭般的在灰燼頹垣裏騰躍！

若非那斑斑黑點，誰也看不出這與雪地同色的白身影的行踪！

俄頃，身影都從爆場中，迅捷的竄出，集向一起，隨着轉弱的風聲，隱約的傳來了低沉的問答聲：

「都淸過了？」

「淸過了！」

「沒活口？」

「沒有！」

「走！」

八條身影，一個緊接着一個，似風般的，疾向山谷林蔭深處遁走！

雪又爲大地在增加厚度！

風！也湊熱鬧似的，疾勁的颱起！

一堆堆頹瓦，一處處餘燼，一簇簇斷垣，一縷縷淡烟，隨着風雪，搖曳，擴散，擴散……

× × ×

夕陽映照，大地顯現出一片鵝黃嫩綠。

夜幕未垂，蒼穹呈現着姹紫艷紅，大自然的景色！在殘陽霞光下荒烟蔓草，亦變作錦繡天堂！

晚霞影射下的洛陽古道上，在散落的牽牛荷鋤的暮歸農夫羣中，一個衣着樸素，玉面朱唇，長眉斜飛，修目如芒的英俊挺拔少年，正映着夕陽，踽

踽行向洛陽古城！

這暮歸途中，只有這少年人，顯得孤零零的突出。

殘陽落山，淡淡的月光自東天照射大地，灰濛濛的，更襯映出少年人的孤寂身形：形單影隻。

辛苦的農夫們，回到了他們的溫暖的，與世無爭的家，正享受着純樸的，溫煕的天倫之樂！兒童們的笑聲，使這獨行的少年，也有着一種艷羨！

少年人抬眼打量一下四野，輕喟一聲，似乎是嘆息他的孤寂，落寞地，在唇角上掛上一抹微笑！

這微笑，使人看來，有種說不出的感觸！是堅毅，是孤寂？是漫不在乎？抑是冷酷？似都不像，又好似都像。

月夜下，古道筆直的延伸，在朦朧中望去，恰似一條玉帶，伸展在這大地之上，遙遙的鋪向矗立的洛陽古城。

驀地——

「得鈴鈴！得鈴……」

「得鈴鈴！得鈴……」

一陣蹄聲混合着鈴聲，隨着微風，自少年人的背後傳來，聲音越來越清晰！

少年人微露詫容，但却甚是緩慢的轉過頭去！只見來路眼光盡處，二匹高大的駿馬，正奔馳而來！

塵土飛揚中，來騎已踏馳月影映入少年眼簾！馬上兩個勁裝的魁偉壯漢，滿面風塵，馬口噴霧，似是趕了不少路途！

急驟的蹄聲，擦身掠過少年，馬上一大環眼漢子，有意無意的，看了少年一眼，疾馳而去。

雙騎遠去，少年亦依舊不疾不徐的移動身形，對天色入夜，似毫無所動，反而四顧流盼，盡情的欣賞着夜景。

「威——武——」

「鷹——揚——」

一陣喝道的雄渾聲音，又自微風中，拌合着隱約的輪蹄聲傳入少年耳中。

少年皺一皺俊眉，嘴唇上那一撇微笑，更濃了！四顧一眼後，茫茫夜色，尚不見任何影踪，搖搖頭，少年人的脚頭，更慢了

雲遮月娘，大地突顯黑暗，遠處一簇簇的燈光，明滅中告訴少年人，村莊的所在。

前方，黑忽忽的一片，沒有燈火閃爍，少年人望着那兒，嘴角上翹起了那微笑的細紋，他知道，那是一座綿延甚闊的松林。

那黑壓壓的一片，在雲遮月影下，使暗夜增强了威勢，替原野添加了陰森，神秘！

雄渾的喝聲，車輪的轆轆聲，得得的馬蹄聲，挾雜着嘈雜的人聲，在暗夜中，隨着距離的拉近，已清晰的送入了少年人的耳中！

少年人回頭看看！蠕蠕的一排長龍伸展向後！人聲隨風傳來！更清晰了。

「伙計們，洛陽高昇店的二鍋頭，在等着呢！馬上點啊！」一口京片子，淸脆的自雜沓中傳出，敢情天黑，他們正急着趕路呢！

「丘三爺！小蜜桃可也正等着你啊！」

另一個粗獷的，雄勁的聲音落後，引起了一陣哄笑！

嘻嘻哈哈聲，笑鬧着，却更加速了行程的疾勁，消除了遠途的疲累！

少年人忍俊不禁，暗在笑了！

近了！少年人與身後的人近了！人羣與前面的樹林也近了！

倏然！少年人停下了脚步，人聲也停了，車聲住了！

只有那些被突然急停勒嚼的馬兒，在嘶聲長嘯，聲傳四野！

前面，那座黑壓壓的樹林中，突地出現了一盞，二盞……三盞……八盞氣死風燈。

少年人英挺的身影，矗立在大道中央，看來似這一行車馬的首領！

燈影下，微風颺起少年人的衣襟，看來逸然瀟洒！但在他那英挺的玉面上，却掠過了一層，難得留意才看出的無比惱意！

好靜，靜得落針可聞，馬兒嘶叫了。

好怪！一點聲音也沒有，沒有一個人開口！

一排燈之後，終於打又沉寂，傳出了狼嚎似的話聲。

「你可是威武鏢局的鏢頭？」

「嘿！老大，你看他像嗎？」另一個梟叫的聲音。

「請鐵威揚大鏢頭講話！」又是那狼嚎似的聲音。

「鐵威揚有什用，傳一聲不就結了！」梟叫的聲音，又接了腔！

「小子聽着！你們威武鏢局這趟鏢，我們朔帮收下了，謝謝你們送給本帮立帮大禮，人可以轉回去了！」

狼嚎聲音過後，少年人身後傳出了冷哼，憤怒聲。

二條身影，倏的馬上飄落，即將越過少年人！可是，二條身影抬起的脚步，放不下去，跨不出去了，臉上望得出，滿露詫異之容。

二人互望一眼，突地望了望身前少年人的背影，廢然退後，木立不語。冷冷的看着前面！

「你可是同少爺講話？」

少年人開口了，聲音冷得就如同冰凌嚴霜。

「不是同你，難道是……」

未等那狼嚎的憤怒聲音話完，少年人已冷冷的接道：「你知是在和誰說話？」

「和誰說話？……他媽的，小子，滾開！」梟叫般的聲音，憤怒的斥叱。

「你先滾給少爺看看！」

少年人冷冷的語聲，透出了無比的威嚴憤怒，俊目中同時射出了一股如利劍似的湛湛神光，射向了燈影後，中間右首的一人！

驀地裏，怪事陡生！

燈影後那中間老人，突地撒手丟燈，倒地翻滾，嘴中更是不住的發出凄厲如子規夜啼的嘶吼。

夜空中，這種叫聲，使人聽來，毛骨俱悚！突然的變化，驚震全場！燈後所有的人，手足無措的張惶騷動！

「滾得不錯，就是叫的難聽！」少年人冷冷語聲，穿越着壓住嘶聲，清晰的傳入全場的人耳中！

少年人聲住，翻滾的身形也隨着倏然而停，悽哼亦同時消止。

疲累地，自地上爬起，驚悸的，一手拾起丟在地上的風燈，一手顫指少年人，口吃的道：「你……你是……中原獨行俠……岳……岳擎天……的什麼人！」

一語驚全場，雙方人都驚顫的望向少年人！

少年人，瀟洒的，從容掃視一眼四週情形，僅是冷冰冰的哼了一聲。

狼嚎般的聲音，突然又起，威武鏢局之人，業已看清楚乃是中間左首一人，只聽他道：「不管你是什麼人，你可要知道，閣下揷手今晚之事，我河朔帮可不比昔日的五大門派，任你橫行！」

少年人語意不屑的道：「河朔帮本就不配成帮立派，一羣敗類！」

「嘿嘿！是那位高人，竟敢如此汚衊我河朔羣豪？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黑壓的樹林中，突然傳出了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隨着聲音，一條瘦長的黑影，如鬼魅般的，倏忽出現在一排燈影之後！

執燈的八人，聞聲閃身，分立道路兩旁，齊齊高擧風燈，同時向黑影躬身爲禮！

風燈高擧，照射出了來人形貌！

高瘦，馬面，蜂眼，鷹鈎鼻，長臂細身，全身黑衣。配着蒼白的面孔，使人看來有一種陰森，無人味的感覺。

少年人身後的兩人，頓時全身一震！互望一眼，露出了一種驚悸莫名的面容！

風燈下的八人，禮畢挺身！

嘿！好怪的裝束！

路右四人，一律白衣，頭戴馬面面罩，活脫脫如城隍殿閻羅殿的畫像上，那馬面鬼卒。

路左四人，一律黑衣，頭戴無角牛頭面罩，亦像煞了牛頭鬼使！

少年人眼前景像入目，心內暗哼一聲，口中冷森森的道：「早該出來了！堂主閣下，以你陰曹無常閻潛，加上河朔帮拘魂堂堂主的名號，還怕北京城的威武鏢局鐵局主，敢不將這要他全家腦袋的鏢貨雙手送上嗎？」

黑衣人，陰曹無常閻潛，聞聲後，心內一緊，對面前少年人一眼認出自己，並未感到驚異，倒是他知道自己是拘魂堂主，可眞稀奇！

河朔帮成立不久，他這堂主，還是第一次對外，而這少年人竟是如此先道了，他怎的不驚，然而，他却在少年人話聲一落後，藉一聲長笑，掩過了驚容，隨卽冷森森的道：「說的是……」

少年人突地長笑一聲，聲如龍吟，震得在場的人，均爲之心驚肉跳，笑聲甫歇，冷冰冰的道：「可惜碰到了少爺！」

陰曹無常似不屑的，冷哼一聲道：「碰到你？哼，怎樣？」

少年人斬釘截鐵的道：「辦不到！」

陰曹無常閻潛，突似碰到了好笑的事情一般，看一看眼前的少年人，突地又敞聲大笑，笑聲陰森，猶如鬼哭狼嚎，使在場一衆鏢伙，感到似突地進入了一個陰風森森的鬼域之中，個個全身暴起鷄粟。寒噤不已。

在場之人，亦似只有少數人仍保持鎭靜，未爲他的笑聲所動。

狼嚎鬼哭般的笑聲，久久始停，旋卽聽陰曹無常閻潛冷森森的語聲：「就憑你剛剛的那手『彈指截脉』？」

少年人却也冷冰冰的道：「那只是對出語不敬者的小懲！」

陰曹無常閻潛，揶揄的道：「憑岳擎天昔日的威名？」

少年人依舊冷冰冰的道：「你認爲呢？」

這種不置可否的回答，使陰曹無常閻潛無話可講，心中暗罵「利口小子」不止。

本來嘛，以昔日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威名，獨門五大門派高手，走遍天下無敵手的俠名，他能講什麼！尤其是當他想到他亦是人家當年，本就不屑

一顧的初出茅廬的小子時，他更不好講了！

但他却不能就此算了，表面上，仍是陰森森的，一排好整以暇的樣子，不懷好意的譏笑道：「那麼，就憑你這一句話嗎？」

少年人却是面容一整，冷聲道：「差不多！」

此話一出，陰曹無常閻潛，不由得一楞，直氣得馬面差點由豎變橫，怒哼一聲，神色連變，厲聲戟指道：「小子大胆！」

少年人反而冷冷一笑道：「捉幾個無常小鬼的胆子還有！」

這話簡直就是對着和尙罵禿驢，陰曹無常閻潛，倏然一擺手，向右首四人暴喝道：「拿下！」

路右四個馬面人鬨聲，迅捷的將風燈置於路旁，幌身一字兒排於路中央。

少年人一見，却突地邁步前行，直向四人撞去，似是未將這班人放在眼中，快到四人近前，突聞其中一人似狼嚎般的喝道：「小子，你乖乖的聽命吧！」

少年人行進的身形倏止，俊目向面前四人，瞥了一眼，輕蔑的冷聲道：「滾開！」

身隨聲動，右臂詭異的，向左一伸，左脚跟進，順勢擰身，將從左面牛頭陣中，無聲無息遞來的長劍避過，右臂趁空鑽襲牛頭人腕脈，五指拿個正着，口中大喝一聲：「先滾！」

一條瘦長的身形，隨着喝聲，凌空摔向路右田野中。

黑影挾着悽厲的慘號，「噗」的一聲跌落路旁丈許遠的田中，被摔得敢情不輕！猶自哼哼不止。

臨時的突襲顯露了少年人奇詭的手法，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使每個人都對少年人感到莫測高深！

少年人摔掉偸襲之人，突以詭異似魅影，欺進因被他摔跌牛頭人的神功所震，楞立路中四個馬面人陣中。

奇詭飄忽的身影，環繞四人一轉，瀟洒中攏指連彈。

四馬面人本能的應變動作甫展，業已中指定於當地。

不同的姿勢，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一個奇異的場面，腿未落地，手剛伸出，半仰身軀，俯首彎腰，但却都成了泥人！

長笑突起，少年人身形閃幌，路左的三個執燈牛頭人，亦在他倏忽飄閃手指連彈下，牛頭人手提氣死風燈，面露驚悸，即泥塑木雕般被制當地！

身形轉閃，飄然停止，立在陰曹無常面前的少年人，冷冰冰，輕蔑至極的道：「閣下何不自己動手？何用勞動貴堂屬下！」

一舉制住八個拘魂燈使，這使陰曹無常閻潛這黑道魔星亦震住了！

神色楞凛中，突地自心底湧出了一股污辱的羞怒，暴戾之性突發，嘿嘿怒笑數聲後，道：「嘿嘿！想不到老夫看走了眼！小子，來吧！」

聲落，擺出了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蜂目中，閃射着梟鷹般的兇光，望着少年人。

少年人一見陰曹無常閻潛的急相，反而慢騰騰道：「堂主閣下，猴急什麼！少爺還有話說！」

這種貓捕老鼠，先玩玩的行動方式，可眞把陰曹無常閻潛的肚皮氣炸了。

但，陰曹無常閻潛，却也眞是個城府深沉，機詐無比的老狐狸，在這種情勢下，可就看出了他的狐狸性格，只見他，頓時趁機轉換一副面孔，强裝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態，陰森依舊的道：「說！」

一派大刺刺的態勢！頤指氣使的口吻！

這可是人的本性，不管他狠到什麼程度，有機會可以擺擺架子，他可就絕不放鬆，定會端的架子十足！

少年人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嘴角上的那一抹微笑，笑紋更深了，但在他心裏，却也對面前這老狐狸，轉變之快，大起懍心，對他能在黑道之中，久負盛名不衰，亦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似是畧加思索，少年人始冷聲道：「你三更覆命的時限還早吧！」

此話一出，頓見那馬臉上的笑容倏斂了，蜂目如芒，射向少年人，仔細的打量了一陣，只見他拉長了面孔，厲聲道：「小子你究竟是何來路？」

少年人却依然冷冷的道：「反正與你不是同道就是啦！」

稍停少年人見陰曹無常閻潛猶是驚異不止的樣子，乃繼續道：「威武鏢局的這趟鏢，很重要，是嗎？堂主閣下？」

陰曹無常閻潛，冷哼一聲，未置可否！

少年人繼道：「就此爲止，各走各路如何？」

陰曹無常閻潛，怒哼一聲，道：「辦不到！老夫要定了！」

少年人哈哈一笑道：「說話算數，是你這惡名在外的堂主閣下，唯一的好處！這話說了，可別閃了舌頭！」

當場奉送回去的話聲，氣得閻潛，怒哼一聲，就待舉掌擊出。

却見少年人道：「慢來！賭個東道如何？」

舉起的手，慢慢放下，陰曹無常閻潛哼哼的道：「小子，老夫可不是和你逗着玩來的！」

少年人一整臉色道：「讓你佔個便宜！」

更是一句莫名其妙的悶話，陰曹無常閻潛冷哼

不語。

少年人繼續道：「你我一搏是不免的了！」

陰曹無常閻潛怒聲道：「你跑得了嗎？」

少年人不理他的狠話，反而道：「搏戰勝敗，定個彩頭如何？」

陰曹無常閻潛揶揄的道：「你小子像滿有把握！」少年人繼續道：「好說！好說！不勞費神。」

閻潛道：「就以威武鏢局的鏢作彩頭？」

少年人讚許道：「聰明！只是猜對了一半！」

陰曹無常閻潛，疑惑的望了少年人一眼。

只聽少年人道：「加上貴堂屬下的自由！」

陰曹無常閻潛，哈哈一笑道：「不勞費神！」

少年人忽的露出了一股神秘的面容，道：「堂主閣下，可聽說過彈穴截脈中有一種手法叫做『定時閉氣』嗎？」

陰曹無常閻潛，頓時臉色大變，驚異急遽的轉面向他的屬下望去！

只見他的屬下，一個個眼中，露出了驚懼之容！陰曹無常閻潛，頓時似洩氣的皮球，恨聲向少年人道：「小子，算你狠，划道哩！」

少年人輕輕的道：「你可是願意賭了？」

陰曹無常閻潛，沒好氣的道：「廢話！」

少年人笑笑，道：「搏戰方式由你，勝者屬你，一切聽你的，徼倖屬我的話嗎——今後威武鏢旗所到之處，你拘魂堂下，不得侵犯！」

陰曹無常閻潛，疑惑的看了少年人一眼，看一看他的屬下，道：「看來是不賭不行了！」

少年人道：「悉憑尊意！」

陰曹無常閻潛恨聲道：「岳擎天的威名嚇不倒老夫！」

少年人道：「我知堂主閣下同貴屬的情感！」

陰曹無常閻潛怒瞪少年人一眼，沉聲道：「老夫十六手拘魂爪，若不能奈何你小子，老夫今晚認栽！小子，來吧！」

陰曹無常閻潛，話聲一落，身形即倏忽飄起，後退五步，凝神向少年人注視，全身眞力暴提，全身戒備。

此時，少年人亦面容一肅，大步向前邁出，在步幅之間，隱隱傳出一種沉雄無比的氣勢，浸染擴散，使陰曹無常閻潛，感到他一步步似千鈞巨錘般，重重擊打而下，壓力强勁。

無形中，陰曹無常閻潛的身形，在那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愼神態之下，隨着少年人前進的步度，亦步亦趨的向後退却。

此種情形落於少年人眼中，無意之間，唇角下撇，露出了那一抹，神秘的，奇異的，冷冽的，却動人的微笑。

但在陰曹無常閻潛的眼中，這却是令人心悸的微笑！

少年人自始至今，武功令人有深不可測之感，而他的這種臨敵不似常人的瀟洒中帶威凛的氣勢，足以滅敵之勢，長己之威！無形中使面對的敵人，心懷惕懼，驚恐。

陰曹無常閻潛，在這種情勢之下，注視着少年人的踏前步伐，就在他脚尙未落，稍有瑕隙時，把握住戰機，拿揑好時辰，迅快的一招襲向少年人！

招出無聲，在他飄忽閃爍的身影前面五指似曲如鈎，罩向少年人那俊秀面龐的五官要害，看來却使人甚難捉摸究竟是指向何處。

少年人一見陰曹無常閻潛遞來的招式，玉面上令人心悸的微笑更濃，那雙神光閃閃的俊目，透射出一抹殺光，倏閃即隱！

陰曹無常閻潛，堪堪招至敵人面前，即見少年人右手食指一豎，單臂揮處，食指如靈蛇般，迅疾的戳向閃爍幌忽的如鈎掌心。

他一指去勢，甚是迅疾，而那破空的銳嘯，高尖奇勁，形成一種如電蛇般的威勢。

陰曹無常閻潛，面色凝重，足步倏然微微的一錯，向左旋轉側身，掌隨勢走，欺近少年人右側，倏忽間，變招就勢，襲向少年人右臂抬起的脅下。

少年人未待陰曹無常閻潛前來，襲身的招勢立穩，身形迅速閃轉，奇妙的變指如掌，右手纏向閻潛的腕脈。

陰曹無常閻潛，一十六手搜魂爪，詭奇飄忽，辛辣狠毒，出名的難纏，爲黑道中素所忌憚，爲黑道毒技之一。

搜魂爪十六手連綿展開，不絕的攻襲少年人，但少年人却瀟洒自如的見招破招，見勢封勢，外觀之人，却見他似是手忙脚亂，業已被陰曹無常閻潛奇詭狠毒的爪影包圍，而實際上，少年人可如文人提筆，遊戲文章，雖無章法，却也有定勢！

當事人的陰曹無常閻潛，却正大起疑惑，在他的眼中，少年人的施爲，還以爲是心存企覷，故而尙見其謹愼攻守，絲毫未見懈怠，雖然那股悸人的微笑依舊。

待到六手搜魂施出，少年人反而捉襟見肘，時有被自己殺手所傷之機會出現，手上攻勢，乃更見凌厲，威力亦緊跟着大爲增强！

少年人亦如他的想像，竟似毫無實學般，左擋右封，看來似是狼狽已極。

陰曹無常閻潛，戒心頓去，搜魂爪威勢更增，鋒利的爪風，紛戳少年人全身各處大穴，大有即刻制死敵手之勢，堪堪一十六手搜魂爪，已施出十式

，不由得大爲興奮，只聽他在閃爍中，陰冷冷的道：「我道你小子是眞有兩手呢！原來也不過是個靠嘴巴吃飯，嚇唬人的！」

講到此處，似是深爲自己曾被嚇唬發狂，狠狠的遞出了一招後，繼續罵道：「小子可惡！看你還敢冒充岳擎天的傳人不！」

原來在心底裏，他還是深藏一股畏懼，看來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威名，實是顯赫！

幾句話中，少年人又在捉襟見肘，搖搖擺擺，甚爲吃力的情況下，拆了四招。

一十六手搜魂爪，僅餘兩招，看似不支的少年人，突然此時，冷哼出聲道：「冒充嗎！嘿，十五招啦，對了，十六招，你嚐嚐少爺這敗中求勝，陰手制敵的絕活滋味，着！」

隨着這一聲「着」後！「啊！」的一聲驚呼！那黑白分明的纏鬥疾影，倏然中分！

挺立的白影，是樸實俊秀的少年人，嘴角上，兀自掛着那瀟洒而令人看來心悸的微笑！

高瘦的陰曹無常閻潛，此時却矮了半截！彎着身子，手撫胯際，低俯的蒼白長臉上，豆大的汗珠，正滾滾而下！

站在道上的那二個鏢局裏的鏢師，直看得儍了呢！

陰曹無常閻潛彎俯的身軀，漸漸向上挺直了，似是已無大碍，少年人冷冷的道：「堂主閣下，如何？」

陰曹無常閻潛，面現憤怒之色！

少年人繼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想以你陰曹無常閻潛在道上的聲名，不會毀諾吧！何況今後我們會隨時見面的！」

話落轉身，向愣立當地的七人，及躺在野地裏的另一燈使，遙遙連點，指風無聲，與剛剛點戳閻潛爪心之時，恰恰相反！

八大燈使，一個個都應指恢復了自由！齊齊集合於陰曹無常閻潛身後！

少年人俊目放光，不言不動，佇立當地，凝視着這來勢兇惡，如今却已是毫無鬥志的河朔帮堂主，與他屬下的八大燈使！

陰曹無常閻潛，業已直身，狠狠的瞪了少年人一眼，冷哼一聲，陰陰梟聲道：「閣下的萬兒！」

「余浩然！」

陰曹無常閻潛，嘴唇牽動了一下，似乎尙有話說，但却已微微搖頭，似是自作否定的，反而恨聲向少年人道：「老夫記下了！」

少年人唇角的微笑，濃泛起一股特異的景像，使陰曹無常閻潛看了，心神甚是不定，只聽少年人道：「記牢看淸啊！堂主閣下！」

陰曹無常閻潛，猛然轉身，率先騰身向來時樹林逸去，刹時與相繼追隨的八大燈使，消失於樹林之中。

燈光閃爍間，沒入樹林間隙中！

自稱「余浩然」的少年，此時却在淡淡已升的月影下，轉過白色身影，向愣立道上的鏢師，看了一眼，唇角上泛起一抹善意的笑容，頷頷首！

倏然轉身，展開身形，向洛陽方向奔去，刹時間，消失於淡淡的月光下遠遠的夜色迷茫中！

待兩個鏢師，自愣神中醒來，想有所表示時，已不見人影，只好相對苦笑，搖搖頭，雙雙揮手，騰身上馬，大喝一聲：「開拔！」首先催馬起步，亦向洛陽方向行進而去！那鏢車「吱吱」，馬蹄「得得！」聲，又配合着。

「威武——」

「鷹揚——」

喝道聲起，人馬前行。

夜空中，遙遙的，淸晰的，將喝道聲，傳佈得老遠老遠，增加了北國原野凄淸！

玉指懲惡煞

洛陽東大街，高昇老店的大紅燈籠，雖然仍是高挑着，但却在風聲中搖擺不定，店門已掩上大半，虛掩的門縫中，突然擠進一人，店小二打扮，急匆匆的關上門，向正俯着算帳的先生說了聲：「大叔，一切都好了，我先睏了！」

抬起了老花眼，自那用綫纏在腦旁的耳輪上駕在鼻樑上的那副眼鏡底下，看一眼小二的老頭子，說聲：「好！你先睏，我馬上也好了！」

小二走後不久，老頭兒也闔上賬簿，出得大廳，踽踽向後院走去！

老頭兒，進入後院一間偏房之後，燈火亮了一刹，即又熄了！頓時，偌大的高昇店，顯得甚是寂靜！

驀地，棧房後的馬廐裏，傳來了幾聲馬嘶！

棧房後進的一座獨樓旁，頓時閃起了一條疾勁的黑影，騰身越房而走！

緊接着，獨樓中，黑影奔去的方向，那扇窗子，無風自動，迅捷的，又穿出了一條瘦俏身影，亦勁疾的撲向黑影奔去之方向！

獨樓側的一間客房簷下，突地又閃躍起一條較前二條身影，更爲迅捷輕靈的身影！緊躡着前面二條身影，馳出棧外！

最後面的身影，出得店來，即見前面二人，如電射般向前飛馳，一前一後，看來功力似在伯仲之

間！

而後面的身影，輕功之高竟然非前面二人，所可比擬，刹那間，業已與前二人近了個首尾相接！

後面人影，似是無意讓前面二人知道自己跟踪，故而時時藉墻角屋簷樹蔭做掩蔽，不疾不離的跟着前面二人向前飛馳。

後面之人，業已看淸，最先者，乃是一男子，追逐的却是一苗條的女郎！

前面男子，似是有意引逗，不時回首轉望，每次轉望後，即加緊前行，而後面女的却是一聲不响的在後緊追。

當前面之人，回首轉望時，最後身影，捷如魅影般閃身藏起，幾次都未被前面之人發覺，其輕功之佳，實是不可思議！

前後追逐之間，已到洛陽的古校場之中，前引者，直撲矗立校場中央的校閱台，一躍上台，轉身面對緊跟他身後，飛躍上台的俏影，二人對面互相打量，尙未開口。

最後的人影，跟踪到廣場邊緣後，畧作相度，即繞行疾馳，身影如一縷淡烟般，自掩蔽處，射至校閱台後，躍上後面的大房中，看來似是休息處所，寬大敞闊，業已失修！

後面人影，輕功實是出色已極，落地如風飄飛絮，無聲無息！

緊接着已輕靈巧快，捷如鬼魅般閃至校台右方出口之處，向外望去！

但見台上兩人，一位乃四十餘歲的黃臉漢子，濃眉下一對鼠眼，正骨碌碌的亂轉，那陰騺的面上，閃現出一股邪惡，嘴角下吊，一臉卑鄙之容，正斜睨向對面的女郎。

月光下望去，對面女郎美艷絕頂，一身玄色夜行衣，腰束絲緞，鵝蛋臉，柳葉眉，瑤鼻櫻唇一對青光閃閃的明眸，正怒視着前面的黃臉邪惡漢子！

此時，突聽她以無比嬌俏，似玉盤銀鈴般的聲音，怒聲向黃臉邪惡漢子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河朔帮攝魄堂，大名頂頂的陽世惡煞，鄭鰲鄭大堂主！」

那被稱爲陽世惡煞的鄭鰲，驀地臉色一楞，心忖：怪？這女娃兒何以曉得我？只聽他道：「嘿嘿！好說，好說，恕鄭某眼拙，姑娘是……」

「小女子初蒞洛陽，不知鄭大堂主爲何賁夜引我來此？敬請指教！」

銀鈴般的聲音，打斷了陽世惡煞的話聲，也似是不願回答對方所問，故意先發制人，提出問題似的。

只見鄭鰲，突地一睜鼠目，沉聲道：「明眼人不說瞎話，姑娘自踏入我河朔帮地面後，即屢向敝帮弟子，暴施毒手，今晚鄭某請姑娘對我有個交代才行！」

姑娘聞言，螓首一揚，澄澈的大眼睛，望着陽世惡煞，輕聲細語，慢騰騰地，語帶調侃的道：「河朔帮地面，是黃帝老子封的啊？」

此話一出，陽世惡煞鄭鰲，又是一楞，旋即怒目向姑娘沉聲叱道：「河朔帮是武林帮會，還用不到去受官家封誥，姑娘既敢伸手向我們下手，就該有胆承認！」

姑娘面色一整沉聲道：「誰說我無胆承認？」

鄭鰲道：「那麼姑娘，如何向鄭某交代！」

姑娘神色一寒，妙目中突地射出了晶晶煞光，道：「那强搶民女，離人骨肉的小霸王，可是貴帮屬下？那霸佔風陵渡口，硬索船資的黑鮎魚也是貴帮屬下了？對姑娘穢言污語，不知死活的賊子也是貴帮屬下了？」

這一連問話，可就使陽世惡煞鄭鰲，堵住了嘴，臉上神色一陣靑，一陣白，氣得似是就要發昏。

而他在心裏，却大駡屬下窩囊，更對面前這姑娘的伶牙俐齒發狠不一。

可就是在嘴邊上，不好意思承認這些是他的屬下！

由這兒看，人怎麼無恥，可是只能背地裏作惡，誰也不願意明裏落個「無行」之名，明明他家裏是男盜女娼，表面上，他還是要裝出個「人」的樣子！

陽世惡煞鄭鰲，怎麼也不能不回答，那黃臉猛然一抬，露出了那股邪惡的猙獰之容，道：「不管怎樣！人是你殺了！你總得有個交代！」這口吻，簡直就是無賴已極！

只見姑娘春花般的綻開了笑容，嬌笑一聲道：「堂主閣下，你要小女子，如何個交代法？」

陽世惡煞鄭鰲，開聲後，又是一楞，是啊，如何個交代法？他似是未曾想過這問題！

只見他微思之後，向姑娘道：「念你是初出道，你同我到堂裏去一趟！向本堂弟兄道歉，也就算了！」

好寬大的條件，但在他的心裏却在想，只要你不知厲害，願意到我堂裏去，管教你進得出不得！原本是包藏了無比的禍心！

姑娘聞聲後，突地笑得花枝招展般地，久久始停，嬌聲向陽世惡煞鄭鰲道：「大堂主，你殺了人，可曾向別人道歉過？」

鄭鰲聞聲，怒聲道：「我爲什麼向人道歉？」

姑娘聞言後，亦即肅容沉聲道：「是啊，我爲什麼向你們道歉！」

陽世惡煞道：「因爲你道歉才能解決過節！」

姑娘冷哼道：「沒什麽過節，値得解決！」

鄭鰲聞言大怒，胸中怒火倏燒，頓含無比殺機，嘴上說話，手上却暴提眞力，以其陰毒的「惡煞掌」悄悄向姑娘襲去！

姑娘在陽世惡煞鄭鰲說話時，即見他的雙掌微微抬起，暗暗向自己推來，無虞掌風來得太快，在姑娘雖已驚覺，顧不得作勢，雙掌順便迎擊之時，亦正是陽世惡煞鄭鰲掌勁吐實之時。

突見他雙掌倏提猛推，吐氣開聲，一股陰柔的大力，業已襲至姑娘胸前。

姑娘頓覺胸間如中撞擊，一陣心血翻湧，但覺四肢無力，心疼如絞，煞時頹然向後仰身倒去！

陽世惡煞鄭鰲，一見陰謀得逞，一擊功成，即邁進一步，揚掌向仰身向後，面色蒼白的姑娘，面門擊去！

突地自斜刺裏，一股暗勁，迎着他拍下的掌勁，襲擊而至，更有一股莫大的指風勁力，襲向他的左脇！

陽世惡煞鄭鰲，顧不得襲敵，趕緊順勢轉身，企圖躲過襲來的勁疾指風！

但那裏能够來得及，雖然轉身時，閃過脇下，却仍被指風，擊中胸前，頓感胸中如被錐刺，一陣甜腥，突如激箭般，湧向喉頭！

陽世惡煞鄭鰲，强忍翻湧的血氣，轉目瞥視襲擊之人一眼，只見校台右後門口，一個威稜稜，神光十足的一雙俊目，在一個俊美的玉面上，正怒視着他，那是一個一身青衣的美少年。

陽世惡煞一見那威稜的目光，心底裏急楞楞的打了一個寒顫，心中不由暗呼一聲，好毒！

以他的江湖經驗，即知此青年人，內功已至化境，也測出了，自己雖被擊中一指，然而已感出眞力渙散，功力頓減，已是無法再行搏鬥！

心念突轉，强裝無事，怒聲道：「小子何人竟敢揷手本堂主之事？」

少年人意極不屑的冷哼一聲道：「卑鄙的傢伙！少爺宰了你！」

冷森森的語音，起自黑衣少年人，聽入陽世惡煞耳中，直如一股利箭穿心！

繼見那威稜俊美的少年，一步步，慢騰騰的踏下，台子本就僅有丈許寬，二人距離不過數尺，如此邁進，一步直似一錘般，擊向陽世惡煞鄭鰲。

只見他隨着少年人的前進身形，面上露出了一股驚震，不期然的向後退步，同時那雙鼠目，亦一瞬不瞬的，注視着青衣俊美少年。

驀地裏，「啊！」的一聲驚呼！

陽世惡煞鄭鰲的身形，疾然倒落台下！

原來他被驚震得忘記了距離，後退的步子，一腳踏空，向後跌下！

陽世惡煞鄭鰲，落下的身形，離地尺許，挺身踢脚，奮然而起，平栽的身影，頓時直立，脚甫落地，即騰身射向校台轉角，拐彎後，貼着校台向後方疾馳而去！

一聲銳嘯，夾着一縷精光，疾如閃電般射向陽世惡煞鄭鰲逃逸的身影！

陽世惡煞鄭鰲，聞到銳嘯之聲，前行的身形，倏忽右移尺許，回頭望去！

一抹清凉，擦過陽世惡煞的左耳際，一支精亮的劍形鏢，疾勁的返射回校閱台口。

此時，陽世惡煞鄭鰲的身形，雖是畧滯，然却仍然向前疾馳，突見精光劍形鏢射回，而在左耳凉意擦過後，突然感到一股水漬，流向左頰，緊接着如絞頸般的疼痛，剎時襲來！

他下意識的，左手一掩左耳，手觸處，驀地大呼一聲，頓感痛澈心肺，左手剎時，沾滿血漬！

陽世惡煞鄭鰲，亡魂大冒，顧不得疼痛，拔腿飛跑。

就在此時，身後傳來了隱微的語聲道：「堂主閣下，左耳留爲紀念，此是對你卑鄙行爲的小小懲罰！」

聲音入耳，陽世惡煞這才想到他的耳朵不見了，原是被那小型劍鏢削下來，同時勾去的！他同時也想起了此物來歷，這不正是昔年中原獨行俠岳擎天威震武林的表記，發出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

想至此處，一股寒意侵上心頭，直如遇到鬼魅般，回頭張望，而脚下却也同時，猛然加勁，向前疾馳，瞬間已接近校場邊緣，騰身越過阻攔，向暗影中，疾隱而去。

校台上的青衣人，此時正收回精光閃閃的小型劍鏢，納入懷中，手腕迅捷的團起了一絲肉眼難見的細色明絲，同時塞入懷裏！同時，將那隻掛在劍把倒勾上的血耳取下包好，藏起。

黑衣少年正是昔年中原武林奉之爲武林泰斗的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黃昏才解決北京威武鏢局之厄，驅退刼鏢的河朔帮拘魂堂堂主，陰曹無常閻潛的余浩然！

此時他在不憤陽世惡煞鄭鰲的卑鄙偸襲，與事後狠毒行動，而出手救下了台上美絕的不知名女郎！目送陽世惡煞，失踪廣場外後，始才轉身向倒在台上的女郎走去！

來至臨近，俯身握住一隻柔荑，在腕脈處一診，不由得眉頭大皺！

余浩然診出妙齡美絕女郎脈息微弱，再一試鼻息，已是氣息奄奄，受傷之重，竟然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一見此情，乃本能的伸手向少女仰躺的胸前，試其心脉情形。

驀地，只見他那伸出的右手，如中蛇蠍般，疾縮而回，心中暗罵自己糊塗，對方乃係一妙齡女郎，自己一個堂堂俠義之人，怎可如此不知愼重！

但，手雖縮回，他那一雙俊目仍在審視。

那姑娘的胸口在他細審之下，微見起伏，這證明了姑娘心脉未斷，猶似靜海微波，使他頓時收回了浮蕩的心神，凝神畧作調息，鎭靜一下心神。

然後，只見他迅速的伸手入懷，掏出了一個綠色扁形玉瓶，揭蓋從中倒出了三顆赤色藥片，小心的用手托着，左手向女郎下頷一掐！

女郎本是緊閉的櫻口微張，他即迅捷的將那赤色藥片納入女郎口中，然後又將女郎下頷一抬，闔上櫻唇。

余浩然此事做完，長長噓一口氣，起身凝視姑娘，慢慢地，姑娘胸腹起伏微增，逐漸加劇，余浩然的心，也隨着她的起伏，同樣加速。

余浩然頓時如釋重負，轉身向台下望去，一抹淡淡的月光，飄洒大地，微風吹起校場中的黃沙，微微作響，他不禁對這女郎，起了推想！

她是誰？是那一門派的，未見她出手，人生得如此美艷，怎地隻身在江湖行走？

一連串的疑問，都沒有結論！

此時，仰臥台上的姑娘，氣息均勻，慢慢地，張開了那丹鳳似的玉目，迷茫的向四週畧一打量，眼角餘光望到了余浩然的身影，驀地想起了自己乃是遭到暗襲，未曾看清，然而却遽然驚覺，突的翻身坐起！

身軀甫動，突聽她嚶嚀一聲微微呼痛聲。

同時，耳中傳來了清晰而溫和的語聲：「姑娘受暗襲，心脉幾斷，在下讓姑娘剛剛服下療傷聖藥『百草精片』，藥力未全部行開，姑娘還是就地行功療傷要緊！」

女郎一聽，看看余浩然那挺立台上，面向台外的青色身影，畧作檢視一下全身，見無異狀，乃即凝神運功，療起傷來！

功行全身，驀感一絲凉意，起自喉頭至丹田處，隨着她的導引，猛力襲向傷處，凉意過處，疼痛立止，功行一周，凉意倏與本身眞力會合，頓時產生了一股充沛的溫和之氣流，如一陣洶湧的巨浪，自動向全身主要穴道竄襲，姑娘驀地大驚，正感不知所措之際，耳中傳來了剛才那人的聲音道：「姑娘若是感到藥力眞力會合之時，要趕快導引運行一周天，即可倍增功力！」

姑娘聞聲，迅速運功導引那一股巨大的溫和之氣，按照行功心法予以運行！

剎時間，姑娘感到眞力運行迅速，自己亦隨之進入忘我之境！面上充滿了湛然之色！

久久，姑娘自行功中醒來，感到精力充沛，異於常日，而最大的進益，乃是在這一段時間中，她竟然因禍得福，自幼即希冀打通的百匯穴的嚮往，竟於此時完成！

高興的她，躍身而起！

突地，只見她那一身玄影，身隨意動，疾衝向校閱台頂，「轟」的一聲，竟然生生衝破校台屋頂，騰上半空，待她覺出不對，欲思運功墜落時，身影早已衝出！

嘩啦聲中，一陣屋瓦塵灰落滿台上。

余浩然不虞有此，聞聲後，騰身落向校場中央，回首望去，曾見一條玄色身影，自校台上空，向他俯衝而來。

人影落地，只見那俊美的姑娘，臉上似百合花般，綻着笑容，嬌羞的向他打量一眼，即彎身福了一福，口中同時，感激地悄聲道：「少俠救命賜藥之恩，小女子感激不盡，請受樂筠一拜！」

余浩然一見，驀地閃身，雙手頻搖，促聲道：「不敢當！啊！你是樂姑娘？那更不勞言謝了！」

姑娘樂筠聽聞後，驀地瞪着那澄澈的眼神，詫異地望着余浩然，似是在問，我姓樂就不需謝了嗎？爲什麽？

余浩然聰明絕頂，怎地會看不出姑娘的意思，乃微感尷尬的，面上訕訕地道：「樂姑娘可是……」余浩然話尙未完。

樂姑娘突地驚「啊」了一聲，似乎想起了極端重要之事般地，神色微變，倏又隱泛，面上露出一股特異的神色，凝視着余浩然，但却聲音微帶惶急的截斷他的話，說道：「你說你給我服食的是百草精片？」

余浩然一聽，面露微笑，點點頭！

樂姑娘聞言，臉色一整又道：「那麽你是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了！」

語音中微含敵意，但余浩然却不以爲意的仍然點了點頭！依舊是微笑着，望着姑娘！

樂姑娘臉上，頓時又掠過了一抹異色，但旋即隱沒，反而藉機打量一下天色，看見是東方泛白，兩人已是折騰了一夜，乃即不經意地道：「時已不早，少俠住於何處，樂筠願登門拜謝援手，與賜藥之德！」

余浩然雖已看到了姑娘神色不對，語氣亦不似

甫見面時的溫柔，但他却沒放在心上，聞言乃道：

「我住在姑娘的那家客棧房中！」

樂姑娘聞言，不由得一楞，即聽余浩然又道：

「昨晚我住棧時，天色業已將近二更，尙未安息，三更過後，即聞到夜行人飛行之聲，乃追踪姑娘同陽世惡煞鄭鰲來此，見其卑鄙無恥才予薄懲的！」

樂姑娘聞言，刹時紅雲滿臉，俯首低看衣褲，溫聲道：「若非少俠打救，眞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少俠恩德，小女子記下了……唉……」

一聲輕微的嘆聲，傳入余浩然耳中，驀地使他心神一凜，畧作回想，突然一整顏色，向姑娘道：「從姑娘語氣中，似是對岳伯伯有所芥蒂，假若方便的話，余浩然可否請姑娘——」

話聲至此畧爲拖長，而樂姑娘亦於此時，正似在攷慮什麼似的，用那雙澄澈的妙目，狠狠的望着余浩然！

余浩然不禁被她看得臉上熱熱地。

樂姑娘却於此時突地道：「你叫岳擎……岳老俠是伯伯？他不是你師父？」

余浩然道：「較師父尤親！」

樂筠詫異的神色更濃，但又問道：「岳——老俠，近幾年來可好？」

余浩然一聽，奇怪的看了姑娘一眼，問道：「姑娘認識我岳伯伯嗎？」

樂筠搖搖頭但却道：「他可還在江湖走動？」

余浩然大爲驚異的望着姑娘，眞不知她問此話是何原因，但却迅速的，肅容答道：「自我記事以來，岳伯伯就未曾離開過我一步。」

樂筠姑娘聞言，意似不信的道：「你是說他十餘年都未離開過你嗎？」

余浩然迅速而毅然地點點頭道：「除非——」

「除非什麼？」姑娘心急的促聲急問。

余浩然不好意思的，慢騰騰地，然後突地急聲道：「除非我上茅房的時候！」

此話一出，只羞得兩人同時低下頭去，而樂姑娘却於此時，竊笑出聲，她是在笑這俊美少年的樸實吧！

這笑聲衝開了滿天陰霾！

姑娘的面上，又綻出了那百合花般的笑容，但仍然是微帶疑惑的道：「那麼你不是江漢帮的人了？江漢帮是不是岳老俠創立的了？」

余浩然一聽，心中大爲輕鬆，乃道：「大概貴派定是有人，接到了劍令，是不？」

樂姑娘點點頭！

余浩然驀地向姑娘道：「天已不早，我們回客棧吧！您這問題，我慢慢告訴您，說實話，此事正待我去解决呢！我要看看是什麼人大胆，竟敢冒充我岳伯伯的名義，威脅五大門派！」

說罷，兩人業已雙雙展開身形，向廣場外，客棧方向馳去，在晨色茫茫中，二條身影，竟然走了個並排！

樂姑娘却在邊走時，驚詫的道：「什麼？您說五大門派？」

「嗯！都和貴派一樣呢。」

「啊！」姑娘驚呼出聲！

余浩然道：「我非找出此人宰了他不可！」

樂姑娘道：「不是江漢帮嗎？」

余浩然道：「不是！江漢帮已消聲匿跡了！」

「那麼是誰呢？」姑娘疑惑的。

「先將河朔帮的事解决，再說吧！」

余浩然話至此處，二人業已馳出廣場！

街市上已有人影行動，二人放緩步度，儘量抄近路，返回高昇客棧！

入門時，小二哥奇異地看了二人一眼，但却未講什麼！這種事，顯然在他不是第一遭，客人晚上住店後，第二天早上突然從外面回來，他大概是見怪不怪了！

樂姑娘辭別余浩然，返回她那座獨樓。

余浩然亦返回自己的房間！進入房中，倒向鋪上，腦海中，不期然浮現出了樂姑娘的倩影！

瓜子臉，柳葉眉，澄澈的大眼睛，流露着一股純眞，嬝娜的身影，似黃鶯般的嬌語俏聲，櫻唇微綻，弧犀似編貝般，晶瑩如玉，尤其是那頰上，在似百合花般的笑容綻開時，會有一個隱約的酒渦隱現！

就在此時，余浩然突地一骨碌爬起身子，右手尤自撫着臉，急步向外走去！

只見他來到樂姑娘那獨樓前，方待用手敲門，突地又停了下來，身形似是已待轉回，但，「支呀」一聲！

樓門啓出，露出了一個嬌俏的面龐，正自以那雙澄澈的大眼睛，望着余浩然！

開門的正是樂姑娘！

二人四目一對，亦不知是何原因，同時在心中，微微一震，雙雙低首，紅雲同時現在兩人的面上，刹那間，傳至耳根！

樂姑娘抬起頭來，欣然的，赧然的道：「少俠可是有事？」

余浩然佇立當地，期期艾艾地，方待開口。

樂姑娘却雙手拉門，敞開後，微退側身道：「少俠請裏面坐！」

余浩然隨即邁步進得房來，只見樓中佈置，甚是淸新，看來此處店家，眞不虧是老字號呢！

進門後落座，姑娘奉上一杯香茗後，余浩然即自鏢囊中取出了一宗物事，用黃綾包裹，形如拳大，置於桌上，然後向樂姑娘道：「姑娘可能用得着此物！」

樂姑娘看了一眼桌上之物，目中露出了希冀之色，但却甚爲大方的，靦覥的向余浩然道：「我眞糊塗，竟然未請敎少俠尊姓大名，眞是太不禮貌了！」余浩然豪壯的一笑道：「是在下失禮，我叫余浩然！」

樂姑娘倩目一揚，道：「武林中有一位人稱賽孟嘗的余大先生，不知——」

姑娘聲未落，即見余浩然神色憤怒，却强自抑止，微帶悲聲道：「那是先父！」

樂姑娘神情一楞，但却故意的叉開，只見她嫣然一笑，弧犀微露，望了余浩然一眼，一指桌上小包道：「不知此是何物？」

余浩然雙目射出湛湛神光，揚聲道：「姑娘何不打開看看？」

姑娘聞言，柳眉一揚，鳳目深情的向余浩然看了一眼，即伸出羊脂般的葱葱玉手，十指尖尖的，迅快將包裹打開，裏面物事一現！

突見姑娘全身微顫，怯生生的，滿面肅容，將那物事，正放桌上，盈盈起身，立於桌子正面中間，襝衽俯身，向着那物事，恭恭敬敬拜了三拜！

起身後，雙目微蘊紅潤，感激不盡的向余浩然道：「昔日岳老俠與我二叔較技，贏得本門『雲龍九現玉符』，如今未經較技之諾，少俠送來，樂筠眞不知如何是好！諾言不實現，恐怕亦不方便收回吧！」

余浩然本待開口，突見門口，人影一閃，店小二手上提着茶壺，進得門來，走至二人面前，自懷中掏出了一封柬帖，向姑娘遞去，口中道：「小的受客人之托，送請姑娘過目！」

樂姑娘伸手接過柬帖，隨手拆封，口中却向店小二和聲道：「來人可曾走嗎？」

店小二一面沏茶，一面答道：「早已走了！是常來這兒的黃狐劉三爺！」

姑娘拆開柬帖，抽出一張紙箋，只見上面寫道：「夜三更，校場候駕！」

下面署名鄭鰲拜啓。

姑娘一見，順手遞給余浩然，櫻唇中，不禁冷哼一聲，玉面上，頓時罩上了一層寒霜！

余浩然接過看罷，抬頭方待講話，目光瞥見小二猶在，即住口不語，伸手自懷中掏出了半塊散碎銀子，輕輕向小二一丟，見他接住道：「小二哥給準備兩份酒菜，分別送到姑娘同我房裏來！剩下的你就喝杯水酒吧！」

小二一掂手中銀子，怕不有半兩，兩個人吃個幾天大魚大肉也用不完，這客官竟是只吃兩餐，只樂得他眉開眼笑的，又躬腰又作拱，滿口「謝謝，就來，就來」，狗顚屁股的走出樓去！

余浩然一看小二消失身影！頓時肅容向姑娘道：「這可好！兩件事一併解决吧！」

樂姑娘聞聲，揚臉詫異的看着余浩然，神情中現出，不知他話中的意思！

余浩然一指手中的柬帖，又把嘴向桌上小包裹中，出現的姑娘的本門令符，「雲龍九現玉符」一呶，和聲道：「姑娘何不以今晚約會，順便解决貴門同我岳伯伯昔日定下的諾言？既不傷你我之間和氣，又可實現諾言！」

樂姑娘一聽，雙目中露出了感激之色，但又帶着一股意氣自豪的口吻，向余浩然道：「少俠是說，讓我與今晚的敵手，來個勝負較量後，就順便解决本門與岳老俠的諾言嗎？」

余浩然點點頭！樂姑娘豪與遄飛的道：「好，好，咱們就一言爲定，我也好報昨晚陽世惡煞鄭鰲的一掌偷襲！哼！」

說至最後的那一聲哼！玉面上掠過了一層濃厚的殺機，看在余浩然眼中，對這美艷的姑娘，也不禁感到有點楞然，心想：看來崑崙派的氣質，是依然未落，這姑娘好重殺氣。

此時，店小二正端着兩人的酒菜送來！

姑娘一見，即向余浩然說道：「少俠何不就在此……」

眼光望着小二手中的酒菜，余浩然一看，頓時會過意來，豪然的道：「姑娘不嫌棄，在下就不客氣了！」說罷即緊接着向店小二道：「你就連我的也擺在此處吧！」

姑娘此時嫣然一笑，深情的看了余浩然一眼，即將桌上，那支翠色玉石上，雕鏤得與活的一樣的九條騰雲玉龍玉符，極端小心的包好，揣於懷中。

小二迅速的將酒菜擺好，望了二人一眼，識趣的，臉上却懷着一股神秘的笑意，走出樓去！

小二的臉色看在姑娘眼中，不由羞紅得兩腮紅雲飛騰，偸眼向余浩然望去！

正見一股深情的目光，射上面來！

四目相對，那本是强抑着的心情，雙雙激動暴發，目光中，默默傳來了心中的情意，這一對玉人，相互以世上最美的語言，情人的目語，傳達了口裏講不出的心意，兩人的面上，羞紅的臉色漸漸褪了！

代之而起的，是那湛湛深情，自然的流露；在這一刹那間，心與心結合了！

× × ×

洛陽古校塲中的校閱台上，三更不到，卽有三個身形極爲快捷的人影，自台下躍上！人影停身，顯然其中一人，正是河朔帮攝魄堂堂主陽世惡煞鄭鰲。

另一個高瘦的老道，鷹鼻鷂目，滿面陰鷙，身揹一圓形包裹，顯然乃是他的兵刄。

三人中最矮的一個，一身粗布衣服，短短胖胖的一副福相的土財主様兒，手執着一根，桿長過臂的旱烟袋，烟鍋正自星星爍爍的隨着他含在嘴裏的烟嘴，噗噗的响聲，閃閃的冒着火花！

那一亮一亮的烟花，瞧着他的面容，白鬍子外，都是紅樸樸的肥肉，似是營養甚好，絕無武林人的那種肌肉結實的紅光！而只是那種普通人的財主臉色！

此時，那高瘦的老道，轉望一眼台上情形，望望天色，意似不耐的，向陽世惡煞鄭鰲道：「鄭兄約的人，怎地還沒來！恐怕……」

話尙未完，那土財主的手一抬，拔下烟嘴，道：「時間還差一會呢。」

高瘦老道，敞聲一笑道：「我早就想領敎兵老兒的什麼閻王令了，你們中原人，曾地會捧的他那高？眞是奇怪！」

土老頭兒，剛放在嘴裏的烟袋，猛的吸一大口烟，藉勢從鼻中狠狠的呼了一聲，烟霧猛的向前噴出，似是噴出了心中的不滿，掉頭向台下望去！

高瘦道人一見，實不好多說，然而他那陰鷙的雙目，却也怒射土財主老頭一眼！

此種情況，看在陽世惡煞鄭鰲眼中，趕緊接腔圓場，用手摸那用布包裹着的左耳，乾嘿二聲道：「時間差不多到了，兩小狗怎地不見來？」

「來了，道爺第一個讓他爬在地上求饒！」老道一股怒火，沒地方發，一股腦兒，從這二句話中得到了發揮！

人就是如此，蹩在肚子裏的氣，不放出來，實在難受，但在有些情況下，實在是不好放，可也眞怪，上帝造人，給造了這麼一張嘴，不但可以維護生命的生長，更有一個最大的妙用，就是說話。

說話不但可以傳達意願，連絡情感，同樣的也可以破壞感情，更巧的，微妙的一項用處，就是可以抒發感情，而最好的抒發感情，就是說大話。

說大話，再也沒有比在「人後吹大氣」的這種方式寫意了！因爲你在別人背後吹保險沒有阻碍！

但，吹大氣時，可要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不能說曹操，曹操就在旁邊，那可就糟了！

人往往是運氣不好，什麼邪門都擠上身來的，看來今晚這個高瘦的老道，運氣大概不好！

因爲，在這句話還沒講完時，突地一點黑影，悄無聲息的，飛射向他的面門，他未看清，而嘴上可就挨了下重的！

「啊！」的一聲，嘴唇頓時腫起老高，一顆門牙，頓時脫落！滿嘴流出了一股血！

只氣得他「哇哇」大叫，叫的時候，剛好連自己的那個門牙也呑了下去，刹時間，只見他漲得臉紅頸子粗的，直用手自頸子喉嚨向心口的方向揉！

叫也叫不出，啊也啊不响，驚得乾瞪着一雙鷹目，雙脚直跳！從嘴唇流下的血水已是到了喉嚨。

此種情景，看在陽世惡煞眼中，大是奇異，方待向前有所行動……

驀地聽一個威稜的聲音道：「東海鰲魚島的野雜毛，只會吹大氣！連顆小小的老鼠屎都躲不過！還稱什麼能？」

台上三人，同時向發聲處望去！

只見一個俊俏的美艷的女郞，正悄生生的，站在台子後面左面的月台口，而那左面門口，也正站着一個英挺俊拔的少年人！那話聲，正是出自少年人之口。

陽世惡煞鄭鰲尙未開口，那被擊的老道，此時「古」的一聲，連牙齒和血呑下，怒吼一聲！飈然而起，猛然向少年人撲去！

一股疾勁的掌風，在人未到時，卽已襲身！

少年人，嘴角露出了一股輕微的，使人心悸的微笑，一見道人合身撲來，驀地裏身形一幌！高瘦道人，頓失敵人所在，撲出的身形，急刹不住，掌力猛地擊上了那已失修的校閱台後牆，「轟」的一聲，灰飛磚落！頓時台上自台頂嘩啦啦下了一陣磚瓦灰塵！

「颼颼」幾聲微响！

五條身影，疾落向台下校場！

先落地的，是那俊美少年，接着是美艷女郞，二人站了個並排。

迎面落下了那土財主與陽世惡煞鄭鰲，最後才是那業已灰頭土臉的高瘦老道！

台上後牆磚石激飛，那當然是老道的傑作，而台頂磚瓦下落，那可是昨晚姑娘的遺跡！

高瘦老道身上的灰塵，多半都是姑娘之賜！姑娘看到了老道那副狼狽樣兒，想起昨晚自己行功完畢的情形，不緊羞紅着臉兒，但却深情的瞥視了一眼身旁的少年！

少年人正是先來的余浩然，女郞不用說是樂筠姑娘！

高瘦老道，擊敵未果，而弄了個灰土滿身，眞是既驚懍，又氣惱！

驚懍的是少年人那鬼魅般的身法，氣惱的是自已竟然出師不利，連遭挫折！

氣惱使他忘記了懍懼，甫一落地，卽戟指面前少年人怒聲道：「小狗有種就別跑！看道爺不宰了你！」

余浩然掉首不理，面向陽世惡煞道：「堂主閣下，下書約戰，就是這種方式嗎？」

高瘦老道，一見余浩然如此對他，更是惡向胆邊生，大喝一聲：「氣死我了！」就待掄掌襲擊！

此時，陽世惡煞鄭鰲，却伸手一攔老道道：「敖兄且慢！你還怕沒有得施展嗎！」

高瘦老道强忍怒氣，怒目瞪着余浩然，立于當地。

陽世惡煞鄭鰲，却接着向余浩然道：「少俠昨晚一鏢所賜，鄭鰲願卽刻解決！在下先與你介紹兩位武林高人！」

說罷用手一指高瘦道人，還未開口，卽聞余浩然道：「不用啦！高人是高，就是只會吹大氣，誰不知道東海鰲魚島上有個野道士叫元玄眞人的敖青？」說至此見高瘦道人敖青，又待發作，余浩然不屑的哼了一聲，繼續道：「這位嗎？只要是到了洛陽，沒人不曉得去拜訪拜訪，烟叟陳杰之名，可是够響的！」

「小狗，不用囉嗦，好像你什麼都知道，道爺要領敎領敎你的劍鏢！」

元玄眞人敖青已是大爲不耐，突然揷嘴吼叫。

一旁的樂姑娘，似是早就看得不順眼，此時突然嬌聲向敖青道：「老道你有什麼本事？讓姑娘領敎領敎你！」

未等敖青有何反應，一旁的余浩然道：「樂姑娘稍待同堂主閣下較一較陰險偸襲的掌法吧！這雜毛就算我的了！」

說完邁前一步，俊目放光，凝視着敖青，而唇角那一抹微笑，使人心悸的微笑，又顯現在面上！

元玄眞人敖青，突地伸手自懷中，掏出了一支鰲魚形的小鏢，托於掌心，向余浩然道：「小狗看淸了，道爺就以此領敎你的劍鏢絕技！」

話落，手一抖，青光一閃，射向余浩然那微笑的面門！兩人隔着如此近，且是說話中射出，刹時卽已到面前。

余浩然頭微向左偏，一轉臉，鏢貼面門而過。頭又倏然轉回，「呸」的一聲，鰲魚鏢隨聲射向元玄眞人敖青！

原來在余浩然轉面時，恰將鰲魚鏢用口接住！

此時運氣吐出，當塲將對方三人驚懼得寒氣大冒。

這種接鏢還鏢的方式，可是大背武學常規，敵人出手之物，若不知內情，遽然接於手中，若被淬毒暗器的浮毒所染，可是甚爲討厭之事，何况甫一接觸，就用口接？

此種動作不但震住了對方，而那以一口眞氣，啐出對手暗器的勁力，使接到手中的高瘦元玄眞人敖青，疾退兩步始才站穩的情形，收入對方眼中，更是大爲驚懍！

元玄眞人敖青，襲敵未果，反被余浩然啐回的暗器所震退，使他當塲丢人現眼，不由得戾氣大生，怒吼一聲，雙肩搖動，背後圓形包裹，倏然轉至身前，自動散開，雙手起處，「朗朗朗」一陣响聲，一雙黃澄澄的奪輪，執於他的雙手，怒目瞪着余浩然，大聲道：「小狗！今晚道爺定要你喪命在金輪之下，着！」

身形暴起，彈射至前，雙輪挾着呼呼的風聲，閃耀着金光，向余浩然摟頭蓋頂砸下！

輪影未至，余浩然身形突然消失，業已轉閃至元玄眞人敖青身後，敖青已有前次經驗，輪影下倏忽失去敵踪，看也不看，雙輪業已隨身形轉動，半轉向身後，疾襲而至，輪風忽忽，光影閃閃！

余浩然瀟洒靈活的身形，隨着元玄眞人敖青的轉動，亦飄渺如影隨形，又轉向原處！

輪影旋風般，以元玄眞人敖青爲軸，頻頻交射，而余浩然青色身影，亦如拴在樁上般運轉不停！本是向右旋轉的輪影，突地反向疾掄，而青色的身影，亦自倏停又起，倒轉而行。

「就這點本事？哼！」

青影自運轉中，傳出了譏語。

輪影驀地停止。

高瘦的元玄眞人敖青，怒目瞪向余浩然道：「小子！你也只有逃的本事？」

余浩然挺立的身影，在夜風中，瀟洒已極，唇角上那股使人心悸的微笑不減，口中冷冰冰的道：「逃？你有這種能耐？還是只會這麼一招？」

多絕！元玄眞人敖青，可眞是沒這份如蛆附骨，如影隨形的輕功！當然他就連「逃」也不够資格，一招麼？可也不至於，因爲他已經有答覆了，是行動的答覆！

雙輪看似有無比的靈量，只見他吃力的向前一平一立，緩緩推出！一寸寸，一分分，向着余浩然挺進！

余浩然却也瞪着那精光閃閃的雙目，緊盯着元玄眞人，口中却低低的道：「樂姑娘請退一丈！」

樂姑娘聞聲，楞得一楞，突地躍後一丈！

此話被對方兩人聞到亦迅捷的向後疾退丈許。

就在此時，驀見青影倏躍，金輪暴射，一聲暴响，雙輪倏然交擊，一綫金光，平射而出，同時，

另一金輪中心處，突然向前噴射出數十支烏黑的鰲魚鏢，覆罩如魚網般，疾向前成扇形密密突射！

青影身軀躍空，如大鵰般騰高丈許，閃射過平射的金輪，同時亦躲過鰲魚鏢的羣襲！

余浩然起空的身形倏然長嘯！折身下射，遙遙一指，點向元玄眞人敖青，嘯聲中，另一種特異的尖細嘯聲，隨之而起，一支亮晶晶的武林人闖聲喪胆的嘯劍令，疾射向那閃射自空襲至的敖青！

余浩然下射的身形，突地一飄，斜斜落向平飛而出後，勢盡折返的金輪，身影在空中，似鯉魚打挺般，翻轉過來，雙脚點處，恰恰踏向金輪中心，如金輪童子般，冉冉落於地面，脚踏輪上，目注對方！

劍嘯令出，「唰」的一聲輕響，起自元玄敖青耳畔，精光貼面一閃而回，頓時左耳一涼，一股流汁，順腮流下。

元玄眞人敖青，本能的一摸！「噢」的一聲痛呼！突地雙目如鷹鷙般，瞪向余浩然，手中金輪，猛然向地上一丢，怒聲道：「小狗記下了！道爺二年後定報今夜一鏢之賜！」

金輪噹啷聲中，元玄眞人敖青那瘦長的身形，突地射起，幾個騰躍，已是越出廣塲，消失於夜暗之中！

那土財主樣兒的烟叟陳杰，此時踏前一步，向余浩然端詳着，然後將長烟袋在鞋底上一磕，倒去烟灰，慢騰騰地又裝上一袋，擦地幌燃火摺，點起一袋新烟，吧匝兩聲，待烟着明，這才向余浩然道：「少俠的劍嘯令，久聞大名，今日一見，果不虛傳，老朽就以這枝烟袋，接少俠幾鏢！」

土財主樣兒的烟叟陳杰，初次開口，即聲言接鏢，而元玄眞人敖青的削耳，却剛剛演出在前，余浩然可就留意上了烟叟的大烟袋鍋子了，看了一會，驀地微微一笑道：「前輩既然有興，小可當得奉陪！」

說罷，即自鏢囊中，掏出了三支竹製劍鏢，托於手中，意味深長的道：「小可就以此三隻竹鏢，領教前輩烟袋上的功夫！」

此話一出，頓使烟叟陳杰，大為欣賞的道：「小哥好機靈，竟然看出老朽烟袋上的門道！」

原來，余浩然聽到烟叟陳杰聲言後，即知他的烟袋鍋定有尅制暗器之能，最爲合理的推測即是烟袋鍋有磁性，故而他特意掏出竹鏢，以探虛實！

果然不錯，烟叟陳杰，出語讚賞，余浩然却亦笑道：「前輩請賜招！」

烟叟陳杰，霜眉一展，哈哈笑道：「老朽言明，以此領教少俠鏢令絕技，就是有自知之明，中原獨行俠岳老俠之絕技，非我所能勝，今晚來此，又不願虛行，是以少俠勿庸客氣，請！」

此種不卑不亢的話聲，恰如其分，使余浩然大生好感，心念一轉，突地微笑，旋即道：「那麼前輩注意，小可有僭！」

「嗚——」一種異聲，三支烏影，同時興起！三點烏影，一支直向烟叟陳杰面門射去，另兩支分左右，成八字弧形，分向烟叟陳杰施襲！

中間一支，距離烟叟陳杰，尙有一尺許，烟叟睹定來鏢，烟袋一立，烟袋鍋業已疾然點向竹鏢！

恰在烟袋鍋堪堪擊中之時，竹鏢突地似力盡般，斜向下射去！指向烟叟陳杰的小腹之間！

烟叟陳杰，倏然向左飄身，竹鏢恰恰貼着他的右臂射過，落向地面，勁疾的餘力未消沒入地中。

烟叟陳杰，手中烟管，疾然暴點，叭的一聲，擊個正着，然而同時，却聞一聲輕哧！突感背頸處生凉，又是一聲輕哧！響於左後方地面！

烟叟陳杰，頭微頃時，眼角餘光，正見一支竹鏢沒入地中，不在意地，左手揚起，已覺出背勁處那衣領根處，裂開一條大縫，凉風正颼颼灌入！

烟叟陳杰抬目向身旁不遠的陽世惡煞鄭鰲，歉意的望了一眼，轉頭抱拳向余浩然道：「少俠手下留情，老夫在此謝過，長江後浪推前浪，武人舊人換新人，獨行俠，定卜重播宇內，只望少俠能體上天好生之德，老夫……唉——」

似是感到年邁力衰，抑是陡生敗軍之將，不再言勇之嘆！突地雙拳一拱，疾然彈身而起，一走了之。

陽世惡煞鄭鰲，請來之人，一傷一敗，雙雙退走，頓時又剩下了他一人！

心內生怯，却硬充壯漢，大聲顫呼道：「小子，還我昨晚削耳的公道來！」

只叫不動，色厲內荏的樣子，看在余浩然眼中，不由得又在唇角泛起了那股使人望之而心悸的微笑！

藍影一閃，余浩然身旁，多了那俏盈盈但怒容滿面的樂筠姑娘！只聽她嬌聲怒道：「無恥的老匹夫！暗算偸襲的小人！不用充硬漢，今晚絕不勞動余少俠，姑娘非讓你嚐嚐我崑崙派的玲瓏指的挫骨分筋滋味不可！」話至此處，向前踏出兩步，邊走邊叱道：「老匹夫準備了！」

一指隨那纖纖玉手點出，指風銳嘯，射向陽世惡煞鄭鰲的胸腹之間！

陽世惡煞鄭鰲，對余浩然心存顧忌，但對姑娘，可並未放在眼中，闖道說是不勞余浩然動手，心下大定，不由得惡向胆邊生，怒從心上起，緊接着姑娘的話聲，身形一縱，斜躍開去，口中急聲道：

「慢來！」

姑娘本待隨指而出的指風，刹時收住，停身道：「你還有何話說？」

鄭鰲陰險的道：「你非我敵手，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余浩然一聲冷哼！

姑娘更是怒不可遏的道：「別臭美，你認爲你那惡煞掌天下無敵，沒什麼話說了！那麼接招！」

聲落指出，雙指連點，一輪疾攻，哧哧之聲，銳嘯刺耳，連綿不絕！襲向陽世惡煞鄭鰲！

陽世惡煞鄭鰲，雙掌暴揚，疾推而出，迎着襲來的連綿指風，硬擊而去！

掌風渾厚，阻得了前指，可抵不住緊跟而來的指風勁力，這正如一支盾牌，抵得住一槍兩槍，却抵不住連續而來的槍尖硬刺，這原因可簡單得很，指風可以重疊匯成一股尖細的勁力，向前直衝，後力加前勁，越聚力道越重，而掌風却是一掌只能阻擋一時，而不能組成一股風盾，更不能加厚，是以姑娘指風未到六指重疊，指勁已襲中陽世惡煞的掌心，微微生疼。

陽世惡煞鄭鰲，險鷔的雙目一轉，頓時不再停原地，轉身移動，斜刺裏向姑娘劈出一掌！

姑娘一見陽世惡煞鄭鰲，身形一動，未待掌風臨身，倏的一聲尖嘯，騰身而起！

身形如大鵰般起於空中，翩翩飛舞中，雙掌揚處，玲瓏指猶似雨點般，疾落向移動中的鄭鰲！

鄭鰲一見，更是踏步疾轉，隨意挪動，仰頭注視着姑娘騰空的身影，雙掌蓄勢，迎着來指，斜臂正擋，不時揮出呼呼勁風。

姑娘騰空的身形，每點一指，即自行藉力飄開，直如鳳舞龍翔，看在下面觀戰的余浩然眼中，心中甚是佩服，今日他才眞正見到了威震武林的崑崙派那「九現雲龍」的身法，實是美妙至極，使他大有嘆爲觀止之感。

而騰空的樂筠姑娘，因已有備，且已使出崑崙派嫡傳的兩門絕學，故而放手施爲下，威力大增！

同時少女心情，一者要在余浩然面前顯示眞正功力，一者，心懷昨日被襲之恨，施爲之下，更不容情，何況她還有另一個目的，今晚只能贏不能輸，輸了到手的傳派之寶，又將送回余浩然手中，豈不是太爲丢人？

是以姑娘心中，瞭然此一戰之重要，施展開來，甚是有力，雖然如此，姑娘可未敢施出全力，以防眞力不繼之唯一「九現雲龍」身法的缺憾！

然而，姑娘所担心的事，在她施展途中，突地發生了變化，她已覺出自己施展此一身法後，不但再未生眞力減弱的平日練功現象，相反的，眞力反而洶湧如潮，繼續增長，而指力似亦慢慢加重！

此情湧上心頭，頓時憶起了自己昨晚曾服食了余少俠的「百草精片」之事，心中對余少俠更生感激！激門中亦不自禁的望向余浩然！

只見余浩然亦正自望着她，一瞬不瞬的凝視；情生心中，壞的都是好的，姑娘心中，不由對余浩然的關心自己有更增加了一份少女的幻想！

顧忌一去，精神倍增，只見她那飄渺美妙的身形，在空中騰轉閃躍，更形靈便！

相反的，居於地面的陽世惡煞鄭鰲，却是越打越寒心，他不但已覺出姑娘的指力尖刺之加重，亦看出了姑娘的身法，越來越輕靈飄忽，不可捉摸，移動飄閃的身形亦更爲迅速，這種情形之下，加上他的隱憂，昨晚被余浩然擊中一掌後的傷勢，雖經服藥調治，但經過此一長時的牽動，傷勢似又發作，胸中業已感到隱隱作痛！

這老狐狸頓生逃念，即時移動身形，向校閱台方向退步，但他的動作，却於此時，亦恰恰露出破綻，掌風無力，招已不實，此種情景，業已爲空中之樂姑娘查察，就在他快要移近校閱台之時！突聞空中樂姑娘一聲嬌叱！

一股勁風大力，摟頭蓋頂，隨着一蓬藍影，疾衝而下，陽世惡煞，突地奮起全身，雙掌一起，迎擊而至，身形亦隨之藉機後閃亟圖藉勢逃至台下！

然而却突然感到此次來勢，竟然出奇的重，指風變成掌風，兩股掌風一碰！「轟」的一聲大震！

陽世惡煞鄭鰲的胸腹間頓時一熱，口中一股腥氣，翻湧而出，張口「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而頭腦一陣暈眩，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只見他那高大的身形，向後疾退，「嘭」的一聲，摔在校閱台，將台下擋墻，撞得竦竦落下好多浮地積土，人已頭已歪，癱瘓當地，不省人事！

姑娘却在藍影一閃時，挺立當地，舉指正待點向業已昏迷不省，負傷甚重的陽世惡煞鄭鰲，讓他嚐嚐「玲瓏指」的「挫骨分筋」滋味之時，突感身旁勁風一錯，右肘被人輕輕一抬，耳中傳來了一句：「姑娘饒他一次！我們回去吧！」

飛入耳中，輕柔而温文，同時肘部傳來一股暖流傳遍全身，姑娘頓感幸福，嬌羞，温暖，同時並臻，微微轉身，四目交投時，雙雙心身一震，各自那靈魂之窗，得到了保證般的，姑娘驀然嬌嗔地甩脫了美少年余浩然猶自托着臂肋的手兒，羞紅滿臉的抿嘴一笑！

緊接着騰身而起，射向廣場處而去。

同時後面亦傳來了衣袂飄風之聲。

一雙人影，刹時間並肩消失在夜暗之中！(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俠怒風塵

文・東方英
圖・新培

橫禍天來逢知己　風雲地起闖江湖

一群飛奔追逐的駿騎，帶着歡騰的笑語，風馳電掣般搶過一片大平原，向前面風雲堡奔去。

駿騎一共是八匹，每一匹駿騎之上，坐着一位少年人。

人是八個，但從他們的服色上看去，却明顯地有着二種不同的身份。

前面四人，三男一女，一色錦緞輕裘，金鞍銀蹬，滿面春風。

後隨四騎，年紀都也差不多，都在二十左右，人也長得一樣英風朗爽，服裝却是一色藍緞勁裝。

當先一人，年紀只有十五六歲，長得最是出色，有如鶴立鷄羣，擎天玉樹！

八匹快馬，就像是一陣旋風，掀起滿天揚塵。

飛快的八騎，眨眼間，就掠到了一排虬松之下。

驀地，一道紅光從一棵虬松之上直射而下，正對着當先那少年英俊飄逸的公子頭上，一落而到。

那少年公子好快的身手，迎着已到頭頂的紅光，上身向後一仰，左臂一探，紅光一斂，原來是一隻紅色酒葫蘆，正被他單掌托在掌中。

不過這時，他坐下「追風」龍駒，却驚得「希聿聿」一聲，人立而起，那少年公子雙腿一夾，身形穩而泰山，隨着馬身的起伏，一挺腰，左手一扣韁勒，一提一抖。

追風龍駒，一個虎跳，搶出二步，立時凝立如山。

同時，那酒葫蘆落向那少年公子頭頂時，隨行的那四個身穿藍色勁裝少年，齊口同聲一聲叱喝：「什麼人？」

四邊銀芒，繞體而出，帶着四條怒矢般的身子，疾向其中一棵虬松上撲去。

四點銀光一集，只聽虬松之上有人尖聲叫道：「我不是故意的，你們就饒了我老頭子吧！」

那四人四道劍光，原是向着那虬松之上一個隱身人，交叉襲去，眼看四劍同到，間不容髮之際，那人身子一縮，從樹上滾了下來，落在那公子馬頭前面。

原來，是個一衣衫襤褸其貌不揚的糟老頭子。

那四個少年劍士也隨身而下，團團圍住那糟老頭子，但却未再向那糟老頭子出手，動靜之間，顯出了他們的氣派與敎養。

那少年公子俊目一閃，凝目向那糟老頭子望去，那知他還未開口說話，那糟老頭子却先他怒目一瞪，破口大罵道：「好一羣沒人敎養的小子，簡直無法無天，連睡覺都不得安寧。」

那少年公子年紀雖小，却出奇的沉靜，揚起手中紅葫蘆，微微笑道：「這紅葫蘆可是老丈……。」

一言未了，那糟老頭子又跳起脚來，截口喝道：「好呀！老夫的萬寶葫蘆也被你這小賊偸去了，還不還來！」氣勢洶洶的向那少年公子衝去。

這是什麼話，出口就罵人小賊！

當時，八個年輕人，臉上都變了顏色，那唯一的女孩子，已是柳眉一挑，嬌軀閃動，橫飄而至，擋住那糟老頭子淸叱一聲，喝道：「站住，看不出你這一大把年紀，口裏不會說半句人話，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是什麼人，會打你這破葫蘆的主意。」

那糟老頭子身形一頓，停了下來，翻眼道：「哼！老夫這萬寶葫蘆，皇帝老兒都想要，何况你們這批膏粱子弟，如今人贓俱獲，你們縱是想賴也賴不了。」

那小姑娘冷笑一聲道：「你倒眞會賴人，明明是你這爛葫蘆掉下來，幾乎打了我年哥哥……。」

那糟老頭子接口道：「打了沒有？」

那小姑娘道：「幸好沒有打着……。」

那糟老頭子冷哼一聲道：「幸好沒有打着！哼！如眞是掉下來的，只怕還隔着二三丈遠哩！」

大家被他說得不由都是一怔，可不是，剛才那紅葫蘆落下來的地方，離開那糟老頭子所隱身的那棵大樹，至少相隔有二丈多遠。

剛才那紅葫蘆掉下來時，那四位青年劍士可沒看淸那紅葫蘆是怎樣掉下來的，他們只見紅光一閃，又見不遠樹上藏得有人，是以奔向那糟老頭子。

如今被那糟老頭子這樣一說，他說的確不是事實，却言之成理，令人有口難辯。

那小姑娘玉面一紅，跺着脚道：「胡說，那紅葫蘆明明是掉下來的！」

那糟老頭子呵呵一笑，道：「你說是掉下來的，你掉給我老頭子看看！你要證明得出來，我老頭子算倒霉，這萬寶葫蘆我老頭子也不要了，我拔腿就是。」

大家又楞住了，也難住了，但也恍然悟出了其中道理。

一定是那糟老頭有意找麻煩，以氣役物，使那紅葫蘆脫手飛出，然後照着那少年公子頭上直落下來的。

這一手說來簡單，其實一身功力非達到爐火純青的上層境界不可，這份功力，莫說他們這批年青人，就是風雲堡主何超凡也還差得遠哩！

那小姑皺眉頭一皺笑道：「這有何難，你就睜開眼看着吧！」

接着，向那少年公子，要過那隻紅葫蘆，蓮足輕點，嬌軀冲天而起，輕舒玉臂，將那紅色葫蘆放在一枝枝椏之上。飄身落回地上，望着那糟老頭子，微微一笑，長身向那糟老頭子原先藏身那棵樹上飛去……。

這時，那糟老頭忽然一陣哈哈大笑，二話未說，轉身拖着步子，蹣蹣跚跚就走。

那小姑娘淸脆一聲嬌笑道：「你請慢走呀！」

敢請那小姑娘功力雖然不够，却是機伶透頂，放好了紅葫蘆，以後要它什麼時候下來，自是不費吹灰之力了。

那糟老頭子人高藝高，却沒想到這小姑娘根本就不和你來這一套，用個簡單的笨法子，可就把他氣跑了。

這時，那小姑娘好不高與，口裏還不饒人，另外道了一句冷言冷語。

那少年公子皺了一皺眉頭，縱起身形，取下那紅葫蘆，掠身向那糟老頭子身後追了下去，一面叫道：「老人家請慢一步！」

那糟老頭子回身一瞪眼道：「年輕人可不該得了便宜，又賣乖！」

那少年公子雙手一托那紅葫蘆，邁步向前，陪笑道：「晚輩不敢，這紅葫蘆請你老收回吧！」

那糟老頭子一翻眼道：「我老頭子幾時說過不算數的話，它現在是你的了。」

猛回轉身形，看起來步法未變，還是那樣慢悠悠的，但眨眼間，可就出去了十幾丈，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那少年公子一楞之間，那糟老頭子的人影就在他眼前消失了，耳邊响起那小姑娘的笑聲道：「年哥哥，理他做什麼，那是一個訛人的瘋子，我們走吧！」

那少年公子笑了一笑，隨手將那紅葫蘆收入腰中鏢囊之內，因爲那紅葫蘆並不太大，正好還放得下。

人人飛身上馬，一聲吆喝，又激起了一陣滾滾的揚塵！

不久之後，一座甲第連雲的大莊院，已出現在眼前。

這時那小姑娘一聲歡呼，催動坐騎，超越那少年公子而出，一馬當先，向那莊院之內飛馳而入。

其他七騎，也幌眼之間，到了莊院門口，這時莊院門口忽然轉出一個虬髯如戟的大漢，叫住那少年公子道：「柏年，你停一步，我有話和你說。」

那少年公子點頭含笑道：「程大叔，有什麼事？」翻身下了馬。

其他六人也同時停在門口，準備跳下坐騎，那程大俠一揮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你們都先進去……還有，把柏年的馬給他先帶進去。」

其中那位年紀較大的少年，笑道：「年弟，事完之後，你要快來我們院子裏啊，否則玉妹發起脾氣來我們可帮不上你的忙啊！」

那少年公子俊面陡然紅了起來，點頭道：「大哥，你放心，我儘快回來就是，同時也請你先替我謝謝玉妹。」

要知，今天乃是那少年公子十六歲生日，小兄妹們對他另有一個特別的體己節目，那節目也是那小姑娘主持的，所以其中意義非常重大，令他感在心裏，羞在臉上。

那程大叔已一伸手道：「你們快進去吧，等下玉兒的排頭，又要先照顧你們了。」

大家一笑，一個劍士接過那少年公子韁繩，一陣風擁進了莊門。

這時，莊院門口，除了那程大叔與那少年公子外，便沒有第三者，連平時看守莊門的老袞，也不見了人影，四週顯得一片寂靜。

那少年公子這時也未再發問，只舉着一雙迫切期待的星目，向程大叔望去。

那滿臉于思的程大叔忽然把頭一別，避開了他清澈的目光，不敢與他相對，但冷酷的，却又微帶顫聲地道：「從現在起，你不能再踏入『風雲堡』一步，你快快離開這裏吧！」

這話來得沒頭沒腦，那少年公子心神猛然一震，怔了一怔，道：「程大叔，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程大叔回過臉來，瞪着一對比銅鈴還大的虎目道：「我，話說得還不清楚？你不要與我裝糊塗，還不給我快滾。」

那少年公子臉色陡然一變，脫口叫了一聲：「程大叔……。」

那程大叔冷然截口道：「誰是你程大叔，你還不配！」

那少年公子全身發出一陣猛顫，咬着嘴唇，半天說不出話來，星目之中，佈滿了悲憤的怒火，楞住了。

要知道這位少年公子的來頭可不小，他父親就是被當今武林之中尊爲天下第一劍的神龍劍客呂飛鴻，乃父與這風雲堡主鐵掌神拳鍾大光，有着過命的交情，磕過頭的生死弟兄。

風雲堡主鍾大光是老大，神龍劍客呂飛鴻是老二，但眞功夫硬本事，老二却比老大更爲高明，因此神龍劍客呂飛鴻江湖上名頭，也比鐵掌神拳鍾大光更是响亮。

神龍劍客呂飛鴻生成一副俠肝義胆，長年爲了別人的事，東奔西走，雖然因此交了很多朋友，却無法兼顧自己的家。

五年前，風雲堡主鐵掌神拳鍾大光把這位盟弟的愛妻錦袖飛星何翠蓮，愛子呂柏年接到風雲堡來同住，以減輕神龍劍客內顧之憂，好讓他盡展所長，爲武林之中主持公道，維護正義。

風雲堡主鐵掌神拳鍾大光原來二子一女，長子鍾仲由，次子鍾季元，三女鍾玉珊，呂柏年來風雲堡後，插在他們兄妹之間是老三，而玉姑娘成了四妹。

由於呂柏年秀出群倫，雖是老三的身份，隱隱之中却成了四人之首，大哥二哥四妹遇事都多半聽他的主意。

這幾年來，他的生活可過得眞愜意極了。

今天，是他十六歲生日，兄妹們帶着四個貼身劍士，陪他盡情的樂了一天，正在高興頭上，沒來由的被這位風雲堡總管程祝如來這樣一手，把他轟得昏頭轉向，雲裏霧裏，既莫明其妙又疾首痛心。

呂柏年以極大的毅力，把激動的情緒壓低了下去，緩緩的道：「好！小侄去找鍾伯伯說話去。」雙肩一搖，身形一矮，就向莊內射去。

詎料，程祝如早有防備，一聲大喝道：「站住！」移形換位，橫身擋住了呂柏年。

呂柏年目泛怒芒，冒火一聲冷笑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程祝如吼聲道：「我就是不准你踏入風雲堡一步。」

程祝如雖然與鐵掌神拳鍾大光情同手足，但在風雲堡終歸還只是一位總管，並非莊主本人可比，像這種無情不義的事情，諒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自作主張，其中莫非鍾伯伯……呂柏年心念一轉，恍然若有所悟，氣得哈哈一笑道：「是了，我明白了，他這時那有臉面見人，小生不見他就是了……小生這就前去奉母他投！」身形一轉，舉步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那知，程祝如又橫身擋住他道：「這裏沒有你的母親！」

呂柏年劍眉一皺，臉色瞬變道：「程大俠，你這就未免大乖常情了，貴堡既不容於小生，小生奉母他去，有何不當？」

程祝如冷着面孔道：「這裏誰是你的母親？」

呂柏年一聽這話就有氣，但終於捺住火性，委屈求全的道：「家母不就住在南園擁翠樓麼？」

程祝如道：「那是神龍劍客呂飛鴻呂大俠的夫人，豈是你這無名小子的娘親，別做你的白日大夢了吧！」

呂柏年一怔道：「此話怎講，難道小生不是呂柏年了？」

程祝如「哼！」的一聲，道：「你本來就不是神龍劍客呂大俠的公子呂柏年。」

這時呂柏年被他這話說的一楞道：「那麼小生是誰？」

程祝如道：「誰知道你是那裏來的野小子。」

呂柏年的神智是清楚得很，但被他這樣一說，說得自己好不迷惘，盡量平心靜氣，沉思了一陣，五年來風雲堡的快樂生活，歷歷如繪，自己的神智根本就沒有失常。

呂柏年猛然一抬頭，雙目神光電閃，凝神如注，瞪着程祝如道：「你們到底安的是什麼心腸，打的是什麼鬼主意，別看小生年幼可欺。」

一語未了，程祝如大吼一聲道：「好一個野小子，竟敢冒呂公子前來本堡生事，照打！」喝聲中，一式「力劈華山」已迎着呂柏年面門劈了過來。

呂柏年幌身讓過一掌，雙目似要噴出火來，冷笑一聲，道：「你們這樣就能阻得住小生麼？」昂然舉掌，相迎而上。

程祝如嘿嘿一聲狂笑道：「好一個大胆的小子，竟敢和我程大爺動起手來，那你是自討苦吃了。」掌聲呼呼，把呂柏年圈在掌勁之中。

呂柏年年紀太輕，內力修爲，自是遠比不上程祝如的深厚，但他仗着家傳絕學，與輕巧電快的身法，竟一口氣與程祝如對了二十多招，未落下風。

不過時間一久，程祝如究竟功力深厚，經驗豐富，已完全佔於上風。

呂柏年雖未立時落敗，但身形轉動之間，已不如初交手時那樣靈活了，看樣子只要再有二三十招，就非傷在程祝如掌下不可。

呂柏年可是不甘就此被迫出風雲堡，鼓起餘勇，全力搶攻。

忽然，程祝如大吼一聲，道：「你還不替我滾出風雲堡去！」

雙肩微晃，高大的身軀，奔雷閃電般，直欺而上，一股凌厲强猛的潛力，隨掌而出。

呂柏年暗暗驚駭，一提丹田眞氣，身子飄空而起，橫向一側飛去，準備讓他這凌厲的一掌。

只聽程祝如一聲冷笑，道：「你還想躲得了麼？」陡然一回掌，那排空狂飇，忽的一捲而到。

他應變雖快，但程祝如的掌力籠罩了四五尺方圓，想在一避之下讓開他的掌力，豈是容易之事，呂柏年但覺一股强猛絕倫的力道撞在雙腿之上，登時覺着腿骨劇痛如裂，身子不由向外摔了出去，直飛出堡外兩丈開外，才向地上落下。

當他好容易支起身子時，只見風雲堡的堡門已是緊緊的關閉了。

黑色的夜幕，已悄悄的罩住了整個大地。

呂柏年面對着黑壓壓的風雲堡，眼睛看到的，只是一朶令人窒息的陰影。

沒有聲音，沒有動靜，腦中是一片空白，人更像立地的化石，與四週凝成一片，彷彿一切都是死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呂柏年一揚頭，自言自語道：「不管怎樣，我總得見上娘，弄個明白，才能離開這裏。」

念動立發，一跺脚，忽然，「唉喲！」一聲，又蹲下了身子，敢情他一時忘神，牽動了腿傷了。

他跛着腿，挨着牆脚左邊拐了過去，他這時雙腿甚是疼痛，無法使勁翻過三丈六尺高的院牆，他想順着牆根，從側面一道排水溝出口鑽了進去，與娘親一會。

那知他走近那排水溝出口處，却發現那排水溝不知什麼時候裝上一道兒臂粗般的鐵條，阻住了唯一滲入堡中的入口。

他要不是雙腿負傷，原有很多法子偷入堡內，可是現在他却無計可施了，望着那排水溝口，只有發怔的份兒。

但就在這時候，忽然聽到一聲輕微的嘆息之聲傳入他耳中，呂柏年忍不住脫口道：「什麼人？」

隨之一轉頭，閃動星目，循聲掃了過去，沒有人答話，也沒有任何人踪，想必是自己聽錯了。

呂柏年對風雲堡的情形，熟習得比自己的掌指都清楚，此路不通，要想進入風雲堡那是勢比登天還難，何況這時他還跛着一雙又痛又腫的傷腿。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急得幾乎想放聲大哭一場，不過，他生性堅忍，眼淚衝到了眼眶，又被他硬忍了回去。

這時，他父親神龍劍客去年離開他們時，向他說的一些話，一字一字的在他腦中跳躍着：「孩子，一個人要出人頭地，要有所作爲，就得有堅忍的意志，你要忍受練功，忍受孤獨，忍受痛苦，甚至還要忍受輕視與忍受屈辱……只有從忍耐中，你才能有冷靜的頭腦，有了冷靜的頭腦，你才能衝破你當前的困難，達到你憧憬的目的。」

當時，他還不大瞭解這話的含義，這時他却因這話的啓示，漸漸冷靜了下來，便不再作無謂的衝動，索性退到一株大樹根下，一面運起功力，推拿雙腿的傷勢，一面思量整個事情發生因果的關係。

想來想去，他覺得憑他父親與鍾伯伯的過命交情，與他父親今日武林中的聲望，今日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

「除非……。」呂柏年心中一動，起了一個不敢想像的念頭，但此念一生，心中雖是怕到了極點，却忍不住不推想下去：「那一定是父親出了事，鍾伯伯過去的照顧他們母子，不過是巴結的一種手段而已，所謂『人在情在』，如今父親倒了下去，鍾伯伯也就忘恩負義變了，視他們母子爲累贅，所

以想了這個損主意，來打發他們母子……

「但，他們爲什麼又不讓我回去接母親一同離開呢？……莫非我母親也遭了不幸，他們怕我回去鬧事，所以，索性不給我回去。

「有理，一定是這樣……」

呂柏年想到這裏，不由傷心得慟哭起來。

他悲悲切切的哭了一陣，心中舒暢了不少，一天折騰下來，人也倦了，便依靠着樹根，呼呼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睡夢中，他只覺一道閃耀的金光向他眼前射來，嚇得他驀地一驚，睜開眼來，原來是初升的朝陽，正迎面射在他身上。

他一低頭，又發現自己滿身都是泥污，一身錦裝，完全失去了光彩，無意間向臉上一摸，在鼻子上就摸到一大塊泥土，想來臉上也髒得不成人形。

呂柏年本來是最愛乾淨的，那能忍受得了這種骯髒，便舉步向不遠外一條溪流走去，準備洗淨身上泥污。

走到溪流邊，正好也看到了風雲堡的大門。

而呂柏年也雙眼一直，被大門口的情景吸引住了，忘了身上臉上的泥污。

只見「風雲堡」大門口停了一輛八駿藍呢飛車，飛車之前，排列着八個錦衣大漢，各人手中牽着一四千中選一的駿馬，飛車之後，也一樣有八個帶馬錦衣大漢護着。

看那情形，正是待命起動的樣子。

呂柏年遠遠望去，見那些錦衣大漢，都非常面生，沒有一個是「風雲堡」的人。

此外，更有不少「風雲堡」的人，來來往往，鬧成一片，那「風雲堡」總管程大叔，正站在人羣之中，來往照顧指揮。

忽然，鬧聲一靜，堡內響起了一串爆竹之聲，接着，從堡內走出一大羣男男女女。

最前最中央一人，赫然正是他的母親！

鍾伯伯夫婦和大哥二哥，都陪在他母親左右，稍遠是四妹玉珊，正和一個……

呂柏年以爲是自己眼睛花了，擦了一下眼睛，注足神光望去，這一望，他却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痴痴的站在那裏，全身只是發抖。

四妹玉珊手拉着手，併肩出來的，可不正是他自己呂柏年，他們兩人那份難分難捨的親熱樣子，不正是大家公認的他與她。

呂柏年只覺胸腹間一股熱淚衝了上來，直冒腦門，這時他甚麼也不管了，一聲大喝，便待奔了過去。

忽然身後伸出來一隻手掌，搭在他肩頭上，壓得他身子一矮，阻住了他的去勢，接着，只聽一個沉冷的聲音，道：「小子，你要過去生事，老子就廢了你。」

呂柏年這時那還理會這種威脅，肩頭一甩，理也不理身後那人，依然向前射了出去。

可是他身形剛動，人還沒有射出去，身後那人冷笑一聲，一指疾點了他腰眼穴。

那人出手奇快，不要說呂柏年這時心慌意亂，就是誠心想讓，只怕也讓不開，呂柏年只覺腰眼穴一麻，內力盡洩，心裏明白，身子却一動也不能動了，甚至，想開口嚷叫，引起別人注意亦不可能。

呂柏年就這樣睜着一雙憤怒的眼睛，眼睜睜的看着母親和另外一個自己，上了那輛八駿飛車，與鍾家一家人揮淚而別。

一陣揚塵，遮斷了他的視綫，揚塵慢慢消失了，那輛飛車也去得不見了影子。

「風雲堡」前，送行的人羣漸漸也散了，最後只留下鍾氏三小兄妹，後來，大哥二哥搖頭嘆息之下也進去了，現在只賸下四妹玉珊，獨自一人站在堡外，痴痴的望着遠方，不時揮袖拭淚。

呂柏年鼓起全身勁力，叫了一聲「玉妹」，不料他這全力一叫，竟給他叫出了聲，同時一股力量使他身子向前一傾，脚下竟然搶了兩步未曾跌倒。

他受制的穴道，竟然不解自通了。

呂柏年斜身飄出五尺，回頭一望，制他穴道的那人，早已走開了，他放腿狂奔，也不管自己的腿傷，直向鍾玉珊身前奔去。

一聲：「玉妹！」叫得鍾玉珊嬌軀一顫，收回目光，只見眼前出現了一個泥污滿身滿面臭小子。

她這時正爲離情別緒所惱，心中正沒好氣，一見眼前這臭小子好大的胆，竟敢放肆叫她玉妹，柳眉一挑，玉掌揮動一個耳括子便到了呂柏年臉上。

呂柏年被打得一怔，又叫了一聲「玉妹」，鍾玉珊罵了一聲：「你找死！」蓮足一掃，又賞了呂柏年一腿，她惱怒出手，這一脚可用上了全力，只掃得呂柏年斜飛出去，摔倒一丈開外。

呂柏年這時是神智皆傷，所以毫無還手之力，當他爬起身來，只見鍾玉珊嬌軀已閃身入了堡內。

呂柏年還想作最後的努力，又叫了一聲：「玉妹……」追身而上。

當他追到門口，鍾玉珊早已不見了人影，但門口却又閃身出現了程大叔，迎頭就是一聲大吼，巨靈之掌已當頭劈了下來……。

呂柏年這時已被眼見的事實，弄得神志迷亂，應變之能大不如前，程大叔一掌劈來竟不知避讓。

程大叔濃眉一皺，驚叫了一聲，掌力一偏，同時也盡可能的斂去勁力，落在呂柏年肩頭之上。

就這樣，呂柏年還被打得飛出堡外，當卽昏死過去。

程大叔臉色一慘，俯身一搭呂柏年腕脈，輕聲一嘆，臉色稍稍一舒，伸手從懷中取出一粒丹藥，納入呂柏年口中，然後攔腰挾起呂柏年，飛身奔向官道，把呂柏年放在路旁，一幌身回了風雲堡。

呂柏年自己是毫無所覺，也不知昏迷了多久，迷矇中似覺有一雙熱燙燙的手，在自己身上推拿，他吐了一口長氣，睜開眼來。

只見自己躺在一座矮小的土地廟裏，一個頭髮像亂草堆似的叫化子，蹲在他身旁，爲他推拿。

那叫化子年紀也不大，只是十七八歲的樣子，他見他睜開了眼睛，停住推拿，取過一隻紅葫蘆，送到他嘴邊道：「這葫蘆裏的酒眞好，你快喝一口下去，就不碍事了。」

呂柏年一看那紅葫蘆就是自己帶在身邊的那一隻，張口喝了一口那紅葫蘆裏的酒。

他過去原是點酒不嘗的，這時一口烈酒下肚，所經之處，就像是一把鋒利的刀子，從他口中揷了下去，那難受的程度，眞比身上的傷勢還痛苦。

可是那烈酒下肚之後，全身又猛然燒了起來，四肢百骸似要炸裂開來，好不難受。

但片刻之後，他只覺全身一舒，血氣通暢無比，胸腹間那種鬱結的感覺，也一掃而光。

他一挺腰，竟然毫不費力的就坐起來了，他本來還想站起來，向那小花子道謝，那小花子一手按住他笑道：「站不得，你一站起來就要把廟頂衝破了。」

可不是，他這一坐起來，廟頂就離頭不過尺多高了，呂柏年只好坐着抱拳道：「多謝你這位大哥救命之恩，並請教尊姓大名？」

那小花子搖頭笑道：「不要多禮，我們不作興這一套，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大傷，我就不救你，你也會自己醒轉回來……我姓趙，單名一個凱字，你叫我小趙，小凱，小花子，都可以……來！來！來！吃點東西，你就完全好了。」

小花子趙凱一面說話，一面打開一個油紙包，裏面包得有燒鷄、醬肉、紅燒牛肉，以及八個大饅頭，香味撲鼻，都是最好的東西，根本不像是乞討來的。

呂柏年昨天吃過中飯後，就滴水未入，這時腹中早已餓得貼到了背上，不好意思吃人家的燒鷄，却取了一個饅頭，三二口就送到肚子裏去了。

饅頭太乾，他又吃得過份的快，最後一口竟塞在喉頭上下不得，漲得滿面通紅。

小花子趙凱看得只想笑，連忙把那紅葫蘆遞給他道：「快喝一口，就沒事了。」

呂柏年輕輕喝了一小口酒，把喉口饅頭送了下去，這時那小花子撕了一隻大鷄腿塞到他手中道：「不要客氣，這鷄腿油汁很多，你先吃一口鷄，再吃饅頭，就不會梗喉嚨了。」

呂柏年道了聲：「多謝！」接過鷄腿，斯斯文文的吃起來，他現在肚中已經有了一個饅頭，自然不會再失態了。

小花子趙凱望着他紅到脖子上的臉色道：「你這酒一定好得很，我一聞就知道。」接着又嚥了一口口水。

呂柏年自己不是酒虫，那知小花子這時的心理，他還以爲那小花子是說他一喝酒就上臉，隨口道：「小弟平生沒有喝過酒，可眞不行。」

小花子趙凱微微一怔道：「你不喝酒，爲什麼身上會帶有這好的美酒？」

呂柏年道：「那是無意中得來的。」

小花子趙凱直着眼睛道：「那眞可惜了。」

呂柏年見了他眼色，這才恍然而悟道：「趙兄，也喜愛此物？」

小花子趙凱臉上堆起笑容道：「有了它，命都可以不要。」

呂柏年連忙捧着那紅葫蘆，送到他手中道：「失禮！失禮！小弟可無法奉陪你請自酌自飲吧！」

小花子趙凱接過酒葫蘆，笑道：「有好酒，沒人喝，其實也是罪過。」仰頭喝了一口。

口中嘖嘖有聲，連連道：「好，好，我小花子喝了一輩子酒，今天算是嘗到什麼是眞的酒了。」

他抬起酒葫蘆，又要向口中送去，驀地廟外伸進一隻手來，攫住他手中酒葫蘆罵道：「你也配喝這種酒，別糟塌了老夫的一片心血。」

小花子趙凱正高興頭上，沒想到竟有這樣煞風景的人冒了出來，他可不是省油的燈，當下手臂一沉，緊緊抓住手中酒葫蘆，右手巳「葉底偸桃」，五指如鈎，向來手抓去。

他出手不算不快，可是來人比他更快，小花子只覺手中一震，那酒葫蘆竟在他指力未到之前，已被奪去。

小花子趙凱一聲暴喝，人便追出小廟之外。

呂柏年一式「金鯉穿波」，也隨着射出廟外，抬眼一望，只見那搶酒葫蘆的人，原來就是那酒葫蘆的原主人。

這時，小花子趙凱與那怪老人已是眼對眼，就要動手了，呂柏年閃入擋在他們中間，先攔住小花子道：「趙兄，這酒葫蘆原就是那位老人家的，你請息怒。」

接着，又轉首向那怪老人一揖道：「老前輩也

請莫見氣……」

那怪老頭哈哈一笑道：「老夫並不生誰的氣，只是那小花子不能喝這葫蘆裏的酒。」

小花子聽了大不是味冷笑道：「烟酒不分家，我小花子又那一點不如人，爲什麼不能喝這酒？」

那怪老人精光暴射，瞪着小花子道：「你當然不如人，你可知他是誰？」

小花子趙凱道：「你又知道我小花子是什麼人？」那怪老人一揚蒼眉道：「你是什麼變的，你道老夫不知道麼？你爺爺這時還打着燈籠到處找你；丐幫幫主也傳下了『富貴令』，要治你這假花子一個冒名嫁禍之罪。」

那小花子全身一震，氣焰頓減，訕訕的道：「你老人家是……。」

那怪老人道：「老夫是誰，你見了你爺爺就知道。」接着，把那小紅葫蘆交還給呂柏年道：「這個葫蘆也不是老夫的，是別人托老夫帶給你的，現在就是你的了，不過這葫蘆裏的酒，只准你一個人喝，不准你大方請客。」

呂柏年含笑道：「可是晚輩不會喝酒哩！」

那怪老人道：「不會喝也要喝，每天只要喝一小口就對你大有好處，喝完了隨便加上半斤什麼酒都可以，你懂不懂？」

大家都是練武的人，那怪老人這樣一說，呂柏年那有不懂之理，一定是這葫蘆裏放了什麼特別藥物，有意成全他，所以才只准他一個人喝。

呂柏年腦念電閃，暗忖道：「不知道這位老人家與我家有什麼關係？我如能請他出面，去問一問鍾伯伯，豈不甚好。」

此念一生，先謝了他的酒葫蘆，然後輕嘆一聲，道：「老前輩，不知認得風雲堡鍾堡主？」

那怪老人一搖頭道：「老夫不認得他。」話聲一落，人已飄身出去了兩丈多遠，再一閃身，便走得不見了人影。

呂柏年張口欲待叫住那怪老人，但轉念一想：「他或許不願多管閒事，我又何必仰面求人。」因此眼望着那怪老人去遠了，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趙凱皺了一皺眉頭道：「這人也怪得很，既然專程替你送東西來，應是你家的朋友無疑，爲什麼好像怕你沾了他似的？」

呂柏年慘然一笑道：「求人不如求己，這也不能怪人家。」

趙凱忽然凝目在呂柏年臉上注視了半天，「啊！」的一聲，道：「看你的面貌，好像神龍劍客呂飛鴻的兒子呂柏年哩！」

呂柏年凄然一笑道：「不瞞趙兄說，小弟就是呂柏年！」

趙凱怔了一怔：「你是呂柏年！是誰敢在這風雲堡勢力範圍之內，把你打傷。」

呂柏年目射恨恨之色道：「小弟就是傷在風雲堡楊總管程祝如手中。」

趙凱一楞道：「他竟敢打傷你，你爲什麼不告訴鍾堡主去？」

呂柏年嘆一聲道：「你想他有那大的胆麼？」

「你是說……」

「當然是奉命行事！」

趙凱愕然道：「這怎樣可能，他與令尊不是情同骨肉的生死之交麼，他爲什麼要這樣整你？」

呂柏年苦笑一聲，道：「因此我也覺得莫明其妙。」

趙凱拉着他回到小土地廟內，道：「來，我們邊吃邊談，總要商量個辦法，弄個一淸二白。」

× × ×

風雲堡自送走神龍劍客夫人之後，堡門就一直緊緊的關閉着，整天裏沒有打開過一次，好像專爲預防呂柏年去生事似的。

只氣得伏在暗中的呂柏年與趙凱怒氣冲天，冷笑不止。

鐵面無私的烈日，終於在一天工作之後，疲倦得休息去了，整個的大地，又淪於黑暗之中。

二條疾如閃電般的人影，飄身到了堡牆之外，那正是呂柏年與趙凱。

黑暗中看不淸他們的臉色，從他們談話的語氣裏，好像趙凱比呂柏年更爲憤慨，大約他們的臉色也好不了。

只聽趙凱氣唬唬的道：「這種無情無義的人，就是毀了他的風雲堡都不爲過，你也不必顧後了，你上吧！」

呂柏年輕「嗯！」了一聲，只見他捷如狸貓順着牆壁一口氣就揉升二丈多高，中間畧爲緩了一口氣，一冒身子就上升到了牆頭。

風雲堡的外牆高達三丈八尺，以呂柏年的功力，無論是縱身而上，抑用壁虎游牆功，都無法翻過這座高牆。

其所以如此容易的原因，那是呂柏年與鍾家三個孩子，爲圖出入方便，暗中在那牆上，早就做了手脚，想不到現在派上了用途。

呂柏年升到牆頭，偸偸的向內望了一下，果然不出他所料，牆上加多了看守的人。

呂柏年伸手向趙凱作了一個手勢，趙凱伸手取出一物，揚手打出，飛向牆脚之下，他自己卽一伏身爬在地上。

只聽「轟！」的一聲，火光中冲起一道濃烟，

厚達三尺多的牆壁，竟被炸缺了一個大口子了。

牆內激起了一片嘈雜的人聲，而牆頭上的呂柏年這時也失去了踪影，缺口裏一連飛出二十多條人影，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查，隨着時間的逝去，那搜查的人顯然是失望了，帶着輕輕的咒詛，一一回了風雲堡。

缺口處，多派了四個守衛，一切又恢復了午夜中應有的寧靜。

鐵掌神拳鍾大光的書房裏，一盞孤燈，獨自伴着鐵掌神拳鍾大光，他這樣不言不動的坐在這裏，已經有一個多時辰了。

只見他緊緊的鎖着一雙濃眉，平日神光奕奕的虎目，這時是一片黯淡之色，一臉憂鬱的神情。

門外輕輕的透過一絲衣袂飄風之聲，鐵掌神拳鍾大光臉上一無變化的輕叫一聲道：「外面是老五麼？」

「老五」，那是他對程祝如的稱呼，他與程祝如另外六人，併稱江湖七義，交情要比神龍劍客早得多，是他另一方面的生死之交。

正如神龍劍客呂飛鴻，他除了鐵掌神拳鍾大光外，也另有過命交情的朋友。

來人並沒答話，但却進了房，他心頭一震，霍的站了起來，扭頭向門口望去，只見他驀地臉色一變，驚叫一聲道：「是你！」

呂柏年盡量壓住激動的心情，保持平時的禮貌，欠身應聲道：「是小侄我！」

鐵掌神拳鍾大光怔了一怔，忽然臉色一沉，道：「你是什麼人？來此何事？」

呂柏年見他反臉不認人，不由火氣一冒，再也沉不住氣，冷笑一聲，道：「鍾大俠好會變，我看過二天，你會連自己的祖宗都不認了。」

呂柏年罵出口之後，忽又覺得自己太過份了，不由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鍾伯伯，請恕小侄一時氣忿……」

鐵掌神拳鍾大光被罵之後，臉上一無表情，揮手截口道：「老夫不識得你，恕你年幼無知，你去吧！」

呂柏年劍眉一軒，一步邁到鐵掌神拳鍾大光面前，右手向桌面上一搭，掌中托着一個雞蛋大小的灰色圓球，冷冷的道：「你看看，這是什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猛然大震，脫口道：「霹靂子！你那裏來的？」

呂柏年「哼！」的一聲，道：「你既然認得出這是霹靂子，當知道它的厲害，我問你，你還認不認得我？」

鐵掌神拳鍾大光臉肌一陣抽動，頹然倒在椅子上，神色沮喪的道：「你叫我說什麼呢？」

呂柏年冷聲道：「我問你還認不認得我呂柏年？」鐵掌神拳鍾大光失神的眼色，忽然堅定了起來，一揚頭道：「老夫一死不足惜，你就這樣輕視你自己的生命麼？我勸你還是快快離開吧！」

呂柏年吼聲道：「你不說，我們就同歸於盡吧！」左掌一揚，就要拍了下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可眞怕他拍了下去，急急搖手道：「慢，我就認得你，你又能怎樣？」

呂柏年道：「我問你，你弄一個假冒的我，把家母騙去，你到底作何居心？」

鐵掌神拳鍾大光嘆了一口氣道：「你如果關心令堂的生死，最好不要追問此事。」

呂柏年深心之內一震，但表面上還是惡狠狠的道：「你不說，那就莫怪我心黑手辣了！」

忽然背後有人冷冷的接口道：「你道風雲堡是什麼地方，會怕你區區一粒『霹靂子』麼？」

呂柏年一回頭，只見房門當門站着一個身穿黑色寬袍，臉上瘦得只見骨頭不見肉的乾枯老人，伸着一隻薑黃色的爪子，對着他右掌中的「霹靂子」一招。

呂柏年鼻子方哼得一聲，忽覺手中霹靂子一跳，被一股極大的吸力，吸得脫手飛了出去。

呂柏年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怔了一怔，伸手去搶時，那霹靂子已飛到了那老人手中。

那老人左手一按，便向呂柏年肩頭上落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大叫一聲道：「莫老，你說過不傷他的。」猛然橫裏一拳，接住那老人一掌。

鐵掌神拳鍾大光以拳掌威震江湖，拳掌上的造詣自是不同凡響，但與那老人一接之下，却是一連退了四五步，才穩住身形。

呂柏年大喝一聲，依然矮身而上，伸手向那老人手中「霹靂子」抓去。

那老人冷哼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袍袖一拂，掃得呂柏年平飛出去，撞在書桌上，悶哼一聲，昏死過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這時更是暴吼連聲，喝道：「姓莫的，你言而無信，老夫和你拚了。」身形一躍而起，直向那姓莫的老頭撲去。

他這時乃是氣極而發，先拳後掌帶着如同山崩海嘯的勁力，直向那姓莫老人全身罩去。

那莫姓老人見他掌拳齊襲而來，不但不避讓，嘴角間泛起一絲冷笑道：「鍾大俠，你這叫自找苦吃！」

說話間，振臂抬腕，微微向上一翻，只聽一聲輕微風響，衣袖左右一拂，揮拂之間，袖緣已分掠到鐵掌神拳鍾大光二手之上。

但聽「哇呀」一聲大喝，鐵掌神拳鍾大光陡然向後一跳，甩着雙手，怒翻着一雙虎目，恨恨的瞪着那姓莫的老頭，道：「你袖中暗藏利器，算什麼人物。」

那莫姓老人陰森森的道：「你也不想想，老夫爲什麼叫七步追魂……」

一條人影閃身跳了進來，驚叫一聲，道：「大哥，你和莫老怎樣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見來人是三絕刀程祝如，悲聲道：「柏年已被莫老賊打死了，我們無需要顧慮，和他拚了吧！」

三絕刀程祝如掠目一望呂柏年蜷曲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反手拔出背上鬼頭刀……

七步追魂莫狄冷笑一聲道：「你也不看看你這雙手，還有沒有再拚之能。」

三絕刀程祝如這才注意到鐵掌神拳鍾大光的一雙手，又紅又腫，不由微一猶豫，道：「大哥，你的手怎樣了？」

七步追魂莫狄不待鐵掌神拳先開口，接道：「他不知自愛，中了老夫一袖，只要雙手一變黑色，便神仙也救不了他的命了。目前，他的雙手雖然紅腫得厲害，却還有沒有變黑，也就是說，你眞沒顧忌麼？」

三絕刀程祝如望着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大哥，柏年眞死了麼？」

七步追魂莫狄道：「你不會自己去看看。」

三絕刀程祝如雙肩微一晃動，人已到了呂柏年身側，俯身一摸呂柏年心口，大聲道：「大哥，柏年還沒有死！」

鐵掌神拳鍾大光臉色微微一寬，道：「他傷得重不重？」

三絕刀程祝如道：「看來他傷勢並不重……」

七步追魂莫狄截口道：「老夫並未存心要他的命，只是閉了他一處穴道，姓鍾的，你這樣魯莽，不嫌太性急了一點麼？你現在還要拚不拚？」

鐵掌神拳鍾大光長嘆一聲道：「只要你們能守約不傷害這孩子，我鍾大光豈是言而無信之人。」

七步追魂莫狄桀桀一笑道：「你是說，我們還是好朋友！」

鐵掌神拳鍾大光的心意，在他們對話之中，已是表露了無遺，爲了呂柏年這時自然只有點頭了。

七步追魂莫狄哈哈一笑，抱拳道：「老夫剛才一時失手，倘望鍾大俠不要放在心上，你把這粒解藥服下，就沒有事了。」伸手掏出一粒黑色藥丸，給了鐵掌神拳鍾大光。

鐵掌神拳鍾大光苦笑了一聲，接過丸藥服了下去，頷首道：「莫老既然對那孩子沒有別意，那就請你解了他穴道，好送他出去。」

七步追魂莫狄道：「他一個時辰之後，自會醒來，程老弟，你可以把他送出堡去了。」

三絕刀程祝如還刀入鞘，伸手抱起呂柏年，剛站起身來，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來自門外，大家注目向門口望去，只見一個小花子一跳而入，喝聲道：「大家不准動，誰要動一動，小心我手中『霹靂子』不認得人。」

七步追魂莫狄向鐵掌神拳鍾大光他們使了個眼色道：「朋友，你有話儘管說，我們無不遵命。」

趙凱喝聲道：「把人放下，退過一邊去。」

三絕刀程祝如把呂柏年放在椅子上，三人都遠遠的站向一旁，趙凱一個箭步跳過去，抱起呂柏年，星目一掃他們三人道：「你們誰是鍾大光？」

鐵掌神拳鍾大光應聲：「老夫就是鍾大光。」

趙凱喝聲道：「站出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向前走了一步，道：「朋友有何吩咐？」

趙凱沉聲道：「你送我們出堡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他們原就要把呂柏年送出堡外，趙凱這一來，正合了他們的意思，自然毫不作反抗的打算。

鐵掌神拳鍾大光陪着趙凱出了風雲堡，趙凱指着鐵掌神拳鍾大光的鼻子狠狠的訓了他一頓道：「姓鍾的，愧你還是什麼武林七義，依小爺看法，你簡直連武林七鬼都不配，你要再不知悔改，下次遇見了小爺，可就不會對你這樣客氣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正是一肚子苦水，無處吐得，只被趙凱罵得臉紅脖子粗，幾乎氣死過去。

趙凱見他低頭閉目，漲紅着臉，以爲他被自己說得內愧不已，心中好不快樂，語氣一緩道：「你回去自己想想，你對不對得起神龍劍客呂大俠。」

話聲一落，抱着呂栢年飛縱而去。

趙凱年紀雖然比呂栢年大了兩歲多，也是名家之後，由於自幼父母雙亡，在祖父火王爺趙天君溺愛之下長大，爲人修養方面，可就比呂栢年差得太多，但調皮搗蛋，惹事生非，却又比呂栢年在行得多。

他這次偷偷離家出去闖江湖，仗着家傳火器厲害，不知惹了多少麻煩生了多少事。

他這身裝束，原是一時遊戲之作，但穿久可就眞方便，到處可以睡，到處可以吃，尤其現在錢花光了，更有意想不到之妙。

可是，這又招上了丐帮的不滿，他穿着花子衣服惹麻煩，帳都算到丐帮頭上，丐帮又那能袖手不管。

他這時訓了鐵掌神拳鍾大光一頓，訓得他頭都抬不起來，高興得骨頭都是輕的，肩上揹着呂栢年，口中哼着無名小調，洋洋得意的向他的小土地廟走去。

到得他的小土地廟，灌了呂栢年一口酒，呂栢年血行一暢，被制的穴道，竟不解自開了。

兩人這一談風雲堡的經過，又着實興奮了一陣，正當他說得口沫橫飛之際，詎料，他自己的麻煩已經上門來了。

驀地，一聲暴喝，震耳而起，道：「不准動！誰要動一動，那就莫怪老夫要用本幫的『五花奪命』，招呼你們了。」

趙凱與呂栢年做夢也沒想到剛才對付別人的手段，馬上就遭了現世報，兩人同時一轉頭望去，只見廟門口兩隻蓮蓬似的東西，正瞄準着他們。

他們兩人，年紀雖不大，但對丐幫的「五花奪命」，却早已久聞大名，是近距離百不失一的厲害暗器。

何況這時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被人制了先機，趙凱就是想掏霹靂子對抗，已經來不及了。

情形儘管如此，但趙凱可不是一個輕易認輸的人，怒目一翻，一式「懶驟打滾」，硬向廟門衝了出去。

守在廟門口的是二個五十歲左右的老花子，原就沒有要他命的本意，只是因爲他火器厲害，才以此威脅他就範，却沒想到他竟是這樣一個亡命之徒，悍不畏死。

那兩個老花子可眞不敢妄動兇心，用「五花奪命」眞的向他下毒手。

因爲他縱有一萬個不是，如果打死了他，這責任他們兩人可也担當不起。

那二個老花子心中微一猶豫，趙凱已滾身到了他們腳前，兩人只覺眼前一花，兩道銀芒已分向他們小腹丹田大穴刺到。

趙凱好快的手法，滾身之際，手中已多了一對鋒利無比的七首，雙手一分，「春雲乍展」已翻腕而出。

他這一招够快够狠，更够準，那兩個老花子分神猶豫在先，一念生仁在後，可就把自己送到了鬼門關前，閃身相避，與再發「五花奪命」，都來不及了。

忽然一聲大喝，發自趙凱身後，道：「大哥，使不得。」呂栢年喝聲中，已一手扣住趙凱衣領，向後一帶，帶得趙凱身形一斜，兩隻七首，也同時走空。

那二個老花子這才倖免於難，閃身向後退出一步，但已是嚇得全身直冒冷汗。

趙凱一挺腰，離弦流矢般，先射出廟外，呂栢年如影隨形，緊貼在趙凱身後。

兩人射出廟外，只見暗影中人影一合，八個高矮不一的花子，擋住了他們去路。

趙凱眞是胆大氣豪，只微一打量他們，輕輕招呼了呂栢年一聲，一語不發，雙臂同時一翻，劃起兩道銀芒，一遞而出。

呂栢年身上沒有帶得兵双，雙手一掄，與趙凱併肩齊上。

那八個花子，同時發出一聲冷笑，八根打狗棍，如雨點般落了下來，立時展開了一場極爲猛烈的搏鬥。

刹時間，刀光如雪，棍影如龍，加上呂栢年的拳風掌勁，打得天昏地黑。

這時，那二個老花子竟站在一旁，袖手而立。

那八個花子人數雖多，但功力似乎都比呂栢年與趙凱爲差，所以他們雖然只有兩人，憑着家傳絕學，維持了個不勝不敗之局。

那二個老花子眼看帶來的那八個花子竟收伏不下這兩個少年人，兩人忽然輕聲交換了幾句話，一個老花子揚聲大喝道：「大家住手！」

那八個花子同時收棍，閃身退出一丈開外。

那老花子邁前一步，打量了呂栢年一眼，道：「少俠尊姓大名？」

呂栢年猶豫了一下，道：「恐小生不便相告。」因爲他發現了一個冒名頂替的人，深深覺得「呂栢年」三字，已不能隨便出口了。

那老花子轉臉注向趙凱道：「老花子請問少俠令祖可是名震天下的火王爺趙天君老前輩？」

趙凱冷冷的道：「是又怎樣？」

那老花子道：「少俠令祖如是火王爺趙老前輩，請少俠隨便賜下一樣信物，老花子據以復命之後，本幫弟子便不會再敢干擾少俠的行動了。」

趙凱昂然一笑道：「你既然這樣說，本少俠也不爲已甚，好！這個你拿去吧！」伸手懷中，取出一顆三色明珠，甩手抛給那老花子。

那老花子接了那三色明珠，向呂栢年抱拳道：「少俠，我們兩個老花子，今天多謝您了。」

話聲一落，一揮手帶領所有的花子，向陰影中退去，轉眼不見。

趙凱望着他們的去向，冷笑一聲道：「這兩個老花子，倒是識相得很，年弟，下次他們如果再來找麻煩，你可不能再心慈手軟了，你該知道，闖江湖就是賭狠，誰狠誰就有辦法。」

昨晚，他們兩人互道身世之後，一盟在地，認了兄弟，所以現在他們是兄弟相稱。

呂栢年心中雖不以趙凱的話爲然，但也不便說什麼，只點頭笑一笑，道：「大哥說得是。」

趙凱與呂栢年，回到廟中，住了一宿，第二天，趙凱問呂栢年道：「年弟，昨晚我們總算看清了鐵掌神拳鍾大光的眞面目了，現在，你心中有何打算？」

呂栢年道：「這裏已總問不出所以然來，我想追家母去，把事情弄淸楚後，再作另一步打算。」

趙凱點頭道：「這樣也好，我陪你一道去。」

呂栢年是盛情難却，只好與趙凱結伴而行，一路打聽着追了下來。

他們平安無事的追了二天，據打聽的消息，他母親一行人乃是向桐栢山方向而去。

這天他們離開桐柏山只有一天多的路程了，因爲趕路，錯過了宿頭，一時又沒看見人家，天色暗下來了，還沒有找到可供休息的地方。

看看時間已到初更左右，四野仍是一片荒凉，連一棵枝葉繁茂可掩身蔽體的大樹都沒有。

兩人這時已是又飢又渴，借着半輪明月光華照路，又疾趕了一程，忽然看見前面黑壓壓的一座大村子。

兩人趕到那大林子之前，原來林中還有一座古廟。

這座古廟原來的建築極其宏偉，但目前却是一片荒凉，似是幾十年前，就絕了香火似的，幾株高大的蒼松，古栢，枝葉交結的掩住了古廟前的月華，把這一座荒凉的古廟，更憑添了一種冷森森的陰氣。

趙凱與呂栢年剛剛停下脚步，晃眼間似見廟內有人影閃了一閃，趙凱一笑道：「這廟裏還有人哩，眞是天無絕人之路。」一挺胸，踏步進了廟門。

進了大門，是一座滿生野草的荒凉院落，兩側廂房連毗，不下數十百間，直向殿後通去，但都不見一點燈光。

呂栢年皺了一皺眉頭道：「大哥，你剛才不是眼花看錯了吧，這裏那會有人。」

趙凱道：「我們找一找，就知道了。」陡然一加脚勁又穿過了兩重院落，忽見前面一座偏殿中，隱隱透出燈光。

趙凱一笑道：「你看，那偏殿之中，不是住得有人。」

呂栢年也是高興，兩人併肩大步走了過去。到得殿前，忽見人影一閃，走出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花子，向他們上下一打量，道：「你們兩人，是否一位姓趙，一位姓呂？」

趙凱一楞道：「朋友，你怎知我們的姓氏。」

那花子冷冷的道：「裏面正有人等你們，你們才來呀！」身形一閃，讓他們進入殿內。

殿內孤燈一盞熒熒如豆，光焰閃爍不定中，只見神龕旁邊坐着一個銀頭白髮的老年花子，那老花子雖是一身花子裝束，但身上却並無油垢，甚是乾淨。

他們直向那老花子身前走去，方待行禮相見，忽覺背後一股勁風疾射而到。

他們驀地一驚，雙雙一閃身，回頭望去，只見這時身後轉出來四個中年花子，一言不發，向他們猛撲而到。

這種偷襲手段太不光明了，趙凱心頭火氣一冒，大喝一聲道：「你們眞不要臉！」雙腕一翻，短劍出手，舞起一輪銀芒，相迎而上。

呂栢年一路上來，已找了一柄青鋼長劍作爲兵双，青鋼長劍一領，向着離他最近的一個花子當胸點去。

大家連場面話都沒有說一句，立時展開了一場極爲猛烈的拚鬥。

雙方拚鬥了三四十招，那四個花子把趙凱與呂栢年毫無辦法，漸漸反有强弱更易之勢。

驀聞一聲長笑，那座上銀頭白髮的老花子，雙肩微微一晃，人已欺入場中，口中大喝道：「沒有用的東西，還不給我閃開。」

話還未完，人已欺身到趙凱身前，左手翻轉之間，已然扣住了他右手腕脈，飛起一脚直踢過去。

那老花子出手迅若雷奔，趙凱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右腕已被人抓住，不禁心頭大駭，同時，對方右脚已近小腹，迫切間，只好左手一揮，先向他踢來一脚掃了過去。

耳中只聽那老花子冷笑一聲，道：「老花子面前，那有你遞爪子的份。」右腿一收，同時，左手已疾探而出，猛向趙凱前胸拍去。

趙凱悲哼一聲，身子被打得直飛出去，吐了一口鮮血，當場昏死過去。

那老花子三下五除二，招手舉足之間，就收拾了趙凱，這時，那圍攻呂栢年的花子都已閃身退了開去。

呂栢年方吁得一口氣，趙凱已受傷倒地，他連救應都來不及，怒號一聲：「老狗，你如此心黑手辣，小爺和你拚了。」

舞起手中青鋼長劍，形同瘋虎，猛向那老花子撲去。

那老花子冷哼一聲，右腕暗運眞力，向上迎着呂栢年刺來劍鋒屈手一彈，只見呂栢年手中青鋼長劍被他一彈指之力，震得脫手飛了出去，呂栢年不由爲之一楞。

（未完待續）

二期完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濺血了恩仇（上）

浮生・文
培新・圖



生死一瞬

這日，正是「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的寒食節日，眞個春山如笑，大地一遍茵葱。但，邊塞西北，却仍雪窖冰天！

破曉時分，在出嘉峪關去廸化的官道上，有一個蓬頭垢面，身材魁梧的壯漢，揹個大背包，在吐氣成霧的奇寒雪地裏，拖着疲憊的脚步，蹣跚着奔西北方向行去。觀神情，一定是個長途跋涉者。

「呱……呱……」

是個小娃兒的哭聲呀！聽哭聲還是個襁褓兒。怪！那來的襁褓兒？一望無涯，皚皚白雪與長天一色，除了壯漢，不見第二個行人。

在小娃兒「呱呱」連聲中，只見壯漢煞住前奔之勢，反手一掌拍向背上背包，罵道：「小忘八羔子，哭，揍死你。」

原來壯漢背上背包裝的是個襁褓小娃兒，一個男子漢，千里迢迢揹個襁褓中的小娃兒眞個罕見！

打罵都不能制止小娃兒的啼哭，壯漢一狠心，咬破左手中指頭，以血當奶，伸向頸後，塞進娃兒口中。這比打罵有效，小娃兒不哭了。

壯漢又罵道：「小忘八羔子，現在吸我血，二十年後老子要十倍百倍撈回……」

驀地遠處傳來馬蹄答答聲，壯漢一怔，把話頓住，凝神循馬蹄聲望去，見是一行三騎奔馳如電。

馬蹄聲就像敲打在他的心坎上，一陣緊似一陣。他像做賊心虛，緊張得有些慌張忙亂。

馬蹄聲漸近！

壯漢身形一閃，伏向左後一堆高起的雪坡後。

不一瞬，三騎已飛馳到了壯漢左近，似乎發現了可疑之處，勒馬停蹄，不住向四下打量，有頃，其中一人道：「四師弟，五師弟，我看我們怕是白跑了。」馬上另一人道：「怎見得？」

那人道：「他闖了大禍，怎敢回原籍，一定是避走他鄉了；不然，一路搜來，怎不見一點蛛絲馬迹可尋？」

另一人道：「背師叛道的東西，非宰掉不可。三師兄，你說他不會回原籍，小弟不敢苟同。」

三師兄道：「五師弟的看法？」

五師弟道：「裘英雖是戇直的『維吾兒』族，但其詭詐却像隻狐狸，他一定看準人別不疑他回原籍這個空隙，逃向原籍。」

這一行三騎，正是壯漢的同門師兄弟，壯漢是老二「撼岳掌」裘英，一行三騎是老三「霹靂火」

刁九梟，老五孔翔，老四武家齊，老五出道較晚，尙未在江湖闖出個萬兒。

同室操戈，智者不爲，老三刁九梟奉師命率領兩位師弟追殺二師兄裘英，是師命難違，孔翔的一番話，使他左右爲難，暗忖：「裘英的武功奇特，雖是同門學藝，並未摸淸他的路數，若不能一舉擺平他，這個仇就結大了，他如非萬不得已，何致背師叛道，其中必有隱情，五師弟眞是個初生之犢不怕虎！」

他暗忖至此，突然靈機一動，道：「五師弟的看法也有道理，可是，前去就是『星星峽』，我們不能違反武林公約，侵入塞外。」

老五孔翔似乎最不滿老二裘英，忿道：「咱們臉上並沒有刺着武林兩字，和普通客人有什麼分別，怕什麼？難道合我們三人之力，就擺平不了背師叛道的裘英？」

驀地一聲「呱」的小兒哭聲，吸引了三人的視聽，齊齊一愕，應變落馬。

三人一愕之瞬，丈外雪堆後，閃現一個蓬頭垢面的壯漢，邁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三人，戟指孔翔道：「孔翔，你眞有種，來，我撼岳掌裘英等着你擺平。」一頓，電目一掃刁九梟、武家齊，道：「兩位是不是一起上？」

武家齊脫口叫道：「二師兄……」

孔翔截口道：「你怎麼還稱他二師兄，難道你忘了他已被師父逐出門牆。」

「孔翔講的很對，否則，我要殺你們就難以下毒手。」撼岳掌裘英哼了一聲：「廢話少說，亮你們的傢伙吧！」

孔翔搶先出手，左掌右劍凌厲無比雙管齊下。裘英藝高胆大，不退反進，左手曲指向刺來劍尖上抓去，右手撼岳掌吸字訣卸去對方掌勁，五指箕張扣向孔翔腕脈。

孔翔大駭，忙撤劍暴退，老三老四在一旁捏了一把冷汗。

同門學藝，未動手就知老五不是老二對手，三人同道而來，同受命師父，自不能隔岸觀火。老三更是有責任維護老五。只見他乘裘英逼攻老五之瞬，揷手一式「圍魏救趙」，雙掌提聚了九成功勁，拍向裘英左側，眞個力道萬鈞。

裘英頓覺勁風襲體，一旋身，單掌疾迎，「波」的一聲大震，老三刁九梟被震出五步，看得旁立的老四武家齊心裏一陣忐忑，是再也不能袖手了。

在老三刁九梟暴退之頃，老四武家齊也閃身加入了戰圈，劈山斧挾着十成功力，劈向裘英右肩。

裘英深知老四武家齊頗有蠻力，不敢硬架，身形向左一閃避過，在這同時，老五搶攻而上，使出十二成勁力隔空猛狠推出一掌。

裘英最恨的是老五孔翔，早動殺機，撼岳掌使出十成勁力，硬接一掌。

轟隆一聲巨響中，雪花四濺，兩人同時被震倒退，裘英退了三步，孔翔倒退一丈開外，口角溢血，栽倒在地。

在裘英倒退之頃，刁九梟、武家齊一劍一斧有如泰山壓頂，向他夾擊而至，他想出招接下，已是遲了一步，情急智生，一矮身斜射而出。

當裘英斜射而出的同時，突聞身後暴起一聲金鐵交響聲；原來刁九梟、武家齊的兵器不曾傷及裘英，却相互碰擊，劍斷斧缺。

停身丈外的裘英，爆出一聲狂笑，笑止喝道：「你兩人一再向我偸襲，我念在以往的情份上，不予計較，如不知難而退，我可要……」

來路方向又響起了馬蹄之聲，打斷了他未完之言。刁九梟聞蹄聲精神一振，道：「我看你還是束手待斃的好，我師兄弟念在往日情份，算你個自首，師父到來，也許會從輕發落，給你個全屍。」

裘英已動殺機，虎吼一聲，道：「一派胡言，看掌。」

話聲中，一閃身已到刁九梟、武家齊面前，施展出他成名「撼岳掌」中一式「奪命斷魂」，雙掌齊出，分襲兩人。

同門學藝，刁九梟、武家齊都深知「奪命斷魂」一式的厲害，忙不約而同而閃退避過。

裘英卸勁收掌道：「怎麼？陝北趙家堡的高足，都是縮頭……」

陡地人聲示警：「留心！身後暗青子。」聲音甚是蒼老。

裘英聞聲回頭，耳際已响起暗器擦肩而過破空之聲，不由暗叫一聲：「好險！」

施暗算之人，正是被裘英掌震內腑的孔翔。

裘英邊邁向孔翔邊切齒道：「下三流的無耻東西，在找死！」

說着，右掌已蓄勢待發，孔翔內傷不輕，已無再戰能力，但，也够好漢，罵道：「狗東西，你儘管施殺手，血債血還，惡人自有惡報，你等着瞧好哪！」

閃退後的刁九梟、武家齊，距孔翔停立處更遠，就是想搶救施援手，已是鞭長莫及。

正當裘英運掌待發，孔翔閉目等死之一瞬，先前示警的蒼老聲音，發話制止道：「不可，不可乘人之危，他已內傷不輕。」

裘英聞聲卸勁收掌，這才留心到，兩次暗中指點之人是講的「維吾兒」族語，他雖是維吾兒族，

但少小離家，已不復能講本族語言，只是還能聽懂，遂用漢語回答道：「老前輩指點之言極是，不過，敵衆我寡，且後有追兵，我不殺人，人必殺我，在下愚見，去掉一個，就增加一份生命的安全保障。」暗中蒼老聲音道：「情屬師兄弟，不可，至於追兵，老夫會阻止的，聽話，趕緊退進星星峽，就無虞了。」

人不親語言親，裘英恭應道：「晚輩遵命，請敎老前輩怎樣稱呼？日後也好圖報。」

暗中那蒼老聲音道：「不必多問。」

話聲由近而遠，裘英聞聲辨向，知道相助之人是去代阻追兵了。他目光一掃刁九梟三師兄弟一眼，飛身向星星峽方向電射而去。

待裘英去遠，三人這才收回視綫，老三老四走向受傷的老五，老三關心的道：「五師弟，傷勢怎樣？」邊自懷中掏出一個小玉瓶，倒出兩粒白色藥丸遞向老五道：「服下這兩粒續命丸止住傷勢。」

孔翔一抬手將續命丸打落在地，惡聲道：「你不必貓哭耗子假慈悲，分明是你有意故縱裘英逃走的。」

刁九梟不禁一愕，道：「五師弟，你怎說這種話，一切經過，你都參與並目睹，怎說是愚兄故縱他逃走？」

孔翔道：「你是說我們打不過他？」

刁九梟道：「他的武功，除大師兄掌劍雙絕凌化一，你我無一人能望其項背。」

孔翔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刁九梟道：「愚兄洗耳恭聽！」

孔翔道：「你在裝糊塗。」

武家齊看不過眼，接口道：「五師弟，你不可用這種態度……」孔翔截口道：「你們都是一丘之貉，狼狽爲奸。」

武家齊無名火三丈，正要發作，刁九梟攔住道：「四師弟，忍耐一點，他總得說出個理由來。」

在兩位師兄等着回答的情形下，孔翔不能不說了，道：「我不信合我三人之力以死相拚，就擺不平他，即令不能，你霹靂手這個字號，就是虛有其名了。」

刁九梟恍然大悟，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指的是愚兄沒用霹靂彈把裘英炸成肉醬。你可忘了，我是投鼠忌器，英雄無用武之地呀！」

孔翔一楞，道：「三師兄請講得明白點。」

武家齊接口道：「你難道忘了臨上道時師父囑咐之言，要搶回小的殺掉老的，霹靂彈可沒有長眼睛炸死老的留活小的。」

孔翔這才憶起，忙噗通跪向刁九梟賠罪。刁九梟出手托住下跪之勢。孔翔內傷不輕，被托的搖搖欲倒，武家齊搶步扶住。

於是師兄弟前嫌盡釋，侍候孔翔服下續命丸，復又輸內力爲孔翔驅除傷毒，在孔翔能行動自如後，這才跨馬回堡復命。

與三師兄弟背道而馳的撼岳掌裘英，跨過星星峽後，心裏一寬，又回復了蹣跚步伐。他雖是武功高强，也難耐長途跋涉之苦，前路遙遙眞够他受。

走着走着，陡覺背後勁風襲體，他本能地閃身回頭瞥見白影一閃幌間，一股陰森寒冷如山掌風，擦肩而過，迅急無以復加。

毫無戒備的裘英，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好在他應變經驗豐富，驚駭之間，不忘還擊，吐氣開聲，推出一掌，這一掌雄渾已極。

白影功力不弱，輕飄飄一閃，便已閃到裘英身後。

裘英知遇勁敵，不敢怠慢，忙施展「七巧連環步」飄了開去。這才看淸白影是個銀鬚老頭兒，忙說道：「在下跟尊駕面生的很，因何偸襲，請說明緣由？」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印證你中原所學，再接老夫一掌。」

那有如此不講理之人，裘英性烈似火，那會吃這一套，撼岳掌提聚了十成功力，不閃不避，硬接一掌。

對掌之下，現出高低了，裘英被震飛出一丈開外，銀鬚老者穩若泰山，身形屹立未動半步。

銀鬚老者笑道：「只有這點功夫，差的遠。」

裘英被扔的七暈八素，搖幌了幾幌才站穩身形，暗忖：「這下子完了——」忙運氣一試，怪！一點也不覺得有何內外傷。可是，他並不去細想何以被扔出一丈開外沒有受傷，還逞狠要再戰，使出看家本領「湧血神功」，欺身而進，隔空待向銀鬚老者狠狠推出。

銀鬚老者一怔，不待裘英掌勁發出，已先一步出指疾點了裘英的廲穴。

相距五步，未見銀鬚老者是如何近身出手的，裘英栽的不明不白，但，仍心存不服，罵道：「糟老頭兒，你是使的什麼邪術？」

銀鬚老者未答裘英的問話，慈祥一笑道：「武功一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不知道的多着，學步的小兒怎懂得跑！小子，你在那裏學會邪門外道的皮毛湧血功，這對一個學武的人，是喪鐘，你知不知道？」

裘英冷哼一聲，道：「我却不信。」

銀鬚老者道：「血是生命的源泉，而且湧血功湧的是肺腑之血，凡學湧血功的無不短壽。」

裘英冷笑道：「短壽的多着，太長壽，豈不成了老而不死是爲賊！」

這話無疑是在暗罵銀鬚老者。

銀鬚老者不怒反讚的道：「這話說得很對，但，閻王爺不要命，死也死不了，想不到你小子倒看透人生了。」

這段話好聽不好受，裘英臉一紅，道：「少說廢話，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銀鬚老者面色一沉，道：「不識好歹的東西，老夫太不該阻住追兵救你，殺剮不殺剮，老夫自會定奪，不用你小子操心。」

裘英訝道：「原來老前輩就是適才示警施援手代退追兵的恩人！敢問法駕是？」

銀鬚老者身份已明，不再說漢語，回復維吾兒族語冷冷道：「老夫姓名早忘，也談不上恩，拿來！」裘英莫明所以，詫道：「拿什麼來？」

銀鬚老者一臉寒霜，道：「把你偷盜你師父的『掌劍秘笈』交給老夫。」

裘英一怔，暗忖：「這老傢伙怎知我盜了師父的掌劍秘笈，如不承認，萬一被老傢伙搜身發現了，豈不更加難堪？嗯！我自有道理。」

瞬即鎮定的道：「你也看中了掌劍秘笈，那豈不是以盜易盜？」他竟把暴字改成諧音的盜字。

銀鬚老者道：「原來傳言不虛，果然是個小偷兒，做賊不知悔改，還敢罵老夫以盜易盜，告訴你，老夫站在維吾兒武林前輩立場，今天要整頓家規，教訓教訓你。」

裘英不懼道：「不要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銀鬚老者道：「待牢羔羊還有條件，說吧！」

裘英道：「老頭兒，你總不能殺一個被制穴道毫無抵抗能力之人自失身份吧？有種的，解開小爺被制穴道，咱們放手一搏。」

銀鬚老者長笑道：「小子，你若再不敵呢？」

裘英歛聲道：「強存弱亡，我若敗在你手，不獨掌劍秘笈，一切悉隨尊便。」

「好個硬漢子！」銀鬚老者出手解了裘英被制穴道邊道：「你且一面活動筋骨一邊聽老夫把話交待，讓你死得明白。」

待裘英如言開始活動筋骨，銀鬚老者才又道：「你小子背師叛道，或有隱情，老夫可以不管，唯獨你偷別人的東西，那是罪該萬死，你是維吾兒族人，總該聽說過『葡萄溝』的故事，凡途經葡萄溝的人，葡萄架上垂吊的葡萄，可以儘量吃個飽沒有人干涉，但帶一粒葡萄被發覺，就得被毆至死，在中原偷竊也許是小事，在我們維吾兒族却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裘英強詞截口道：「我並沒偷你們的葡萄。」

銀鬚老者笑道：「好個強詞奪理的小子，這就能脫罪麼？」

裘英冷笑道：「什麼罪不罪，弱肉強食，老話一句，以盜易盜。」

銀鬚老者笑了，道：「你的道理眞不少，強硬得可以，老夫欣賞你這份倔强性子，告訴你，不是你想像的以盜易盜，是會替你送還趙中宇的。」

裘英一怔，道：「你認識家師！」

銀鬚老者道：「美劍客趙中宇跟老夫有一面之緣。小子，他兒老夫還尊我爲老前輩，怎調教出你這麼個狂妄的徒弟？」

裘英似乎已醒悟非銀鬚老者對手，低下頭長嘆一聲，自言自語：「學不到掌劍秘笈所載武功，我就打不過他，血海深仇，也就永無清算之日了！」

銀鬚老者問道：「你打不過誰？」

裘英道：「掌劍雙絕凌化一，此人老前輩可知？」銀鬚老者道：「有過耳聞，陝北趙家堡堡主美劍客的高足，小子，跟你是同門呀！」

裘英道：「是晚輩大師兄，可是……」頓住沒往下說。

銀鬚老者是個急性子，追問道：「可是什麼？怎不往下說？」

裘英長噓口氣，道：「不說也罷，說出來有損家師清譽，晚輩的面子也無光。」

銀鬚老者道：「小子，你在賣什麼關子？是怕老夫洩露出去？」

裘英道：「晚輩犯在老前輩之手，死而無怨，怕的是死無對證，老前輩謂晚輩說瞎話。」

銀鬚老者道：「老夫明白了。」

裘英道：「老前輩明白何來？」

銀鬚老者道：「你在編造故事，騙取老夫的同情憐憫不殺你。」

裘英憤怒的道：「我姓裘的是一條硬漢子，寧折不屈，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何須編造同情憐憫。再說，放手一搏，鹿死誰手，還是未定。請老前輩不要把話說在頭裏。」

銀鬚老者性情古怪，不爲忤反而笑了，道：「老夫信你的，講下去。」

「呱……呱……」背上小娃兒又在哭，裘英顧不得追述，如法泡製咬破左手中指頭，塞進小兒嘴中。

看到銀鬚老者眼裏，對裘英頓生欣澤，問道：「背上小娃兒是你骨肉？」

裘英道：「是犬子，太可憐！不到半歲失去了親娘。」

銀鬚老者道：「想必你所謂的血海深仇，就是指的……」

裘英點頭道：「正是，孩子的娘死的好苦，兇手强姦未遂下毒手殺人滅口。」

銀鬚老者疑信參半的道：「聽你之言，難道跟掌劍雙絕凌化一有關？」

裘英强忍着悲淚，切齒道：「就是凌化一這個惡魔幹的。」

銀鬚老者同情道：「人面獸心，該殺該殺！」略頓道：「傳聞掌劍雙絕凌化一是中原武林年輕一輩的俊彥新秀，何致……」

裘英接口道：「勿怪老前輩存疑，連家師也不信是凌化一這個禽獸幹的。」

銀鬚老者若有所悟的道：「敢情你小子背了黑鍋？」

裘英眉宇頓呈現開朗，似得知音的道：「正是如此，晚輩自問自省以往跟他無何仇恨，不知因何殺妻還嫁禍！」

銀鬚老者道：「能否講的詳盡些？」

裘英仰首觀了一下穹空，道：「說來話長，看天色要變，何妨覓一處避風雪容晚輩詳陳？」

銀鬚老者道：「也好，隨老夫來。」帶動裘英身形如飛向西北方向電射而去。

裘英覺身輕似絮，一躍十丈不費吹灰之力，輕功不弱的他，不禁暗佩銀鬚老者的登峯造極輕功而咋舌不已！

盞茶時間過去，才見不遠處有一泥築的小矮屋，銀鬚老者邊煞住前衝之勢邊指小矮屋道：「那就是專供來往客商路過打點的茶店，你小子準餓了，小店有可口的煎餅賣，先塡飽肚子等會做飽鬼。」

裘英心中暗忖：「老小子倒是小店熟客，連有什麼好吃的都摸清，不像是路過，可能是本地人氏。」暗忖至此，不禁打了個寒戰，問道：「老前輩，晚輩想打聽一位武林高人。」

銀鬚老者道：「那位武林高人？」

裘英道：「美髯閻君世罕。」

銀鬚老者見問一怔，道：「你認識此老？」

裘英觀言察色估量銀鬚老者就是美髯閻君世罕，奉承道：「晚輩仰慕已久，惜無一面之緣！」

銀鬚老者道：「你可聽說過此老的爲人？」

裘英不假思索的道：「亦正亦邪，隨心所欲，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銀鬚老者擠了下眉，道：「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值得你仰慕？」

裘英不惑的道：「是的，雖是殺人的魔王，殺人無算，但，沒聽說有一殺是因私仇，一個人做到忘私境地，能說他是個壞人麼？」

銀鬚老者沉吟有頃道：「殺人無算，總難免錯殺的吧？」

裘英道：「老前輩，你可曾聽說老天爺降旱災或者水災到某一地域只降及壞人不及好人，美髯閻君世罕老前輩只是嫉惡如仇操之過急罷了，晚輩愚見，閻老前輩算得是爲武林造福。」

說着已抵小店門首，銀鬚老者向店裏招呼道：「王掌櫃的，老夫替你帶來主顧了。」邊說邊邁步進了小店，裘英尾後跟進。

稱做掌櫃是客套，其實是一摸帶十雜，統管。

掌櫃一推厚布擋風簾從厨下走了出來，躬着身子，道：「老爺子，你來了，請坐，用點什麼？」邊說邊從煖兜中抽出茶壺，酌滿兩杯，雙手分送兩人面前，凝望了裘英一眼，又道：「客官要不要喝一杯暖暖身子？」

掌櫃的看是老邁龍鍾，但目光如炬，裘英一照面就看出是位高手，仍不露形迹的道：「請先來一盤寶號馳名煎餅止饞。」

敢情他已飢腸轆轆了！

掌櫃的欠身道：「客官說笑了，老漢這就去端。」望向銀鬚老者又道：「老爺子，你呢？」

銀鬚老者笑道：「外甥打燈籠（照舅）。」

裘英接口道：「來個雙份。」

銀鬚老者失笑道：「你請客？」

裘英似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潛在意識諧笑道：「老前輩不是要晚輩做飽鬼麼？那只好破費了！」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有這份置生死於度外胆氣，難得難得！」略頓道：「你小子剛才把美髯閻君推崇到了天上，敢情你以爲老夫就是閻世罕？」

裘英肯定的道：「絕對不是。」

銀鬚老者淡笑道：「因何說的如此肯定？老夫不也是美髯麼？」

裘英道：「恕晚輩放恣再說一句絕對不是。」

銀鬚老者正要回句什麼，掌櫃的適時走到桌邊，邊擺上酒、菜、餅，邊揷嘴道：「老爺子，要不要忌諱？」

醋的別名叫忌諱，他語意雙關，可能在暗示什麼。銀鬚老者似會意的道：「要，要！」

掌櫃的反手在另一桌上取過小醋瓶送到銀鬚老者面前後，就自行離開去。

這一切看在裘英眼裏，心裏有數，但，裝糊塗，低下頭，不再開腔，狼吞虎嚥起來。

銀鬚老者不再追問因何絕對不是，轉過話題又道：「小子，別只顧要做飽鬼，要告訴老夫的話怎不說了？」

裘英仍裝糊塗道：「老前輩，有關美髯閻君的

掌故，晚輩知道的都奉告了。」

銀鬚老者道：「別裝糊塗，老夫是問你殺妻的那趟子事。」

裘英一怔道：「殺妻！啊，晚輩不是吳漢，老前輩的話，令我震驚，希望是晚輩一時振聾發聵，把話聽錯。」

銀鬚老者冷笑道：「老夫故意說在兩可之間，希望你的震驚，不是做賊心虛。」

裘英還以冷笑道：「誠則明，晚輩早置生死於度外，還有什麼可怕的。」

銀鬚老者道：「俗語說得好，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裘英憤道：「全不同半夜敲門心不驚，關係着毀譽，老前輩強詞兩可之間，晚輩作壞處想也不算錯。」

銀鬚老者笑道：「看你不出，粗中有細，頗有舌辯之才。」

略頓又道：「說下去吧，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果眞動聽，老夫破例放你一條生路，有半句不實，那死法就慘了，講！」

裘英拍案怒吼道：「士可殺不可辱，是這等威逼之下，在下無話可言，歉難奉告。」

銀鬚老者舉杯狂笑道：「小子，別發火，也別動心機，老夫是個軟硬不吃的怪脾氣，乾三大杯，有道是酒後吐眞言。」

裘英哭笑不得的乾了三大杯。

銀鬚老者見裘英放下杯仍不語，促道：「訴冤呀！」

裘英沉吟道：「不說也罷！」

銀鬚老者搖搖頭道：「小子，你是旣任性又糊塗，老夫若眞要殺你，還用得着跟你磨牙，總得找個詞兒才能破例。」

裘英心裏却不形之於面，淡淡的道：「謝老前輩不殺之恩。」語氣冰冷，隱含諷刺。

銀鬚老者眸子裏陡地電芒暴射，一瞬，忽又忍了下來，慈祥的道：「你知道老夫因何突改初衷放過你？」

裘英這才一改倔強，恭謹的道：「晚輩知錯，求老前輩指點。」

銀鬚老者沉吟有頃，道：「任何人都難逃生與死大關，老夫預感到命數已到盡頭，別無牽掛，惟積老夫畢生精力研練揣摩所撰『禪功極度』，不欲帶進埋骨荒土……」

裘英截口道：「老前輩就是名震武林的……」

銀鬚老者截斥道：「小子，你打什麼岔，不是已告訴過你老夫姓名早已忘記。」

輕咳一聲，吩咐道：「將你兒子放下來，老夫要仔細看看。」

裘英如言解下背包，將兒子抱在手中。

銀鬚老者向小兒臉上盯視了一會，復又出手揑了揑小兒四肢，讚不絕口的道：「好個練武的美質……」說着，憐愛地正要接抱過來。

裘英一驚，避退了三步。

銀鬚老者一怔，莫明所以，但瞬即省悟，笑道：「你怕老夫強奪你子？」

裘英巧妙的答道：「老前輩，請體諒我父子相依爲命，骨肉情深。」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說的倒是很冠冕動聽，骨子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命數已到盡頭，還要你兒子麼？言猶在耳，你小子也太過健忘了！」

裘英辯解道：「老前輩誤會了，適才之舉只不過是習武之人的本能反應罷了。」

銀鬚老者道：「是腑肺之言？」

裘英道：「晚輩敢對天發誓。」

銀鬚老者笑笑道：「天道無憑，算了吧！」說着向裘英一招手，這才雙雙回座，裘英也已把兒子揹回背上，邊用餐邊談。

銀鬚老者又道：「爲了對你寄托之重，旣往不究。」

裘英接口道：「老前輩是說——」

銀鬚老者神情嚴肅的道：「老夫想收你子爲寄名弟子，你願意麼？」

裘英喜出望外，忙抱着兒子跪倒在地，扶拜道：「隆隆，快向師父叩頭。」邊說邊拜，一連拜了九拜。

銀鬚老者扶起裘英父子，改口道：「裘老弟，你也太過大意了，不知道老朽何許人，就讓你兒子去拜師。」

裘英道：「晚輩不是故意失禮不請教，而是不敢再……」

這當口，掌櫃的在廚下高聲道：「老爺子，已是巳正了，你不是有事要辦麼？」

銀鬚老者嗒了一聲，道：「知道了。」

裘英心中狐疑，暗忖：「這老傢伙一再積裏出言暗示隆兒的師父，雖道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機密麼？」

狐疑間，已被銀鬚老者的話聲打斷了思緒，不敢分神，全心傾聽。

只聽銀鬚老者笑道：「弟台的舌劍，反擊的好快，不亞蘇張。」

略頓轉過話題道：「老朽用禪功極度換你的掌劍秘笈，你不會吃虧吧？」

裘英道：「老前輩言重了，掌劍秘笈是一定要歸趙的，不過……」

銀鬚老者道：「不過什麼？」

裘英道：「不敢勞動老前輩法駕。」

銀鬚老者道：「說得好，老朽差人送去的。」

裘英自懷中掏出一册綫裝書，雙手遞了過去，道：「掌劍秘笈在此，老前輩請過目收轉。」

銀鬚老者接過一瞥道：「老朽相信你。」

說着，守信由夾胸袢裏取出禪功極度絹册，遞給裘英，並道：「老朽要補充說明，禪功極度所載武學，只限童貞演練，若是強求，有害無益，勿謂老朽言之不預，後悔無及。」

裘英的喜悅頓變冰凍，但，現在不形於色，問道：「父有卽子有，晚輩敢不精心研讀，代老前輩授徒。怕的是太過愚鈍，雖窺全豹，有辜老前輩厚望！」

銀鬚老者道：「謙個什麼勁，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凡百事，得之艱難，方知其來之不易，就更加珍視。」

「晚輩敬領敎誨。」裘英回顧了一下背上兒子道：「隆隆乳名，很不雅，請老前輩命個學名。」

銀鬚老者捋鬚道：「就名裘極，可好？」

裘英恭應道：「取其登峯造極，太好了！」

銀鬚老者沒理會裘英的迎逢，正色道：「若問師承，無名老怪。」

「老爺子……」掌櫃的又在廚下使花招了。

銀鬚老者叫喝道：「知道了。」

喝聲中身形已離座而起，摸了摸裘英背上甫收的徒兒裘極，慈祥而感慨的道：「爲師一生偈守鄉梓，未踏進中原半步，沒出息，希望極兒藝成長大，青勝於藍，爲我西夷武林揚眉吐氣，大大作爲一番！」聲落影飄，瞬卽消失店外，裘英正動念要出聲留駕，已是遲了半步。

迫不及待的取出禪功一陣翻閱，面色也跟着變了幾變，驀地一手拍案怒罵道：「老狗太可惡！」

掌櫃的接口道：「那來瘋狗，亂咬人？」

裘英變怒爲驚，詫道：「掌櫃，你是怎樣出來的？」話出如風收不回，他已覺有語病，尚未來得及補充說明，掌櫃已接口道：「客官問的眞怪，有脚還不能走路，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呀！」說着，還舉步作勢，樣子極爲諷刺鄙視。

裘英明知是自己看走了眼，却不服輸，惱羞成怒的道：「老小子，你別發狂，你那點輕功身法，大爺還沒放在眼裏。」

掌櫃的沒理會裘英的怒罵，順手拿過牆根掃帚，邊掃邊自言自語道：「老爺子白費了精神，頑石怎能點頭，烏鴉怎能變鳳凰！」

裘英雖然倔強橫蠻，但並不是莽漢，老於世故的銀鬚老者尚且讚他粗中有細頗有舌辯之才，則見掌櫃的指東罵西，自話之言，只是隔靴搔癢，未曾中的。否則銀鬚老者爲何托以重任，將畢生精力所繫的「禪功極度」交到裘英手中呢？

裘英果然厲害，見諷不怒反低聲下氣的道：「掌櫃的，你聽左了。」

掌櫃的聞言臉色突呈鐵青，怒道：「小子，你好大胆，竟敢口出惡言，要老夫改姓左……」

裘英連忙截口辯解道：「不，不，不是這個意思，在下是說掌櫃的把話聽左了。」

掌櫃的餘怒未消，不好氣的道：「你不要跟我文縐縐的，『錯』就是『錯』，左個什麼勁。」

裘英打蛇隨棍上道：「原來掌櫃的有些耳避，難怪把話聽錯。」

掌櫃的未否認耳避問道：「老朽聽錯什麼？」

裘英早已想好答詞，故意提高嗓門道：「在下怎敢罵恩重如山的犬子師父他老人家，是看到禪功極度的回文字一個也不認識，想到一個姓苟的好友，太過自私，才信口罵了一聲，掌櫃的，可沒人姓豬狗的狗，是苟且的苟。」

掌櫃的道：「你朋友太過自私跟禪功極度有什麼關連？」

裘英道：「關係在文字上，我那好友精通回文，一直不肯敎我，他如肯敎我的話，我就不會對回文不識丁，瞪着武學寶典望洋興嘆，這對在下影响太大了，掌櫃的，你說他該挨罵不該挨罵？」

掌櫃的道：「人貴責己，不可一味責人。這麼說，是老朽錯怪你了。」

裘英哈哈一笑，道：「掌櫃的，你的文縐縐，比在下有過之而無不及，哈哈！」

維吾兒族人就是戇直，掌櫃的一點也不疑心裘英是在詭辯，關心道：「客官如信得過老朽……」

裘英滿肚子詭異，精明得緊，未待掌櫃把話說完就知下文，忙截口道：「在下還有事待理，改日再登門就敎。」說着，懷好禪功極度，一抱拳，搶步出了店門。

掌櫃的站在店門首，遙望裘英遠去背影，搖了搖頭，敢情他這才明白過來！

裘英一口氣奔馳一里開外，這才緩下步來，四顧無人，才又掏出禪功極度，蹬在雪地，仔細翻閱，忽地闔上暗罵道：「老狗太可惡，斷斷續續的根本不成其文。」

罵後又再度翻閱，翻着翻着，忽然失神的驚叫道：「呀！這是藏寶圖呀！」

驚叫至此，陡地警覺自己失態，驚惶地向四下

一打量，四顧無人，才又繼續流目圖上，有頃，閤上本册，自我解嘲的道：「別財迷！」

突然靈機一動，忖道：「我雖然回文一字不識，我可以依樣畫葫蘆把禪功極度上的文字畫成無數方塊單字，一倒和，就不成文了，再分別三數字請教一人，既不洩露禪功極度機密，又可省却十年寒窗的漫長時間，這樣一來，豈不是事半功倍，復仇有望。」

動念至此，他不禁高興的手舞足蹈，忽地一個念頭湧上他的心頭，化喜悅爲猜疑的自言自語道：「無名老怪不會這樣吧，怎肯把畢生精力所撰禪功極度贈給一個他要除掉的人？這定是騙局，目的在騙取我的掌劍秘笈，我上了老怪物的大當了！」

動念至此，恨不得把禪功極度毀掉出氣，可是他轉念一想，又「唾了怕是肉」似的仍納入懷中。

驀地一陣飛雪撲面，打斷了他的忖念，想到安身要緊，忙拉開大步疾疾前奔。但，前路茫茫何處是兒家，不禁頓住不前了。

躊躇有頃，似乎已拿定主意，又繼續前奔，奔不多遠，忽然緩下步，回復來時的蹣跚。

想必他在蓄存體力，準備作再度長途跋涉了！

× × ×

已是炎夏了，一個晴朗的淸晨，撼岳掌裘英再度現身在銀鬚老者贈他禪功極度的小店裏，他皮衣皮帽，裝束得像個雪人，背上仍揹着他那兒子。

別忘了這是炎夏，可是掌櫃的見怪不怪，肅坐酌茶後問道：「閣下這身打扮，是要去天山？」

裘英不諱道：「是的，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求教。」

掌櫃的謙道：「請教不敢，老朽只知道做這小買賣，怕會叫閣下失望。」

裘英暗忖：「這老傢伙好厲害，先就把我的嘴封住。」

心裏不悅，口裏却抬舉的道：「在下敬掌櫃的如同敬犬子的恩師，早知你老是位息隱林泉的武林高人，而且跟犬子的恩師交往甚厚，才敢不怕洩密前來就教。」

掌櫃的裝糊塗道：「息隱林泉的武林高人！哈哈，一個開小店的老頭兒被恭維成武林高人，不知你是怎麼想的，年青人，別因爲求於人就亂恭維，有什麼要問的，說吧。」

裘英道：「請教老人家，贈在下禪功極度的老前輩，可就是美髯閻君閻世罕？」

掌櫃的道：「你這是問錯人了，別忘了老漢是個做小買賣開茶店的，老爺子他只是老漢的主顧而已，稱稱斤両，你閣下跟老爺子的交情才稱得上深厚，否則，他贈你禪功極度而不贈老漢，閣下這一問，不覺愧對贈與者？」

掌櫃辭令不弱，裘英臉一紅，道：「老人家說的是，可是禪功極度所載武學，在下已旁證他老前輩就是美髯閻君閻世罕老前輩。」

掌櫃的道：「眞是這樣？那太好了。」

聽來像在讚美，實則不着邊際，裘英怒道：「好什麼，不用裝聾作啞，要你證實。」

掌櫃的不爲厲色所動，平靜的道：「老漢已言明在先，閣下何必強人所不能。」

裘英更怒了，凝聚功力於掌，吼道：「老匹夫，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快講實話，不然……」目露兇芒，右掌滿弓待發。

掌櫃的連連倒退了三步，雙臂平伸，不住的搖動乞憐的道：「饒了我吧！老漢眞的不知，你叫我說什麼呢？」

裘英明知掌櫃的是做作，暗忖：「我眞胡塗，怎可行蠻，還有事求他呢，再說，動起手來不定制服得制服不得老傢伙，得忍小忿就大謀。」

一瞬的動念，隨即改變笑容道：「請恕在下失態，老人家既然不知就算了。」

掌櫃的以袖拭額道：「閣下這玩笑開大了，把老漢駭的滿頭大汗。」

裘英哪聽掌櫃的鬼話，他在忖：「花了幾個月的工夫在禪功極度上，它還是它，我還是我，僅僅在卷尾附圖一角，用方塊字拼湊出：『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識得此途徑，升堂未入室。』後面兩句：識得此途徑，升堂未入室，毫無隱秘，一看就懂，也就因了這才存一綫希望，必是禪功極度分載在兩册，否則我這册上不成文且斷續不成句的記載，任誰都看不懂，首兩句：『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苦思不得其中隱秘，雖不知何所指，但敢斷言與後兩句是關連的，欲窺其門，全寄托在掌櫃身上，這老傢伙守口如瓶，直言準不成，且洩露禪功極度之秘得要旁敲側擊，拿話引他吐實。」

他這一動念不過瞬間，可是說來話長。掌櫃的話音一落，他馬上接口道：「在下一時失檢，還望老人家多多包涵，告辭了。」

說着站起身作離去狀。

掌櫃的含笑道：「開茶飯店怎能讓顧客枵腹離去，坐坐，有現成你愛吃煎餅，吃飽了再上道。」

裘英回座諧笑道：「却之不恭，那就再作一次飽鬼。」

掌櫃的哈哈聲中取來煎餅並小菜，裘英邊吃邊不在意的道：「老人家，算來已一別四月有餘，這段時間使我畢生難忘！」

掌櫃應道：「如是老漢猜的不錯，一定是精究

裘英不閃不避，硬接銀鬚老者一掌。

禪功極度因而武藝突飛猛進，才使你畢生難忘。」

裘英將話就話道：「老人家只猜對了一半。」

掌櫃的訝道：「另一半呢？」

裘英停箸道：「遍遊古蹟名勝，增長見識不少。」

掌櫃的確信不疑的道：「但不知遊歷那些名勝古蹟，值得閣下畢生難忘！」

裘英口如懸河的道：「舉其著者有：白楊溝，鑑湖，紅山關帝廟，侯君集平高昌碑，回寺漢黿茲古城，千佛洞，香妃廟，丁谷山古刹，等等。」

掌櫃的頷首道：「難得有你這位同好，所說這些古蹟名勝，老漢大都去過……」

遇到了行家，裘英忙截口道：「在下是在班門弄斧，見笑了。不過有一處神秘無史可考的奇蹟，恐怕老人家不一定見聞過。」

掌櫃的道：「願聞其詳。」

裘英早就斷定掌櫃的不是個單純的小買賣人，由這段對話的時露斯文，更確定是位高人，且是文武並修，因何株守小店，頗費疑猜。他因而更加小心的道：「傳聞這神秘所在在北天山山麓人跡罕到之處，北天山橫貫全域長數千里，想覓找豈不有如海底撈針，在下只好望洋興嘆了。」

掌櫃的頓生好奇之心，追問道：「是個什麼樣的神秘法，你可知曉？」

裘英道：「如能言傳道出，就不足奇了。」故裝神秘地把話頓住。

掌櫃的是個急性子，不悅的道：「賣什麼關子，要說就乾脆，不說就算。」

裘英神情間顯示出是突然記起，「喏」了一聲道：「想起了，傳聞那塊怪碑上刻有『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十個斗大金字，金光爍閃，耀眼奪目。」

掌櫃的好奇之心冷了半截，淡淡道：「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隨處都有人立碑。」

裘英加重語氣道：「奇怪在後頭呢！」

掌櫃的不好氣道：「且聽你的後頭。」

裘英道：「拿兩句俗語形容那怪碑：近在眼前，遠在天邊。」

掌櫃的道：「此話怎講？」

裘英道：「傳說發現這怪碑的是個趕蟒的獵戶，當他無意中瞥見那金光爍閃的怪碑時，好奇心使他向怪碑方向走去，但獵戶足足走了頓飯時間，原來相距的十丈距離始終保持，獵戶不信地又走了頓飯時間，結果仍是相距初時的十丈……」掌櫃的失笑截口道：「無稽之談，你也相信？」

裘英道：「宇宙之大，無奇不有，否則，倉頡造字何須造『鬼』『怪』等字？一個獵戶又何須謠言惑衆，尤其是：『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似有所寓的語句，不可能是粗人獵戶所能構思運筆得來的。掌櫃認爲是無稽之談，在下不敢苟同。」

掌櫃的似被裘英的一篇道理說動了，反復沉吟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有頃，忽有所悟的道：「經閣下這一解說，老漢倒想起了，七角本無井，一定指的是哈密以西的重鎭『七角井』，七角井因何得名老漢雖不知道，但絕非因了有七個角的井。」

裘英接口道：「老人家化解的很對，那後一句有井却七角又作何解釋？」

掌櫃的反問道：「你有知道的必要？」

裘英心裏一陣緊張，疑心掌櫃的識破了他的機關，淡淡一笑道：「只是好奇罷了！」

暑頓，故縱地把話拉到另一邊道：「在下家在伊犁，少小離家，既回歸本土，總得回家探望探望，此行的目的也就在此。」

三三　奪命

伊犁在北疆，要翻越終年積雪的北天山，敢情他在表明他炎夏着皮衣皮帽，不是去天山找尋禪功極度分載的另一册。

江湖險詐，銀鬚老者贈他禪功極度時，只有掌櫃的一人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他的顧慮也莫可厚非。

掌櫃的頷首道了聲：「那很好。」邊說邊取來酸羊片並一大袋乾粮，交到裘英手中，關切的道：「此去路途遙遠，沿途人烟稀少，很難找到飲食，乾粮不可不備足，酸羊片是替你兒子準備的，你帶着吧！」

掌櫃的慈顏善目，就像父兄之愛子弟一般的援與叮囑，倔强多詭詐的裘英也爲之感動的差點吐實此行的眞正目的，話到口邊他又忍嚥了，暗忖：「切不可爲外力所動，逢人只說三分話，交往不深，還是守口的好。」

動念至此，面露感激的道：「謝謝你老。」邊解下背上小包，包好揹回背上。

當裘英打開小包時，掌櫃的已瞥見小包全是盛的乾粮，不覺笑道：「原來他早準備好了，老漢眞是杞人憂天。」

裘英含笑道：「多多益善。老人家這份愛護的情意，在下銘感五內。」

復又將桌上的未用完的煎餠小菜，又要了一壺燒酒，飽餐一頓，這才辭了掌櫃奔南而行。

小店離星星峽不遠，地屬南疆轄區，他此刻由小店去橫貫全域數千里的北天山，南向西北向皆可，可是他奔南行出里許遠離了小店後，突然停步四矚，見四下無人，忽轉北向馳去，就像是在跟誰作迷藏。

這段行程他走的很疾，兩個時辰過去，他似累了，邊停下憇息邊向來路不住打量，見身後無人，不禁失笑的自言自語道：「我是多餘顧慮了，老掌櫃是個好人。」

他這才放下疑慮，取出禪功極度翻到卷尾附圖，留意細覽有頃，陡地氣憤的闔上自言道：「老東西眞是可惡，贈就贈個完全的，讓人摸黑路，甚麼狗屁的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自言至此，突又發笑道：「掌櫃的把七角本無井解成了七角井，眞太可笑，看來他是不知道禪功極度另册存放之所，我不必再顧慮他了。」

他邊吃着乾粮又從懷中掏出禪功極度絹册，翻到卷尾附圖，指點着喃喃道：「老小子眞可惡，幾千里的北天山他一筆而成，可苦了我到甚麼所在探尋這七角本無井有却七角呢！」

喃喃至此，負氣地猛的闔上絹册，氣憤的道了聲：「眞是活見鬼！」

恰當此時，他背上的兒子「嗡嗯」在哭。

他知道他是餓了，忙掏出掌櫃贈的酸羊片嚼碎了遞送在兒子嘴裏，「人之所大欲」，小孩不哭了。餵飽了兒子，他復又掏出禪功極度翻到附圖凝神細看，看着看着竟又自言自語道：「這不是畫的靑草麼？」

說至此，復又猛的闔上絹册，怒道：「眞是活見鬼！終年積雪的北天山怎能生長草木，老子被愚弄了！」

他雖然這麼想，並未把禪功極度絹册棄擲，仍謹愼地納回懷中，因爲這是他唯一的希望，雖說是渺茫到等於石頭生鷄旦，他仍十分珍視，存着萬一之想。

正在進退維谷，忽然想起兒子師父贈給禪功極度時的贈言：「……凡百事，得之艱難險阻，方知其來之不易，就更加珍視。」

回憶至此，一挺胸，邁步北天山方向。

短暫的人生旅程，有如白駒過隙，轉瞬卽逝，但，在患亂中的歲月，却度日如年。

撼岳掌裘英爲了探尋禪功極度的另册，在終年雪窖冰天的北天山，盲人瞎馬，歷盡險阻艱辛的尋找，不知不覺已是九易寒暑。已不復是當年的英俊魁梧，蓬頭垢面，鬚鬢灰白，一副落拓老邁神情。

長江後浪推前浪，他那長年揹在背上的兒子裘極，已是個十歲的半大人了，且精壯的很。這是因了承襲維吾兒人早熟與冰天雪地的鍊鍛所致。

裘英能在終年積雪的北天山亂竄九載，是有道理的，實地經驗告訴他，北天山並不如他未身立其境時所想像的寸草不生，有不少的處所長有松柏之屬樹木，更有參天的原始大森林，也有疏落的獵戶，他九載以來全靠獵野味過活。證明了禪功極度附圖上描畫的野草是絕對可能，只是他尙無緣發現。

日正當中，萬里無雲，在平地是倍加温暖，在北天山因了太陽溶雪關係，更增寒意。

裘英有此經驗，帶着兒子趕着檢拾柴火，爲的是夜來取暖。

檢拾的已經很多，超過往天的一倍還多，裘極兒不見他爹住手，覺得奇怪，問道：「爹，檢這多幹甚麼？」

裘英邊不停的拾，邊道：「存起來。」

裘極兒奇道：「存起來？我們從沒在一個地方留住兩天。」

裘英道：「收拾，別多問，回到岩洞再告訴你。」裘極兒不敢再追問，順從地繼續檢拾。

已够百斤，裘英這才分束成大小兩捆，自己揹大捆，讓兒子揹小捆，走向歸程。

途中，裘極兒道：「爹，你一直帶着我翻山越嶺，東找西找是找甚麼？」

這話裘英聽兒子問過好幾次，他都以「你小孩子懂甚麼」推却，今又見問，他不禁猶豫了，暗忖：「理應滿足孩子的求慾，不能叫他對父親的信心動搖。」

遂道：「是在找尋一册武功秘笈。」

極兒不懂的道：「甚麼叫做武功秘笈？」

裘英道：「寫的一種高深的武功。」

極兒惑道：「比爹敎給我的武功還高麼？」

裘英怕他動搖對自己的崇拜，道：「各有所長，多學豈不更好。」

裘極兒欣喜道：「爹學會了要敎我。」

裘英暗自慚愧，信口道：「那是自然。」

極兒的手舞足蹈道：「爹眞好！」

說着已到他們落脚的岩洞口，父子進得洞裏，亮起火摺子燃着拾來的柴火，取過儲存的野味，在火上燒烤起來。

裘英邊烤着野兔邊道：「今天多拾些柴火，是留着明天後天用的。」

極兒截口道：「今天爲甚麼不走，爹跟我從來沒在一處住過兩宿。」

裘英道：「因爲今夜是除夕。」指了指正燒烤的野兔，不勝感慨的又道：「極兒，這就是我們父子的年飯。」

極兒會心的道：「爹，我們也應該有個家！」

裘英慨嘆了聲，道：「我們原本有個安適的家，被仇家弄的家破人亡，有家歸不得。」

極兒幼稚的心靈受到損傷，睜大眼睛道：「爹，仇人是不是你說的甚麼掌劍……」說至此，似乎想不起名字來。

裘英接口道：「掌劍雙絕凌化一，是殺你娘的仇人，極兒，你要牢牢記住。」

極兒聞言，心如刀割，淚珠盈盈的切齒道：「我一定要殺死掌劍雙絕凌化一，替娘報仇。」

裘英含笑點頭，表示讚許，向兒子一打量，道：「這才是我的兒子。小鐵人，冷不冷？」

裘極兒舞動赤臂赤腿道：「爹不是叫極兒小鐵人麼？小鐵人怎會怕冷。」

任何有生物，都具備有適應生存環境的本能，裘極的不怕冷，就是這個緣故，加之他被調敎的銅筋鐵骨，就更加不怕冷了。

一陣燒烤野味的香馨撲鼻，極兒聞香而起，裘英怕是兒子嘴饞，道：「等等，還未燒透。」

極兒連連搖頭道：「爹會錯了意思，極兒聞香想到這就要過年，我們收藏的野味還不够，我要再出去打一隻雪獍把年過得更豐盛點。」說着，不待裘英應許，已一溜烟出了岩洞。

極兒武功不弱，從小調敎，已盡得乃父衣鉢，單獨出獵是司空見慣，是以裘英也未加阻攔，聽其自去。

可是事情有了蹊蹺，延至傍晚，還不見極兒返來，裘英不禁着慌了。因爲違反了他單獨行動「時不超過一個時辰距不超過一里方圓」的約束。他忙躍出岩洞探望。

雪花如鵝毛，天變的好快，原想循着極兒足跡不難找到，一看，足跡全被飛雪淹沒，已是綫索全無。心忖：「極兒一向很遵守約束，從不越雷池半步，此間方圓一里，環視可見，毫無遮攔，怎不見他的影子，難道……」想到壞處，不禁心中忐忑。

「極兒……極……」聲震山谷，回音不絕，裘英在邊踏雪找尋邊高聲召喚。

一個時辰過去，裘英的足跡已踏遍了一里方圓他已是失望了。

忽地傳來極兒的回聲：「爹，我在這裏。」

回聲似遠又近，像發自雲霄又像是傳自地底。

裘英四矚不見極兒的影子，高嚷道：「極兒，你在那裏，我怎看不見？」

「爹，我不小心掉進洞底，好好玩呀！」極兒在應。

裘英這才辨明方向大概，問道：「你可有受傷？」邊問邊奔了過去。

極兒應道：「一點也沒有受傷，這底下好寬大，好多倒吊的石頭，還有……」

聲音離裘英奔行的方向反而遠了，他已聽不清極兒下面的話了，猛回身，高叫道：「極兒，極兒，你究竟在那裏？怎的話音突然中斷了？」

他問到了牆壁，喊破了喉嚨，再也聞不到極兒的回音，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他百思不解，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驀地一個蒼老的聲音傳進他的耳鼓：「何來渾漢，擅闖禁地？」

裘英聞聲四矚，不見第二人，知道指的是自己，怒上加怒，回罵道：「瞎了你的狗眼，藏頭露尾的，有種的現身一見。」

暗中蒼老聲音哈哈一笑，道：「磨練了九春還消不了你狂野的性子，老夫就在你的面前，只怪你

肉眼凡胎視而不見！」

大有來頭，頓使裘英見風轉舵，道：「是那位高人，請指點，在下因心急犬子下落，以致失態，還望包涵不介意。」

「要見你的兒子，得蒙上你的眼睛。」聲落的同時，一條黑巾飛到了裘英面前，他不暇思索，將黑巾操在手中，蒙住雙眼。

瞬聽到有腳步聲走在前頭，并道：「隨老夫來。」裘英接受了命令，循聲跟進。默記方位，判斷去處。走不幾步，發覺不對，覺時而左轉時而右行，斷定已身在佈陣之中，他雖心中有些忐忑，表面却泰然不顯絲毫緊張，禮貌的道：「勞駕帶路，感激不盡，請敎是……」

走在前面帶路的蒼老聲音截道：「用不着攀交情，我就是我。」

裘英笑道：「爲人必須禮當先，在下沒有錯呀！」蒼老聲音道：「老實告訴你，我們的人都恨透了你父子。」

裘英一怔，道：「却是爲何？」

蒼老聲音道：「你是明知故問。」

一句明知故問，證實了裘英的想法，却仍佯裝不懂，做反面文章，投石問路的道：「老人家在說笑，爲在下指點迷津，反說是恨透了，任誰也不會相信。」

驀直的維吾兒人經不起裘英的激將，道：「尊長遺命難違，否則你父子是來得去不得。」

原來爲此，裘英放下忐忑之心，表示吃驚的道：「無名老……」老怪的怪字嚇住了，改口道：「犬子的恩師老人家……？」

「已仙逝四月有半。」

「安息何所？在下想率同犬子前往奠祭。」

「歉難奉告！」

一死百了，還有什麼可秘密的，裘英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了。

行行復行行，盞茶時間過去，領路的老人煞住身形說了聲：「到了。」

裘英聞聲止步，聽到極兒有氣無力的叫爹聲。忙應道：「極兒，爹來了，不要哭。」話聲中，身形已被一無形的引力帶動，身不由己的向下飄落，似是正在墜落無底深淵；正欲舉手拉掉蒙面黑巾應變，似覺不當，忽又住手，極兒的叫爹聲就在面前，聞聲辨向，把極兒摟抱在懷。父子重逢，這份激動快慰不言而喻。

正在這時，幪眼黑巾中已被揭掉，眼角一亮，身在一座拱形的寬廣大山谷中，削壁環抱，高不可仰。地上綠草如茵，百花門艷，儼然一片宜人春色，別有天地。喜不自禁的驚叫道：「綠草！正是禪功極度上所載地址。」

提到禪功極度，忽地警覺狐疑地電目一掃四周，竟不見半個人影，連適才領他進谷的老者也不見了。他疑竇頓生，想到領他回谷的老者途中對他並不友善，說是尊長遺命難違，又說他們的人都恨透了我父子，既是這等敵意，還會讓我拿走禪功極度另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如行強，我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此刻是避不亮相，無疑是埋伏着窺伺我的行動，等我找到另冊，然後以多爲勝搶奪坐收漁人之利。

他疑竇至此，頓覺束手無策，想了想，低聲問極兒道：「爹是蒙着眼睛入谷的，經過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你說說，你是怎樣到此的？」

極兒想了想，道：「我不是出來獵雪猊的麼？找了好半天被我發現了一隻，好大的雪猊！我正要掏出彈丸打，我又不忍心下手……」

裘英截口道：「說簡點，後來怎樣？」

極兒道：「牠咬住一隻野兎往山下跑，我知道牠既不吃掉，就是留着餵牠生的小猊，果然，我猜對了……」

裘英發火道：「叫你長話短說，儘嚕囌個什麼勁？」

極兒道：「是，爹，我錯了。」頓住了不敢再說下去。裘英促道：「說呀！」

極兒長話短說道：「老猊咬住野兎逃，我就追，腳底一踏虛，就掉進這裏了。」

裘英道：「說得詳細點，是怎樣掉進的？」

叫他長話短說，又叫他說得詳細點，極兒左右爲難，感覺莫所是從，大眼珠直愣。

時不我與，裘英急了，道：「我問你答，比如說你掉到水塘裏，掉到樓梯底下。這回你是掉到那裏？」

極兒道：「爹不是說這是谷麼？我就掉進這谷裏呀！」

裘英哭笑不得的道：「蠢材！我是問你掉進谷底在半空中看見些什麼？」

極兒這才明白，道：「爹是問這個。」

裘英迫不及待的道：「正是，快說。」

極兒凝神道：「像個大烟筒，好大好高……不，不是，烟筒是圓的，它像什麼，啊，像寶塔，不對……」

裘英截口道：「是的，是的。」

極兒有些糢糊，問道：「爹，你說是的，是烟筒還是寶塔？」

裘英沒理會兒子的問話，自言自語道：「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極兒問道：「爹，你說什麼井七角？」

裘英不答反問道：「爹不信是你自力下到谷底下，是誰帮你下來的？」

極兒搖頭道：「沒有帮忙，我就像坐在搖籃裏，一飄一飄下來的，好好玩。」

裘英心裏有數，帶動兒子的身形，道：「那就對了，我們去看看那井。」

他雖然被蒙着眼睛下來，但他記憶裏知道由談話處去井邊是要轉幾個彎的。

極兒走着想起一事，問道：「爹，你說是井，這井怎麼沒有底？」

裘英笑道：「這整個谷就是它的底，它就是谷的門。」

極兒似懂非懂，却不敢再追問，緊跟裘英身後走向所謂的井。

轉了兩道彎，裘英機緊地一回顧，見身後無人，忙自懷中掏出那本禪功極度絹册，塞進身旁一支石鐘乳的縫隙之中。

極兒覺得有些奇怪，叫道：「爹，你……」

裘英忙出手按住兒子的嘴，不讓他說下去，低聲道：「千萬不能洩露，他們得不到這本絹册，我父子的性命就可保全，知道麼？」

極兒聰慧過人，這回是眞的懂了，會意的點點頭。

「記住爹的話，不要怕。」裘英拉着極兒往回疾馳。「假使反臉動上手，別忘了摔迷魂彈。」

他知不敵，還要作孤注一擲，所恃者只是迷魂彈，未免太過存僥倖心。除此他也無二法門，九年茹苦忍受冰天雪地的磨折，爲的就是尋找禪功極度另册，如今要尋找的東西就在眼前，機會那能錯過，勿怪他要冒死以求，置生死於度外。借句成語比喻：不成功便成仁。

他邊奔邊對極兒道：「盡頭處向左拐，當心暗樁！」

極兒有些不懂問道：「爹，你認識這地方？」

裘英道：「禪功極度附圖上載的明白。不要多問。」

愈接近盡頭，裘英愈是緊張，右掌心已扣好暗青子，滿矢待發。看看離盡頭不過丈許，裘英煞住前衝之勢，矮身四下一打量，見無動靜，遂低聲吩咐兒子道：「在這兒等着，見爹一抬手就大喊一聲喂，知道麼？」

極兒點頭細語道：「知道了。」

裘英吩咐畢，一提功力，步步爲營的邁前五步，暗青子已蓄勢待發，稍假思索地猛抬左臂。

極兒看的眞切，應手大喊一聲「喂！」

喂聲未落盡頭轉角裏，响起一陣「拍拍」聲。

裘英先入爲主認定是暗樁，不假思索子午釘循聲雨點般打到，待看淸已是後悔莫及。原來是一羣蝙蝠被極兒的喂聲驚動，自甬道向外翺翔。

裘英正在後悔自己的孟浪，耳際傳來怒吼聲：「誰？胆子不小，竟敢擅闖閻君洞府禁地。」

聲落影現，是兩個執戈的虬髯壯漢跟一個儒衫文士。由三人神情看出，儒衫文士是爲首者。

裘英向三人一抱拳道：「在下裘英。」目注兒子又道：「犬子裘極，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無意擅闖洞府禁地。」說的可算不卑不亢。

儒衫文士神情倨傲，目無餘子的道：「誰問你這些，你說，死在地上的兩隻小蝙蝠，可是你打死的？」

裘英傲骨天生，不懼的道：「打死兩隻蝙蝠，何須大驚小怪，沒什麼了不起。」

極兒初生之犢不怕虎，見爹強硬，揷口道：「虎豹我都打死過，一兩隻蝙蝠，眞不在話下。」

裘英橫兒子一眼，斥道：「小孩子知道什麼，不准多嘴。」

極兒見罵，不敢正視他爹，畏縮地低下頭。

儒衫文士冷哼一聲道：「你觸犯本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得以血還血，自斷一條臂膀贖罪。」

裘英寒意在心，口中逞強道：「貴洞的律法，可曾公之於世，要天下武林江湖都遵從，閣下要我自斷一臂，這話未免太過自尊自大了罷？」

儒衫文士道：「那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裘英心一橫，他是寧折不屈，道：「願領高招！」

儒衫文士狂傲的道：「好，你既想死，本少主就成全你，在未過招前，要交待我定下的三三奪命辦法，讓你死而無怨。」

裘英頂撞的道：「好大的口氣，且聽聽你的三三奪命辦法，我看要不要修改修改或廢掉。」

儒衫文士怒極反笑道：「視死如歸，死到臨頭還能泰然說笑，佩服佩服。」

畧頓正色繼道：「三三奪命，就是先讓你三招，然後在施展三招內敎逆我者橫屍。」

裘英哈哈一笑道：「在下原以爲所謂三三奪命有何奧秘，原來閣下是在取巧。」

儒衫文士一怔，道：「取巧！本少主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得說出個道理。」

裘英早已想好，不假思索的道：「那是讓三招，分明是利用三招時間來尋找對手的破綻，這就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能說不是隱藏了自己，讓對方在明，你在暗，在下以爲閣下的三三奪命應改三三巧取。」

英雄識英雄，儒衫文士前倨後恭的道：「你的

話似乎言之有理，但強者尊者讓三招之舉，武林襲行已久，那又是怎樣說法？」

裘英也就不爲已甚，語氣和緩的道：「依在下愚見，動機是以鼓勵提携後進的成分居多。」

儒衫文士雖是倨傲自大，却能容物，聞言頷首道：「有道理……」欲言又止。

裘英乘機迎逢道：「不過，少主是在維護禁地，那又當別論。」

儒衫文士取笑的道：「擅闖禁地，殺無赦，那麼閣下也不能例外了。」

裘英帶笑道：「在下理當例外。」

儒衫文士道：「爲何？」

由儒衫文士問話時的友善表情，裘英已看出決無加害之意，把忐忑之心放下，舌辯道：「在先我已奉告是受接待而來，自不能與擅闖禁地同日而語，更加是受仙逝老主人授意，應受接待。」

略頓，一指極兒道：「犬子是老主人的徒兒，說句高攀話，咱們是自己人了。」

儒衫文士趨前拉住極兒的雙手道：「小師弟，辛苦你了，恕我初時不敢相認，先父向我提到你時，說你還在襁褓中，轉眼快十年了，難怪長的這麼高，比比，愚兄不過高你一指，讓我看看，嗯！果然俊拔超凡，了不起！」

他這話一半是說給裘英聽的，十來歲的孩子說懂也只能懂得表面。

裘英聽了不喜反憂，不忌材的人總是少之又少，老人不傳兒子傳外人，是誰也會妒恨的，探龍潭，入虎穴，連命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動念至此，不禁寒悚！遂明謙暗防的說道：「少主太恭維犬子了，其實他蠢的像牛，知子莫若父，我這是經驗之談。」

儒衫文士疑信參半的道：「是麼？不會吧！」臉色一正，繼道：「既明白了是一家人，就應接待洗塵，但請恕本座有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犯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之結，爲了人情法理兼顧，恕本座不恭只好得罪了！」

裘英一驚，倒退了兩步，本能地蓄勢戒備，以防不測。

儒衫文士裝着沒有看見，高聲指派道：「左護法，將他父子押進先父故居面壁。」

裘英怒吼道：「姓閻的，你想幹什麼？」只是吼聲，並未行動，因他有自知之明，妄動只是以卵擊石。

「慢來——」聲音發自裘英身後，聽來熟識的很。

裘英聞聲猛轉身，見是個灰袍稀髯老者，臉露慈祥全不像有惡意。

裘英一抱拳道：「尊駕想是左護法，有何指教？」老者還禮道：「閣下錯把好意當惡意，聽我們少主人的話，自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說是受罰面壁，實是……」

頓住未完之言，由懷中掏出一本絹冊，走近裘英，一邊遞給絹冊一邊低聲道：「禪功極度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武學寶典，怎可以隨便放在石鐘乳的縫隙中，要是落進外人手中那還了得，快藏入貼身。」

一切全落進別人的眼中，裘英沒話好說，愧歉的接過納入懷中，面如赤血，低聲道了聲：「謝謝！」無意中一瞥，已是不見儒衫文士的影子，以裘英的內力修爲，落針可聞，却一無所覺，一向自負的裘英，慚愧多於敬佩。

一瞬間，他想的很多很多，剪不斷理還亂，輕嘆一聲，目注老者道：「聽老前輩的！」

老者說了聲：「請！」走在前面帶路。

極兒走在最後，對發生事端的一切經過，有些茫然！一步一個問題，全悶在心裏！

（未完待續）

過關刀 二聖邪火煉金盾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余素貞、田舍郎、玩鈴子、葛大寶、悟明和尙六人，前往五台山的道上，遇見「長江二醜」欺凌「半面西施」向君之徒白玲，六人仗義爲白玲解圍，白玲問知他們行踪，願參與行列，詎那晚發覺余素貞與白玲均告失踪，始悟白玲實係奉二聖教之命，誑騙他們，乘機擄走余素貞，楚雲彪追尋不獲，乃依着余素貞日前所說，携着她留下的玉簪，重返金陵，往四海春酒樓約晤「臥龍老人」。那晚見到「臥龍老人」，楚雲彪直言不諱地，說是爲老人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臥龍老人面色微變，目中突然暴射出一片懾人心魄的精芒，沉聲問道：「她怎麼樣了？」

楚雲彪道：「她被二聖教擄去了。」

臥龍老人面色又是一變，失聲道：「被二聖教擄去了？」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老前輩可知二聖教這幫人？」

臥龍老人神情變得極爲凝重，心中似甚焦急，來回踱着步道：「知道一些，是最近才聽人說的，據說二聖教主是個與衆不同的『人』……」

雙目突抬，問道：「她是怎麼被擄去的？」

楚雲彪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眞是一言難盡……」

當下，由邂逅余素貞開始說起，中間加入說明師父失踪等情，一直說到六人被困小島，後來見到了二聖教開到的三艘大船——

臥龍老人插嘴問道：「那二聖教主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楚雲彪搖頭道：「不知道，因爲他一直坐在船艙內，始終未曾露面。」

臥龍老人滿面嚴肅，沉吟道：「唔，老夫聽說他是個與衆不同的『人』……」

楚雲彪道：「是一個還是兩個？」

臥龍老人微微一怔道：「什麼一個兩個？」

楚雲彪道：「那天他雖不曾露面，却曾開口說話，在下聽他聲音，有時聲若金鐘，有時聲若夜梟，好像是出自兩個人之口，可是聽那八臂魔君邊無界的口氣，又似乎二聖教主只有一個。」

臥龍老人長眉一揚道：「哼，這麼說，他確實是個與衆不同的『人』了！」

楚雲彪問道：「所謂與衆不同，是指哪點？」

臥龍老人沉默了半晌，才道：「老夫有一位得力部下，名叫『夜遊神孫賓』，大約一月前，他因事路經武功山，無意間發現有大批武林人在山中集會，他一時好奇，悄悄掩近窺視，看見一處山谷中聚集着一百多人，當中有一頂大轎，那些人就肅立在大轎四面，好像在聆聽轎中人的訓令。後來，那轎中人走出來了……」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

楚雲彪訝道：「怎麼樣？」

臥龍老人輕輕嘆了一聲，道：「夜遊神孫賓看到的那個轎中人是個什麼樣子，老夫也不知道……那天夜裏，老夫正在城外的一座住宅的書房裏看書，他——夜遊神孫賓突然直闖而入，滿身鮮血，一入書房，就無力的倒下，他身上有八處刀傷，失血甚多，已經快要死了！老夫要拿藥救他，但是他拉住了老夫的手說：『不，大哥，我快要不行了，你聽小弟說淸楚吧！』然後，他說追殺他的是你師哥無敵神刀尙大農——」

楚雲彪大吃一驚道：「噫，是他幹的？」

臥龍老人搖搖手，說道：「別緊張，關於你和尙大農的事情，老夫已有所悉，此事與你無干，老夫絕不會怪到你身上。」

楚雲彪垂頭道：「他甘墮落，明珠暗投，實在令人痛心！」

臥龍老人繼續道：「接着，他斷斷續續的說出在武功山中發現二聖教集會的事情，因被發現行藏，二聖教主喝令數人圍捕他，結果僥倖被他逃出，可是快要回到金陵時，又被尙大農追上，雙方一場拚鬥之下，他技遜一籌，被尙大農連傷八刀，所幸那附近有一條大河，他便跳河逃生，才能在斷氣之前回來見老夫一面……」

深深一嘆，又道：「最後，他說到了那個轎中人——二聖教主，但是只說到『他是個與衆不同的人』一語之際，面上突然現出萬分恐懼之色，一口氣喘不上來，就那樣氣絕了！」

楚雲彪皺眉沉吟道：「如此說來，那二聖教主一定是個異常醜惡的人……」

臥龍老人道：「如果只是面貌醜惡，夜遊神絕不會那樣害怕，老夫相信那二聖教主必有某些地方與一般人不相同！」

楚雲彪點了點頭。

臥龍老人道：「好了，你繼續說下去吧！」

楚雲彪道：「二聖教那三艘大船駛到距小島約三十丈的湖上停住，只見中間那艘大船的船艙上豎着一面金龍旛，底下則又有飛鳳、飛虎、飛狐、飛豹四旛，旛前站着『玉面魔女宜雪蘭』，『八臂魔君邊無界』、『殭屍婆孫二娘』、『假聖人杜敬堂』四個名震天下的巨魔……」

他將所見情形，詳細道出，然後說到師父等人被迫加入二聖教，二聖教主欲將余素貞帶走，自己如何要求他們改變擄刦余素貞的方式，而最後終於被他們使計擄走余素貞等情，一一說了出來。

臥龍老人聽罷，又負手踱步，凝容道：「奇怪……奇怪……」

楚雲彪不知他在「奇怪」什麼，故默默等着他說下去。

臥龍老人又繼續踱了一會，才住足道：「實不相瞞，老夫曾派有一人暗中保護着她，如今，她既已落入二聖教之手，那人何以不回來報告老夫知道呢？」

楚雲彪吃驚道：「哦，老前輩派何人暗中保護她？」

臥龍老人沉沉道：「是老夫的另一位得力部下，他叫『賽諸葛尹文亮』，武功不弱，人亦很有機智。」

楚雲彪問道：「多大年紀之人？」

臥龍老人道：「他四十歲，中年人。」

楚雲彪道：「方才在下說到的那個算命先生，他在引誘余姑娘入內之前，曾口吟一首詩，在下覺得余姑娘是聽了那首詩之後，才決定跟他入屋的，那首詩，在下還記得一二句，是：『却扇羞花春已空，掃紅吹白任顚風』，底下兩句却忘記了。」

臥龍老人神色遽變，急道：「斷腸芳草連天碧，春不歸來夢不通——是麼？」

楚雲彪心頭震動了一下，苦笑道：「正是，看來老前輩的那位部下背叛你老加入二聖教了！」

臥龍老人十分激動，沉聲道：「這首詩是小女出嫁前常吟的詩，那算命先生既知這首詩，那麼他必是『賽諸葛尹文亮』不錯了！該死的東西！竟敢背叛老夫加入二聖教！哼哼……」

愈說愈憤怒，渾身都似要冒火了！

楚雲彪却聽得傻了眼，驚愕了半天，才失聲道：「余姑娘是你的女兒！」

臥龍老人凝容長嘆一聲，說道：「事已至此，老夫也不想再隱瞞你了，她正是老夫的女兒——賈谷蘭！」

楚雲彪跳了起來，驚叫道：「甚麼？她就是那個在墳墓中僞死的甄賈谷蘭？」

臥龍老人點點頭，歉然道：「老夫願代她向你致歉，她化名爲余素貞是出於不得已，並非有意騙你。」

楚雲彪發楞良久，才吐出充滿驚駭的聲調道：「那麼，您老是……」

臥龍老人接口道：「老夫姓賈，名禮强，外號不叫『臥龍老人』，而叫『金盾老人』！」

楚雲彪又是一陣驚愕，叫道：「您老就是『金盾帮』的帮主？」

金盾老人頷首道：「是的。」

楚雲彪驚疑不置，重新把他打量一番，口中喃喃道：「原來您老就是金盾帮主，您好神秘啊！」

金盾老人微微苦笑一下，說道：「老夫並非有意故作神秘，而是爲了安全！」

楚雲彪怔忡的望着他，不知如何接腔。

金盾老人頓了頓，又道：「你一定有許多話要問，是不是？」

楚雲彪點點頭。

金盾老人道：「你不必發問，老夫今夜就把一切事情源源本本的告訴你——」

一語甫畢，忽然面容一動，別臉向房門望去，低聲道：「有人來了。」

「篤！篤！篤！」

適時，響起了三下敲門聲！

金盾老人凝聲問道：「誰？」

「老爺，是小的馬安。」

金盾老人一哦道：「進來。」

房門一開，進來一個堂倌打扮的漢子。

金盾老人問道：「有甚麼事？」

那漢子走近金盾老人身邊，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

金盾老人神色微變，沉吟有頃，點點頭道：「好，去請他來！」

那漢子躬身應是，退了出去。

金盾老人目透精芒，輕「哼」一聲，又在房中踱起步來。

楚雲彪心知有人要來見他，且知來的必非等閒人物，心中暗暗驚詫，却不敢發問。

金盾老人默默踱了數步，才停下道：「等下有個人要來，你暫時到隔壁房間去避一下吧！」

楚雲彪說道：「好的，在下可否知道那人是誰麼？」

金盾老人道：「他是螳螂王！」

楚雲彪一驚道：「螳螂派的掌門人？」

金盾老人點頭道：「不錯，他複姓司寇，雙名伯齡！」

楚雲彪沒有想到會在一夜之間見到兩位當今武林最富神秘的大人物，心中十分興奮，問道：「他是您老的敵人還是朋友？」

金盾老人道：「是朋友，也是敵人！」

楚雲彪不解道：「此言怎講？」

金盾老人道：「他快到了，等他走了後，老夫再詳細奉告便了。」

楚雲彪躬身應是，立即退出房間，轉入隔壁一間廂房，見房中有一張破床，便在破床上坐下來。

他靜靜的坐着，但情緒却仍在震盪中。

余素貞，竟然就是那個在墳墓中僞死的甄賈谷蘭！

她，是個已出嫁的姑娘！

她的丈夫是誰？

她爲甚麼要僞死？

她的父親，竟是轟動武林，神秘莫測的金盾帮主……

這些問題，在他腦中打了幾個死結，使他一刻也不得安寧！

「篤篤篤！」

隔房的門外，有人在敲門了。

只聽金盾老人應聲道：「請進來！」

一聲開門音響，接着，又一聲關門音響，然後是一個中氣充沛的雄渾聲音，笑道：「賈兄，因何在此？」

顯然，來人卽是螳螂王司寇伯齡！

金盾老人語聲冷淡的答道：「本人剛在此地接見一個人。」

螳螂王笑道：「一定不是貴帮之人，因此賈兄才在此接見他！」

金盾老人道：「對。」

螳螂王問道：「他是何人？」

金盾老人道：「一個武林朋友。」

螳螂王哈哈乾笑了兩聲，說道：「抱歉，本人不該動問的，他走了吧？」

金盾老人道：「走了。」

螳螂王低沉一笑，道：「那好，咱們就在此談一談……」

金盾老人冷冷道：「司寇兄有何指教？」

螳螂王道：「不敢，本人今夜來見賈兄，是要跟賈兄談談令愛之事。」

金盾老人冷哼一聲道：「人已死了數月之久，還有甚麼可談的？」

螳螂王哈哈大笑道：「假如令愛當眞死了，那自然無話可談了！」

金盾老人似乎楞住了，過了半晌，才聽他怒聲道：「小女當日服毒死後，司寇兄曾經親來驗屍，難道那天司寇兄是瞎了眼不成？」

螳螂王冷笑道：「賈兄罵得好，那天本人確是看走眼了，全未想到她小小年紀竟已練成了龜息大法！」

金盾老人不知在那裏拍了一掌，發出「砰！」的一聲巨响，厲聲道：「司寇兄若不相信小女業已死亡，何不再去啓棺察看一番？」

螳螂王顯然全不爲金盾老人的氣勢所奪，一字一字道：「賈兄不用發火，本人已經在某處見到一個活生生的甄賈谷蘭了！」

金盾老人又半晌沒作聲，之後才發出嘿嘿笑道：「司寇兄既然見到她，何不把她帶來？」

螳螂王道：「帶她來是不行的，賈兄如想見她，本人倒可以帶賈兄前去！」

金盾老人道：「你說說看，你在何處見到了小女？」

螳螂王道：「在二聖教中！」

金盾老人沉默下去了。

螳螂王笑道：「賈兄現在還有話說麼？」

金盾老人又默然良久，才道：「沒有了，司寇兄劃下道兒來吧！」

螳螂王道：「不，本人今夜來見賈兄，並無追究舊債之意……」

「是麼？」

「是的！」

「嘿嘿，這倒是大出本人意料之外了！」

「關於你我雙方的瓜葛糾紛，本人願就此一筆勾銷，不再追究了。」

「條件是甚麼？」

「本人對賈兄毫無要求！」

「稀奇之至！」

「我螳螂王說一不二！」

「那麼，司寇兄今夜到此有何指教！」

「本人奉命帶一書函來面呈賈兄。」

「奉命？」

金盾老人的聲調充滿了驚詫，好像不相信「奉命」兩字會出自螳螂王之口。

而螳螂王却未作答，他似乎正在把書函交給金盾老人，接着才聽他說道：「賈兄請收下！」

一陣沉寂。

驀地，一片撕碎紙張的聲音響了起來，旋聞金盾老人怒吼道：「他是在做夢！」

螳螂王乾笑道：「賈兄如決定不管令愛的生死，當然可以說他在做夢了！」

金盾老人怒冲冲道：「哼，他是甚麼東西，竟敢要挾老夫？」

螳螂王語聲莊重地道：「他是神！」

金盾老人又重重的拍了一掌，厲聲喝道：「放屁！」

螳螂王道：「我司寇伯齡一生最不服人，可是那天見到他並與他走了數招後，方知他確非凡人，他確是一位天上謫凡的神仙！」

金盾老人鼻息粗重，一字一頓，沉聲道：「如此說來，你也加入二聖教了？」

螳螂王道：「是的，三奇四魔，以及龍虎山的白鶴眞人，南山農舍的田舍郎，丐幫幫主饕餮大仙，半面西施向君，巨無霸尉遲福，苦行僧等人，都已加入了。」

金盾老人突然哈哈狂笑道：「就老夫所知，有許多人並非心悅誠服加入該教，而是被迫的！」

螳螂王道：「他們現在都已心悅誠服了。」

金盾老人道：「你在二聖教中担任何職？」

螳螂王道：「本人是八大護法之一——」

金盾老人諷笑道：「恭喜！恭喜！」

螳螂王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賈兄，還請三思！」

金盾老人又問道：「你那些門下也都跟着你加入二聖教了？」

螳螂王道：「是的。」

金盾老人哼哼笑了起來，道：「眞想不到！眞想不到你這位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螳螂王竟肯屈就爲二聖教的護法，哈哈哈……」

螳螂王冷冷道：「賈兄，你也將是二聖教的八大護法之一！」

金盾老人狂笑不止。

螳螂王一哼，道：「你仔細考慮考慮，我告辭了！」

房門「呀！」的一响，便再聽不到他的聲音，而金盾老人的笑聲，也漸漸低落下來，最後是一聲「砰！」然巨响，終止了笑聲；顯然金盾老人在憤恨交加之下，運掌擊壞了房中的甚麼東西。

楚雲彪輕輕拉開房門，探頭窺望，見螳螂王已不知去向，才走出轉入金盾老人停身的房間，輕聲問道：「他走了麼？」

金盾老人右掌還按在一張破書桌上，桌面已被擊沉下去，他的面上痙攣不止，可知其內心已憤怒到了極點。

楚雲彪不敢再問，默默立在一旁。

他從方才聽到的一席話中，已約畧明白金盾老人與螳螂王之間的關係，明白甄賈谷蘭的僞死，是在逃避螳螂王的追究，而其起因，可能是與婚姻有關……

而現在，螳螂王雖已確知甄賈谷蘭未死，却表示不再追究，因爲他已加入了二聖教；而在二聖教主的心目中，金盾老人也是他的八大護法之一，所以螳螂王不敢再追究，也可能是奉命不得追究。可是，這帶給金盾老人的困擾却較以前更大，以前他要對付的只是一個螳螂王，現在却要對付一個勢力強大無比的二聖教，難怪他要憤恨塡膺，惱怒異常了。

對此，楚雲彪也感到束手無策，當他明白金盾老人是「余素貞」的父親時，他心中頗爲高與，以爲以金盾幫之力，大可與二聖教周旋一番，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二聖教既已知道「余素貞」是金盾幫主的女兒，金盾老人也將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了。

金盾老人沉默了好一會後才慢慢縮回按在桌上的右掌，舉目望着楚雲彪，長嘆一聲道：「方才老夫和他的談話，你都聽見了吧？」

楚雲彪點了點頭。

金盾老人又「嗨」的嘆了口氣道：「萬想不到他螳螂王也加入了二聖教，假如他和『賽諸葛尹文亮』不加入該教，二聖教主就不會知道『余素貞』是老夫的女兒，現在一切都完了！」

楚雲彪問道：「二聖教主在那封書函上寫些甚麼？」

金盾老人咬牙切齒道：「他要老夫率領敝幫全

體人馬歸順他的二聖教，並指定本月三十日去西梁山風雲坪與他見面，否則將處死小女！」

楚雲彪道：「老前輩打算如何？」

金盾老人搖搖頭，恨聲道：「老夫現在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但老夫寧死也不屈服於他的淫威之下！」

楚雲彪道：「家師等人也不見得願意屈服於該教，但他們爲了不忍見在下等被殺害，故都暫時隱忍下來，希望老前輩也以令愛的性命爲重，暫時不要與他們做正面的衝突。」

金盾老人焦躁的東西踱步，唉聲嘆氣道：「可是，老夫怎能率領全幫之衆歸順於他呢？」

楚雲彪道：「在下可否知道貴幫的一些實際情形？」

金盾老人刹住脚步，注目問道：「你要知道關於哪一方面的？」

楚雲彪道：「聽說貴幫人馬不多，但個個都是武林中的一流好手，此說確否？」

金盾老人點一點頭道：「不錯，敝幫總共只有一百多人，雖不敢說個個都是高手，但也不差到那裏。」

楚雲彪又問道：「是否人人可靠？」

金盾老人嘆息道：「現在不敢說了，像那賽諸葛尹文亮，本是老夫頗器重的一個人，但他却背叛了！」

楚雲彪道：「老前輩不妨選那些可靠的帶他們假意歸順二聖教，暗中進行破壞該教的內部組織，一俟時機成熟，再聯合家師等人一舉擊潰敵人。」

金盾老人道：「這主意雖然不壞，但老夫若率人加入該教，二聖教主必然馬上要老夫獻出一切所有，這如何使得？」

楚雲彪道：「所謂一切所有是甚麼？」

金盾老人道：「敝幫現有黃金數千斤，另外還有酒樓客棧十幾家，及一座尚未開掘的金礦。」

楚雲彪吃驚道：「老前輩這些產業，都是怎麼得來的？」

金盾老人道：「老夫早年學得一門煉金術，後來在某一深山中發現了一座金礦，便邀集一羣可靠的朋友組織金盾幫，暗中開掘了那座金礦，煉成數千斤黃金，由大家所共享，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全非老夫一人之物，所以現在要他們假意歸順二聖教不難，要他們獻出一切就不容易了。」

楚雲彪說道：「貴帮中人，難道都是重利輕義之徒？」

金盾老人面色一紅道：「這倒不見得，只是他們跟着老夫辛苦了這麼多年，如今要他們放棄一切，對他們實在太不公平了。」

楚雲彪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二聖教勢力强大，貴帮既非其敵，遲早難逃刼數，那時候貴帮所有的財產，一樣要落入二聖教手裏，所以倒不如假意歸順，然後伺機殲敵，則被奪去的財產仍可拿回來。」

金盾老人似覺有理，點點頭道：「你的意見很好，老夫就召集他們問問。」

話鋒一轉，喟然道：「螳螂王司寇伯齡這個人，你沒有聽人說過吧？」

楚雲彪道：「沒有，在下對他全無了解。」

金盾老人道：「他和老夫是同村生長的人，小時候，我們是一對好朋友，長大後，我們各奔前程，巧的是，他和老夫都蒙武林異人收爲傳人，彼此都練成一身武功，他成爲螳螂派的掌門人，老夫則創組金盾帮，後來我們又相聚在一起，老夫就發現他爲人不正，有一天，他偷偷進入老夫的書房，企圖竊取老夫一張金礦地圖，被老夫撞見，他乃含羞離去……」

楚雲彪打岔問道：「什麼金礦地圖？」

金盾老人道：「早先老夫說過了，老夫尚擁有一座未開掘的金礦，那座金礦藏量極豐，估計可煉出一萬斤以上的黃金，只因敝帮人手不多，故一直未動工開採，老夫便把那座金礦繪成地圖收藏起來，司寇伯齡不知從何人嘴裏聽到這個秘密，竟生覬覦之心，欲偷走地圖前往開採。」

楚雲彪道：「這與令愛有何關係？」

金盾老人道：「你聽我慢慢說吧，他竊圖不成含羞離去後，就託人送來一信，對其行爲深至慚愧懺悔之意，要求老夫原諒他，由於信中措詞誠懇，老夫就回他一信，表示已不放在心上，一年之後，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青年，他自稱姓甄名建雄，是司寇伯齡的外甥，他帶來了司寇伯齡的一封信函，司寇伯齡在信中說甄建雄是個品學優良的書生，因家道貧苦，希望謀一工作，要求老夫帮他的忙，老夫見他人品端正，就叫他在家裏住下，專心攻讀卽可，不必爲生活操心。

「他自在老夫家中寄居下來，的確表現得很規矩有禮，而且日日勤讀不休，從不外出荒唐，小女因此對他生起好感，幾次跟他攀談，又見他出口成章，肚子裏確有一些眞才實學……咳！不知不覺，小女就被他迷住了，老夫因見他確是個好青年，也就未加反對，答應讓他們成親，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他入贅，因爲老夫只此一女，捨不得讓她嫁出，他也滿口應允，到了婚禮那天，老夫正在大廳上大宴親友的時候，他却乘機潛入老夫房中，搜索老夫那張金礦地圖，事爲家中女婢發現，疾忙走告小女，

小女悄悄掩到老夫房外，一看他果然在房中翻箱倒篋，登時悲憤交集，衝入房中，問他在幹什麼，他見事敗，竟然露出猙獰面目，動手便攻打小女，哼！原來他並非文弱書生，他是受司寇伯齡的指使，僞裝文弱書生，混入老夫家中，企圖竊取金礦地圖的！」

楚雲彪問道：「爲何早不偷遲不偷，偏偏還在婚禮之日動手？」

金盾老人冷笑道：「因爲他一直找不到機會下手，而婚禮那天，他認爲老夫在廳上宴客，小女又在新房中不便出來，是個下手的良機，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不敢當眞與小女成親，故迫得只好在入洞房之前下手。」

「後來呢？」

金盾老人道：「他身手雖然不劣，但在心慌意亂之下，自非小女之敵，被小女一掌劈中腦門，登時倒斃地上。」

「令愛不該打死他，應該留下活口才對。」

「可不是，但當時小女在氣憤頭上，根本未想到這許多，後來一個僕人到廳上悄悄報告老夫，老夫大吃一驚，連忙轉入院中進行搶救，希望將甄建雄救活，但他頭顱已碎，回生乏術了。」

「那天螳螂王有沒有前來參加婚禮？」

「有，他帶來了二十多個部下，顯然早就準備一旦事敗，便要兵刃相見，而老夫却未作任何準備，故老夫立刻做了一項決定，匆匆經過一番安排，便回到廳上，宣布小女與甄建雄因細故吵嘴而動武，失手打死了甄建雄，當時司寇伯齡一聽外甥死了，跳起來就要動手，老夫大喝一聲道：『司寇兄，殺人償命，老夫命小女陪他死便了！』他聽老夫未提起甄建雄竊圖之事，再聽老夫願命小女償命，也就沒有動手，冷笑道：『好，事已至此，只要令愛肯償命，老夫便不追究！』老夫於是入屋調了一杯毒藥，再將小女拖到廳上，喝令小女當衆服毒自殺，小女接過毒藥，立刻一飲而盡，不久就倒在地上翻滾慘叫，不到一刻時，便氣絕死了。」

「那不是眞正的毒藥吧？」

「是眞毒藥！」

「啊，那麼令愛怎能復活？」

「老夫怕司寇伯齡看出破綻，故用眞毒藥，只不過用量極輕，只能使人胃腸絞痛難當而昏厥，却不至眞的死去，而且還預先讓小女在口中啣一顆解毒丹，毒藥發作不久，小女便將解毒丹吞下。」

「螳螂王沒有一絲懷疑？」

「當時他確無懷疑，帶着甄建雄的屍體走了；老夫便於次日買來一口棺材，爲小女盛殮，打算等過了幾天，再偷偷將她挖出，不料竟被盜墓賊看上了。」

「令愛被埋於地下，何以能够不死？」

「老夫曾學得一門龜息大法，這門功夫與西域的瑜伽術頗相似，可以埋在地下半月不死，小女功力尚淺，但也能『龜息』七日之久。」

「原來如此，令愛的墳墓被盜墓賊挖開時，在下適由那裏經過……」

「是的，你後來的遭遇，老夫都知道，那天你被人埋入墳中，老夫就覺你師兄尚大農有些可疑，故命封霖將你救醒——封霖卽是晚間你在四海春酒樓見到的那位掌櫃……」

「哦，在下應該感謝老前輩救命之恩。」

「那件事情之後，老夫便命人用一具女屍代替小女，而要小女易容化名，找機會與你結識，以查探冒用『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人是誰，後來小女便以『余素貞』的姓名和你結識了。」

「這麼說，所謂『賣花婆』也者，其實並無其人了？」

「是的。」

「老前輩何不乾脆與螳螂王一決勝負，却要如此一再忍讓？」

「理由有二，一是他們螳螂派有四五百人之多，而敝幫只有百餘人，實力懸殊，不易獲勝，二是敝幫之人實際上都已成爲正當的生意人，有十幾家酒樓客棧分佈各地，一旦與螳螂王翻臉，他必會派人攻擊那些酒樓客棧，別的不說，他若派人縱火，敝幫損失事小，危害到客人的性命就不好了。」

「螳螂王的武功如何？」

「老夫勝不了他，他也勝不了老夫。」

「如今他已加入二聖教，要收拾他就更加困難了。」

「正是。」

「現在老前輩決定怎麼辦？」

「老夫先要召集敝幫之人商議一番，才能做決定，今夜你先去客棧投宿一夜，明早再到城外的歸雲山莊來找老夫吧。」

「好的。」

「老夫的歸雲山莊在西城門外，順着官道行約二里，那裏有個三叉路，你轉入右邊的一條，經過何家村，就可見到山莊。」

「是的。」

「還有，你目前的行踪，不便讓二聖教的人發現吧？」

「正是，二聖教警告在下不得與他們作對，否則將對家師不利。」

「眼下可能已有二聖教的人來到本城，暗中監視老夫，你行動盡量小心，明早前往老夫山莊之前，最好改變面貌，免被他們的眼綫認出。」

「是的。」

「你有沒有別的事？」

「沒有——哦，對了，老前輩常在本城，可知金陵武館的近況？」

「尚大農的妻子夏美鳳已失踪跡，不過武館中好像還有尚大農的幾個門徒在看守。」

「方才老前輩說二聖教的人可能已來到了本城，若然不錯，他們可能住在金陵武館中。」

「唔，你打算前往踩探一番？」

「老前輩以爲如何？」

「可以，但要十分小心，螳螂王也可能在武館中，你若被他發現，只怕不易逃脫……」

「在下對金陵武館已甚熟悉，等候半夜再去，諒不至被發現。」

「也罷，不過最好化裝前去。」

「好，在下就在這廢宅中易容，等三更時分再動身前往一探！」

× × ×

三更時分——

一個濃眉如帚，唇蓄短鬚的黑衣青年，捷如狸貓的由喬家廢園的牆門閃出，一掠投入對面黑暗的屋簷下，瞬卽不見！

兩刻時後，這個黑衣青年，已在金陵武館的後面牆外現身。

他身子緊貼牆下，屏息靜氣的停立片刻，然後轉身輕輕一躍，雙手攀上了牆頭，慢慢的把頭伸上去。

運目一望，金陵武館的後院一片漆黑，異常靜謐。

黑衣青年不敢大意，爬在牆頭上窺視良久，直到確定附近無人，才一翻身，輕輕跳了下去。

那知剛剛落地，驀見一條黑影由數丈外的一棟屋角伸出，接着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腰懸一柄單刀，他由屋角轉出之後，就一邊解褲帶，一邊朝牆下走來。

原來，他正是無敵神刀尚大農的門徒——魏靈玉！

黑衣青年看見魏靈玉走來，連忙一矮身形，竄入尋丈外的一堆廢物後面，靜伏不動。

那魏靈玉毫無所覺，走到牆下站住，解過了手，便向左面巡視過去。

黑衣青年等他走遠，立卽一展身形，飛入院中，沿着黑暗的屋壁，一路往前院潛行過來。

敢情武館中雖有人守夜，但防患不嚴；黑衣青年很輕易的就避過那些守夜者，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了前院的大廳屋頂上。

大廳中，有燈光透射出來，顯然廳中有人！

黑衣青年雙腳勾住屋簷，身子倒懸下去，用口液點破紙窗，運目望入，只見廳上正有五個人圍坐於一張四方桌前，似是正在會商事情。

五人中，居中而坐的是個面如重棗，虬髯叢生，身材雄偉，穿着一襲黃袍的老人。

其餘四人，年齡均在四旬左右，個個生相强悍，精眸如炬，分明都是武林高手！

這時，只見當中一個面有刀疤的中年人笑着說道：「司寇大護法所說的，都是眞的麼？」

居中而坐的黃袍老人道：「一點不假，此次老夫奉教主之命帶你們到此，最大的目的，就在那張金礦地圖！」

那面有刀疤的中年人長長吸了一口氣，又道：「我的乖乖，一萬斤以上的黃金，那眞是叫人做夢也不敢想像之事啊！」

黃袍老人笑道：「此外，據老夫估計，賈禮强存在各地錢莊的銀子，少說也有五百萬兩！」

另一個嘴邊生有一顆黑痣的中年人接口道：「賈禮强如此富有，過去怎麼都沒聽人說起？」

黃袍老人道：「他創組金盾幫之後，就忙於開採金礦，從不與其他武林人交往，所以知道他這個人的不多。」

嘴邊生黑痣的中年人笑道：「這次本教若能將賈禮强的所有財產及那張金礦地圖奪取過來，咱們多少也可分一些吧？」

黃袍老人道：「老夫願代你們向教主請求，每人領幾千兩銀子絕無問題。」

面有刀疤的中年人道：「要是賈禮强不肯歸降本教，那怎麼辦？」

黃袍老人獰笑一下道：「爲了救他女兒的性命，他會考慮的，但萬一他拒絕歸降，咱們就動手將他擒去見教主，那時他卽使還頑强不降，他的幫中兄弟爲了救他，也會與本教妥協的。」

那面有刀疤的中年人點了點頭，轉目向廳門外望去，說道：「尚堂主應該回來了吧？」

一言甫畢，廳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一個人來。

他，正是無敵神刀尚大農！

圍坐桌前的四個中年人一齊起身，抱拳道：「尚兄回來了。」

只有黃袍老人端坐未動。

無敵神刀尚大農含笑抱拳還禮，接着向黃袍老人施禮道：「司寇大護法還沒休息？」

黃袍老人道：「我們在等你。」

無敵神刀尚大農在黃袍老人對面坐下，笑道：「不出入護法所料，他一回到歸雲山莊之後，立即修了數封信函，利用飛鴿送去了，看情形確是要召集他們金盾帮的兄弟商量對策。」

黃袍老人頷首一笑道：「他們金盾帮分佈不廣，都在蘇境之內，所以不出三天，所有金盾帮的人都會趕到歸雲山莊來的。」

尚大農道：「在下看他的神情，似乎已有屈服之意。」

黃袍老人道：「要等他們全帮之人集會過後才作準，因爲該帮與一般帮派不同，人人都有權過問帮中事務，要是半數以上的人反對歸降本敎，賈禮強也一點都沒辦法。」

尚大農道：「敎主堅持要收服黑白兩道的人物，這實在是一樁冒險之事，若依在下主張，索性將他們殲滅了，一樣可得到一切。」

黃袍老人笑道：「敎主並不希望得到財富，而是要統御天下武林，他要讓天下之人知道他是亘古以來的第一偉人，一位奉上天意旨下降凡塵領導衆生的偉人！」

尚大農神色一肅，點了點頭。

面有刀疤的中年人問道：「尚兄方才去歸雲山莊踩探，有無其他發現？」

尚大農搖頭道：「沒有。」

他接着回對黃袍老人道：「大護法說的那個人，並未隨賈禮強去到歸雲山莊，只怕是賈禮強胡謅的吧？」

黃袍老人道：「不，賈禮強確曾在喬家廢園會見一個人，否則，他不會選擇在喬家廢園與老夫相見。」

尚大農皺眉道：「不知那人是誰？」

黃袍老人沉思有頃，忽然目光一凝道：「會不會是你師弟楚雲彪？」

尚大農面色一變道：「他麼？」

黃袍老人點點頭道：「賈谷蘭落入本敎之手，他趕來通知賈禮強，乃是必然之事啊！」

尚大農神色變得有些不安，道：「可是，他並不知『余素貞』即是甄賈谷蘭呀！」

黃袍老人微微一笑道：「甄賈谷蘭難道不會告訴他？」

尚大農面色又是一變，目中射出銳芒道：「不錯，甄賈谷蘭一旦考慮到自己有被本敎擄獲的危險時，必會將她的一切秘密告訴楚雲彪！」

黃袍老人道：「所以晚間在喬家廢園與賈禮強見面之人，很可能是他！」

尚大農登時機警的擺頭四望，冷哼一聲道：「若是他，那麼他一定會來此地窺探！」

黃袍老人道：「你不是派有數名門徒在守夜的麼？」

尚大農道：「只怕靠不住……」

黃袍老人道：「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怕他怎的？讓他來好了！」

尚大農說道：「就怕他向在下的門徒下手，他若下手擄去一個，那就可以問出拙荊及小兒藏匿之處。」

黃袍老人問道：「你把妻子安頓於何處？」

尚大農道：「在龍潭鎭一個門徒的家中，距此不過四五十里路而已。」

黃袍老人道：「將來你還是帶他們進入二聖城安居爲佳。」

尚大農道：「在下正有此意。」

他似是愈想愈不放心，起身道：「諸位坐坐，待在下到裏面去瞧瞧。」

說罷，快步出廳，往院內走來。

倒掛在廳外屋簷上窺視的黑衣青年一見他出廳，連忙翻上屋脊，伏着不敢稍動。

尚大農最担心的是在裏面守夜的幾個門徒，故出了廳後，就一直向院內走去，想都沒有想到他所担心的人，早已來到大廳的屋頂上。

黑衣青年目送他進入院中後，不敢再在屋上停留，悄悄飄落地上，竄入一處黑暗的屋角……

一刻時後，這個黑衣青年翻越過西城門附近的城牆，放開脚步，順着官道向前飛奔。

轉眼來到一處三叉路口，他畧停片刻，旋即轉入右邊一條岐路，再度騰起身形……

不久，到了一處村落。

又不久，到了一座倚山而建的大莊院前。

莊前圍着一道土牆，牆門上橫懸一匾，上面有「歸雲山莊」四個字。

黑衣青年停步看了看，然後舉步走了進去。

這時，距天亮還有一段時候，莊中十分寂靜，似乎全莊之人正在夢鄉之中。

但是，黑衣青年才走入莊內數步，在對面黑暗中，就有一人冷冷的喝道：「何方朋友，黌夜臨敝莊？」

黑衣青年立時住足，抱拳答道：「在下楚雲彪，有事拜見賈老前輩！」

黑暗中，一條人影冉冉走出，來到了楚雲彪面前，他是個彪形大漢，他向楚雲彪打量了片刻，面呈疑惑道：「你就是無影刀楚雲彪？」

楚雲彪道：「是的，賈老前輩囑在下易容前來貴莊，所以在下現在的相貌不是本來面目。」

彪形大漢「哦」了一聲，轉身便向莊內走去，說道：「楚少俠請隨我來！」

他領着楚雲彪一路進入莊內一片大庭院，趨近一間書房，擧手敲門，開聲說道：「莊主，客人來了。」

書房中燈光一亮，金盾老人賈禮強開門現身，他一時也認不出眼前的客人是楚雲彪，面露訝色問道：「尊駕何人？」

楚雲彪拱手道：「在下楚雲彪。」

金盾老人「啊！」了一聲，連忙拱手笑道：「原來是你，好高明的易容術！」

楚雲彪笑了笑，道：「天未明即來打擾老前輩，十分抱歉。」

金盾老人連聲道：「不妨，不妨，老弟請進來說話。」

楚雲彪隨他走入書房，說道：「在下踩探過了金陵武館，因覺不便去客棧投宿，故此一直到貴莊來。」

金盾老人示意他坐下，自己亦在一張檀木椅落座，問道：「有無發現？」

楚雲彪坐下道：「有的，螳螂王及幾個二聖敎人物都在武館中……」

當下，將所見所聞說了一遍。

金盾老人一聽無敵神刀尚大農曾來莊中窺探，不禁變色道：「哼，原來他來過了……」

楚雲彪點頭道：「他是來窺探老前輩的動向的，看見老前輩發出信鴿召集貴帮兄弟，他頗表愉快，認爲老前輩已有屈服之意。」

金盾老人冷笑道：「還早得很呢！」

楚雲彪問道：「貴帮兄弟幾時可到此地？」

金盾老人道：「最快也要三天。」

楚雲彪道：「那麼，在下就先走一趟龍潭鎭，老前輩可知龍潭鎭在何方向？」

金盾老人訝道：「老弟去龍潭鎭何爲？」

楚雲彪道：「尚大農的妻兒在龍潭鎭的一個門徒家中，在下想去把他們母子請來！」

金盾老人表示不贊成，皺眉沉吟道：「我輩正直之人，不應去傷害無罪婦孺……」

楚雲彪忙道：「在下絕無傷害他們母子之意，只想暫時利用他們牽制尚大農，讓那狼心狗肺的東西吃吃苦頭，此外咱們或許還可由夏美鳳的嘴裏獲知二聖敎的總壇所在地。」

金盾老人想了一會，點頭道：「也罷，就將他們母子暫時擄來也好，必要時可與二聖敎討價還價，但老弟不必親自去，老夫派幾個人去就行了，你說他們母子住在龍潭鎭的什麼地方？」

楚雲彪道：「在尚大農一個門徒的家中，詳細地址却不知道，不過大概不難打聽出來。」

金盾老人輕嗯一聲，起身走到房門口，擊掌三下，一個勁衣漢子應聲而至，施禮道：「莊主有何吩咐？」

金盾老人吩咐道：「你去請岳，丁，管三位過來。」

那勁衣漢子領命而去。

不多久，三個相貌端正，氣宇軒昂的中年大漢一齊來到金盾老人的書房中，金盾老人先介紹楚雲彪與他們見過，再爲楚雲彪介紹他們的姓名，說道：「這位岳恒，這位丁延元，這位管以昌，是經常跟隨老夫的三家將，也是我們金盾帮的兄弟。」

楚雲彪一一拱手爲禮，道：「幸會，幸會，請多指敎。」

金盾老人看見三家將面有疑惑之色，不由笑道：「怎麼啦？」

其中的管以昌逼視着楚雲彪，說道：「莊主，這人不是無影刀楚雲彪！」

金盾老人哈哈一笑道：「他是無影刀楚雲彪不錯！」

管以昌肯定地道：「不，莊主莫非忘了，那次掘開小姐的墳墓時，以昌亦曾在場，這位朋友的面貌根本與那位躺在棺中的楚雲彪不一樣！」

金盾老人笑道：「對，你們現在見到的這位楚少俠，確與上次見到的那位楚少俠不一樣，但你怎麼不動動腦筋？如今強敵壓境，你們不以爲他應該改變面目麼？」

管以昌恍然一啊，忙向楚雲彪抱拳道：「抱歉！原來楚少俠是易容前來的……」

楚雲彪笑道：「應該抱歉的是小弟，小弟本當恢復本來面目與三位相見。」

大家重新寒暄一番，金盾老人才說道：「岳恒，你對尚大農的門徒較清楚，可知他的門徒有住居龍潭鎭的？」

岳恒答道：「有的，尚大農有兩個門徒居住於龍潭鎭，一個叫廖世華，一個叫邱宗良，兩人比隣而居——莊主問這幹麼？」

金盾老人道：「你們知道，尚大農不念師恩加入二聖敎，又一再想殺害他這位師弟，如此倒行逆施，實在該懲罰他一下，眼下楚少俠已探悉他的妻兒藏匿在龍潭鎭一個門徒的家中，所以楚少俠打算將他們母子擒來，以對尚大農收掣肘之效，但楚少俠對龍潭鎭不熟，故老夫想派你們三人前去。」

岳恒問道：「將他們擒來本莊？」

金盾老人道：「是的，楚少俠並不打算加罪於他們母子，只想利用他們牽制尚大農，希望由夏美鳳的嘴裏獲知二聖敎的總壇所在地。」(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　庸·文
培　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粉魔」白玉香，假借金婆婆酒店，跟黃衣人約會，要將得自「陰司秀才」冷朋的輕功心訣，交換黃衣人的快劍劍訣，結果，白玉香失去了四名侍婢和心訣，自身也落得負創而逃。黃衣人走後，不老公公與「劍絕詩狂」杜玄，苦思半日，仍無法可得破解快劍訣竅，不老公公乃着杜玄在酒店等候，彼則挾着酒醉的海雲而去，途次一山坡，車輪壞毀，海雲也被震醒，不老公公向海雲說出擬往火王莊向「火藥王」商借鐵皮衣，以供試劍之用，不料遭到破輪之阻，正感爲難間，突有一騎急馳而至，不老公公立躍出路心伸手扣住來騎——

劍快如風火網張

不老公公脚下定樁，鬆開了馬嚼環，雙手一伸，托住兩隻前蹄，竟將那碩壯的駿馬穩在空中，笑喝道：「姓謝的，滾下來吧！」

其實沒等他呼喝，那黑衣人已被坐騎掀離了馬鞍，虧得身手還算矯捷，一式雲裏翻身，飄落地上，怒叱道：「是誰跟你家二大爺找麻煩？」

不老公公笑道：「不敢，正是我老人家。」

那黑衣人定神一看，連忙拱手陪笑道：「我當是誰哩！原來是您老人家，謝二有眼無珠，口沒遮攔，老爺子千萬別見怪。」

不老公公笑了笑道：「二大爺這麼急，要到那裏去？」

黑衣人欠身道：「回老爺子的話，謝二急於回莊，才衝撞了您老人家。」

不老公公道：「那眞是巧極了，咱們正要到你莊上去。」

黑衣人驚喜道：「當眞麼？」

不老公公忙道：「怎麼樣？敢情不歡迎！」

黑衣人忙道：「請還請不到呢！這是天大的喜訊，謝二這就立刻飛騎歸報莊主。」

不老公公道：「那倒不必，我還有位同伴，肚子餓了，沒力氣走路，你先將這匹馬借給他騎着往前面去買點食物，咱們爺兒倆邊走邊談，如何？」

黑衣人道：「這位少俠是老爺子的——」

不老公公道：「他名叫海雲，是我的朋友。」

也不管那黑衣人願不願意，逕自將馬韁奪了過來，遞給海雲道：「這謝老二就是火王莊的管事，你只管先騎了馬去，在前面等候休息，吃喝都不用付錢，叫他們記在火王莊的賬上。」

海雲尷尬的說道：「這個……只怕不大好意思吧……」

不老公公道：「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沒聽過他說麼？咱們這種客人，他請還請不到呢！」

謝管事笑道：「海少俠不用客氣，附近一帶店家都認識謝二這匹『烏騅』馬，但有吩咐，他們不敢不遵的。在下和老爺子隨後也就到了。」

海雲不便再推辭，稱謝上馬，向前而去。

不老公公目送海雲去遠，才拍了拍謝管事的肩頭，笑道：「咱們也別躭誤了，早些趕到，還來得及讓你們莊主好好招待一頓晚飯。」

謝管事道：「自從上次莊中一別，年餘未見俠駕寵降了，今天是吹什麼風，使老爺子又得光臨敝莊？」

不老公公道：「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次，是專程去剝你們莊主的皮。」

謝管事驚道：「剝皮？老爺子在說笑話？」

不老公公道：「一點都不是笑話。你們莊主外號『鐵皮書生』，我老人家想跟他商借那件『鐵皮衣』。不正如要剝他的皮嗎？」

謝管事突然停步問道：「老爺子果眞是爲了借用『鐵皮衣』才去敝莊麼？」

不老公公道：「正是。不然誰耐煩老遠趕去吃一頓酒席。」

謝管事輕嘆一口氣，道：「可惜，老爺子來晚了。」

不老公公訝道：「怎麼說？」

謝管事黯然道：「鐵皮衣早在一年前便已失竊，老爺子豈非是來得太晚了。」

不老公公眼睛骨碌碌一陣轉，忽然笑道：「謝老二，好啊！你也跟我老人家來這一套？不借就說不借，推什麼失竊？報什麼謊案？」

謝管事道：「在下句句實話，並未誑騙你老人家。」

不老公公閃目笑道：「你當然沒有誑騙我，你只是替主人推搪借債的朋友，對嗎？」

謝管事長吁一聲，道：「你老人家一定不肯相信，在下也無可奈何。待見到敝莊主，便知道實情的了。」

不老公公冷笑道：「那是少不得要見到的。我老人家從未向誰借過東西，既然開口，不借也不行了。」

謝管事道：「不瞞老爺子說，敝莊失竊之物，並非僅僅一件『鐵皮衣』，連莊主秘藏的獨門至寶『霹靂珠』和『火葫蘆』都一併被竊……」

不老公公搖頭道：「你說任何寶物失竊，我老人家都相信，而且我也知道『霹靂珠』和『火葫蘆』落在什麼人手中——唯獨『鐵皮衣』會失竊，說什麼我也不相信。」

謝管事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在下就是奉命追查竊寶賊人的消息，才離莊外出。」

不老公公道：「那麼，你匆匆忙忙趕回去，是已經得到竊賊的消息了？」

謝管事道：「正是。」

不老公公笑道：「那竊寶賊人，可是粉魔白玉香？」

謝管事愕然道：「你老人家怎麼知道？」

不老公公道：「我不單知道，還親眼看見白玉香帶着四支『火葫蘆』。可是，我卻沒看見那件『鐵皮衣』。」

謝管事道：「鐵皮衣是防身之寶，平時貼身穿着，除非沐浴不須解下，老爺子怎能看得見？」

不老公公道：「說的是，那既然是須臾不離的防身寶物，怎會輕易被白玉香盜去？難道你們莊主和白玉香有什麼不乾不淨的關係，枕席之際，疏於防範，以致中了他的圈套？」

這話問得够刻薄，對「鐵皮書生」譚人傑的人格，簡直是莫大侮辱，但謝管事只是臉上變了變顏色，卻未敢發作。

不老公公反而氣憤的接道：「我老人家專程移樽就教，可不是那麼容易打發的，等會兒見到譚人傑，我要他當面脫下衣服，看看那層皮是不是眞的被人剝去了。」

×　×　×

「老爺子現在總該相信了吧？」譚人傑一面穿回衣服，一面苦澀的笑着。那尷尬的笑容，比哭更難看。

今年五十出頭的「鐵皮書生」譚人傑，在江湖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了。但這點顏面和身份，對名列「武林三大怪」的不老公公而言，實在微不足道。老頭子雖然年逾九旬，行事仍和小孩子一般任性固執，他說要脫下衣服驗證，那就非得脫下不可。

然而，這畢竟是件令人難堪的事。書房縱然已門窗緊閉，並無第三人在旁，譚人傑那張清癯蒼白的臉上，仍不禁泛起一抹濃重的紅暈，幾與燭光映爲一色。

不老公公就坐在對面一把交椅上，這時站起身來，負手踱個圈子，忽然沉聲道：「小譚，你跟我說實話，是不是眞的和那兔崽子有一手？」

譚人傑臉上更紅了，急道：「老爺子，這不是罵人麼？我姓譚的雖非正人君子，也不敢去幹那種齷齪事。」

不老公公道：「那麼，你貼身不離的東西，怎會被人偸去呢？」

譚人傑低頭嘆了一口氣，道：「說來慚愧，都怪我不該娶第四房妾……」

不老公公道：「沒出我所料，說來說去，毛病還是由『色』字而起？」

譚人傑赧然點了點頭，道：「我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可是，老爺子，你老人家也不能責怪我好色，我今年五十一歲了，還沒有兒子——」

不老公公冷哼道：「兒女是命中註定，你一輩子專製傷天害理的火器，怎麼不絕子絕孫。」

譚人傑哭喪着臉道：「我雖然擅製火器，並不敢仗以爲惡。」

不老公公道：「可是，這些東西落在白玉香手中，你知道會害多少人？他若再將火器出賣，那會幹出多少傷天害理的惡事？」

譚人傑忙道：「所以我正在四處打聽他的行踪。只要找到他，一定要把失物追回來。」

不老公公搖頭道：「現在已經太晚了！如果沒有你那件『鐵皮衣』，白玉香絕難逃過『追風快劍』，早就死在金家酒店裏了。」

他皺了皺眉頭，忽又問道：「你那『鐵皮衣』，是什麼東西織成的？如果再織一件，得要多少時間？」

譚人傑輕呼道：「再織一件？老爺子，您以爲那是平常絲棉編織的衣服麼？」

不老公公道：「它總是人織出來的，難不成還會是天生的？」

譚人傑苦笑道：「我的老爺子，您大約不知道『鐵皮衣』的來歷——」

不老公公截口道：「你又沒說，我老人家怎麼會知道！」

譚人傑壓低聲音道：「那東西原本是大內御用防身的寶物。據說乃是前朝大帝由外邦奪來，共有兩樣，一件是『鐵皮衣』，另一件名叫『龍鱗甓』；後來宮庭兵亂，才流落到民間……」

不老公公沒等他說完，便嘻嘻的笑了起來，道：「我老人家正等着你這句話，『鐵皮衣』和『龍鱗甓』本是一套，如今『鐵皮衣』失竊了，你就把『龍鱗甓』借給我用用吧！」

譚人傑道：「可惜那『龍鱗甓』並不在我手中，許多年來，我耗盡心機四處打聽，始終不知它的下落。」

不老公公道：「你這話誰會相信？」

譚人傑聳聳肩，道：「老爺子一定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但您老人家請仔細想想，如果那東西在我手中，白玉香會放過它麼？」

不老公公怔了半晌，道：「這麼說，我老人家竟是白跑一趟了！」

譚人傑陪笑道：「老爺子萍踪俠影，難得蒞臨，縱然不爲『鐵皮衣』，也當畧作盤桓，讓咱們稍慰渴慕，請領教益。」

不老公公擺手道：「好啦！好啦！這一套虛情假意，我老人家聽着就渾身難受。東西既不在，咱們還得趕回去告訴杜老兒，另想辦法。」

說完，打開書房門，大步跨了出去。

書房外便是客廳，廳中擺着一桌豐盛的酒席，由謝管事陪伴着海雲，正在飲酒閑談。一見房門開了，兩人連忙都站起身來。

不老公公沒精打采的向海雲招招手，道：「別吃了！咱們走吧！」

譚人傑尾隨追了出來，挽留道：「老爺子何必這樣性急，天色晚了，好歹歇一宵，明早再走也不遲……」

不老公公話也懶得多說，帶着海雲逕自出莊而去。

譚人傑和謝管事苦留不住，只得恭送到莊門，備了兩匹好馬，眼看着老少二人上馬繞過了山脚，才閉莊折返廳上。

席間酒菜大半都未動過，譚人傑自己滿斟了一杯酒，仰頭一飲而盡，長長吁了口氣，臉上忽然浮現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謝管事趨前低聲道：「莊主，眼前雖然瞞過了，須防他們還會再來。」

譚人傑笑道：「不會的，老頭子已經相信鐵皮衣失竊，現在他正急着去尋『龍鱗甓』，不會再來惹厭了。」

謝管事訝道：「龍鱗甓？」

譚人傑點頭道：「老頭子原是宮中太監出身，所以我故意洩露『鐵皮衣』和『龍鱗甓』都是御用寶物，他果然信以爲眞。」

謝管事道：「世上是不是眞有一件『龍鱗甓』呢？」

譚人傑大笑道：「誰知道？連我也只聽過這名字，焉知不是因爲有了『鐵皮衣』，才符合揑造了『龍鱗甓』。」

接着，又低聲吩咐道：「莊中戒備安排，你應該多加注意，各處火器和埋伏，也要仔細檢查一遍。老頭子不來，可能會有其他對頭潛來窺伺。」

謝管事應道：「屬下自會謹愼。也請莊主多多珍攝……」

譚人傑截口道：「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反正我不會虧待你們父女就行了。」

連飲數杯，轉身回到書房，隨卽掩閉房門，並且加上門栓。

謝管事望着房門，不禁輕嘆一口氣，感慨的道：「五十出頭的人了，還幹這種恬不知恥的勾當，唉——」搖搖頭，黯然而去。

那譚人傑靜靜立在門後，直到謝管事去遠了，才冷笑一聲，舉手向牆上一幅「寒江垂釣圖」輕輕按去。

他先按圖中漁翁的頭部，然後順序再按「船舵」和「山石」，最後却向掛圖輕輕拍了一掌。只聽「錚」的一聲響，那圖中漁舟的船篷，忽然自動掀開，露出一粒紅色圓珠和一道鑰匙孔。

那紅色圓珠並非按鈕，却是一柄精巧的鑰匙。譚人傑將鑰匙投入孔中，輕輕一轉，對面那列書橱便緩緩移開了。

書橱下有暗門，通達夾壁內一間陳設華麗的密室。

譚人傑由暗門進入密室，笑着道：「小白，你該怎樣謝我？」

室中紗罩香籠，錦榻橫陳，繡花被，鴛鴦枕，四壁嵌琉璃鏡子，椅墊床褥上，滿繡着栩栩如生的「春宮秘戲圖」。

看來這是間「藏嬌」的金屋，但睡在錦榻上，不是花朶般的美嬌娘，而是「粉魔」白玉香。

白玉香身上只穿一件銀光閃耀的「緊身坎肩背心」，四肢都裸露在繡花被外，頭髮居然挽了個鬆鬆的宮髻，肌膚居然細嫩宛如女子，臉上居然也有幾分慵懶的「嬌態」。

但他那「嬌慵」之態，並非爲了嫵媚，却是爲了左邊手臂上的劍傷。

傷口雖經包紮，綳帶上仍滲現出血漬，整條手臂用一幅綢巾托着，懸垂在頸上——顯然，黃衣人那一劍，使他傷得不輕。

不知是否因爲受傷失血的關係，白玉香的臉色一片蒼白，神情也流露出萎頓，看見譚人傑進來，他只是凄然一笑，無精打彩的應道：「老不死的已經走了麼？」

譚人傑得意的笑道：「他聽了我的話，深信不疑，連酒也顧不得喝，便匆匆走了。」

一面說着，一面接近榻邊坐下，用手輕輕撫摸着白玉香的傷臂，無限愛憐的問道：「小白，傷口好些了沒有？還疼不疼？」

白玉香搖搖頭道：「疼倒不怎麼疼了，只是有些火辣辣的。」

譚人傑笑道：「那是新敷了藥的關係，你別性急，安心休養幾天就會痊癒了，我已經叫謝老二又替你去配了一副藥，專治刀傷的。」

白玉香道：「人傑，你對我太好了，叫我眞不知要怎樣報答你才好……」

譚人傑連忙掩住他的嘴，假嗔道：「不許再說這種話，常言道，一夜夫妻百夜恩。咱們是什麼關係，還用得着客套？」

白玉香用眼角瞟了他一眼，忽然吃吃的「嬌」笑起來。

譚人傑心裏癢癢的，情不自禁，噘着嘴在白玉香面頰上「嘖」的親了一下，低聲道：「小白，我也說不出爲什麼？見了你，竟有些意亂情迷……」

白玉香輕笑啐道：「不要嘛！瞧你那一嘴鬍子，戳得人家好痛。」

譚人傑摸着自己花白的鬍鬚，笑道：「我才五十歲，論理還不到蓄鬍子的時候，等會兒一定把它剃掉，省得弄破了你的嫩臉。」

白玉香道：「五十歲的老頭子，剃了鬍鬚像什麼樣？」

譚人傑道：「年不過半百，就算老了麼？」

白玉香吃吃笑道：「當然啦！」

譚人傑道：「就算老一點也不要緊，我是『老而彌堅』，『老當益壯』！」

白玉香啐道：「呸！越說越沒有人話了。」

譚人傑笑着道：「試問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鄉。自古英雄不怕老，只怕老來寂寞，無人陪伴。」

白玉香竟然紅了臉，道：「我可不是温柔鄉，也不能陪你一輩子。」

譚人傑嘎聲道：「你不是温柔鄉，但你是銷魂洞——」

白玉香笑叱道：「該死！」反手一拳，捶了過

去。

密室中揚起一串放蕩的調笑聲，兩個無恥之徒，居然效小兒女態，打情罵俏起來。

笑鬧了一陣，白玉香又故作愁容道：「我在這裏雖然很安全，可憐『火鳥四姬』隨我多年，却慘死在劍下，那些黃衣人也不會就此罷手，遲早會尋到這兒來的。」

譚人傑道：「怕什麼？他們不來算他運氣，若敢踏進火王莊一步，我譚人傑不叫他們化作飛灰，就枉稱『火藥王』了。」

白玉香媚聲道：「人傑，你可千萬別小覷了那些黃衣人，他們劍法詭異迅捷，不是容易對付得來的呢。」

譚人傑道：「你儘管放心吧！我只跟他們鬥火器，不跟他們鬥劍法。」

白玉香道：「但你最好別弄死他們，能捉活的，就要捉活的。」

譚人傑道：「要活的幹什麼？」

白玉香咬牙切齒道：「我要親手替『火鳥四姬』報仇，我要他們乖乖把『追風快斬』劍法吐露出來。」

譚人傑笑道：「這容易。我會吩咐謝老二，將各處埋伏密設的火器數量減少一半，只將他們燒傷，不讓他們燒死，留着性命給你出氣洩憤。」

他只顧討好白玉香，却沒料到這一念之差，竟爲火王莊招來了滅門大禍。

× × ×

海雲隨着不老公公飛馬離開了火王莊，一路上，不老公公默不作聲，埋頭催馬急行，好像忘了海雲正跟在後面，也忘記天色已入夜甚久了。

海雲看他神情，已猜到商借「鐵皮衣」的事必然不很順利，却又不便冒失動問，於是，長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唉！可惜啊可惜！」

不老公公頭也沒回，道：「可惜什麼？」

海雲道：「可惜那一桌豐盛的酒席，竟來不及享用就走了。」

不老公公哼道：「原來你心裏就只是想着吃，你就沒有問問我老人家，『鐵皮衣』究竟借到了沒有？」

海雲笑道：「晚輩已經知道東西沒借到，又何必再問呢！」

不老公公突然勒住坐馬，回頭問道：「你怎知沒有借到？」

海雲道：「譚人傑既然能同意解衣查驗，足證鐵皮衣的確不在他的身上，否則，豈會如此從容鎮靜。」

不老公公道：「我親自查驗，那東西確實是被竊了，姓譚的決無胆量拿謊話搪塞我老人家。」

海雲道：「但不知是被誰竊去了？」

不老公公道：「粉魔白玉香。」

海雲道：「鐵皮衣片刻不離身，白玉香怎能得手？」

不老公公嘆口氣道：「毛病出在譚人傑第四房妾侍身上，那女人被白玉香勾引，戀奸情熱，盜去了鐵皮衣和許多獨門火器。」

海雲眨眨眼睛道：「這話就不對了。」

不老公公道：「怎麼不對？」

海雲道：「老前輩可知道，譚人傑共有幾房妾侍？」

不老公公道：「據我所知，當年他連元配柳氏安人在內，共有三房妻妾，但都沒有生育，最近才娶了第四房，也就是和白玉香通姦盜寶的那個賤女人。」

海雲道：「老前輩見過他那第四房妾侍嗎？」

不老公公道：「還沒見過。」

海雲又問：「您老可知道她是誰？」

不老公公茫然道：「不知道。」

海雲道：「晚輩却知道她娘家姓謝，小名可兒，她就是謝管事的閨女。」

不老公公吃了一驚，道：「你聽誰說的？」

海雲道：「是謝管事親口告訴晚輩的。」

不老公公道：「讓我算一算，謝老二的女兒我是見過的，那丫頭今年最多才十五六歲，譚人傑已經五十出頭了，這……這匹夫偌大年紀，竟敢糟蹋人家嫩蕊般的小姑娘？」

海雲微笑道：「老夫少妾倒還罷了，更奇怪的是，自己的妾侍偷了人，他居然毫不在意，仍舊重用老丈人做莊中總管，而且竟捨不得責怪失貞的姬妾，仍舊錦衣玉食供養在上房裏，這位『鐵皮書生』，眞算得天下第一個好胆量了。」

不老公公怒道：「這匹夫莫非在誆騙我？」

海雲道：「晚輩不敢說他別有用心，至少他必然另有隱衷，並未告訴咱們實話。」

不老公公氣得哼了兩聲，道：「走！咱們再回去。」

海雲搖頭道：「現在回去也問不出實情。咱們只是衡情推度，覺得事有可疑，他也可以冠冕堂皇爲自己辯護，家務私事，誰也不能干預他。」

不老公公道：「依你說該怎麼辦？」

海雲道：「晚輩以爲，此事只宜從側面探聽，不能正面去質問他。無論怎麼說，鐵皮衣是他的，顧借是情份，不顧借是本份，咱們無法強借人家的東西。」

不老公公憤然道：「我不管這些道理，只要東西在他手中，不借就不行。」

海雲淡淡一笑，道：「所以，咱們首先得打聽確實，如果東西在他手中，再跟他見面不遲。現在晚輩肚子可餓得慌，咱們先去鎭上吃飽了再計議如何。」

不老公公沉聲道：「也好，吃飽喝足了，幹事才有精神。這頓飯錢，少不得還要記在譚人傑的賬上。」

兩人帶轉馬頭，直趨禹門口鎭街，選了家比較像樣的酒樓，呼酒叫菜，吃喝起來。

不老公公彷彿眞是吃欠賬的打算，儘揀那價錢最貴的鷄鴨魚肉點了二十多樣，滿滿擺了一大桌，別說兩個人，便是二十個人也吃不完，而他自己却很少吃菜，只顧拚命喝酒。

酒喝多了，性子更急躁，不住向海雲追問道：「你想好主意沒有？究竟要怎樣着手打聽呢？」

海雲嘴裏正塞滿了菜，無法開口，便以箸沾酒，在桌上寫道：「趁夜——」

剛寫了兩個字，忽然瞥見樓梯口有人伸一伸頭，又很快的縮了回去。

匆匆一瞥，海雲已認出那人頭上梳着個沖天辮子，心念微動，手中竹筷閃電般擲了過去。

「篤」！竹筷穿透髮辮，已將那人釘在樓梯扶手上。

不老公公驚愕回顧，嗄聲道：「誰？」

海雲嚥下菜餚，含笑招呼道：「小龍，別躲躲藏藏了，上來喝一杯吧。」

樓梯口緩緩冒出一張臉，正是紀小龍。

不老公公喜道：「小鬼，原來你也在這兒？」

小龍拔下竹筷，懶洋洋走了過來，臉上雖然在笑，却笑得很尷尬。

海雲笑問道：「你怎麼會一個人跑到此地來了？鳳姑娘呢？」

小龍低着頭道：「我就是來找姊姊的。」

海雲詫道：「她怎麼了？」

小龍沒有回答，眼睛却貪婪的望着桌上菜餚，怯生生道：「我已經餓了一整天沒吃東西了，讓我吃飽了再說好麼？」

不老公公忙道：「快吃！快吃！菜不够再添。唉！可憐的小傢伙，怎麼會落到這般光景。」

小龍的確餓慌了，等不及夥計添箸，就用不老公公的碗箸大吃起來，一口氣吃了大半隻鷄，兩隻鴨腿，一盤醬肉，外加兩大碗肉丸湯。

吃飽了，抹抹嘴唇，長吁了一口氣，才尷尬的笑道：「憑良心說，我這一輩子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

海雲道：「你既然餓得這麼慘，剛才見了咱們，爲什麼還想躲呢？」

小龍搖頭道：「不瞞你說，剛才我根本沒看見你們，我只是餓極了，身上又沒錢，打算進來偷點吃的。」

海雲道：「你離家時身上沒帶錢？」

小龍道：「我和姊姊走得太匆忙，雖然帶着一點銀子，全在姊姊身上，不料途中失散了。」

海雲愕然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準備要到哪兒去？」

小龍嘆了口氣，道：「自從你們走後，酒店裏又出事，那三個黃衣人都追趕白玉香去了，姊姊對我說：要查訪禍水雙侶所說的寶藏地點，就得跟踪那三名黃衣人。於是，咱們趁外婆不注意，便偷偷騎了海大哥那匹白馬，一路追了下來……」

不老公公搖頭道：「哦！你們太大胆了。」

小龍接着又道：「咱們也知道那三名黃衣人，武功太高，所以不敢追得太迫近，一路上，掩掩藏藏，十分謹愼，誰知道跟踪到吉縣附近，突然發現另外一批黃衣人趕來會合，對方人數，遽然增加了三四倍。」

不老公公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小龍道：「大約有十二三人，都穿同樣的黃衣，佩着同樣的長劍和革囊，這些人，咱們在玉田客棧已經遇見過一次，爲了怕被他們認出來，姊姊便和我分成兩路，她在前面，我在後面，以便暗中尾隨監視。」

不老公公道：「那又怎會失散了？」

小龍道：「咱們約定白天分開，晚上會合，所以我身邊只有幾錢打尖用的碎銀子，不料昨天夜晚抵達禹門口，却尋不到姊姊落脚的客店，我沒敢亂跑，就在一家小客棧裏等，身上一點錢全付了店租，今天一整天也沒見姊姊來會合，我餓了一天未吃東西，到晚上才敢出來尋訪消息，天幸遇着你，不然可眞慘了。」

他一面述說，不老公公一面嗟嘆，臉上流露着無限關切之色，但海雲却只是默默的傾聽着，很少插口。

直到小龍述說完了，他才凝重的問道：「你是說，令姊是在禹門口才跟你失去聯絡的？」

小龍點頭道：「是的。」

海雲道：「換句話說，那些黃衣人也是向禹門口而來的了？」

小龍又點點頭道：「正是。」

海雲臉色微變，轉顧不老公公道：「老爺子，這更證明咱們的揣測不錯了，譚人傑拒借鐵皮衣，

其中定有蹊蹺。」

不老公公道：「這和譚人傑有什麼關係？」

海雲低聲說道：「譚人傑自稱鐵皮衣是白玉香盜去，如今那白玉香被黃衣人緊緊追殺，却一路向火王莊逃來，天下那有這種笨賊？」

不老公公突然一楞，道：「你疑心他和譚人傑是朋友？」

海雲聳聳肩，輕笑道：「我不知道他們是仇是友？但我知道，一條狗若被人追打急了，必定會向自己窩裏逃的。」

不老公公楞了好一陣，忽然一掌拍在桌子上，忿忿然站起身來道：「好一個譚人傑，我老人家跟他沒完！咱們走。」他一身功力何等深厚，掌落處，桌上現出好深一個掌印，但滿桌酒菜竟紋風不動，連半滴湯汁也沒有濺溢出來。

海雲搖了搖頭，道：「現在時間還太早，而且，咱們必須先尋鳳姑的下落。」

不老公公又氣呼呼的坐了下來，抓起酒壺，向喉嚨裏直灌。

小龍皺眉道：「我已經找遍鎭上客棧，全沒她的踪影。」

海雲略一沉吟，道：「你和她分手的時候，有沒有約定互相聯絡的暗號圖記？」

小龍道：「有的。咱們說好在落脚的客棧門口，用刀刻一個十字。」

海雲又問：「你們跟踪那些黃衣人，已經有幾天了？」

小龍道：「從石樓山動身已有三天，但我和姊姊是昨天才分手的。」

海雲道：「那些黃衣人一路南來，都是住的客棧？」

小龍道：「是的。」

海雲道：「他們共有十餘人同行，住客店方便麼？」

小龍道：「未過吉縣以前，他們只有三個人，直到前天深夜，才跟同夥會合，昨天是否仍住客棧，我就不知道了。」

海雲沉吟了一下，又問道：「你能確定他們眞是在追踪白玉香麼？」

小龍肯定的道：「能够。在經過昕水的時候，我和姊姊還親眼看見過白玉香。」

海雲道：「白玉香也知道有人跟踪嗎？」

小龍搖頭道：「不會知道。那些黃衣人行動都很謹愼，而且改變了裝束。」

海雲微微一笑，道：「這就不錯了。」於是，起身招呼夥計結賬。

不老公公道：「別給錢，叫他們記在火王莊賬上。」

海雲低聲道：「一頓値不了多少錢，何必爲此洩露行踪。」取錢付了酒菜錢，牽着兩匹馬，徒步循鎭緩緩走去。

不老公公和小龍跟在後面，見他步履悠閒，邊行邊看，彷彿存心觀賞夜市，一副好整以暇的神色。不禁詫問道：「喂！咱們現在要到哪裏去？」

海雲漫應道：「隨便走走。」

不老公公道：「我老人家急都快急瘋了，你倒沉得住氣，居然要隨便走走？」

海雲道：「這件事，急也沒有用。咱們必須先確定那些黃衣人的動向行踪，才能够找到鳳姑的下落。」

不老公公道：「他們不是一直向南來的麼？」

海雲道：「向南來是不錯的，但小龍最後一次看見他們，只是在吉縣附近，由吉縣到此地，就未有再見到他們，這證明了他們可能在中途改變了方向。」

不老公公愕然道：「豈不是糟了？」

海雲道：「老爺子你先別着急，我只說有此可能，並沒說他們一定會改變方向，所以……」

不老公公跺脚道：「這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你心裏想的什麼？何不爽快些說出來，這樣吞吞吐吐，不是存心要我老頭子的命嗎？」

海雲這才正色說道：「我想，那些黃衣人因爲衆多，可能由吉縣開始已改走小路，即使仍然向南追來，爲了掩蔽行跡，也不會在城鎭內客棧落脚，鳳姑暗中尾隨，顯然也沒有進入禹門口。」

不老公公道：「這話很有道理，你快說，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吧？」

海雲道：「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分頭尋找。再由禹門口向吉縣搜索。」

不老公公道：「怎麼搜法？」

海雲道：「咱們三個人分爲兩路，避開官道，循兩側小路向北搜，沿途要特別注意農莊，廢廟，密林……等可供宿夜的地方，如果沒有發現，明天午刻前在吉縣會面，再議第二步行動。」

不老公公毫不遲疑道：「好！就這麼辦。」

海雲道：「那些黃衣人個個劍術高强，老爺子足可獨當一面，晚輩和小龍結伴同行，這樣比較安全。」

不老公公連聲道：「好！好！好！」

海雲又道：「西邊有黃河隔阻，發現敵踪的可能性較少，晚輩和小龍循西，請老爺子負責官道以東。」

不老公公點頭道：「有理。咱們什麼時候開始

動身？有事怎樣聯絡？」

海雲道：「事不宜遲，現在就動身。如有發現，則應舉火爲號，白晝便昇烟示警。」

不老公公道：「既如此，我老人家就先走一步了。」

說完，大袖一揮，飛步出鎭而去。

小龍催促道：「海大哥，咱們也走吧！」

海雲却神秘的笑了笑，道：「別忙，你且帶着這兩匹馬去鎭口外等候，我還得去買點東西。」將馬韁塞給了小龍，揚揚手，轉身去了。

小龍不知他在弄什麼玄虛，只得牽馬出鎭，等了約莫頓炊時間，才見海雲抱着一個大包袱和一柄長劍，匆匆趕來。

他把長劍交給小龍，却把包袱掛在鞍傍，一躍上馬，道：「走吧！」

兩騎馳出鎭口，海雲當先領路，催馬折入向西的岔路，逕往龍門山麓奔去。

小龍忍不住問道：「咱們這是往哪兒去呀？」

海雲道：「火王莊。」

小龍詫道：「去火王莊幹什麼？」

海雲道：「如果我的推測不錯，那些黃衣人目的也是衝着火王莊而來，鳳姑也可能追躡在他們的身後。」

小龍駭然道：「你既然推測黃衣人會到火王莊來，剛才爲何不肯告訴老爺子，反而支使他往吉縣去呢？」

海雲道：「我是故意騙開他老人家，今夜火王莊之行，咱們去得，他却去不得。」

小龍道：「爲什麼？」

海雲道：「理由很簡單，第一，咱們此去僅是暗探，非不得已，不必現身露面，而老爺子的身份却不能如此；第二，那些黃衣人劍法太玄，迄今無人能够破解，咱們見機不妙，可以開溜，老爺子却不能，如果不幸失手，那怕只破損半片衣角，對他老人家一世英名便成瑕疵了。」

小龍點了點頭，却憂慮的道：「可是，憑咱們兩個人，勢孤力弱，又能做什麼事？」

海雲笑道：「彼明我暗，彼爭我伺，乘隙而動，見機而作，有什麼可担憂畏懼的。」

說着話，已馳近山麓，海雲忽然勒韁下來，領着小龍進入山脚下一片林子裏。

繫好馬匹，兩人席地坐下，略作調息，時間已經將近子夜了。

海雲望望天色道：「應該快來了，咱們也準備一下吧。」解開那隻包袱，裏面竟是一大一小兩件棉襖和四個牛皮袋。

小龍詫道：「這些東西是幹什麼用的？」

海雲道：「鐵皮書生譚人傑號稱火藥王，莊中必定設有火器埋伏，這些東西可供防身之用。」

於是，將棉襖和牛皮袋分作兩份，又叮囑道：「棉襖只要披在身上，不必扣鈕子，這兩隻牛皮袋，一隻是水，一隻是鋸木粉，要到危急的時候才使用。」

小龍道：「怎樣用法呢？」

海雲道：「棉襖洒上水，可以預防着火；鋸木粉遇火卽發濃烟，可以掩護脫身。萬一身上着火了，還可以脫下棉襖拋掉。這雖然不是最好的方法，至少能減少部份危險，而且……」

說到這裏，忽然擧手以指壓唇，輕輕說道：「來了！」

兩人同時長身而起，躍登樹頂，藉枝葉掩蔽窺望，果見山道上如蛇形蜿蜒，出現大批人影。

黃色的劍衣，閃亮的劍柄，豹皮革囊，整齊而迅捷的隊形——正是「金蚯蚓宮」的門下，黃衣劍手。

小龍既驚又喜，不覺輕吁道：「海大哥果然料事如神，眞被咱們等着了。」

海雲却皺眉說道：「想不到他們又有同夥增援，除去聶開泰，整整二十名劍手，看來今夜火王莊要遭刧了。」

小龍問道：「你猜我姊姊會追踪他們到這兒來麼？」

海雲搖搖頭道：「現在還很難斷定，但你切記要跟我在一起，無論發生什麼變化，都不能擅自出手。」

那二十名黃衣劍手奔行快速，擧手投足，二十個人就像一個人，片刻間，已到林外。

爲首的聶開泰向樹林內掃了一瞥，忽然停下脚步。

他一停步，身後二十名劍手也同時停步，隊形絲毫不亂，就好像大家早已知道，經過樹林外一定要停下來。

聶開泰道：「姚統領！」

一名魁梧大漢應聲出列，叉手道：「總座有什麼吩咐？」

聶開泰道：「這片樹林可曾派人搜查過？」

姚統領道：「日間已經搜查過了，林內並無埋伏。」

聶開泰道：「有上次鐵門莊的經驗，還是多加謹愼的好。派一名弟兄留在這裏担任警戒，順便將附近隱密的地方再搜查一遍。」

姚統領躬身應聲「是！」擧手一揮，隊伍最後一名黃衣劍手立卽退出行列，按劍守在林邊。

聶開泰道：「火王莊不比他處，莊中必有火器機關佈置，等一會入莊的時候，各位弟兄務必要當心。」

姚統領道：「是的。」

聶開泰又道：「鐵皮書生譚人傑，對本宮尙有用處，不可傷他性命，其餘一概格殺勿論，尤其白玉香决不能放過。」

姚統領應道：「遵命。」

接着，轉面揚聲道：「總座的指示，大家都聽淸楚了，現在按原定計劃分兩路入莊，第一隊弟兄追隨總座，第二隊兄弟跟我來。」

只聽一陣「沙沙」脚步聲，黃衣劍手們迅速的分爲兩隊，一半由聶開泰親自率領，另一半隨着姚統領，黃衣展動，如飛而去。

待大隊去遠，那名奉令留守的黃衣劍手，忽然轉身向樹林裏走了進來。

小龍想到林中還繫着兩匹馬，不禁緊張起來，急忙扯着海雲的衣角，嗄聲說道：「海大哥，怎麼辦？」

海雲搖手示意不可魯莽，附耳低語了幾句，兩人輕輕從樹上滑落地面，躡足奔向繫馬處……

那黃衣劍手一路搜索入林，舉動十分謹愼，每走數步，便停下來傾聽一會，更以左手扶鞘，右手按劍，隨時準備應付突然變故。

正行間，忽聞蹄聲入耳，只見一匹空鞍馬，從林子裏緩緩走出，後面却拖着一個人。

那人身穿黑布棉襖，一隻脚倒掛在蹬上，肢體鬆軟，滿臉泥污，身子被馬匹拖着擦過樹根草叢，就像一截斷木般毫無反應。

看情形，是具被殺墜馬的死屍，只因脚踝未能脫出蹬圈，才被坐騎倒拖着進了樹林。

那黃衣劍手很機警，身形微閃，讓開一旁，手掌緊握劍柄，兩眼灼灼注視着馬後屍體，凝神佇立，以觀變化。

馬兒緩緩由黃衣劍手面前走過，那屍體僵挺如故，面目雖不可細辨，却可淸晰的看見有一縷血水，正從嘴角汩汩流出。

黃衣劍手戒心畧懈，一探手挽住了馬嚼環。

檢視之下，他越發釋然了，因爲馬匹後股上，蓋着「火王莊」的烙印，換句話說，死者乃是火王莊莊丁。

那黃衣劍手鬆開脚蹬，將屍體放落地面，正想動手搜一搜屍身上有無特殊物件，林子裏忽又傳來「得得」蹄聲，另一匹空鞍馬又穿林而至。

黃衣劍手不覺詫道：「怪事，這林子裏到底死了多少人……」

話未畢，地上「屍體」突然接口道：「只有你一個。」聲出，那「屍體」就地一滾，雙掌齊出，右手揮拳猛劈他的膝彎，左手便飛快的來奪他的長劍。

同一瞬間，身後風聲颯颯，一條矮小人影也破空掠到。

那黃衣劍手膝彎重重挨了一掌，身子一矮，向前仆倒，但就在他中掌的刹那，長劍却已閃電般出鞘。

海雲揮掌和奪劍本是同時發動，萬不料黃衣劍手出手也快得驚人，以致僅奪得劍鞘，左臂上竟中了一劍。

虧得小龍趁蹄聲掩護，從後面及時掠到，飛起一脚，才將那黃衣劍手踢翻。

小龍趕上前去，騎在那黃衣劍手身上，首先奪下長劍，封閉了他的穴道，然後掄起拳頭，用力一頓狠揍，罵道：「現在你再兇嗎？你的劍快，小爺的拳頭重，活活揍死你這狗東西！」

海雲忙叫道：「小龍，要活的，千萬別下手太重。」

小龍道：「我知道，我只是揍他幾下替你出口氣。你手臂上傷得重麼？」

海雲道：「還好有件棉襖，距離又近，只傷着點皮肉。」

小龍已經點閉了黃衣劍手的穴道，還不放心，又撕下那人衣襟，將他四馬攢蹄綑成一團，然後鬆手，過來看視海雲的臂傷。

左臂棉衣業已被劍鋒破透，解開衣衫，整條袖子全是血，這一劍雖然沒傷着筋骨，却也不輕。

小龍一面替海雲敷藥裹傷，一面說道：「你出手太快了一些，應該等我先動手，你再抽他的後腿，就不會受傷了。」

海雲笑道：「不是我出手太快，是他的劍太快。只要能捉到一名活口，再挨十劍也値得。」

小龍道：「可是你手臂受傷，還能再去火王莊嗎？」

海雲道：「不碍事。咱們且把他安頓好了，立刻就去。」

小龍道：「最好先問明他們落脚的地方，不知道姊姊有沒有落在他們手中？」

海雲點頭道：「不錯。」

他心中振奮，全未以臂傷爲意，匆匆包紮之後，便起身向那黃衣劍手走去。

小龍搶着抓住黃衣人的頭髮，將他提了起來，喝問道：「快說！你們一共有多少同夥？在什麼地方落脚？不說實話，當心小爺又要揍人了。」

連問兩遍，那黃衣劍手只是直勾勾瞪着兩隻眼

睛，閉口不答。

小龍火起，揚拳道：「你這匹夫還想充硬骨頭麼？我倒要試試你有多硬！」說罷掄拳便想動手。

海雲突然沉聲道：「且慢！」五指疾探，揑住了黃衣人的兩腮齒床鎖骨。

指尖一用力，黃衣人的嘴巴張開了，竟含着滿滿一口汚血。再試探脈息，業已氣絕。

海雲廢然嘆了一口氣，喃喃道：「是我太大意，未防他口中藏着毒藥。一番心血又白費了。」

小龍道：「看不出他倒有這份烈性，下次再捉住活口，一定先敲掉他的牙齒。」

海雲搖頭道：「下次再難有這種機會了，金蚯蚓宮弟子極少落單，而且都受過嚴格訓練，迄今爲止，他們雖有弟子傷亡，却無人對外洩露過片語隻字，這實在比『追風快斬』更令人可怕。」

輕吁一聲，又道：「劍術無敵天下；部屬甘爲効死……那金蚯蚓宮的主人，不知又是一位多麼可怕的人物？」

小龍道：「但武林中却從未聽過『金蚯蚓宮』這個名稱。」

海雲道：「這正是使人費解之處，以他們現有的力量，足可橫掃天下，爲什麼却甘願隱藏在邊匯深山中？若說他們無意逐霸江湖，爲什麼又屠殺了這許多人？難道眞的只爲了追殺『禍水雙侶』和那姓顏的書生？」

小龍詫道：「哪一個姓顏的書生？」

海雲道：「你沒有見過，那人自號『天涯飄萍生』，武功奇高，行踪飄忽……」

小龍突然岔口道：「是不是一個窮書生？他有個隨身書僮，名叫『二虎子』？」

海雲一怔道：「正是。你在那裏見到過他？」

小龍道：「不久以前，他們曾到金家酒店來喝酒，臨去時沒有零錢付賬，用一顆珍珠折價找換，所以我對他們印象頗深，那書生外貌好像很窮，身上却帶着整袋珠寶，其實很有錢。」

海雲「啊」了一聲，道：「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他們一共到店裏來過幾次？」

小龍道：「大約總有十多天了，只來過兩次，以後就沒再來。」

海雲點了點頭，道：「這就難怪聶開泰也會追踪到金家酒店了。」

小龍道：「那『天涯飄萍生』和『金蚯蚓宮』有什麼關係呢？」

海雲道：「目下還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能很複雜，也很微妙。」

小龍道：「哦？」

海雲接着道：「譬如說，那姓顏的書生和金蚯蚓宮主人本是朋友，可能已反目成仇了。聶開泰指認天涯飄萍生就是姓顏的書生，而他絕口否認，但是，他又不惜冒險想救走『禍水雙侶』……」

微頓，又道：「總之，這位天涯飄萍生是個值得注意的人，從他身上，可能獲悉金蚯蚓宮的秘密，下次你如再與他相遇，千萬不要輕易錯過。」

小龍點頭道：「好！我會記住的，那二虎子跟我很要好，我還偸偸送過他一隻大蛐蛐（即蟋蟀）。」他似乎越說越有興緻，又問道：「海大哥，蚯蚓那東西軟軟膩膩的，一點都不好玩，他們爲什麼取名『金蚯蚓宮』？這有什麼含意呀？」

海雲聳聳肩，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或許他們那兒蚯蚓特別多——」

突然臉色一變，道：「聶開泰已經發動，咱們再遲就來不及了。」

小龍仰面張望，果見火王莊方向昇起熊熊火光，映得樹間林梢，一片嫣紅。

兩人匆匆收拾了一下，快步穿林而出。

繞過山脚，火藥爆炸聲已淸晰可聞，夜空中連接炸開一團團火焰，遠遠看去，就像年節喜慶時施放的烟花。

海雲伏身疾行，移步迅快都很謹愼，將近莊門，忽然輕噫了一聲，身形頓止。

小龍急忙停步，啞聲問道：「怎麼啦？」

海雲搖頭道：「咱們來得太遲了。」

小龍也感覺到情形有些反常，因爲這時莊中房屋大半着火，爆炸聲此起彼落，却看不見一個人影，聽不到一聲人聲，整個火王莊雖在大火籠罩下，竟似燒着一座空宅，既未見莊中的人奔呼救火，也未見金蚯蚓宮劍手在火光下出現。

甚至莊門口亦是空空蕩蕩，連一具死屍也沒看見。

小龍心裏冒起一股寒意，吶吶道：「人呢？難道所有的人全死光了麼？」

海雲吸了口氣，又緩緩吐了出來，輕聲答道：「不錯，火王莊的人，活着的只怕已經不多了。」

小龍道：「那些黃衣劍手呢？」

海雲道：「當然還在莊中。」

小龍駭然道：「這麼快，全莊的人就被他們殺光了？」

海雲點點頭道：「他們殺人本來就够快，再加上火藥爆炸，更省力氣。」

小龍道：「殺了人總該看得到屍體？」

海雲嘆了口氣，道：「那些莊丁一定被聶開泰驅趕着帶路，引發機關埋伏，死在莊內，所以外面不見屍體。」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皐·文
培新·圖

天殘劍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與索嫱在珍珠堡獲得雲裳之助，探明了雙孟虹並未被惜花帝君所擄，乃離開珍珠堡，遁入一座幽谷，苦練天殘劍笈，一年後，二人功力大進，就在他們打算離開幽谷重蕩江湖之時，冷瑤光突發現索嫱竟與蒙驚偎在一起，一妒之下，冷瑤光不顧而去，在一條鄂豫交界處，發現珍珠堡馬車，冷瑤光與護車大漢爭鬥，黃瑜突在車頂現身，驚走護車大漢，冷瑤光對蒙驚奪愛之怒火，發洩在黃瑜身上，與黃瑜發生孽緣。次日，在一家客棧中竟發現索嫱，旋又發現索嫱爲避蒙驚逃去，追冷瑤光追出竟遇到索統舉劍向他迎頭砸來——

鴛夢重溫情似海

對天殘一派，冷瑤光抱着無窮的歉疚，索統這一招痛擊，說甚麼他也不敢還手，只是飄身斜走，將那一招避讓過去。

但天殘五老，功力何等深厚，一招走空，跟踪急上，那柄奇門兵刃，依然如影隨形的直奔他的天靈。

他由索嫱那裏習過天殘武功，索統功力雖高，按說他仍能從容趨避的。

可是索統一連幾招攻勢，都是他前所未見的，固然索統的招式上像有少許雲笈七籤杖法，但手法及威力，則與那杖法大有差異。

這是天殘派的另一項絕藝，威力之强，雲笈七籤杖法幾乎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索統數十年的精湛修爲，冷瑤光簡直沒有還手的餘地，縱然盡力閃避，只怕也難以逃過索統的毒手。

一幌十招，冷瑤光的身法已然大不如前，看情形，不必再用十招，他可能要喪身在索統的奇門兵刃之下。

旁觀的黃瑜見狀大急，立即手握刀把，踏前數步道：「住手！」

她這一聲嬌叱，有如疾雷划空，以索統那超凡的能耐，仍然心頭一懍，應聲躍了開來。

「妳是誰？對天殘派架樑生事，妳應該知道是怎樣的一種後果！」





索統由適才那一聲叱喝，知道這位女郎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勁敵，因而想動以利害，迫她不要插手這件是非。

黃瑜哼了一聲道：「你是在威脅我麼？」

索統道：「老夫對妳何必威脅，只是說明眞象而已。」

黃瑜道：「謝謝你好意，但我却不能不管。」

索統道：「姑娘必是路見不平，認爲老夫欺負他了。」

黃瑜道：「不是麼？」

索統道：「當然不是了，因爲他擅闖本派禁地，竊取本派祖傳神物，單憑此點，本派已饒他不得……」黃瑜道：「他還拐誘索嫱，使貴派蒙受極大的恥辱。」

索統道：「是的，因此請姑娘置身事外。」

黃瑜道：「他事出無心，也願意交還貴派的祖傳神劍，寃家宜解不宜結，希望前輩能原諒他一次。」索統盲目一翻道：「不行。」

他那「不行」二字，說得斬釘截鐵，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黃瑜咳了一聲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好訴諸武力了。」

索統道：「事不關己，姑娘何必惹禍上身！」

黃瑜道：「就是因爲與我太有關連了，我絕不能眼睜睜地瞧着我的丈夫被別人屠殺。」

索統聞言一怔，道：「那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妳出招吧。」

黃瑜道：「血刀門下，刀不虛發，注意了。」

了字纔落，晶芒急閃，噹的一聲巨震，索統已連退三步，這位名震武林的天殘五老之一，額頭上已滲出了汗水，而且面色慘白，身如篩糠，顯然，適才一招相接，索統業已竭盡全力，還落了一個敗字。

以天殘五老之尊，一招硬拚，竟是如此一個結局，這不僅大出索統意料之外，連冷瑤光也呆呆的發起怔來。

良久，索統忽地身形倒縱，投空而起，一言未發，逕自投入暗夜之中，冷瑤光原想交還玄雲神劍，估不到他竟倏然而去。

黃瑜伸手拂了一下她那鮮紅如火的衣衫，回頭對冷瑤光嫣然一笑道：「碰到這個老怪物，眞叫人有點掃興。」

冷瑤光長長一嘆道：「一着之失，滿盤皆差，今後……眞叫人不敢想像！」

黃瑜挽着他的手臂，緩緩回到房中，道：「不要灰心，咱們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她語音未落，面色忽變，急伸手拾起桌上一張大紅拜帖道：「咱們簡慢客人了，你瞧瞧。」

冷瑤光接過拜帖一瞥，只見上面寫着：「本晚三更在老虎背恭候俠駕。」署名是南豪拜三字。

冷瑤光茫然道：「南豪是何許人物？」

黃瑜道：「名滿天南的鐵衫帮，在南七省具有極爲雄厚的潛力，南豪就是鐵衫帮的帮主。」

冷瑤光道：「又是一個難以招惹的强敵……」

黃瑜道：「南豪名頭雖响，武功並不比天殘五老高明，我想咱們還不致應付不了。」

冷瑤光道：「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此時距離三更已然不久，咱們先找店夥問一下老虎背的位置。」他們找着店夥，問明老虎背在信陽以北約莫十餘里處，兩人結束了一下，逕向老虎背奔去。

在一座土坡之前，有一名身着勁裝的大漢相候，他問明了冷瑤光的姓名，將他倆帶到一片矮林之前。

此時萬里無雲，銀河在天，夜色十分清朗，冷瑤光遠遠瞧看，便已發現林前空地之上，立着二十餘名跨刀佩劍的武林人物。

到達那批人身前八尺之處，冷瑤光停下脚步道：「在下冷瑤光，請問那一位是南大俠？」

一名身材頎長，穿着儒衫的中年漢子踏前兩步道：「敝帮主臨時有事未能前來，命兄弟佟持中向兩位表示一點歉意。」

冷瑤光淡淡道：「冷某與貴帮素不相識，今蒙寵召，不知有什麼指示？」

佟持中道：「指示倒不敢當，敝帮主……咳，想向冷少俠打個商議。」

冷瑤光道：「是要天殘劍笈？」

佟持中道：「不錯，還有玄雲神劍，敝帮主也想見識見識。」

冷瑤光向四週掠了一眼道：「看情形，各位是志在必得的了！」

佟持中道：「咱們願意付出一點代價，咳，人生在世，貪圖的不過是一個利字而已，冷少俠如果誠心割愛，咱們願以黃金百两，使兩位享受到一生安逸。」

冷瑤光道：「黃金百两，頗有誘人之力，不過，對天殘劍笈及玄雲神劍來說，似乎少了一點。」

佟持中道：「冷少俠不妨開個價，讓咱們考慮一下。」

冷瑤光道：「我可以開一個價，只怕閣下難以同意。」

佟持中道：「不要緊，冷少俠說說看。」

冷瑤光道：「只要鐵衫帮獻出南豪及閣下你的人頭，天殘劍笈玄雲神劍，咱們可以商議商議。」

佟持中哈哈一陣狂笑道：「這麼說來，冷少俠

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冷瑤光道：「那要看閣下手底下如何了？」

佟持中雙手一抖，取出兩隻鐵筆道：「尊駕既不見棺材不掉淚，佟某只好得罪了，弟兄們上，好好招呼他兩位。」

在佟持中鐵筆一擺之際，二十餘名大漢一齊擁了上來，劍光刀影疾攻而上，冷黃二人立陷重圍之中。

鐵衫帮攻擊的重點是冷瑤光，這羣人中的高手，全部向他集中了起來。

最使冷瑤光頭痛的，還是那位佟持中，他的一雙鐵筆不僅使得出神入化，出手的招式，更是毒辣已極。

冷瑤光暗暗嘆息一聲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般人與自己素昧平生，爲了想獲天殘武學，就不惜做出以衆凌寡的違背江湖道義之事，對這些無理可喻之人，就不得不痛下煞手了。」

拿定了痛懲强敵的主意，他出手也就毫不留情，口中一聲長嘯，一劍斜划而出。

這一劍有如烈日當空，强烈的光芒直刺敵人的雙目，鐵衫帮衆方自一怔之間，已有三名腹部中劍，慘嗥着倒了下去。

一劍克敵，冷瑤光雄心大振，急縮腕飄身，長劍再吐，但這一招劍式却軟綿綿的瞧不出絲毫力道，如果與上一招威猛絕倫的招式相比，實在難以使人相信。

鐵衫帮衆見狀一喜，暗忖：「程咬金的能耐只有三斧頭，這位姓冷的敢情只會一招，是一個虎頭蛇尾的傢伙。」因而一聲叱喝，刀光劍影由四面八方攻了過去。

他們撲近三尺，便遇到一股陰森冷冽的劍氣，當前數人機伶伶直打寒噤，像是陡然之間跌進冰窖一般。

這般人久走江湖，識見不爲不廣，但沒有一個人見識過這等怪事，他們方自一怔之間，咽喉已傳來一陣劇痛，五名彪形大漢，連一聲未出，便已劍下橫屍。

這是什麼劍法？不僅怪異得令人防不勝防，而招式之毒辣，也叫人打從心坎裏直冒寒氣。

於是，形勢急轉直下，以衆凌寡的場面，變爲冷瑤光控制全局。

殺人並不是一件賞心樂事，冷瑤光更不是一個嗜殺之人，不過此時他却逸興遄飛，玄雲劍揮洒自如，一陣橫掃直擊，鐵衫帮衆迫得走投無路。

原因是他出道至今，所碰到的盡是一些武林高手，海天雙傑的後嗣，顯得是那麼平庸。

現在他縱横馳騁，盡情追殺，將胸頭鬱積的怨氣，一古腦的發洩出來。

當他追奔逐北之際，一聲輕笑忽由丈外飄來，他心頭一懍，立即停步向笑聲之處瞧去。

「噫，瑜妹妹！妳怎麼這等悠閒？」

原來那聲輕笑是黃瑜所發，她斜倚樹幹，手掠秀髮，粉頰含着嬌笑，一副神情自若之色，對冷瑤光捨死忘生的拚鬥，像在隔岸觀火一般，無怪冷瑤光有所不滿了。

黃瑜微微一笑道：「打架要有對手，沒有了對手不悠閒一下怎麼辦？好啦，你現在歇着吧，剩下的由我收拾就是。」

圍攻冷瑤光的鐵衫帮衆，倘有七人之多，他們原是分散逃逸的，此時已在十丈之外聚了起來。

黃瑜語音甫落，嬌軀拔空直起，像一匹行空的天馬，一閃之間，便已攔住那七人的去路。

那七人之中，以佟持中爲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一見黃瑜的聲勢，便知道大限難逃，不過慷慨就死，終是人所難能，因而，佟持中抱拳一拱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既已認栽，女俠又何必趕盡殺絕！」

黃瑜冷哼一聲道：「這話要問你們了，咱們夫婦與鐵衫帮素無過節，各位爲了貪圖天殘武學，就不惜做出以衆凌寡，喪盡天良之事，如果咱們落在爾等手中，嘿嘿，試問各位能够讓咱們夫婦留得活命麼？廢話少說，要活命的就賣點力氣吧。」

話已經說絕了，除了死中求活，此外別無生路，因此，佟持中向其餘六人一使眼色，鐵筆急吐，逕襲黃瑜左右期門二穴。

其餘六人亦刀槍並舉，縱身猛撲，六件兵刃，全向黃瑜致命之處招呼。

這七人的功力頗爲不俗，此時臨危拚命，如同七隻發了狂病的瘋虎。

但黃瑜刀光一閃，即有人仆倒下去，刷刷七刀，不多不少擺平了對方七人。

血刀門下，果然刀刀見血。當今之世，除了像天殘五老那等絕頂高手，很少人能够完整的逃出。

冷瑤光再扭頭向黃瑜適才拚鬥之處一瞥，不由打從心底裏冒出一股寒意，勿怪她說打架沒有對手，原來包圍她的十餘人全部刀下亡魂，五步伏屍。

「太殘忍了，瑜妹妹！今後咱們手底下要保留幾分……」

誰不是父母所養？面對二十餘具死狀慘烈屍體，冷瑤光感到說不出的難過；他不便責備黃瑜，只是勸她今後手底下留情幾分。

黃瑜櫻唇一欣道：「你明明知道我是血刀門下，這些話豈不是白說。」

冷瑤光道：「怎麼，血刀門下，當眞要刀刀見血麼？」

黃瑜道：「你可是有點不信？」

冷瑤光道：「我見過蒙鷩與瑜兒的搏鬥，也瞧到妳與天殘五老之一的索統相拚，血刀門刀刀見血之說，似乎傳言過甚……」

黃瑜淡淡一笑道：「血刀門另有兩項規定，與刀刀見血也同樣流傳江湖……」

冷瑤光道：「那是我太過孤陋寡聞了，妳說說看。」

黃瑜道：「一是三招之內無法傷到對方，除了對方反擊，就立卽罷手，另一項如同我與索統之戰，對方一觸卽逃，自然不得不算作罷論，其實這兩項規定，可以用兩句話概括，就是能接下血刀攻勢者可免一死，否則血刀出手，五步橫屍。」

冷瑤光嘆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如非萬不得已，咱們絕不宜傷人生命。」

黃瑜道：「好啦，我聽你的就是。」

當晚，他們依然返回雙義客棧，翌晨天剛破曉時，便雙騎並轡，逕向武漢進發，當夜色蒼茫之時，他們趕到了柳林。

落店之後，冷瑤光神色凝重的道：「瑜妹妹，妳可發覺有什麼不對？」

黃瑜白他一眼道：「還說呢，要不是怕你不高興，我就每人賞他一刀了。」

冷瑤光道：「這般人寃魂不散似的，整天蹑着咱們，明天要經過鷄公山及武勝關兩處險要，一場厮殺只怕難以避免！」

黃瑜道：「他們蹑着咱們，自然沒有存着什麼好心，明天如果當眞遇上你可不能禁止我殺人。」

冷瑤光道：「血刀門好在只有妳們師兄妹，否則只怕會天下大亂了。」

黃瑜神色一黯道：「家父早年曾遇到一件痛心之事，因而選徒極嚴。現在除了二師兄蒙鷩，就只有一個大師兄崔六三在侍奉他老人家，名震武林的血刀門，眼看人材凋零，江河日下……」

冷瑤光勸慰道：「不要難過，我想妳兩位師兄都已獲得令尊的眞傳，血刀門不會就此沒落的。」

黃瑜道：「但願如此。」

柳林一夜，倒是十分安靜，次晨上道，也未發現追踪之人，他們知道這不是對方放棄了向他們追蹤，而是已然到達對方預定攻擊的地頭。

新店鎭，是登臨鷄公山的起點，武勝關也遙遙在望，此時艷陽當空，萬里一碧，冷黃二人馳進鎭口，正是打尖的晌午時分。

冷瑤光找到一個飯舖，一腳踏入，警兆立生，他與黃瑜互相瞧了一眼，依然若無其事的選了一個臨窗的座位，然後向店夥要來酒菜，兩人慢慢的飲啜着。

這間飯舖之內，原本是喧囂盈耳的，但此時却四座無聲，除了心臟的跳動，靜得有點出奇。

在一陣岑寂之後，終於响起了一聲粗獷的豪笑，一個身材魁梧，背揷單刀的大漢，像鐵塔般站了起來。

他目光四掠，向在座之人掃了一眼，最後投向冷瑤光道：「閣下是冷少莊主吧？」

冷瑤光淡淡道：「正是在下。」

「兄弟鐵衫帮之南豪，想替冷少莊主介紹幾位高人。」

「不必。」

南豪面色一變。「在座之人無一不是名滿湖海的人物。冷少莊主這般態度，不嫌狂妄了一點！」

冷瑤光道：「尊駕看不順眼不妨划下道來。」

南豪哈哈一笑道：「冷少莊主果然是快人快語，好，咱們在鎭外等候俠駕。」

這間飯舖之內的食客，幾乎全部站了起來，約畧計算一下，怕不有五十餘名之多，論人數已然不能相比，而且其中還有幾位是名震當代一流高手。

頭可斷，志不可屈，這點陣仗，在冷瑤光的性格來說，實在算得甚麼。他與黃瑜隨着南豪等來到一片山地之上，神色之間，顯得安詳無比。

對方人叢之中，走出一個瘦長乾癟的老者，他雙目烱烱，向冷瑤光頷首一笑道：「日前冷少俠寵臨敝堡，老夫竟未能一覩少俠的風采。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俗。」

冷瑤光道：「不敢當，前輩怎麼稱呼？」

瘦長老者道：「少俠是貴人多忘事，牡丹堡的右相申六公就是老夫。」

冷瑤光道：「原來是牡丹堡中的高人，在下實在眼拙得很。」語音一頓，接道：「其實咱們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前輩划下道來就是。」

申六公道：「老夫奉命尋找少俠，只是爲了解釋兩點疑問……」

冷瑤光道：「什麼疑問？」

申六公道：「第一，少俠前來敝堡祝壽，爲何不以眞面目示人？第二，少俠傳言江湖，聲稱以天殘劍笈作爲對敝堡主的賀禮，此話是否當眞？」

冷瑤光道：「鹿在野，羣雄相逐，在下隱瞞行藏，實有不得已的苦衷，至於江湖傳言在下以天殘劍笈作爲賀禮之事，在下本無該項秘笈，自然純屬空穴來風了。」

鐵衫幫主南豪哈哈一陣大笑道：「好一個空穴來風，可惜閣下於殺人之時，太過粗心大意了。」

冷瑤光道：「南幫主此話怎講？」

南豪怒哼一聲道：「本幫二十餘名兄弟，在閣下利劍屠殺之下，沒有一人能够生還，經南某檢查傷勢，有部份本幫弟子，是一劍穿喉致命，據南某所知，冷家莊靈山劍法，決無此等歹毒的招式。」

冷瑤光道：「在下承天殘門下索姑娘教了一點武功，在以寡敵衆之時，倒也可以派上用塲。」

南豪道：「那是說閣下的天殘劍法，並非來自天殘劍笈了？」

冷瑤光道：「不錯。」

南豪面色一寒道：「你認爲咱們會相會？」

冷瑤光道：「實情確是如此，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南豪哼了一聲道：「你縱然習得天殘劍法，今日也要叫你難逃公道，擺陣！」

在南豪一聲喝叱中，三十名鐵衫幫衆，立時人影流轉，擺出一個別開生面，奇詭無比的陣法。

他們雙膝彎曲，向左右分開，身形半蹲，作螺形式的旋轉，在倏進倏退之際，次序十分井然，這是一種攻守均宜的奇特陣法，冷瑤光還未與他們接觸，已然大爲駭異。

自然，這般人使用的是下盤功夫，像岳元帥的籐牌兵破金人的拐子馬一般，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而且這般人身手均極不凡，身形流轉，令人眼花撩亂，猛然瞧看一眼，只見到一片黑衫，這可能就是鐵衫幫的由來。

不管你是猛虎窩，閻王殿，冷瑤光也得闖他一闖，但牡丹堡的右相申六公，却橫身加以阻止。

他向鐵衫幫主南豪道：「南幫主！兄弟有一點不情之請……」

南豪一怔道：「申兄有什麼指示？」

申六公道：「江湖流言，對咱們堡主十分不利，爲了取信武林同道，敝堡主不惜發動全堡力量，尋找這位冷少俠，因此，兄弟想帶他回見堡主，所以向南幫主討個情面。」

南豪道：「申兄認爲有此必要麼？」

申六公道：「這是敝堡主之意，兄弟不便參加批評。」

南豪淡淡說道：「姓冷的毁掉了本幫二十餘人，如果任他離開，兄弟這個幫主，就難以對幫衆交待了……」

申六公道：「南幫主是不賣敝堡主這個情面了？」南豪道：「爲了本幫弟子的血仇，兄弟礙難從命……」

申六公面色微變，但又展顏一笑道：「估不到南幫主竟然如此固執，這樣吧，咱們在拿下他之後，先讓南兄搜搜他的身上，如若眞有天殘劍笈，南兄儘可取去。」

南豪畧作思忖，沉聲說道：「兄弟却不是如此想法……」

申六公不悅道：「牡丹堡對南兄已經百般遷就了，希望咱們不要傷了和氣！」

南豪嘿嘿一笑道：「申兄是在威脅我了！哼，鐵衫幫能够縱橫江湖，也不是怕事之輩。」

這兩人越說越僵，意思上的距離，更是差了十萬八千里，武人解決紛爭，自然要訴諸武力，因此，申六公袖中取出一隻鍊子鋼錘，道：「鐵衫混元大陣，是一項轟動武林的鷩世之學，兄弟要不領敎一下，豈不是遺憾終身。」

南豪仰天一陣狂笑道：「說的是，牡丹堡譽滿八荒，武學蓋世，面對如此高人，兄弟焉能當面錯過。」

申六公不再答話，鋼錘一擺，逕撲南豪，他身後十餘名大漢，也同時闖進鐵衫混元大陣之內。

冷瑤光回顧黃瑜，啞然一笑道：「咱們成了骨頭……」

黃瑜道：「不錯，兩隻狗爭得打起來了。」

冷瑤光道：「咱們何不借機離開？」

黃瑜道：「還有一幫人在虎視眈眈對咱們監視着，此時還是不動的好。」

黃瑜說得不錯，另有十幾個身着灰衫，上面綉着百葉的大漢，並未捲入狗咬的塲面，冷瑤光只要身形一動，可能立卽遭到他們的攔截，那兩幫惡狗也會放棄互鬥，來聯手對付他的。

冷瑤光同意黃瑜的見解，他微微一笑道：「瑜妹妹有沒有獨力對付那般人的把握？」

黃瑜道：「在塲的兩幫一堡，以百葉幫最爲軟弱，他們領頭的只是一個姓張的堂主，要收拾他們還不致有什麼困難。」

冷瑤光道：「那妳就先將他們收拾下來，待會咱們才好對付這兩幫惡人。」

黃瑜應了一聲，緩步迫向百葉幫衆之前道：「張堂主！咱們能不能聊聊？」

這位堂主名叫張資，跟黃瑜有過數面之緣，他迎上兩步，抱拳一拱道：「黃姑娘有什麼吩咐？」

黃瑜道：「堂主太客套了，我只是想知道貴幫跟着他們兩夥，究竟是什麼用意。」

張資啊了一聲道：「姑娘問的是這個，俗語說，不吃鍋裏飯，不到鍋邊站，咱們自然是……咳，想開開眼界了。」

黃瑜道：「百葉幫也想獲得天殘武學？」

張資道：「那也不是……」

黃瑜道：「總該有一個原因吧？」

張資道：「當然，咱們幫主認爲天殘武學過於歹毒，如能取得該項秘笈將它封存或毀棄，對武林同道，也算是盡了一份心力。」

黃瑜櫻唇一撇道：「好堂皇的理由，可惜你們的心機白費了。」

張資道：「怎麼說？」

黃瑜道：「很簡單，因爲咱們並沒有甚麼天殘劍笈。」張資一愣道：「姑娘說咱們？」

黃瑜道：「是啊。」

張資道：「黃姑娘是在說笑話了，血刀門怎會與冷家莊扯上關係？」

黃瑜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冷瑤光是我的丈夫，我自然要稱呼咱們了。」

張資愕然道：「此話當眞？」

黃瑜道：「你認爲我在開玩笑麼？一個女孩子如果隨便指認一個人是她的丈夫，那才是天大的笑話。」語音一頓，忽地面色一寒道：「顧念咱們曾有數面之緣，帶着你的人走吧。」

張資搖搖頭道：「對不起，黃姑娘！在下無法從命。」黃瑜冷冷道：「好，拔劍吧。」

她說話之際，右手已握着刀把，美麗的粉頰，在刹那之間便已凝成一座冰山，雙目之中，更是煞光凌厲，像一個掌握人們生死的兇神，令人一目之下，就有不寒而慄之感。

張資心頭暗慄，單憑黃瑜那份先聲奪人的氣勢，他自知決非這位血刀門下之敵。

不過她既是冷瑤光的妻子，擒獲黃瑜，就如同獲得一半天殘劍笈，她既然送上門來，自己怎能就此放棄。

於是，這位百葉幫的堂主，也就用了一點心機，他知道血刀門下，刀刀見血，快如閃電，但決不搶先出手對付尚未掣出兵刃之人，因此，他微微一笑道：「姑娘藝業通玄，在下自認不敵……」

黃瑜冷道：「那麼我再給你一次逃命機會。」

張資道：「幫規嚴厲，在下不敢！」

黃瑜怒叱一聲道：「你要怎樣？」

張資道：「與姑娘單打獨鬥是不公平的，姑娘不介意……」

黃瑜哼一聲道：「廢話少說你們一齊上吧。」

張資道：「恭敬不如從命，咱們上，擅自退後者按幫規處置。」

在十餘名彪形大漢挺身撲攻之時，張資反而退了下來，他遙立三丈之外，對百葉幫衆的攻勢予以指點，讓他們覓虛尋隙，節節進逼，對付武功高強之人，這實在是一個十分有效的戰法。

可惜他們遇到的是血刀門下，刀如閃電，人似遊龍，任何戰法，也抵不住她快刀一擊。

鮮血四洒，肢體橫飛，只不過片刻之間，百葉幫衆連同堂主張資，全部伏屍荒野，無一倖存。

黃瑜揷回長刀，緩緩走回冷瑤光的身前道：「絆脚石沒有了，咱們還等什麼？」

冷瑤光道：「牡丹堡及鐵衫幫可沒有眞的拚命，看情形，咱們還得稍待一時。」

黃瑜向牡丹堡與鐵衫幫搏鬥之處一瞥道：「他們那裏是拚命，簡直是在作陣法練習。」

黃瑜語音纔落，鐵衫混元大陣忽然停了下來，申六公及南豪雙雙步出陣外，四目流轉，掃向黃瑜的嬌靨，神色之間，顯得凝重無比。

黃瑜哼了一聲道：「瞧什麼？哼，姑奶奶最瞧不起的是故弄玄虛，口是心非之人！」

南豪道：「咱們怎樣故弄玄虛，口是心非了，冷夫人說話最好客氣一些。」

黃瑜道：「你們分明是要練習陣法配合，來對付咱們夫婦，偏偏要以意見不合而動手相拚的姿態來愚弄咱們，估不到閣下身爲一幫幫主，也會做出爲人不齒之事！」

南豪哼了一聲道：「這只能怨妳太過心狠手辣，妳將百葉幫的朋友趕盡殺絕，咱們如果眞鬥個兩敗俱傷，只怕就要步上百葉幫的後塵了。」

黃瑜道：「於是你們就由分而合，再度聯手對付咱們夫婦！」

南豪道：「形勢如此，還得請冷夫人原諒。」

黃瑜一嘆道：「咱們要是拿不出天殘劍笈呢？難道你們當眞要不顧江湖道義，做出殺鷄取卵之事麼？何況根本無卵可取，幫主何不加以三思！」

申六公接口道：「冷夫人之言，似有幾分可信，不過賢孟梁如要眞箇洗脫關係，只怕還得前往傲堡一行！」

南豪哼了一聲：「對不起，兄弟不能同意。」

申六公道：「這樣吧，咱們問問冷少俠夫婦願不願跟咱們合作，以後的事，咱們再慢慢研究。」

南豪道：「看來只有這樣，冷少俠怎麼說？」

冷瑤光道：「咱們很願意跟各位合作，但不知這合作二字應該怎樣解釋？」

南豪轉首瞅着申六公說道：「申兄！還是你解釋吧……」

申六公道：「螳臂不能當車，是十分自然之事，冷少俠是聰明人，何必要老夫多費唇舌？」

冷瑤光劍眉一掀，仰天一陣狂笑道：「螳臂當車，未必決無可能，閣下太過自信了！」

申六公面色一變道：「冷少俠如此固執，當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成！」

黃瑜手握刀把，嬌叱一聲道：「那有這麼多的

廢話，你就罰罰試試！」

申六公向南豪使了一下眼色，南豪哼了一聲道：「能够領教血刀門的武功，也算得不虛此行，擺陣！」鐵衫幫這三十名弟子，是該幫千中選一的高手，也是全幫精華所聚，他們不僅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並以鐵衫混元大陣而馳譽武林。

他們身如螺旋，捷逾飈風，以冷黃二人爲中心，擺下鐵衫幫的鎮山陣法。

但刀光連閃，虹影經天，鐵衫混元大陣還未發動攻勢，已有五名幫衆倒了下去。

黃瑜的粉頰佈滿煞光，那份威懾羣倫的冷冽之色，簡直令人不敢逼視。

她那懾人心魄的寶刀，依然靜悄悄的揷在刀鞘之內，沒有人看淸她是怎樣出手，如何收刀，不明究裏之人，決難相信那五名橫屍暴斃的鐵衫弟子，會是這位冰山似的美人所殺。

鐵衫幫主南豪紅了眼，這是他闖蕩江湖以來，所遭受的奇恥大辱，如果不能將冷瑤光夫婦收拾下來，鐵衫幫將要一蹶不振，除名江湖了。

一聲震天怒吼，鐵衫混元大陣發動了驚人的攻勢，黑霧瀰漫，勁風像怒潮般疾襲而來，它的攻勢是連綿不斷，無休無止的，威勢之强，較適才對付牡丹堡幾乎超越百倍以上。

黃瑜的寶刀雖利，但無法傷到對方的一絲衣角，鐵衫幫衆成了一個整體，也變作了一片黑烟。

在一陣令人眼花撩亂的旋轉之後，一片刀光猛向冷黃二人襲來。

那是一座刀山挾着難以拒抗的壓力捲地而來。

它擁聚了數十人的功力猝然疾襲，除了逃避，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無法承當它一記猛擊。

一陣令人心悸的金鐵交鳴，冷黃二人硬接了鐵衫混元陣的一招强攻，他們只感到胸腹之間血氣翻騰，被那强勁的刀風撞得連退數步。

他們受了內傷，所幸兵刃尚未脫手，但這一招硬接，他們的危機更逼近了一步，只要再拚兩招，他們就可能喪失再戰之能。

於是，冷黃二人不敢再拚，他們儘可能尋找空隙，想闖出這個威力驚人的怪陣。

但黑霧瀰空，鐵衫蓋地，除了放棄抵抗，任憑宰割，想出陣絕無可能。

他們成了網中魚，籠中獸，雖然他們還在拚命的掙扎，落敗遭擒，已成了鐵定的事實。

在這般千鈞一髮之際，兩條矯若遊龍的人影，一先一後由山坡之下急馳而來，前面是一個長髮披肩的青衣少女，掌中持着一柄寶光奪目的長劍。她在鐵衫混元大陣之前停下脚步，取出一條黑帕蒙着她的雙眼，然後一聲嬌叱，逕向鐵衫混元大陣闖去。這位女郎孤身闖陣，可說大胆已極，她還用黑帕蒙着雙眼，豈不是自尋死路！

然而她劍鋒所至，慘嗥隨起，她雖然蒙着雙眼，却是劍無虛發。

她身後追踪而來的，是一位白衣少年，他揮舞着一柄長刀，協助青衣女郎，對鐵衫帮衆展開無情的屠殺。這麼一來，鐵衫混元陣陣法大亂，整體瓦解了，變成一個各自爲戰的局面。

鐵衫門下雖然功力不弱，但對付這兩雙少年男女却相形見拙了，在刀刀見血，劍無虛發的情形下，他們不僅傷亡慘重，連鬥志也受到可怕打擊，只要冷瑤光願意殺下去的，他們只怕無人能够倖免。

但……

「住手。」在冷瑤光一聲叱喝，雙方應聲停下手來，他冷冷一哼，面向南豪道：「對不起，南帮主，咱們一時收手不住，還要請閣下担待點兒。」

南豪怒哼一聲道：「南某認輸，但鐵衫帮主只要一息尚存，誓必報復今日之仇！」

冷瑤光道：「只要南帮主有興趣，在下隨時奉陪。不過在下有一句忠告不知南帮主聽是不聽？」

南豪道：「你是要教訓我麼？」

冷瑤光道：「不，我只是說在下決無天殘劍笈，江湖傳言，不可輕信。」

南豪一哼道：「此話當眞？」

冷瑤光道：「在如此情形之下，冷某何必騙你。」南豪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冷瑤光目送南豪扶傷帶死，匆匆離開山坡，才回顧申六公道：「咱們怎麼辦？」

申六公道：「首先，老朽對少俠的超凡成就，表示一點祝賀之意……」

冷瑤光道：「花拳綉腿，不值方家一顧，前輩不必拐彎抹角，還是直接了當的說明尊意吧。」

申六公道：「既然如此，老朽就不再客套。」

冷瑤光道：「晚輩在洗耳恭聽。」

申六公道：「一個成大功，立大業之人，並不是憑恃匹夫之勇，霸王敗於烏江，就是前車之鑑……」冷瑤光道：「前輩說的是。」

申六公道：「以少俠目前的功力，足可與當代一流高手爭一日之短長，但要與天下武林爲敵，那就有點愚不可及了！」

冷瑤光道：「晚輩並無爭勝之心，怎會與天下武林爲敵？」申六公道：「天殘劍笈是武林絕技，少俠身懷劍笈，怎會不惹來武林紛爭！」

冷瑤光道：「晚輩確無該項劍笈，前輩不可誤信人言。」申六公道：「那麼少俠適才所使的劍法，當眞是習自索姑娘了？」冷瑤光道：「不錯。」

中六公哈哈一笑道：「就是老朽看來，索姑娘劍術雖是不凡，但尙不足爲少俠之師。」

冷瑤光道：「晚輩說的是事實，信不信只好任由前輩了。」申六公道：「好吧，這些話咱們先不談，但少俠嫁禍本莊，究是用心何在？」

冷瑤光道：「前輩誤會了，晚輩幾曾說過如此話來？」申六公道：「龍虎雙英已被咱們請往牡丹堡，敝堡主也請少俠屈駕到堡中一行，只要少俠當衆說明眞象，敝堡對少俠決不留難……」

冷瑤光畧作思忖道：「好，請前輩回復貴上，三月之內，晚輩當親赴貴堡。」

中六公心知無法勉强冷瑤光與他同行，只得抱拳一拱道：「少俠千金一諾，老朽屆時定恭候俠駕。」冷瑤光也抱拳相送道：「前輩好走。」

中六公的身影剛剛消失，那位眼蒙黑帕的青衣姑娘已一聲嬌呼，向冷瑤光撲過來道：「大哥！你讓我找得好苦。」

聽口吻，這位青衣姑娘自然是索嬙了，追蹤她前來的白衣少年，也就是黃瑜的師兄蒙驁。

當日在逖谷，蒙驁師兄妹受牡丹堡惜花帝君之託搜擒冷瑤光，蒙驁找到索嬙，他自然不肯放過。他要黃瑜繼續尋找，自己却將索嬙騙到山神廟，要讓冷瑤光去自投羅網。想不到由於索嬙的表現使得冷瑤光一怒而去，這雖然造成一場誤會，蒙驁却眞的愛上了這個純潔天眞的姑娘。

他們一路追逐，現在總算找到了冷瑤光，連他的師妹黃瑜也在這兒，蒙驁的個性十分躁急，還未等冷瑤光回答索嬙，他已迫不及待的道：「師妹，妳怎麼跟他一道的？」

黃瑜道：「怎麼，這有什麼不對？」

蒙驁道：「妳過來，我有話對妳說。」

黃瑜道：「我聽得到，你說吧。」

這位艷容桃李，冷如冰霜的黃瑜，一向對人都是冷顏相向的，因而江湖朋友也就贈送她一個雅號「冰山美人」。

現在黃瑜的冰山溶解了，她輕顰淺笑，像一株解語的嬌花，緊緊依偎在冷瑤光的身側。

蒙驁不僅大爲詫異，更昇起一股熊熊怒火，他濃哼一聲，踏前兩步，右手握向刀柄，一股凌人的煞氣同時迸射而出，道：「姓冷的，拔劍！」

不待冷瑤光有所表示，黃瑜已嬌叱一聲道：「咱們師兄妹拚上一場，也可讓江湖朋友開開眼界，拔刀！」

這位嬌花般的麗人，刹那之間，煞光橫溢，雙目圓睜，噴出兩股凌厲的殺光，那股兇煞之狀，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蒙驁心頭一震，他迅速鬆掉握着刀把的右手，連連打躬作揖道：「小兄不敢，不過……咳，師妹如此作法，小兄百思難解……」

黃瑜冷冷道：「沒有要你瞭解的必要，你帶着索姑娘走吧。」

索嬙大聲道：「不，我爲什麼要跟他走？」

黃瑜不屑的撇撇嘴道：「爲什麼妳應該知道，難道妳要我把你們在山神廟的親熱情形當衆宣佈出來？」蒙驁恍然大悟道：「師妹原來是爲了這個，其實……咳，小兄與索嬙姑娘並沒有怎樣越禮，而且打從山神廟起，今天才再度相遇……」

黃瑜輕蔑的哼了一聲道：「要怎樣才算越禮？嗯，袒裎相見，眞箇消魂？」

索嬙幽幽一嘆道：「我只是在蒙大俠的身上靠了一下，以前我時常靠着大哥的，我就不明白這有什麼不對。」黃瑜怒叱一聲道：「簡直是厚顏無恥，眞虧妳還有勇氣說它出來！」

索嬙被黃瑜這一陣辱罵，弄得手足無措，眞不知道怎樣才好，她洒着焦急的淚水，顫聲向冷瑤光道：「怎麼辦呢？大哥！我娘將我給你了，你可不能不管。」

黃瑜還待喝罵，冷瑤光擺擺手道：「蒙大俠！你可知道這位索嬙姑娘的來歷？」

蒙驁道：「她說她來自天殘谷，在下却難以相信。」冷瑤光道：「她確是來自天殘谷，是一個不明世故，天眞無知的姑娘，你蒙大俠對這樣一個無知的姑娘施以欺騙手段，你不覺得是一樁可恥的行爲？」蒙驁勃然大怒道：「誰說我欺騙她了？姓冷的，你竟敢含血噴人！」

他說話之間，已然手握刀把，滿臉煞氣飛揚，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黃瑜咳了一聲道：「算了吧，師兄！只要你問心無愧，我要他不再追究就是。」

蒙驁哼了聲道：「好親密的稱呼，他是誰？」

黃瑜淡淡道：「他是冷瑤光，怎麼，這稱呼有什麼不好？」蒙驁怒喝一聲道：「好，姓冷的，蒙某與你勢不兩立，除了今天還有明天，咱們騎驢看書本，走着瞧。」語音甫落，身形急幌，像一道經天長虹，向叢山之中狂馳而去。

冷瑤光嘆息一聲，回顧目瞪口呆的索嬙道：「她走了，妳不跟他去麼？」

索嬙道：「我娘是將我交給你的，我爲什麼要跟他去？」冷瑤光道：「他很喜歡妳……」

索嬙道：「我不知道，但我並不喜歡他。」

冷瑤光道：「如果我要妳跟他去呢？」

索嬙長長一嘆道：「我不會跟他去的，如是大哥當眞不要我，我只好走最後的一條路了。」

冷瑤光心頭一震，暗責自己不應該對一個純良的姑娘如此相迫。

她無知，但並不愚蠢，只是生活在脫離現實的環境而已，她純良，不明瞭世道人心的險惡，荔夫人將她交給自己，那麼保護和敎導她的責任就不容旁貸，如果當眞讓她走上絕路，不僅對不起荔夫人，在良心上也將要悔恨終身。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嬙兒！我怎麼會不要妳呢？只是妳不聽我的話，我有點生氣罷了。」

索嬙道：「我沒有不聽你的話，不過……咳，我也說不上來。」

冷瑤光道：「妳是怎樣跑到山神廟去的？」

索嬙道：「那日蒙大俠找來，我問他是不是來找大哥，他說大哥摔傷了，叫我帶着衣物，跟他去扶大哥找醫生療傷。正好碰到下雨，咱們就在山神廟暫避一下。後來，你就來了……」

冷瑤光道：「以後呢？」

索嬙道：「我跟着追出沒有追到你，就一直追趕下去，後來發現了你，但蒙大俠也跟來了，我怕他會對你不利的，所以一直沒敢跟你見面，……」

冷瑤光道：「我對妳說過，一個人要看重自己的身體……咳，有些話我不便說，以後有空暇的時候，請瑜姊姊來敎妳吧。」

黃瑜撇撇嘴道：「我自己都不懂事，怎麼能够敎人？對不起，這件事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冷瑤光聞言一怔，道：「此事以後再說，咱們趁早趕過武勝關，找個地方好好的歇息一下。」

黃瑜道：「不忙，時間還早着呢，咱們先要說個明白。」冷瑤光道：「什麼事要說個明白？」

黃瑜道：「自然是索姑娘了，她跟着你，究竟是什麼身份？」

冷瑤光道：「這個……實在難以作答……」

黃瑜冷冷道：「身份無法確定，咱們就不能帶她同行！」冷瑤光道：「當初她娘救了我，我答允帶她出谷的……」

黃瑜道：「就是這樣麼？」

冷瑤光道：「她娘也曾提及……，我因爲未曾禀告我娘，所以沒有說定。」

黃瑜道：「後來你禀告你娘了？」

冷瑤光道：「沒有。」

黃瑜道：「我知道了，索姑娘！對不起，咱們不能帶妳一道走，希望咱們後會有期。」

索嬙一驚道：「大哥！你眞的不要我了？」

黃瑜道：「我不要妳，他想要也不成！」

索嬙道：「我沒有一個親人，你們叫我到那裏去呢？」黃瑜道：「天地如此遼闊，何處不可以立身？跟着咱們對妳沒有什麼好處。」

冷瑤光道：「妳聽我說，瑜妹妹，雖然我跟她沒有說定，但我並沒有拒絕，何況她是我帶出天殘谷的，讓一個無知少女流落江湖，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黃瑜面色一變道：「那你將我放在那裏？」

索嬙道：「我娘叫我不要計較名位，瑜姊姊！只要妳不攆走我，叫我做什麼事都成。」

經過冷瑤光一再婉言相勸，黃瑜總算收回了攆走索嬙的成命，這位來自天殘谷的少女實在太善良了，黃瑜鳩佔鵲巢，她竟然安之若素。

問題解決了，他們還是繼續前往武漢，準備憑弔黃鶴仙人的遺跡，剛剛馳過武勝關，已是暮色蒼蒼的時分了。

在山下小鎭的客棧中，他們要了兩間上房，當就寢之時，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

冷瑤光原想黃索二女同住一房，另一間由他獨居，那知黃瑜不願與索嬙同房，客棧旅客暴滿，又別無房間可租，那麼，惟一解決的辦法，是黃瑜與冷瑤光同房共宿。

索嬙沒有怨言，冷瑤光也沒有反對，但歷史重演，冷瑤光輾轉反側，說甚麼也難以入夢。

再聽一板之隔的索嬙，同樣在唉聲嘆氣，一副痛苦難忍的神情。

如此一來，黃瑜可大光其火了。她呼的一聲跳了起來，一面穿着衣衫一面冷冷道：「原來你們之間，已然是情深如海，我實在太過不知自愛了。」

不容冷瑤光分辯，她已破窗而出，帶着滿腔的妒火，跑向那蒼茫悽迷的夜色之中，冷瑤光呆了一呆，已是芳踪難覓了。

冷月當空，景物迷離，人生像當前的夜色，不僅難以窺測，且憂感竟如此之多，冷瑤光投目長空，不由發出一聲浩嘆。

「唉，大哥！是我不好……」

冷瑤光緩緩擰轉身形，就迷朦的月色，捧着索嬙的粉頰瞧了一陣道：「這不能怪妳，嬙兒，妳像似瘦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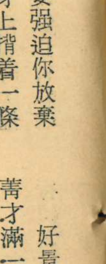
索嬙秀目中仍掛着淚水，嬌靨上却已堆起甜甜的笑意，道：「你也是——」

冷瑤光道：「夜寒露重，咱們進去吧。」

索嬙道：「瑜姊姊怎麼辦？咱們再分頭找找她好麼？」冷瑤光道：「不必了，她能了解咱們，不找也會回來，否則找也沒有用的。」

回到客房中，索嬙便已縱身投入他的懷抱，經過一段時間的小別，他們的情愛，似乎更深了幾分，兩人如膠似漆的纏綿着，眞有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感覺。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菁菁背負關山月前往崑崙絕嶺，向雪老太太求治，雖歷盡千辛萬苦，終得如願以償，更能因此而母女團聚，詎在雪老太太爲菁菁之母醫治瘋疾時，雪老太太之女徒孔玲玲突兒性大發，向正在行功的雪老太太偷襲後逃去，雪老太太强忍傷疼，行功完畢後，對張菁菁說出與其父結怨經過，原來多年前，雪老太與女雪依馨隱居雪山時，青年張雲竹採藥路經崑崙，貪緣與雪依馨結識，兩小一見投緣，雪老太對張雲竹也甚感滿意，一日，張雲竹向雪老太求娶依馨，雪老太允諾，但却反對彼等離開雪山——

飛駝挑釁爭端起　俠醫蒙羞禍苗生

雪依馨壓低了嗓子，輕輕地道：「祖規並未禁止女兒外嫁，以前不是也有例子嗎？……」

林鷲鴻怒道：「那不同，目前雪家只有妳一枝根苗！妳下嫁外姓後，雪氏的祖脈豈非就此根斷了，妳在答允他的時候，可曾考慮到這一點！」

雪依馨低下頭不作聲，張雲竹忍不住道：「如此說來，依馨永遠也嫁不得人了！永遠要孤獨生活在這寒谷中了……」

林鷲鴻峻厲地道：「不錯！她永遠不能嫁人，却不會永遠孤獨，否則我怎會答應你們成婚，你懂得成婚二字的意思嗎？」

張雲竹想了一下道：「小侄懂了，伯母之意是要小侄入贅雪家！」

林鷲鴻點頭道：「不錯！這是延續雪氏宗脈的唯一方法，你若是眞的愛依馨的話，便應該爲她犧牲一點……」

張雲竹默思片刻才毅然道：「這一點小侄恐怕無法從命，小侄亦是孑然一身，別無兄弟，若是顧全雪氏的宗脈，小侄便無以對張家的列祖列宗！」

雪依馨急得哭出聲來道：「雲竹！你不能爲我犧牲一點嗎？」

張雲竹苦笑了一下道：「依馨！爲什麼妳會這樣想呢？」

雪依馨怔了一下，忽地掩面痛哭起來，張雲竹頓足長嘆，林鷲鴻見到愛女那種凄楚的樣子，心中微微不忍，乃嘆了一口氣對張雲竹道：「你爲什麼那麼固執呢！我不是自私的人，一定要强迫你放棄祖籍，可是依馨比你多一層困難，她身上揹着一條祖訓的限制，你們只要生下兩個孩子，一家一個，不是雙方都顧全了嗎？」

張雲竹仍是倔强地搖頭道：「不行！依馨若是住在此地，她的病永遠不會好，雪家的遺傳上人丁就單薄，她絕不會有太多的孩子，除非叫她離開此地！」

林鷲鴻皺着眉頭道：「她若離開此谷，卽已違背祖訓，再也算不得是雪氏後人，你們縱然能多生幾個孩子，也無法歸到雪氏宗脈了！」

於是一樁看來很美滿的婚姻就這樣告吹了，張雲竹惆悵地離開了崑崙，可是不到兩天，雪神谷中却失去了雪依馨的踪跡。

這生長在冰天雪地中的女郎，終於抑制不住愛情的誘惑，忘記了祖訓，不顧母親的傷心，迢迢千里，追踪到北天山的沙漠裏，與張雲竹結爲夫婦！

林鷲鴻對這件事起初是感到無比的憤怒，跟着到了沙漠，原是想將這兩個年青人一起殺死的，可是她看見婚後的雪依馨那種容光煥發的幸福生活，心中也軟了，在母女天性的親情中，她原諒了他們，悄悄地回到了寂寞的崑崙山！

歲月如流，匆匆兩年過去，沙漠中溫暖的天氣對雪依馨的病根似乎的確有了幫助，她一直健康地生活着，而且還懷了孕！

林鷲鴻在表面上似乎忘記了他們，然而暗中却時常去探望他們，尤其是雪依馨快分娩的時候，她幾乎每天都要暗暗地看她一眼，因爲她的武功卓越，來去無踪，那一對夫婦始終不知道。

雪依馨生了個女兒，日子在幸福中像塗着糖，充滿了愛情的甜蜜！

好景不常，正如人生多變，當那小女兒——菁菁才滿一歲的時候，雪依馨的宿疾開始發作了，那是雪家人特有的症候，體溫變得特高，終日囈語，等待那生命的泉源在高熱中被煎乾……

張雲竹運用他所有的醫學常識，來替愛妻治療，用遍了一切的靈藥，想挽回了雪依馨的生命，結果，居然被他成功了，可是那不是個可喜的成功！

雪依馨的生命雖被留住了，神智却被高熱燒得糢糊了，同時她的臉，她美麗的臉色也因體內的潛毒外竄，潰爛成瘡，變得像鬼樣猙獰……

有一天，她忽然神智淸明了一點，想起了她的女兒，一歲多的張菁菁還不知人事，突然見到那張可怖的臉容，哇然大叫，嚇昏過去。

那一叫使得雪依馨大受刺激，神智再度糢糊，撲上去要扼死那昏絕的女嬰，幸好張雲竹及時趕到攔阻住，可是雪依馨神智已亂，連丈夫也不認識了，與他撲打成爲一團，她的氣力特別大，張雲竹竟然不是敵手，被她攔腰抱住，束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百忙中伸手點了她喉下的要穴，才算解了圍。

可是他知道雪依馨的瘋病不會好了，爲了他與女兒的安全，只有殺死她，同時也可幫助她早點脫離痛苦的人間，正在他要出手的時候，林鷲鴻再也藏身不住了，猛地出現，阻止了他的行動。

兩人立刻起了爭執，而且也動上了手，張雲竹自然不是敵手，被林鷲鴻一掌擊昏，於是她帶着雪依馨重回崑崙山。

張雲竹那一指點得很重，雪依馨雖然沒有死，却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除了啞啞亂叫之外，再也不會言語了！

林鷲鴻經此一變，性情大異，對於張雲竹產生了永遠無法消弭的仇恨，山居寂寞，她又收了一個

小女孩為徒，那便是孔玲玲。

雪依馨在她悉心的調養下，瘋病時發時好，林鶩鴻想盡一切方法，仍是無法治療她的病，也無法使她重新說話。

悠悠歲月，已是二十年了，林鶩鴻成為老太太，醫道武功更精，脾氣却更壞，除了一個飛天夜叉外，任何人都不准踏進雪神谷一步。

直到張菁菁帶着關山月來到此地，那年青人所中的異毒引起了她的興趣，她答允治療他，不過張菁菁却使她勾起舊恨，所以嚴令禁止她入谷。

誰知張菁菁被彭大娘偷偷帶進谷後，與孔玲玲起了衝突，在千鈞一髮之際，或許是母女之間神秘的感應，居然將室中的雪依馨引了出來。

一聲菁兒，喚醒了她沉伏已久的記憶，更使她恢復了說話的能力。

雪老太太在驚喜之下，對孔玲玲作了從所未有的痛責……

然後發生了那麼多的事……

× × ×

張菁菁如痴如呆地聽完了這些往事之後，不禁唏噓淚下，哽咽着道：「姥姥！如此說來，您對爹似乎太苛責了一點……」

雪老太太眉頭一揚，似乎又要發脾氣了，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嘆息了一聲道：「別的我都可以原諒他，只是他不該對馨兒下那種毒手，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洋深，他怎可如此絕情！」

張菁菁感到無話可說了，良久才道：「這麼多年了，您也該原諒他了，爹那時也是萬不得已，毒蛇嚙腕，壯士斷臂，您也是學醫的人，便應該了解他那番斷然措施的苦心！」

雪老太太哼了一聲道：「我當然了解，我若不了解的話，那一天就一掌將他劈死了，那裏還會讓他活到今天……唉！算了！一切都過去了，且莫論是非，現在我應該問問妳了，那小伙子是妳的什麼人！你們是怎麼一回事？」

張菁菁的臉紅得像天邊的晚霞一般……

這種羞紅使雪老太太憶起當年張雲竹挽着雪依馨的手進來求婚時的情景，猶歷歷在目，却已人事全非，現在輪到年青的一代來經歷情海的波濤了。

× × ×

花開花落又一年！

雪神谷對外的唯一通路被積雪封了起來，雪老太太——林鶩鴻願意伴着她劫後重生的女兒——雪依馨終老此谷，再也不履人世了。

她的武功與她超凡的醫術都交給了張菁菁，只有一個條件——要她持着孔玲玲的頭——才可以重新叩開那深封的山徑，因為這是她唯一的願望。

孔玲玲的武功是她一手傳授的，從孔玲玲毒手殺師的行為看來，這女孩子定是個絕端惡毒的人，醫在濟世，她不能替人間留下一個禍害！

飛天夜叉彭菊人沒有理由再留在山上了，她伴着兩年青人重入江湖，自不免有無限的感慨，尤其是她的心中，也隱藏着一份秘密，那是她與前任明駝令主獨孤明之間的隱密，她曾不止一次地向關山月打聽獨孤明的死因與當時的情況，關山月的答案却很難使她滿意。

這年青人似乎永遠有着沉重的心事，他兩次出現，都足以震驚江湖，可是一連兩次，他也像是空中的彗星一般，才將那耀眼的光芒作輝煌的一閃，立刻黯然消亡……

只有在接觸到張菁菁明眸中的水樣溫柔時，他臉上的陰霾才會偶而開朗一下，有的時候也會報她一個微笑，那是個友善的笑，含着八分的感激，二分手足般的親切！

他幾乎死亡兩次，張菁菁救活了他兩次，感激是必然的！

他孑然孤露，從無兄弟姊妹，張菁菁是唯一與他接近的女孩子，所以才生出那兩分親情……

總之，在這冷漠的青年身上，臉上，找不出一絲熱情，一絲屬於男女之間的火樣熱情，那兩分兄妹般的溫情能使張菁菁滿足嗎？

這個問題更難答覆了，張菁菁口口聲聲叫他關大哥，陪着他高興，也伴着他憂愁，她只在默默中獻出自己，却從不對他要求什麼！也許是她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冰封的臉上綻出火樣的情花！

「西出陽關無故人！」

他們是由西而東，東入陽關應多故人，可是這一路行來，她們却沒有引起任何江湖上人的注意！

飛天夜叉息隱已久，江湖人早將她淡忘了。

張菁菁微不足道，關山月却曾在一年多以前大出風頭，大家會淡忘得這麼快嗎？那應該是不會的，也許大家認為他是死了！

荒村野店中，他們也曾聽到過一些鏢客武師們閒談，意外地發現的一年多來的江湖竟是出奇的平靜！

落魂谷孔文通死後，孔文紀也將落魂谷封閉了，退出江湖活動，孔玲玲似乎並沒有回家，否則不會毫無傳聞。

一些原來附託在孔家江湖人物也都消聲匿跡，浩浩江湖中，仍是那些名門大派的天下，少林，武當，終南，點蒼，崆峒，雲台……

這些劍派拳幫的門規甚嚴，門下弟子都是仗義行俠之輩，絕無橫行不法的行徑，因此武林中有着



一年多太平的歲月！

來到酒泉城郊，由於這是西北道上的重鎮，所以署為熱鬧，尤其是城外的騾馬店，更是江湖人歇腳打尖的匯合處！

因為西北道上，多半是結隊的客商，歇息下來，連人帶牲口加上貨車，要佔一大片位置，城裏面街市擁擠，自是無法容納，於是城外的騾馬店便應需要而生，利用大片空地上搭了幾間棚屋，用以招待人客，另外却有絕大的空間，足以安頓那些車輛牲口，隊商們不但可以在此吃喝休息，更可以利用這段時間餵牲口，換蹄鐵，修車軸，凡是一切商隊所需要的服務，都可以得到滿足，因此也形成了城外畸形的繁榮！

關山月等三人也在店棚中佔了一副座頭，吃着涮羊肉，留心地諦聽那些緊身短靠的江湖客們互相的交談，藉以瞭解目前江湖的動態！

可是他們很失望，因為這裏所聚集的，不過是些四五流江湖人，出言粗鄙，不是賣弄一些俗不可耐的江湖掌故，就是誇耀着冶遊的經驗，然後是粗獷的打趣，毫無拘束的大笑！

張菁菁雖然是個女孩子。可是她生長在沙漠中，與遊牧的維吾爾人一起長大的，對於這些倒是很習慣，話說得再粗，她聽了也不會臉紅！

飛天夜叉彭大娘年紀大了，也沒有什麼，反倒是關山月異常地不習慣，不住地用眼去瞪那些人，不過這是人家的自由，他自是無權干涉！

正在他極端不耐煩的時候，店棚外突然捲起一片急蹄聲，接着下來了十幾個大漢，每個人都是血淋淋地缺了一隻左耳，而且是明顯地被人割掉的！

這十幾個負傷的漢子立刻給棚店中帶來了驚擾與肅靜，每一個人都停止了談笑，以驚愕的神情，望着他們！

為頭的一個大漢立刻高聲叫道：「店家！快打盆水來，請個好大夫！」

店家急忙給他們捧了幾盆水來，一面結結巴巴地道：「爺們是怎麼回事，附近可沒有好大夫，那得到城裏去！」

那大漢立刻怒道：「偪車上城裏拉去！我們要是能進城，還會在你這裏留下嗎，我們這份德性進了城，可是把雙英鏢局的牌子砸倒家了！」

四週立刻發出一聲驚吁，好像這雙英鏢局的招牌很響亮，因之對這些人的受傷更感到不解，而且更沒有人敢去動問了！

關山月心中一動，立刻朝彭大娘一伸手，意在討取她包袱中的刀創藥，那是由崑崙山中帶出來的治傷聖藥，為數不多，本來是留作必要時之用，因此她顯得有點猶豫。

可是張菁菁毫不考慮地解開包袱把藥拿了給他，彭大娘只好不作聲了，從雪老太太承認她是外孫女兒時，彭大娘的心中也認定了她小主人的地位！

關山月接藥在手，立刻過去到那大漢的身邊一拱手道：「兄台請了，在下身畔恰好携有家傳治傷之藥，倘兄台不棄，便請賜用……」

那大漢見他是個書生打扮，也不認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明舵令主，因此對他的藥並沒有十分信心，不過見他一片誠意，倒是無法拒絕，也很客氣地道：「多謝相公！」

關山月抖開紙包，挑了一些藥末彈在他的創處，果然神效異常，那大漢只覺得傷處一陣清涼，不但止住了血，連痛楚都消除了，不由得咧嘴道：「相公的藥真靈，還有幾個弟兄，煩請相公一併醫治，兄弟一定重重酬謝！」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兄台何必那麼客氣！」

說着替那些人一一都施予治療，那為首的大漢見關山月外表雖然斯文，身材却頗為昂藏，眉目之間，英氣照人，談吐之間，尤見威儀，倒是不禁對他另眼相看，拱手作禮道：「相公尊姓大名，望乞見示，以後尚可報答一番，兄弟姓孫名七，外號黑鷹，在雙英鏢局中担任副手，相公甘涼道上，若是有所差遣的地方，只要一提兄弟的名字，總會有武林朋友，替兄弟代為應命的！」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孫七兄名滿陝甘，在下深幸有緣結交……」

孫七苦笑一聲道：「相公別罵人了，就憑我這一隻耳朵，黑鷹兩個字就算坍台到了家了！」

關山月見他提入正題了，乃表示頗感興趣地問道：「孫七兄與這幾位兄台的耳朵是怎麼回事？」

孫七長嘆一聲道：「說來也丟人，雙英鏢局在陝甘道上走鏢二十年，從沒有出過事，今天可是一跟斗栽慘了，鏢車被劫不算，兩位鏢頭丟了腦袋，我們十四個人丟了一隻耳朵，說也難信，對方就是一個人，騎了一頭駱駝，居然將兩萬多兩鏢銀輕而易舉地帶走了！」

關山月面色一動道：「怎麼！那個劫鏢的人也是騎駱駝，是匹甚麼樣的駱駝？」

孫七哼了一聲道：「那頭畜生也少見，通體不見一根雜毛，兩萬多兩銀子合有一千多斤，牠馱在背上像燈草一樣的輕，一陣風走得無影無踪……」

關山月失聲叫道：「是那頭明駝……」

孫七掃了他一眼道：「相公說是那頭明駝？」

關山月連忙一笑道：「在下聽說明駝令主所乘之坐騎，通體純白，十分神駿……」

孫七搖搖頭道：「不對！明駝令主所騎的是頭白駝，那飛駱駝所騎的則是一頭黑駝，不過從脚力上看來，似乎不在明駝之下！」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想不到世上還有一頭能與老白不相上下的駱駝……」

孫七的眼中漸泛疑色，關山月覺得自己失了口，連忙掩飾道：「在下風聞明駝令主之白駝，乃舉世無雙之靈獸，却想不到還有一頭黑駝能與牠一爭上下……孫兄說那個人叫飛駱駝？」

孫七面色微悸地道：「可不是！除了這三個字外，那傢伙甚麼都沒透露……」

關山月連忙問道：「那是個怎麼的人？」

孫七搖頭嘆道：「不知道！那人全身都蒙在黑紗之中，動作如風，武功高不可測，一出手就殺下了兩個鏢師的腦袋，接着我們每人都覺得耳朵上一涼，一隻耳朵就搬了家，眼睜睜地望着人家把鏢銀搬上駝背從容而去，連男女老少都沒看清楚……」

關山月沉思有頃道：「身材呢！高矮胖瘦總該知道吧！」

孫七苦笑道：「不高不矮，不肥不瘦，連一點特徵都沒有！」

關山月神色又是一動道：「兩萬多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孫兄回去恐怕很難交代吧！」

孫七長嘆一聲道：「鏢銀失去了，敝東家還賠得起，就是人丟不起，這一來不但鏢局的字號叫不開了，連帶着終南派的顏面都丟光了！」

關山月神色又是一動問道：「雙英鏢局與終南派有關係嗎？」

孫七點頭道：「敝東家洛下雙英都是終南門下！」關山月也點點道：「這個名字叫飛駱駝的人恐怕不是江湖普通盜賊，也許專門針對着終南掌門呂老師父故意找過節呢？……」

孫七微帶詫異地道：「兄弟也是這麼想……咦，相公看來是個讀書人，怎麼對江湖上的事倒非常內行清楚呢！」

關山月微微一笑不回答他的話，另外提出問題道：「這件事聽來太玄虛了，孫兄見到貴東家後，只怕也難以說得明白！」

孫七苦着面道：「是啊！那飛駱駝雖然留下了表記，但是只憑一塊破銅片實在很難證明甚麼，好在兩條人命跟十四隻耳朵，敝東家不信也得信！」

關山月大感興趣道：「那人還留下表記嗎，孫兄可否容在下過目一下！」

孫七遲疑片刻，終因關山月對他們有療傷之德不好意思拒絕，由懷中掏出一塊巴掌大的銅片來。

銅片上鑄着一頭黑駝，駝背上却長兩隻翅膀，另外還有三個小字，刻着「飛駝令」！

銅牌的背面還有八個小字：「駝到人到，令飛魂飛！」

關山月面上不禁湧上一片怒色，將手一捏緊，那片銅牌立刻變成無數碎屑，在他的手指縫中紛紛漏下來！

孫七大驚失色，愕然不知所以，第一是他想不到這看似斯文的讀書相公，手上竟會有那麼大的力氣，再者是這塊銅牌毀了，他回去將無法交帳……

關山月却沉着聲音道：「三天之內，包在我身上替你追回失鏢！」

孫七吶吶地道：「相公！你……」

關山月神色更怒道：「有我活着一天，絕不容第二人再用駱駝爲令牌標幟！」

孫七是個老江湖，察言觀色，已經猜到幾分光景，可是他還不敢完全相信，支支吾吾不知如何開口。關山月劍眉一挑，厲聲道：「你可是不相信我能追回鏢銀！」

孫七立刻陪笑道：「在下絕不敢如此想，只是相公的大名能見示一下：在下也好告訴敝東……」

關山月淡淡地在身邊掏一塊銅牌，交在他手中道：「你把這個交給他就行了！」

孫七將銅牌接了過來，手却開始抖了，因爲他認識這塊銅牌，正是闖名天下的明駝令，不用問，這青年書生一定也是明駝令主了！

關山月面對着他詫然的表情，倒不禁笑了道：「你告訴你們東家，說關山月還沒有死！」

孫七這時的態度變得異常恭敬，垂手肅立道：「是的！令主！」

店棚中也變得肅靜了，每一個人都以半驚半懼的眼光望着這青年，他們當然不够資格參加那兩次盛會，可是明駝令主這個名號太响了；他們都耳聞着這青年人的許多傳奇性的事跡！

想不到這傳奇性的人物，居然會生生地站在他們前面！

關山月氣度從容地問孫七道：「你們是在甚麼地方發生變故的？」

孫七恭敬地道：「就在前面二十里的地方，叫做鷹愁岡！」

關山月微笑道：「你的外號叫黑鷹，到了鷹愁岡，正好犯着地名，自然要倒霉了！」

孫七尷尬地苦笑道：「令主拿小的開玩笑了，請問令主今晚在那兒歇脚？小的另外着人通知敝東，小的想追隨令主侍候……」

關山月擺擺手道：「不用了！我也沒有個準地方！」

孫七連忙道：「那就請令主到城中集英客棧駐

駕好了，那店主七星刀劉三泰也是個江湖人物，與敝東交情莫逆，對令主一定萬分景仰……」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道：「也好！我倒是不要他特別招待，正因爲他是個江湖人，萬一在他店中發生了甚麼事，不會大驚小怪，據我的揣測，那飛駱駝一定會自動前來找我的！」

孫七想是得到了關山月的允准，顯得十分興奮，一面着人去通知劉三泰，一面騰出三匹馬來，恭請關山月等人入城！

飛天夜叉彭菊人在上馬的時候，對關山月笑笑道：「你的行事與你師父大不相同，你師父每次出現，總是突如其來，如神龍不見其首尾，很少與人家打交道，更別說是這批二三流的江湖人了！」

關山月笑笑道：「恩師孤高自賞，行踪詭密，所以才引起多人的誤會。他老人家對此感到十分遺憾，再三告誡我要改變作風，多結交一些江湖朋友！」彭大娘笑笑道：「交朋友也該找高明一點的人交交！像甚麼黑鷹孫七，七星刀劉三泰，算是甚麼東西呢！只要你稍作表示，武林各大門派的掌門人怕不爭相結納……」

關山月却搖搖頭道：「我寧可在這些人中間找朋友，因爲這些人才會對我誠意相交，不會在後算計我，嫉害我，同時我折節與他們相交，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可以爲我拋頭流血而不計其利害，目前我缺少的就是這種朋友！」

彭大娘不覺一呆，良久才道：「我倒沒想到這一點，看來你比你師父聰明多了！」

關山月聞言心中一動道：「大娘與恩師當年的交誼很深嗎？」

彭菊人呆呆地道：「也不能算深，只有數面之交！」

關山月見她說話時，面上畧有一絲痛苦的表情，不禁又是一動，但立刻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測，因爲在他的印象中，師父是個孤獨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寂寞中渡過的，絕不可能會有甚麼感情上的糾結！

馬到城門口時，那劉三泰已經得到了消息，在門口恭迎着，他是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黑面膛，顯得很誠懇忠厚！

與孫七一樣，他表現得很恭敬，老遠就拱着手道：「在下不知令主駕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今日能得令主駐節小店，乃使蓬蓽生輝……」

關山月也笑笑拱手道：「劉兄！你我雖是初次見面，然而劉兄古道熱腸之風，兄弟早有所聞，彼此都是江湖中人，大可不必如此拘俗，再說兄弟來此，尙有許多打擾之處……」

劉三泰見關山月如此平易近人，受寵若驚之餘，眞恨不得把心掏出來報答，立刻滿面堆笑道：「令主太看得起我了！別說令主名動四海，在下唯恐巴結不上，就單單爲了敝友之事，在下就是毀了那爿店，也是應該的，令主請！」

說着恭敬地在前引路，關山月也不跟他多客氣，依然騎着馬，緩緩而行，沒有多大工夫，即已來到集英客棧的門口。

因爲七星刀劉三泰在涼州也算是個知名人物，大家都很興奮地聚列在門口恭迎着。

關山月等人下了馬，劉三泰將他們讓了進去，却見許多客人都在紛紛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關山月倒不禁一怔問道：「劉兄，這是爲了甚麼？」

劉三泰笑笑道：「令主是難得請到的貴賓，只要令主在小店住一天，集英店就不再招呼別的客人！這也算是對令主的一點敬意！」

關山月倒有點不過意地道：「兄弟來打擾已經很冒昧了，怎麼還可以妨碍劉兄的營業呢！」

劉三泰笑笑道：「在下原不仗着這爿店業謀生，只不過是藉此與一般江湖朋友聯絡感情，我這店中的住戶，多半是不收費的，今天令主要利用小店會會那飛駱駝，倒是人越少越好！那飛駱駝雖是第一次出現江湖，從他對雙英鏢局的行事看來，足可證明是個心狠手辣的兇徒，他們住在這兒，反而增加了痲煩！」

關山月想想倒也是實情，只好罷了！

劉三泰淸出三間雅緻的客房，將關山月等安置妥當，送上茶水，讓他們休息一下，隱即備下一桌盛宴，親自來敦請他們入席！

關山月到了廳堂中一看，只見席上祇安排了三個座位，劉三泰與孫七在旁邊另設一席恭陪，不禁眉頭一皺道：「劉兄！這又是爲什麼呢？」

劉三泰恭身道：「令主乃人中麟鳳，舉世共仰，劉某不過只是武林小卒，如何敢與令主同席！」

關山月將臉一沉道：「劉兄若是如此見外，兄弟寧可別處投宿，不敢再打擾了！」

劉三泰又是感激，又是作難地道：「令主抬愛盛情，劉某感激涕零，然而身份懸……」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什麼身份，兄弟這白駝令主也是孑身一人，又不是什麼門派之主，劉兄也是家傳武學，自成一家，若是眞心願意交兄弟這個朋友，便請免去這些江湖俗套！」

劉三泰感動得聲音都變了，哽咽着道：「令主如此一說，劉某再要拘泥便是不識抬舉了，令主兩次現身江湖，劉某無緣目睹神威，根據傳聞，總以爲令主是個……」

他才一支吾，關山月已笑笑道：「江湖上對兄

弟的批評大概不會太好吧！」

劉三泰紅着臉，沉吟良久，才想出措詞道：「以令主的成就，當然無法盡如人意，些許微詞，總是難免，不過大體說來，令主的批評，已經比尊師獨孤老前輩好得多了……」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我恩師取各門令符信物措置雖似不當，可是他老人家的心胸懷抱，又豈是那批江湖俊流所能明白的！」

劉三泰見他的神色不豫，不敢就着這個話題說下去，敦請關山月等人入座後，立刻親自把盞，孫七却自慚身份，因爲他是洛下雙英手下的伙計，連跟劉三泰同座都算是過份了，因此說什麼都不肯過來！

劉三泰把盞已畢，正想請教彭菊人與張菁菁的身份時，關山月忽然神色微動，對着窗外朗聲笑說道：「朋友不妨請進來一敍，何必儘站在窗外偸聽呢！」

窗外傳來一聲冷笑，雙扉猛地撞開，一個全身蒙着黑紗的人影，當窗而立，孫七已然驚呼出聲道：「飛駱駝……」

關山月聽說這人就是飛駱駝，態度立刻恢復了平靜，淡然地道：「我算準你會來的，却想不到來得這麼快！」

那蒙面人以冷澀聲音道：「關山月！本來我想遲幾天才找你，可是你今天毀了我的飛駝令……」

關山月立刻厲聲道：「有我明駝令主在世一日，絕不容許第二人用駝爲令！」

蒙面人又是一聲冷笑道：「放屁！我就是看不慣明駝令獨霸江湖，所以才特別選用飛駝爲令，你還記得我令牌的那兩句警語嗎！駝到人到，令飛魂飛！」關山月怒聲叫道：「很好，我倒要看看你憑什麼發此狂語！」

說着起身便待一搏，蒙面人用手一擺道：「且慢！我很願意跟你比一場，可是你的明駝令主標誌獨脚金人與白駝都不在身邊，我這樣勝了你也不覺得光榮！」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金人白駝都留在一個地方，去取來的話最少要兩三個月……」

蒙面人連連搖手道：「不必要！我知道你那兩樣東西都留在北天山，早已着人代你取來，一月之後，我們在大散關上見，那時候我們人比人，駝比駝！好好決一勝負，看看我們兩塊駝令，那一塊可以繼續存留於世！」

關山月不禁一愕，可是也被他這一提議激起了豪興，大聲道：「就是這麼辦，不過關於雙英鏢局的鏢銀，我已經答應人家三天之內取回，你最好作個明白交代！」

蒙面人哈哈大笑道：「本來我與終南門下，另有一段過節，但是看在你的份上，暫時擱下算了，鏢銀原封不動留在院子裏，算是捧捧你這明駝令主的場！」

說完身形一閃，便告消失，等關山月跑到窗口時，蒙面人已經不見了，院中留着兩隻銀箧，旁邊站着一個端菜的伙計，手上還捧着一盆熱騰騰的鷄湯，却已被制住了穴道。

羣星閃爍，淡月朦朧！

關山月從窗子跳出來，伸手一拍那名伙計，原是想替他解開穴道，誰知那名伙計應手痛叫一聲，反而向地下倒去！

彭菊人也趕了出來，見狀神色大變，這時關山月正待繼續施救，已被她喝止道：「使不得！這是七毒手法！」

關山月不禁一怔，連忙問道：「什麼是七毒手法！」

彭菊人暫時顧不得解釋，只是朝張菁菁道：「姑娘！妳父親的冰麝全命散還有沒有？」

張菁菁在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了一粒藥丸交給她，彭菊人接藥在手，便塞在那店伙的口中，然後再伸掌由相反的方向，朝上推拏一陣，那店伙漸漸地能動了。

彭菊人才深吁一口氣，關照劉三泰道：「他需要半個月的休養才能復原，這半個月中切忌食魚蝦等腥物……」

劉三泰道謝着答應了，一面着人將伙計抬走，一面又請諸人回座，孫七却忙着去檢視鏢銀……

關山月回到座上，忍不住急問道：「這七毒手法怎麼如此厲害？」

彭大娘輕嘆一聲道：「這一來把我的想像整個地推翻了……」

關山月微怔道：「什麼想像？」

彭大娘神色莊嚴地道：「有關於飛駝令的想像，本來我以爲這飛駝一定是……」

關山月連忙道：「是孔玲玲！」

彭大娘望他一眼道：「你也想到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方今武林好手不多，而且以這種心性行爲，除此女外別無他人，可是我剛才見到飛駱駝之後，那個假設已經推翻了，飛駱駝一定另有其人，而且此人武功之高，恐怕尤在孔玲玲之上！」

彭大娘點點頭道：「是的！這個人精擅七毒彈穴手法，假若眞是那個人的門下傳人，恐怕會成爲你最大的勁敵……」

關山月滿臉疑雲地道：「大娘！你究竟說的是

那一個！」

彭大娘臉色一整，以怪異的聲音問道：「你現在老實回答我一句話，獨孤明究竟死了沒有？」

關山月神色一動道：「恩師當然是死了，大娘何以會出此一問！」

彭大娘哼了一聲道：「公子！老身對你可謂仁至義盡，這麼大的歲數了，還跟着你奔波江湖，你怎麼連一句眞話都不跟老身說……」

關山月惶恐地道：「大娘這話叫我如何担得起！」彭菊人微怒道：「獨孤明要眞的死了，七毒手法絕不會出現江湖！」

關山月滿臉疑色中透着萬分作難，劉三泰連忙道：「令主若有所避忌，在下可以走開！」

關山月擺擺手道：「不用了！祗要劉兄答應不把所聽到的事傳出去，便留在此地也不妨，你是此間主人，我們總不能喧賓奪主……」

劉三泰明知自己應該是退出的好，可是他實在捨不得，因爲這幾個人的談話中，可能會揭出一個絕大的隱秘，身爲江湖人，他不能不動心，是以立刻指心發誓道：「令主請放心，在下若有半點洩露，定遭人剜心而死！」

關山月沉吟片刻，才輕輕地道：「我恩師的確沒有死，不過也跟死了差不多！」

彭大娘立刻道：「怎麼！他的武功失去了？」

關山月搖頭道：「也沒有！不過恩師是再不會重履人間了，他在將明駝令交給我時，卽交代我說他要赴一個約會，然後就永遠地歸隱了，所以才要我宣佈他的死訊，而且警告我絕對不能宣洩此事，若不是大娘那樣說，我是……」

彭菊人再問道：「他到那裏去赴約呢？」

關山月雙手一攤苦笑道：「這個我的確不知道，恩師什麼話都不瞞我，唯獨這一個約會，我事先既不知道一點消息，事後我再三追問，他也不露一點口風！」

彭菊人的臉上露出一種從所未有的神情道：「這就對了！獨孤明終於找到歸宿，我眞佩服他，居然能忍受這麼多年的痛苦煎熬才毅然作此決定！」

關山月却不禁色動問道：「大娘！莫非你知道我恩師的去處嗎？」

彭菊人點頭道：「是！舉世之間，大概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去處……」

現在輪到關山月激動了，忙問：「在那裏？」

彭菊人的眼中顯出一片茫然道：「那我可說不上，我只知道他跟誰訂的約會，以及一個叫小西天的地名，可是我闖了那麼多年的江湖，就不知道小西天在那兒……」

關山月微覺失望，但還是耐着性子問道：「那麼我恩師是跟誰訂約，這中間又是怎麼一段內情呢！」彭菊人繼續搖頭苦笑道：「獨孤明本人不告訴你，我更不能告訴你了……」

說着看見關山月的臉上有不滿之色，連張菁菁都準備開口欲有所言，不禁嘆了一口氣道：「這不是老身故意矯情，實在是我們當年都受到一種嚴重的誓言約束，縱然我可以拚着性命不要，把事情說出來，可是那後果責任却不是我敢負的，否則獨孤明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爲什麼要等這麼久才去赴約呢……」

關山月整個被她弄迷惑了，彭大娘的言詞閃爍，甚至於前後矛盾之處甚多。

從她先前的感慨中聽來，好像恩師多年來，一直爲一件事痛苦着……這倒不假，打從自己被獨孤明收錄到門下後，常見他一人獨自長吁短嘆，永遠被一股憂鬱籠罩着，尤其是最後將明駝令主的身份轉交的時候，更是像賦別，慷慨就義的樣子，可是彭大娘却說師父是得到歸宿了，一個怎樣的歸宿呢……彭菊人見他皺眉深思的神情，不禁又嘆了一口氣道：「公子！老身再給你一點暗示吧！獨孤明的行踪，與那個飛駱駝大有關係，你若能在那場比鬥中擊敗他，一切都沒有問題了，不過你若是還想重見你師父一面，最好還是不要贏了他……」

關山月大驚道：「這是什麼原故？」

彭菊人連連搖頭道：「老身祇能說這麼多，你自己斟酌吧！」

關山月又經過一番思索，知道彭菊人是再也不會多透露一點的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在那飛駝駱的身上去打聽：「可是我該贏他呢！還是該輸給他呢？」

他又面臨到新的困擾與抉擇，而且彭大娘的眼睛還在瞪着他，似乎也在期待那答案，他應該如何回答呢？尋思片刻，他才毅然地道：「若是我眞的技不如人，當然無話可說，否則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明駝令的光榮傳統，明駝令主只可以敗在狡計，不能够輸在武功上！」

彭菊人輕嘆一聲道：「公子如此決定，是不想再見你師父的了？」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師父將明駝令看得把生命還重要，他老人家敎給我武功，不是爲了要我做他的弟子，而是要我繼承明駝令主的光榮傳統，因此我必需也將這件事放在第一位，而後再去考慮其他的問題！」

彭菊人輕輕點頭一嘆道：「是的，你這決定是對的！」

事情已經決定了，大家也感到沒有什麼話說了

，空氣顯得十分沉悶，良久之後，張菁菁才問道：「關大哥，大散關離此遠嗎？」

劉三泰連忙代答道：「不遠！快馬急足，十天可到……」

張菁菁嗯了一聲道：「飛駱駝訂期在一月之後，還有一段時間幹什麼呢？」

關山月也皺着眉頭道：「是啊，這可眞的尷尬，本來我想再探一次落魂谷，時間上又不够了！」

劉三泰連忙道：「令主可以不必去了，落魂谷中現在連一個人都沒有了，孔文通已經死了，孔文紀也不知道躲到那兒去了，谷中只有幾個門人在那裏守着，這消息是一個過路江湖朋友告訴我的，大概不會有錯！」

關山月點點頭，張菁菁却又問道：「劉大哥，你可知道我爹的消息，他叫張雲竹……」

劉三泰驚惶地道：「原來姑娘的令尊是張大俠，那可失敬了……張大俠自從在落魂谷神龍一現，至今未見出現，很多人都在找他老人家呢。」

張菁菁道：「是那些人！他們找我爹幹嗎？」

劉三泰摸摸頭道：「那多半是各大劍派的門下，找得很急，好像是有什麼急事要求他，不過詳情我也不清楚，姑娘沒和令尊在一起嗎？」

張菁菁搖搖頭，繼而蹙眉道：「這些人跟我爹並沒有交往！……除非是有人中了毒，想找我爹解救……」

劉三泰點頭道：「這是最大的可能，姑娘可知道令尊大概會在那兒？」

張菁菁苦着臉：「不知道！我們唯一的家在北天山，不過他老人家絕不會在那裏，否則關大哥的兵器明駝留在那裏，飛駱駝就無法取到手了……」

關山月忽然道：「劉兄可知道在找尋張老伯伯的那批人中，那一帮離此最近？」

劉三泰想了一下道：「最近的是陰山無極劍派，掌門人陰素君的女兒陰長華前個月經過此地，落腳在小店，還打聽張大俠的消息，五天前又回去了，大概是沒有結果！」

關山月高興地道：「那我們就有事做了，剛好可以利用這一段空檔，把這件事情摸摸清楚！」

張菁菁也希望知道那些人爲什麼要找父親，自是連聲讚成，彭大娘則無可無不可，劉三泰却十分興奮，恭陪着他們飲用完畢，大家回房歇息。

第二天一早，劉三泰已經打點好四匹駿馬，來敦請大家上路，關山月看見他所備的馬匹，乃笑笑道：「劉兄也有意一起去一趟？」

劉三泰不好意思地訕笑一下道：「在下最大的嗜好，就是打聽一些武林中大小事故，所以才開了那家客棧，賠了店錢酒菜，招待過路江湖朋友，就是爲了要知道一些江湖秘聞，難得有一個機會能够追隨令主一廣見聞，萬望令主不要嫌棄……」

關山月大笑道：「劉兄對江湖事如此熱心，兄弟怎麼好意思呢，兄弟日後若是想開門創派，劉兄這等人才倒是大可借重……」

劉三泰連忙道：「令主若有此意，在下一定鞠躬盡瘁，以効犬馬……」

關山月原是一句笑話，不想劉三泰會認眞過來，連忙道：「兄弟不過是說說罷了，劉兄千萬別當做眞話，兄弟受命接任明駝令主之際，曾得恩師告誡，無論如何，不准作此想……」

劉三泰好似十分失望，嘆了一聲道：「其實以令主之能耐，定可創下一番轟烈的事業，這不是沽名釣譽的問題，眞要抗邪除暴，一個帮的力量，總比一個人的力量大得多……」

關山月笑着搖搖手道：「劉兄不必再說了，人各有志，兄弟的興趣不在此！」

劉三泰見關山月的確無此意，自是不能再說什麼，大家上馬後，因爲他對甘涼道上的路徑很熟悉，遂自然而然地負起領路之責。

由涼州到陰山，馬程不過兩日，他們走了一天，劉三泰找到了一家客店住下，他七星刀的名頭在此地仍然叫得頗響，所以這一行人得到了很多的優待！

歇下不久，立有江湖人前來拜候，同時向他打聽雙英鏢局出事的情形，當然他們也得知了明駝令主重出江湖的消息，由於他們都沒有見過關山月，因此也沒有想到與他同行的這個年青人，竟會是名動天下的明駝令主。

劉三泰得到關山月的招呼，自然也不敢公開宣揚，只是隨便以一些話與那些人應酬着，關山月怕麻煩，乾脆在房裏與張菁菁彭菊人二人聊天。

可是過了不久，劉三泰却臉色悽慘地領着孫七進來，孫七一見到關山月，立刻就跪了下來哭聲道：「令主，請你替小的兩位東家報仇……」

這沒頭沒腦的一句話，使得關山月爲之一怔，連忙問道：「孫七！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東家怎麼了？」

孫七流着眼淚，呈上一個帶血的布包，關山月打開一看，赫然正是兩塊鐫着飛駝的銅牌——飛駝令——上面染滿了血污，不禁詫聲問道：「洛下雙英可是遭到意外了？」

孫七哭着叩頭道：「是的！兩位東家在武威郡被飛駱駝殺死了，就是用這兩塊銅牌殺死的……」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在武威郡！這怎麼可能呢，他們在洛陽，你派去報信的人，就是長了翅膀

也飛不到這麼快，他們怎麼就在武威了呢！」

孫七繼續哭道：「我們的鏢隊走出兩天，東家就接到一封投刀留柬，說是要刦取我們的鏢銀，兩位東家不放心，連忙追了來，不想才到武威，就遭了毒手，我派去的人恰好趕上替他們送終，令主！求你一定要替東家報仇……」

關山月一皺眉頭道：「報仇的事，我當然是義不容辭，不過他們是終南門下，根據江湖規矩，理臨田終南掌門人呂無畏出頭才對！」

孫七流着眼淚道：「東家在嚥氣時，曾經說：……那個兇手的武功十分高强，呂掌門人也不一定能抵擋得了，唯有求令主才有希望……而且東家是間接爲你死的……」

關山月一揚眉道：「這話怎麼說？」

孫七怔了一下才抽抽噎噎地道：「那兇手……飛駱駝在殺傷東家之後，曾經留下話說是飛駝令下，從不空手而回，你出頭要回鏢銀，他買了你一個面子，只得出手取命了！」

關山月悖然大怒道：「可惡，這飛駱駝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混帳，自己不敢找我，却做下這種兇殘卑劣之事……」

彭大娘微微一笑道：「人家不是不敢找你，是時間沒有到！……」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一月之後，大散關前，我誓必將他碎屍千段！」

彭菊人仍是笑道：「恐怕不是那麼簡單吧！」

關山月掃了她一眼，彭大娘連忙道：「老身這番話無非是勸公子多作小心，飛駱駝既然公開挑戰，一定是有所恃而來，老身不敢說公子一定會輸，但是勝之亦恐非易！」

關山月沉思片刻，才對孫七一揮手道：「你先去休息一下吧！反正目前也找不到飛駱駝，一個月之後，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使洛下雙英能於泉下瞑目！」

孫七流淚磕了一陣頭，千恩萬謝地走了。

劉三泰却囁嚅地道：「令主，陰山還去不去了？」

關山月一瞪眼道：「當然去，這是兩件事！」

劉三泰又吞吞吐吐地道：「方才我又聽到一個消息，說是陰素君召集了帮中的全部好手，如臨大敵般下山來了，而且是迎着我們而來……」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那又是爲什麼？」

劉三泰微有懼色地道：「詳細的情形不清楚，據說是爲張姑娘！」

張菁菁立刻道：「他們要找的是我爹，跟我有什麼關係？」

劉三泰一攤手道：「不知道！不過他們傾巢而出，來意顯然不善！」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怪事眞多，他們走到那裏去了！」

劉三泰計算了一下道：「她們都是女人，坐着轎子，走得慢一點，也許要明天晚上，才能够到此地……」

關山月奇道：「怎麼！陰山派中都是女的？我以前從來都沒聽說有這麼一家，我恩師當年遍訪天下各大門派，也沒有提到她們過……」

劉三泰想了一下才道：「陰山派是近十年才建立的，那時獨孤前輩已經歸隱了，她們其實也不算是一個門派，陰素君的弟子全是她的親戚，獨擅無極劍法，可從不與江湖人打交道，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我因爲開着那家客店，經常有些江湖朋友來往，消息比較靈通一點，所以她的女兒陰長華有時會來向我問點事情……」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算了，我們也別睡了，還是連夜趕上去，跟她們碰碰頭，看看她們是何用意……」

劉三泰囁嚅地道：「令主能否不跟他們衝突，即使有什麼誤會，憑我與陰長華有過數面之晤，也許可以解釋清楚……否則鬧起來，令主也許不在乎，我却惹不起她們！」

關山月笑道：「劉兄這次趕熱鬧趕出麻煩來了！」劉三泰苦笑不語，關山月這才說道：「劉兄放心好了，我也不是個愛惹事的人，只要她們不找我的麻煩，我絕對不會先起頭鬧事，何況對一女子逞能也沒有什麼意思……」一言甫畢，屋門突被人咚地一脚踢開，一個頎長身材女子當門而立，手按長劍，滿臉都是怒色道：「臭男人！你敢看不起女子，出來，本姑娘教訓你一番！」

劉三泰回頭一看，連忙道：「陰姑娘！妳來得正好，我們剛想……」

那女子長劍一揮道：「劉三泰，你少跟我要滑頭，上次我向你打聽姓張的，你推說不知道，現在却帶着那姓張的女兒想到陰山去再度生事，告訴你，剛才我是故意着人透給你一個口風，其實我們早來了……」

劉三泰詫然不知所云，張菁菁已經挺身而出道：「妳們找我爹幹嗎？」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妳少裝糊塗，張雲竹那老混蛋的事，妳會不知道……」

張菁菁聽她一開口就罵及父親，不禁也生氣，身形朝前急進，伸指就朝她肩上點去，那女子將長劍一擺，反刺她的心窩。

張菁菁在崑崙山經過雪老太太一年的指點，武功已非昔比，反指迎着劍尖彈了出去，叮的一聲，

蕩開長劍，依然回手再度取穴。

那女子的身手也頗高明，百忙中仍能及時閃肩避開，然後怒哼一聲道：「好賤人，有本事就跟我來！」

雙足一點，穿空而去，張菁菁跟着追了上去，關山月，彭菊人不敢怠慢，連劉三泰也趕忙跟在後面，不過他的身形可慢得多了。

等他趕到一片廣場上時，只見張菁菁等三人已被一大圈身穿黑衣，手持長劍的女子圍在核心，另外還有四個黑衣女子，年齡較大，一樣的手握長劍，雙方在僵持着！

劉三泰見已是把事情鬧大了，張着兩手撲上前叫道：「各位千萬別誤會，什麼都好說………」

關山月倒沒有怎樣，一名黑衣婦人已露出不耐煩的神情問道：「長華！這傢伙是誰！」

起先與張菁菁交手的那個女子正是劉三泰所說的陰長華，閑言朝劉三泰鄙夷地望了一眼，然後不住地笑道：「他叫七星刀劉三泰，是涼州城裏的地頭蛇！」

劉三泰不禁臉上一紅，微帶怒色道：「陰姑娘！劉某雖不是江湖上成名人物，可也不像妳所說那樣……」

陰長華擺頭不理他，那中年婦人冷笑一聲傲然地道：「滾開！這種場合，那有你講話的地方！」

語氣更是狂傲，劉三泰涵養再好，臉上也掛不住，嗆然一聲，撤下背上的成名兵器七星刀，迎面一擺，大聲道：「妳是無極派中的什麼人？」

中年婦人抬眼不理，陰長華却冷冷一笑，道：「劉三泰！你枉稱甘涼道上的地老鼠，連我母親都不認識……」

劉三泰沒想到這中年婦人就是無極派的掌門陰素君，他眼皮雖雜，却沒見過陰素君本人，因此怔怔的，把剛才那股盛氣勉强地壓下去，拱拱手道：「原來是陰掌門人，在下雖是無名小卒，然而對貴派並無失禮之處，令媛陰長華姑娘兩度駕滋集英客棧，在下竭誠招待，就憑這一點情面，掌門人對在下也不應該說出那種話來………」

陰素君寒眉一挑，沉聲道：「我該怎麼對你說話？」

聲音又尖又利，劉三泰身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噤，吶吶地道：「站在江湖禮數上，掌門人至少也該客氣一點………」

陰素君冷笑一聲道：「我從不在江湖走動，因此對江湖禮數不太熟悉，這麼說來，我算是把劉大英雄得罪了，但不知要如何道歉………」

語態更狂傲不屑，劉三泰就是個泥塑的，也被激起了土性，七星刀一擺叫道：「無極劍派也不是什麼名門正派，劉某叫妳一聲掌門人是尊敬妳，妳自己不懂得抬舉，劉某少不得要請教一番了！」

關山月這時輕輕笑道：「劉兄！你方才還勸我不要意氣用事，怎麼自己反而先發起脾氣來了？」

雖然在月光下，看不清他的臉色，可是從劉三泰脖子暴起的粗筋上看來，他的憤怒已到了極點，厲聲叫道：「劉某技業雖不精，也是個昂藏七尺之軀，怎能受婦人之辱！」

陰素君臉色一沉，寒着喉嚨道：「二妹！這混帳在誇口他有七尺之軀，妳去把他削短一點！」

她旁邊另一個中年人，也是身着黑衣，輕輕地應了一聲，驀而身形移動，行動如風，伸劍猛削劉三泰的雙脚！

劉三泰的七星刀上，倒還有幾手實學，單刀下撩，噹的一響，居然及時擋開她的一削，不過人却被格退兩步。

那婦人一擊不中，鼻子裏透出一聲冷哼，身形再度前逼，劉三泰不容她近身，七星刀已舞開一片光網，將她擱住了！

那婦人手挺長劍，連攻了四五招，俱吃劉三泰封了開去，那邊陰素君已經勃然發言叫道：「二妹！若是容那混帳走出十招，妳就別再姓陰了！」

那婦人聞言劍勢突猛，竟然在刀幕中硬搶進去，劍撩刀鋒，另一手駢指如刃，在劉三泰的膝蓋上戳了一下。

劉三泰只覺腿上一軟，身不由主地跪了下去，那婦人冷笑一聲，收劍退到陰素君身旁，陰素君得意地大笑道：「劉大英雄！你是七尺的男子漢，怎會矮了半截呢？」

劉三泰羞憤難當，橫過手中的七星刀就朝頸上抹去，刀光才舉，忽然被一陣大力由手中將刀奪了開去，接着後領上被人一把提起，腿彎上拍拍兩聲，受了兩下重擊後，立刻恢復行動，回頭一看，那救他的人，却是與關山月同行的老婦人。

他只知道她叫彭大娘，却不曉得她也有一身功夫，彭菊人將七星刀還給他手中，滿臉莊容道：「技不如人無可恥之處，輕易抹脖子可實在不像個大男人所應爲！」

劉三泰羞愧無地，接刀在手，低頭不語。

彭菊人回轉過身，對着那婦人冷冷地道：「江湖人可殺而不可辱，妳要是砍了他的腿，老婆子無話可說，妳如此將他折辱，老婆子可實在看不順眼！小輩！妳報個名過來！」

那婦人見彭菊人輕而易舉地解了她獨門點穴手法，心中不禁微驚，因此遲疑着沒回答，陰素君已沉聲道：「二妹！人家在問話呢！妳聽見沒有？」

那婦人立刻醒覺道：「無極劍門下陰鐵君！」

彭菊人哈哈笑道：「老婆子多年未履江湖，想不到么魔小醜都成了氣候，妳給我照樣跪下去！」

聲容俱嚴，陰鐵君又是一震，彭菊人却不容她有回話的餘地，輕輕移身，猛地飄了過去，手指微彈，襲出幾縷指風，陰鐵君還來不及揮劍迎敵，驟覺腿上一麻無力，正待跪下，陰素君臉寒如冰，突然推出一掌。

這一掌並未襲向飄身移去的彭菊人，而是推向陰鐵君，將她撞出數尺之遠，滾倒在地上，然後才怒聲對彭菊人道：「無極門下只有伏屍之烈女，尙無屈膝之鼠輩！」

彭菊人見那陰鐵君果已七孔流血而死，不禁大怒道：「妳對自己的同胞手足都那樣殘忍……」

陰素君冷冷地道：「不錯！這是我們的家規！而且妳別替她難過，她雖死在我的掌下，那筆帳却記在妳頭上……」

彭菊人怒聲道：「自己殺了人，却要別人負責，老婆子倒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規矩，這筆帳妳要怎樣算法！」

陰素君冷冷地道：「很簡單！血債血還！一命抵一命！」

彭菊人怪聲大叫道：「好極了！我看妳如何叫老婆子抵命………」

陰素君將手一揮，她身旁另兩名黑衣婦人挺劍就待出手，張菁菁連忙攔在中間道：「等一下，我們先把話說說清楚！」

彭菊人怒叫道：「有什麼好說的，她們有本事，就把老婆子拿去抵帳，否則的話，老婆子非要她們一個個全跪在地下，看看無極劍門中是否有屈膝之人！」

張菁菁柔聲道：「大娘！你是否能等一下，她們說我爹做了什麼事，我一定要問問清楚！」

彭菊人悻然退過一旁，張菁菁這才對那兩名婦人道：「妳們也請等一下，我跟妳們掌門人把話說清楚之後，大家再動手也還來得及！」

兩名婦人望着陰素君，好似在等她的指示，陰素君却怒聲道：「沒什麼好說的！妳既是張雲竹的女兒，我們就找對人了，妳那該殺的老子做下的好事，找妳來抵數也是一樣！」

張菁菁又氣又急，大聲叫道：「我爹究竟做了什麼事？」

陰素君怒聲道：「妳是他的女兒，難道會不曉得？」

張菁菁搖頭道：「我在一年前就與爹分手了，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面………」

陰素君不信地道：「這話當眞？」

張菁菁道：「怎麼不眞，關大哥在落魂谷中又中了毒，我送他去就醫，從來沒有離開過一步，妳不信可以問他！」

陰素君轉臉對關山月道：「你是明駝令主，說話還可以取信，你敢担保她沒騙人嗎？」

關山月概然道：「在下以項上頭顱担保張姑娘之言屬實，這一年來她一直跟我在一起，從未與張老伯見面！」

陰素君怔了一下道：「這就奇怪了，前兩天還有人在酒泉城附近看見過張雲竹帶着一個少女出現，我們才兼程來………」

關山月也不禁一怔道：「前兩天我們也在酒泉，也爲的是找張老伯，怎麼就沒看見他，會不會看錯了？」

陰素君怒聲道：「絕不會錯，張雲竹現在是衆矢之的，大家都在找他………」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那也許可能，不過那少女絕不是張姑娘！」

陰素君沉思片刻，才怒聲道：「就算他們父女沒在一起，今天找到了他的女兒，也不能放過她，父債子償，她是張雲竹的女兒，她就得負責任！」

張菁菁急聲道：「我爹究竟做了什麼事，使得你們如此恨他！」

陰素君恨聲道：「說出來妳這個女兒也會感到光榮的，張雲竹自從一年前在落魂谷中現身漏臉之後，因爲他解了大家黃河秋星沙之毒，每個人都對他十分感激與尊敬………」

張菁菁笑道：「我爹是學醫的人，救人是他的責任！」

陰素君冷道：「妳再聽下去就知道他有多盡責了，自從落魂谷事件之後，他突然失了踪，一直到前兩個月，他才突然出現，遍訪各大門派，由於他的過去表現，大家自然都很尊敬他接近他，誰知他狼心狗肺，做下許多無恥之事！」

張菁菁怒道：「妳胡說，我爹不是那種人！」

陰素君瞪了她一眼道：「妳聽下去就知道妳有一個多好的老子了？」

張菁菁不禁氣短了一點道：「我爹到底做了什麼事？」

陰素君寒着聲音道：「妳爹所做的事情，足以使天下人都欲殺之而甘心，他在少林寺中，竊取了達摩易筋經的秘本，而且還用毒手將少林掌門痛禪大師毒成癱瘓聾啞，在武當偷走了劍訣，將武當掌門天機道長毒死了，至於其他門派中，我尙未與他們取得連絡，不知道他做了些什麼事，不過，從他們對張雲竹緊緊追索的情形看來，那也一定不是什

麼好事……」

張菁菁驟受打擊，掩臉失聲道：「妳胡說！我爹怎會做這種事……」

陰素君冷笑道：「妳為什麼不到少林武當去證實一下！」

張菁菁哭着道：「我當然要去……」

關山月却整一整臉色道：「慢着！我與張伯伯相處甚久，知道他的為人，絕不會做出這種卑劣之事，再者此事大有疑點，即使眞如妳所言，受害的門派也不會有這麼多，只要兩家消息傳出後，其他人有了警覺，怎會繼續上當呢？」

陰素君冷笑道：「這就是張雲竹厲害之處，他是自東而西，順着次序過來的，消息流傳得不如他的行動快，等到西方的門派得到消息後，他已經到過施下手脚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怎麼我們一路行來，會一無所知呢？」

陰素君冷笑道：「張雲竹所行下的惡事，多半有關各大門派中的秘密，除了一些主要的人物外，大家都不敢把事情宣揚開來，你們當然是打聽不到了？」

關山月冷靜地問道：「妳們無極劍派受到了什麼損失？」

陰素君遲疑片刻，才咬着牙道：「我們所受的尤甚於別家！」

關山月搖搖頭道：「怎麼！難道妳們無極劍法的經訣也失去了嗎？」

陰素君冷笑道：「無極劍法分上下兩冊，下冊為陰家親戚共習，上冊只有八大劍式，却是掌門人不傳之秘，誰也無從得知，他當然偷不去！」

關山月連忙道：「那妳損失了什麼呢？」

陰素君一臉憤色道：「他最後一站便是陰山，我雖然沒有見過他，却也曾風聞他的俠跡，所以也竭誠地招待他一番，誰知他……」說到後來，她因憤怒過度，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張菁菁連忙道：「我爹怎麼樣？」

陰素君猛一咬牙，厲聲道：「他……強姦了我的小女兒陰麗華，更將她毒成白痴！」

關山月也是一怔，呆了片刻才道：「這……似乎不太可能吧！張老伯怎會如此……」

陰素君厲聲道：「我們無極劍門中全是女人，除了他之外還會有誰……起初我還不相信，但是我見過少林與武當的門人後，便確定是他了！」

張菁菁失去了理智，大聲哭叫道：「妳胡說……妳胡說……」

陰素君的臉色在月光下現得格外慘白，沉聲道：「長華！把妳妹妹帶過來！」

陰長華一臉悲憤，在人羣中牽來一個黑衣少女，容顏十分秀麗，不過十七八歲的光景，兩眼發直，神情痴呆。

陰素君朝張菁菁怒聲道：「妳一定也懂得一點醫道，不妨看看這是否妳父親的傑作！」

張菁菁擦擦眼淚，走到那少女的身前，將她的眼皮翻開看了一遍，又探了一下她的脈息，然後對彭菊人沉聲道：「大娘！請您把冰麝全命散給我一丸！」

彭菊人臉色沉重地打開包袱，由玉瓶中倒出一顆丸藥，張菁菁扳開那少女的牙關塞了進去！

陰素君連忙喝道：「妳給她吃什麼藥？」

彭菊人沉聲道：「妳放心，絕對不是毒藥！」

張菁菁緊張地在那少女身上按摩了一下，然後離開兩步等待着，臉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着，關山月不禁過來問道：「菁姑娘！妳怎麼了？」

張菁菁黯然地道：「假若這藥能將她救醒過來，那……」

底下的話她再也沒勇氣說下去了，關山月的心隨之一沉，什麼話都不能說，只得默然地站在她身邊！

這是一段很難堪的時間！

很久之後，那少女的眼珠漸漸開始轉動，而且喉間發出喃喃的低語聲！

張菁菁一聲驚呼，雙手掩臉哭叫道：「關大哥！我沒臉再活了……」

關山月的心中一陣猛烈狂跳，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與眼睛！

事情已經明白了，那一切都是張雲竹所為的，但……這可能嗎？

張菁菁哭了半天，突然又抬頭道：「不！我絕不能相信這是我爹……」

關山月也不死心地道：「是的！我也不相信這是張老伯所為……對了！這女孩子既然已經恢復了神智，我們不妨問問她！」

張菁菁一衝上前，拉住那少女的手叫道：「小妹妹！有一個壞人欺負了妳，那是誰？」

陰麗華睜着她茫然的眼睛，半晌之後，才喃喃地道：「不！他不是壞人！他喜歡我，我也喜歡他，他要娶我，我要嫁給他……」

陰素君大感意外，也衝上來叫道：「麗華！妳瘋了……」

張菁菁却發狂似地叫道：「小妹妹！告訴我！他是誰？」

陰麗華又茫然地道：「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

關山月立刻對陰素君道：「張老伯既是受過妳們的欵待，她怎麼會不認識？」

陰素君哼了一聲道：「她從來不見外客，自然不會知道！」

張菁菁急忙又拉着陰麗華的手問道：「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的？」

陰麗華思索良久，才淒苦地一嘆道：「不知道！我忘記了！也許也見到他，我會認識他的，他是在黑暗中來找我的；我只能記住他的聲音……」

張菁菁失望地嘆了一口氣，却又有點興奮緩緩地道：「也許不是爹……」

陰麗華忽然眼中光采四射，情意無限地嬌柔說道：「我還記得他的鬍子，那鬍子眞美啊，軟軟的，像我的頭髮一樣，拂在我的臉上身上，是那樣地溫柔……」

張菁菁大叫一聲，放開陰麗華，回身就走！

陰素君長劍一伸攔住她的去路喝道：「妳都明白了，還想走到那兒去？」

張菁菁心如刀割，慘聲哭叫道：「妳不要攔着我，我要去找我爹……」

關山月也連忙上前拉住她道：「菁姑娘……假若妳爹眞是那的樣一個人，妳不必找他了！」

張菁菁倔强地搖頭道：「不！我要找到他，我會殺死他，然後我再自殺……我不能讓他活着！我也不想再活了……」

關山月連忙道：「這是什麼話？張老伯……張雲竹縱然該殺，也不應由妳去殺死他……」

張菁菁哭着道：「不！我一定要親手殺死他！他不再是我爹，我也不再是他的女兒了……」

陰素君冷笑一聲道：「算了！妳別使苦肉計了，妳這樣說，我就會放過妳了嗎！」

張菁菁突然變得暴躁起來，怒聲叫道：「滾開！我現在誰都不認了，妳別擋着我的路！」

陰素君也怒叫道：「找不到張雲竹，我就必須先拿妳塡命！」

張菁菁怒叫一聲，寒光突閃，已自肩頭拔出長劍吼道：「妳再攔着我的路，我就要殺人了，現在我一心只想殺人……」

陰素君不等她說下去，長劍已如毒蛇般地掃了過來，張菁菁挺劍迎擊，兩人立刻交纏惡鬥起來！

關山月赤手空拳，無法上前，在一邊搓手急嘆，只得對彭菊人道：「大娘！您快想個法子阻止她吧！」

彭菊人苦笑道：「她現在連你的話都不肯聽了，我又有什麼法子呢……唉！也難怪，這件事對她的刺激太大了……」

關山月焦急無策，張菁菁與陰素君交手已近十數招！

陰素君的無極劍法空靈玄妙，攻招狠毒，不過她也在氣急之下，無法將劍術中的精奧之處使出。反之張菁菁經雪老太太一年的指點後，武功大進，一枝劍使得有如神出鬼沒，搶盡先機，逼得陰素君急得叫道：「大家一起上，把這小賤人剁成肉泥……」

無極劍門中的弟子紛紛持劍圍攻上來，劍氣如網般罩向張菁菁！關山月正想上前幫忙，彭菊人一把拉住他道：「不用了！菁姑娘擋得住的！」

果然張菁菁更狠了，雖然只有一支劍，却使得風雨不透，反而把四週的人逼得險象百出，陰素君更為暴怒，厲聲喝道：「大家拚命上，今天陰家就是死光了，也不能放過這小賤人！」

張菁菁也怒叫道：「我要開殺戒了，那是妳們逼的……」

陰素君冷笑道：「殺吧！妳跟妳老子一樣，都是該千刀萬剮的惡徒！」

張菁菁被她這句話激怒了，劍光猛盛，四下一掃，只聽見一片呼痛喊叫之聲，除了陰素君與有數的幾個人外，大部份人都受了傷！

棄劍，傷臂，斷腕，殘肢……

陰素君目中火花四射，厲聲叫道：「死賤人，我跟妳拚了……」

一劍猛刺心窩，勢疾無比，連張菁菁削她左耳的招都不顧了，存心要同歸於盡，張菁菁身子一側，已經躲過那一刺，而她的劍勢未變！

關山月再也無法坐視，拾起一柄劍衝上去用劍一格，噹的一聲，總算將劍勢架開，救下陰素君的一條命！

張菁菁呆了一呆，道：「關大哥！你……你也要殺我？」

關山月莊容道：「不！我不殺妳！可是也不能容妳殺人！」

張菁菁目中又流下了眼淚，一言不發，衝開陰素君的阻擋，向前急走，關山月正要追上去，彭菊人自後面趕來道：「由她去吧！目前必須給她一個人冷靜一下，你暫時還是不要見她的好！我會跟着她照顧她的！」

關山月欲待反對，彭菊人又擺手道：「她父親的事，我聽來還是不能相信，最好還是找到張雲竹弄弄淸楚，你不妨在這件事上多費點心！」

說完她緊躡在張菁菁身後去了！

關山月怔在當場，倒是沒有追下去。

陰素君一臉怒色走過來道：「姓關的，無極劍陰家從今天起，跟你永遠沒完……」（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武林劫



艷女尋仇

時光如流水，去而不復返。

轉眼又是寒梅怒放，瑞雪飄飛的歲底了！

三月來，阮青虛竟然蟄居「追魂堡」按兵不動，莫非眞正被司馬長虹嚇唬住了嗎？

周小娟在傷了高天弘後，竟也負氣出走了！三個月來，連一點音信都沒有。

有了嬌妻之名，而無嬌妻之實的阮玉陵在這三個月來，更是嚐到了愛的苦杯。

他開始感覺到，去愛別人倒很容易，要想被愛，似乎是太難了！

於是阮玉陵終日在泰安城「朝陽酒樓」買醉。「酒」與「色」，似乎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是

以阮玉陵於酒後則不免召妓尋歡。

西南地區，風沙漫天，女兒家皆皮膚粗糙，肉色不佳，但有勝於無，阮玉陵也只得拿這些粗劣脂粉解解饞了！

這天正是臘八，阮玉陵在「朝陽酒樓」自正午飲到傍晚，已然醺醺欲醉。

酒樓的掌櫃笑着幌了過來，低聲道：「阮公子，小的報告您一樁好消息！」

阮玉陵俊目一揚，問道：「何事？」

掌櫃笑吟吟地道：「小的店裏昨晚來了一個跑碼頭的粉頭，二十來歲，長得挺標緻！」

阮玉陵白了一眼，不屑地道：「跑碼頭的還會有好貨！」

掌櫃的躬着腰連聲回道：「不！不！下等貨小的怎敢往阮公子面前推荐，這個粉頭確實與衆不同，單是那名兒就……」

阮玉陵打斷話頭，頗感興趣地問道：「怎麼個不同法！」

掌櫃神采飛揚地回道：「這粉頭在號簿上登記的名字是『花如艷』，您看這名兒多俏，多絕，還有一個外號叫做『魔妓』！」

阮玉陵輕「噢」一聲，霍地起立，問道：「她住在東廂，還是西廂？」

掌櫃一見阮玉陵起了興趣，即討好賣乖地道：「阮公子，不是小的賣乖，這種上等粉頭，小的不會推荐給旁人的，不過，這粉頭的條件非常苛刻，一夜纏頭不但索價紋銀一千兩，而且還要一一通過她三關考驗後，方肯荐席伴枕……」

阮玉陵暗暗稱奇，詫異問道：「有這種事！莫非是九天仙女下凡？」

掌櫃聽出阮玉陵話中畧有不悅，滿面笑容答道：「人倒是生得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只是阮公子未必看在眼裏……」

阮玉陵揮手一擺，吩咐道：「帶阮爺去見識見識！」

掌櫃連連哈腰應諾，舉步帶路，阮玉陵緩步相隨。下酒樓，穿廻廊跨花徑，轉眼來到後間上房。

掌櫃將阮玉陵帶到東廂第二進的跨院，這跨院只有兩小間幽靜的廂房。

掌櫃的在第二間房門上輕輕屈指一彈，又撇着嘴唇向房裏呶呶呶，意思是說：人就在這裏頭！

「請進來！」

彈聲方罷，房內傳出一聲婉轉鶯啼，嬌嫩欲絕，阮玉陵聞之心弦一震！

掌櫃用手一推，房門呀然而開。

阮玉陵微微一抬頭張目，驀覺眼前一亮。

房內床緣上坐着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絕色少婦，一身綠綾衫褲，緊罩着豐滿的胴體，對阮玉陵來說，有一種難以抗拒的誘力。

這少婦不但身段美好，貌相也是美得撩人，尤以那雙剪瞳秋水，射出似霧非霧，似幻又眞灼人光芒，更是令人色授魂與，神迷心醉。

掌櫃朝花如艷笑道：「花姑娘，這位阮公子慕名前來探訪妳了！」

花如艷不愧名妓，氣度確實不凡，螓首微微一點，似笑非笑地嘴角一撇，畧一欠身，輕啓櫻唇道：「阮公子，請裏邊坐！」

阮玉陵雖是色中餓鬼，却是久歷陣仗，不易顯露聲色之人，微笑答禮，神色矜持，緩步踱進。

阮玉陵一踏進屋內，掌櫃的即帶上房門，自行離去。

房門帶上後，花如艷嫣然一笑，輕揮羅袖，將座椅揮了一揮，姿勢美妙，宛如凌波仙子。

阮玉陵欠身落座，笑讚道：「花姑娘的芳名取得極好，只是三個字次序有些顚倒。」

花如艷雙眉微微一蹙道：「請阮公子指敎！」

阮玉陵巧展伶牙俐齒，阿諛道：「姑娘美艷如花，倒過來叫做『艷如花』就更恰當了！」

花如艷美目一轉，巧笑道：「眞的嗎？」

這一笑，渾圓豐滿的雙頰上，綻出兩個深可湮人的梨渦，更是春意盎然，逗人遐思。

阮玉陵心中一動，覺得這張面孔似乎熟悉，像在何處見過此女，但再想再思，却依然尋不出一絲印象。

阮玉陵怔神之間，花如艷又「噗哧」的一笑。一笑出聲，阮玉陵立即發覺自己失態，匆促回道：「說句實話，雖上品幽蘭，與姑娘一比，恐怕也會黯然失色！」

花如艷聞言，一陣格格嬌笑，忽然一止笑容，肅聲道：「讚美之詞，人人愛聽，不過，我的規矩，你也許已經打聽過了，阮公子，如果你想憑兩句花言巧語，就可以上我這張床，那你是錯了！」

以阮玉陵的脾性，這一番連扎帶刺的話，焉能受得了，可是花如艷那股懾人氣勢，逼得阮玉陵先就軟了一半。

此時，阮玉陵聞言面上不由一熱，赧顏道：「在下是由衷之言，姑娘若以爲是花言巧語，那未免寃屈在下了，至於姑娘妳的規矩，在下願意一一遵守。」

「好！」花如艷雙掌交互一擊，發出一聲極爲輕脆聲响，笑道：「銀子倒在其次，看公子一身錦綉，也不像是一個付不出纏頭資的空心大佬倌，不過，那三關之試，却是缺一不可。」

阮玉陵頗有成竹地回道：「在下前來，就志在闖關，若是……」

花如艷柔荑輕搖道：「好吧！春宵苦短，別再躭擱時光，我們現在就開始三試中的第一試吧！」

阮玉陵自恃文武雙全，頗爲優閒地問道：「但不知這第一試要試些什麼？」

花如艷單指一豎道：「這第一試是文試！」

阮玉陵似是有些意外，微微一怔道：「姑娘倒是頗著才情！」

花如艷蹙眉問道：「公子可是對舞文弄墨不感興趣？」

阮玉陵心內暗道：「不感興趣這四個字，倒是用得極爲客氣，妳不如說我不通文墨更好！」

心裏不由一陣暗笑，漫不經心地回道：「在下才疏學淺，看來只能圖個僥倖了！」

花如艷肅容回道：「公子不必太謙，這文試少不了聯對詩詞歌賦一類，我們先來對聯吧！」

阮玉陵立正心神，正襟危坐道：「姑娘請出上聯吧！」

花如艷畧作苦思狀，忽然格格一笑道：「今晚公子爲着那件風流事兒而來，我們不妨就以那件事兒爲題，我先說個上聯：紅被蓋郞郞蓋姐！」

委實是一句絕妙好聯，引人遐思！

阮玉陵雖不習正道，仍不失爲一個才思敏捷之人，幼時乃母金芸娘已經在文墨方面，爲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尤以這類邪事，阮玉陵更是經驗豐富，大有心得！當下畧一沉忖，即得佳句，笑吟吟地對道：「綠氈墊姐姐墊郞！」

確實對得絕妙，絕佳，絲絲入扣。

花如艷粉面一紅，笑道：「公子對得極佳，再有一聯：粉腿輕搖，郞君饞涎欲滴！」

阮玉陵不假思索，脫口對道：「猿臂緊擁，姐兒掩口呻吟！」

花如艷嬌笑道：「原來公子是個中老手！」

阮玉陵得意一笑道：「姑娘還有佳聯嗎？」

花如艷雙眉一挑，嬌笑道：「好了，這文試公子算是通過了！」

阮玉陵意猶未盡地問道：「如此簡單？」

花如艷讚許道：「在公子看來，這也許是雕虫小技！」

阮玉陵雙眼一瞇諂媚道：「莫非姑娘有意成全？」花如艷粉面一沉，冷冷道：「阮公子，你縱然是潘安再世，宋玉重生，但也有不愛俏的姐兒，你不要以爲通過文試一關就自鳴得意的起來了！」

阮玉陵則忙堆滿笑臉道：「在下一時失言，請姑娘勿怪！」

阮玉陵雖聽得出這話份量極重，但平生有個見色心喜的毛病，聽了重話，還得陪上笑臉！

花如艷笑容一歛道：「第二試，是武試！」

「武試！」阮玉陵驀然一驚，霍然張目道：「姑娘妳……？」

花如艷俏目一轉，流露出萬種風情，嗔道：「公子可別看不起人，就聽聽姑娘『魔妓』這個匪號，你也該明白我應該會個三手兩脚！」

阮玉陵故作泰然道：「姑娘想必身懷絕技，不過在下……」

花如艷沉聲插口道：「公子不必假惺惺作態，若非武林中人，聽見『魔妓』這個匪號，恐怕就不敢再作一親芳澤之念了！」

花如艷一語道破，阮玉陵不由滿面靦覥之色道：「姑娘實屬法眼高明，不過在下雖微諳武事，却並不精通，若與姑娘相較，豈不要丟醜賣乖。」

花如艷粉面一寒道：「既然公子自知不敵，那就不用試了，請便！」

阮玉陵原是謙遜之詞，想不到對方竟大言不慚，心中不免冷笑，但面上却故作訕然之色道：「在下少不得又要討個僥倖，不知這武試如何試法？」

花如艷冷然答道：「眞刀眞槍的走上幾招！」

阮玉陵遊目一掃愕然問道：「在這屋內嗎？」

花如艷簡短回道：「足够了！」

阮玉陵笑道：「倘若在下一時失手，豈不大煞風景！」

花如艷傲然道：「只怕你未必傷得了姑娘，再說……」說着，一飛媚眼，嬌笑道：「公子未必就肯狠心地辣手摧花吧！」

阮玉陵呵呵笑道：「這樣說來在下輸定了！」

花如艷緩緩搖頭道：「未必！姑娘我並不以勝負來決定公子是否通過這一關！」

阮玉陵詫異地問：「姑娘以何爲取捨的呢？」

花如艷答道：「在出手中，只要有一招半式令人激賞，即算通過。」

阮玉陵似有百分把握，笑吟吟地道：「那麼現在開始吧！」

花如艷緩緩立起，正聲道：「好！現在開始，不過，你先要說明，使用何種兵器，並要說明是用的那一路掌法，或者是那一路劍法。」

阮玉陵畧一猶豫，問道：「有此必要嗎？」

花如艷肯定地答道：「這是姑娘的規矩！」

阮玉陵向無所懼，毫不顧慮地道：「在下用的是長劍，使的是『廻旋十二手』劍法！」

「哦！」花如艷似是非常意外地驚呼出聲，疾聲道：「原來公子就是南海『光明島』少島主，眞是失敬得很！」

阮玉陵劍眉一蹙，相機問道：「請問姑娘寶山何處？」

花如艷故作喟然之色道：「流落江湖賣身，不提也吧！」

大凡流落風塵的娼家，不是因家境貧困，就是被歹人拐賣，看樣子，花如艷兩者皆不！

爲此，阮玉陵頗感疑惑，乃相機探道：「姑娘絕代風華，才情洋溢，而且境遇不惡，因何淪落風塵，使在下深爲不解！」

花如艷掩口吃吃笑道：「姑娘我有點魔性，雖不賴以爲生，但却樂此不疲！」

看撩人媚態，聽逗人語氣，阮玉陵心忖這花如艷八成是個楊花水性的婦人。

於是，阮玉陵不再尋根究底，淡淡一笑道：「姑娘出道以來，能順利通過三關而登榻之人，不知有幾？」

花如艷頗有知心難求的悵然心情，喟嘆道：「說來公子也許不信，年餘來雖不乏登門求試之人，但能連過三關的，尚無一人。」

阮玉陵聞言微微一怔，蹙眉道：「姑娘恐怕太苛求了！」

花如艷搖頭道：「並不！方才文試一關簡單至極，公子當可想見一般。」

阮玉陵肅容道：「第二關武試，在下認爲並不公平。」

花如艷微笑反問道：「如何不公平？」

阮玉陵一本正經地答道：「比武較量，都是以勝負來決定高低，而姑娘却要有一招令人激賞的出手，方始通得過，此種取捨方法在下不敢苟同！」

花如艷笑如金鈴，聲似黃鶯出谷般道：「阮公子，你錯了，姑娘我並非與你比高低强弱啊！」

阮玉陵不服辯道：「在場並無旁觀之人以爲仲裁，所謂令人激賞，全憑姑娘之好惡，以在下看來，這第二關，就無人能過得了！」

花如艷輕笑調侃道：「說了半天，公子是怕過不了關，那你放心吧！在你以前來找姑娘我求試之人，大都輕易地過了第二關，他們都是在第三關遇到了阻得。」

阮玉陵微微頷首，復又冷然道：「任何一個自命不凡的人，究竟有無能爲之事，姑娘若蓄意刁難，恐怕你那錦衾只有長夜獨眠了！」

花如艷連連搖頭道：「不！絕不！姑娘我藉此求知心，又何必存心刁難，阮公子，你放心，只要你能通過第二關，縱使三關碰壁，不能登榻同衾，也會使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絕對不虛此行！」

阮玉陵心忖：縱然難過三關，今夜恐怕妳也走不了！

當下微頷首道：「在下只有碰碰運氣的了！」

花如艷霍地起身正聲道：「公子亮劍吧！」

阮玉陵雙拳當胸一抱，算是先禮而後兵，然後，撤出隱蔽大氅之內的長劍。

一時青芒乍湧，寒光襲人。

阮玉陵也不說話，朝花如艷微微一笑，左手劍訣一領，長劍順勢帶出。

然後身形猛一廻旋，長劍劃空激起一片銳嘯。

隨又一停身形，撤腕凝劍，劍把抗腹，紋風不動。

這是「廻旋十二手」劍法的起手式——「葉舞秋風」！的確威勢不凡。

對方花如艷也是淵停嶽峙，昂立不動，雙目盯視，一不稍瞬！

「姑娘小心了！」阮玉陵一聲沉喝，身形隨起，左手猛然在劍把上一托，「叭」地一聲，長劍遽出，劍尖不偏不倚，直指花如艷「乳泉」穴刺去。

這一所指部位，跡近輕佻戲謔，花如艷不由冷哼一聲！

在阮玉陵說來却別有道理，因爲他怕萬一失手傷人，所以這一劍向「乳泉」，只要劍尖微微一偏，長劍就會從脇下穿空而過。

阮玉陵手中長劍將刺及對方，突見花如艷俏肩微幌，眼前頓失踪影。

阮玉陵驀然一驚，暗道：「這不是聞名的『月移花影』輕功術嗎？」

阮玉陵凝肩沉腕，身形一挫，長劍斜劃圓弧，霍轉身形，招走「燭影搖紅」，猛向已然閃至身後的花如艷下盤掃去。

式猛招辣，而且劍氣飛揚，勢若迅雷。

花如艷却似未放在眼裏，格格一聲輕笑，柳腰輕擰，人又斜飛八尺。

花如艷能在這不過三丈方圓的斗室之內，騰閃自若，不得不使阮玉陵刮目相看，暗生警意。

當下收劍停身，笑道：「在下實在恐怕失手傷了姑娘，所以動起手來總感到有點不順手！」

花如艷傲態十足地道：「公子儘管放心出手，說句實話，你那支長劍未必傷得了我！」

阮玉陵怫然不悅：「在下爲尋歡而來，姑娘威勢凌人不可太甚，否則破了顏面彼此皆不好看！」

花如艷格格一聲輕笑，嬌呼道：「好啊！公子動了肝火了！」

說着，聲音一沉，繼道：「這『廻旋十二手』劍法，倒有可看之處，公子，進劍吧！」

阮玉陵一聲低叱道：「姑娘既如此說，在下就不客氣了！」

話聲甫落，長劍乍起，「燭影搖紅」「餓馬搖鈴」，雙招併進，頓見晶光大濫，劍影森森。

花如艷仍如前轍，既不出手封架，也不出手還擊，只是一味騰挪閃躲。

一個是矯若遊龍，倏忽盤空，倏忽穿竄……

一個輕如飄風，一會兒在東，一會兒在西……

兩人如穿花蝴蝶，點水蜻蜓，忽高忽低，忽上忽下，煞是好看。

阮玉陵已然連攻二十餘劍，仍是徒勞無功。

花如艷叱道：「阮公子請用狠招吧！否則你是過不了關的。」

「好！」阮玉陵一聲沉應，手中劍勢陡緊，一招連一招，一劍接一劍。

但是，似是仍無一招使花如艷激賞，因爲她連連閃躲，香汗淋漓，但却無就此罷手之意。

阮玉陵心念大動，躁心又起，手中長劍高舉過頭，雙手緊握劍把，身形騰躍凌空，招演「廻旋十二手」的殺着——「遊龍盤空」，青芒一閃，向花如艷頭頂絞去。

花如艷一見花容乍變，螓首疾低求避！

阮玉陵焉能讓其走避，但聞「克察」一响。花如艷頭上一支斜揷入鬢的金鳳步搖頓被削飛，但却未斷一根青絲。

花如艷畧一怔神，輕聲喟然道：「公子劍法驚人，能削去我頭上飾物的，你是第一人！」

阮玉陵也謙稱道：「姑娘的輕功術委實不凡，以空手對白刃，能連避三十招，也是舉世難求。」

花如艷笑道：「這是公子謬讚，好！這一關算又通過了！」

阮玉陵還劍入鞘，孜孜而喜道：「那麼請姑娘開始第三試吧！」

花如艷頷首道：「好！這第三試是情試！」

阮玉陵先是一怔，繼又笑道：「我看不用試了！」

花如艷斷然回道：「不可例外！」

阮玉陵疾聲辯道：「姑娘妳會錯意了，在下並不想求例外。」

花如艷冷冷沉問道：「那爲何不用試了？」

阮玉陵面帶輕笑，佻色極濃地道：「因爲在下是一個多情種子！」

花如艷「噗哧」一笑，掩口佯嗔道：「誰管你是不是多情種子，我要試的是『情慾』之情！」

阮玉陵頗爲茫然，張口結舌：「姑娘妳……」

花如艷芳容一正，肅容道：「到這裏求試的人，都是愛此調調兒的，所以我要試一試公子對這方面的自制力如何？」

阮玉陵仍是極爲茫然地連連搖頭！

花如艷意態撩人地粉臂輕舒，將阮玉陵一拉，笑道：「來！這裏坐着，少時公子若能經得住挑逗而不亂性，則第三關就算通過了！」

阮玉陵神色一振道：「這個簡單，在下自信能與昔日柳下惠一較長短！」

花如艷掩口輕笑道：「公子大話可別說得太早啊！」

阮玉陵正襟危坐，肅聲道：「在下絕對有此自信。」

花如艷皓腕輕抬，邊解衣鈕，邊笑道：「多少鐵錚錚漢子，也曾說過這種大話，但也都一個個出醜露乖哩！」

阮玉陵自恃經過不少風騷蝕骨的女人，了不起花如艷來一個肉帛相見，有何可懼？於是，毫不在意的道：「姑娘縱使冶蕩動人，逗人遐思，但在下制於一時，當不太困難！」

「好吧！」花如艷輕應一聲，已然褪去翠綠襖褲，只剩裏面大紅兜肚及水紅褻衣。

體態玲瓏，肌膚賽雪欺霜，阮玉陵被撩逗得心中一動。

繼之一想，這是一場測驗，趕緊抱元守一，返聽內視，眼觀鼻，鼻觀心，才將搖蕩心神定住。

花如艷嬌笑連連，挨着阮玉陵身邊坐下，皓腕微勾，將阮玉陵摟入香懷，先朝頰上親了兩口，媚聲道：「阮公子，可是有些心癢難熬了？」

阮玉陵雖明知花如艷是在裝腔作勢，但仍難免心旌搖蕩，幸而他的內力不弱，全力把守，尚不至形之於色。

花如艷復又一聲嚶嚀，一噘櫻唇，丁香微吐，在阮玉陵口腔內海闊天空的任意遨遊。

那脂粉，那香澤，那如鈎似的丁香小舌，那輕佻而撩人綺思的蕩態，其誘惑力實在太大了！

阮玉陵究竟定力不凡，尚能不爲所動。

花如艷輕笑道：「公子想是見多識廣，這點小甜頭還動不了心！」

語罷，嬌軀一擰，隱入床後幃幕之中。

但聞一陣悉悉之聲，想是花如艷在更服易裳。

果然，阮玉陵方一抬頭，驀覺眼前一亮！

只見從幃幕中伸出一條凝如羊脂，光可鑑人的玉腿，脚趾微蹺，大有勾魂攝魄之勢。

幃幕掀動，花如艷春意盎然地搖步而出。

阮玉陵一見之下心頭猛震，趕緊垂首閉目，屏神凝息。

花如艷倚着阮玉陵坐下，軀體緊挨着一陣厮磨，柔荑一直在阮玉陵身體上撫摸，隨吃吃嬌笑道：「阮公子，我就不信你能色相不侵！」

阮玉陵雖閉目不視，但膚體被花如艷一陣搓揉，頓覺丹田之內，奇熱如焚，心動神搖，元陽亢盛，幾乎不克自制。

花如艷似乎已感覺到阮玉陵吁氣如火，再一聲嚶嚀，盈盈起立輕喝道：「阮公子，睜開眼來！」

阮玉陵睜眼一看，只見花如艷一伸玉腿，一揚藕臂，那襲宛如蟬翼的輕紗似蝴蝶舞般滑落一旁。

阮玉陵就是堅持守住那點精靈，雖然滿口鋼牙咬得格格發响，仍然是按兵不動！

花如艷蕩笑一聲道：「喲！阮公子，你倒是有點道行，今晚索性讓你開開眼界，你若眞能色相無侵，我花如艷則心甘情願終生執帚掃榻相隨。」

阮玉陵頓感一陣頭暈目眩！

急切裏，一定心神，雙目暴睜……

阮玉陵趕緊垂簾內視，但腦海中仍是艷光絕色在洶湧冲激！

此時，阮玉陵只覺四肢百骸，癱瘓無力，苦守的一點眞元，業已全部消失淨……

腦際一陣模糊，一陣清醒，巍顫顫地站立起來，雙目血紅如火，像餓虎，也像饞狼，亦步亦趨地向花如艷逼過去。

驀見花如艷玉手連揚，在阮玉陵的腰際連點幾下……

阮玉陵身軀猛然一震，翻向床裏，額上頓見冷汗，駭然張目道：「姑娘妳……」

花如艷一聲冷哼，霍地自榻上一躍而起，匆促地閃入榻後幃幕之內。

片刻之後，花如艷自幃幕之後復出……

鉛華盡洗，一襲淡粧並恢復了本來面目……。

阮玉陵一見，失色驚呼道：「妳是『千面仙子

』林姑娘！」

林竹君易容化名，犧牲色相，目的顯然是要制服阮玉陵，此刻終於讓她達到了目的。

林竹君粉面一寒沉聲道：「阮玉陵，你畢生玩過不少女人，想不到你還是在女人手裏栽跟斗！」

阮玉陵「期門」「氣海」兩穴已被林竹君重手封點，動彈不得，聞言蹙眉戚聲道：「林姑娘，我與妳無寃無仇啊！」

林竹君冷哼道：「你們阮家父子是中原武林之敵，誰都想殺之爲快！」

阮玉陵暗動心機，拿話激道：「可是妳用這種手段，未免流入下作！」

林竹君冷冷然道：「阮玉陵，你的功力太高，竹君雖有心爲武林除害，總感心餘力絀，只有憑藉女人特有的魔力了！」

阮玉陵不屑地道：「妳爲名列洛河三雄之一，這樣以色設陷，傳揚出去，恐怕總難做人吧！」

林竹君一聲暴叱道：「阮玉陵你不要不知死活，你想我會讓你活着離此嗎？」

阮玉陵一觸林竹君目中兇光，不由機伶伶打個冷戰，良久，佯作惋惜的語氣道：「如此一來，妳的清白不是平白地葬送了嗎？」

林竹君冷冷的道：「你要我的色，我要你的命，咱們各達目的，公平交易，兩不相欠，區區臭皮囊，姓林的看得並不貴重！」

阮玉陵已然受制於人，仍妄作採花之念，疾聲道：「並不公平啊！妳的身體被我一覽無遺，可並未眞個消魂，倘林姑娘若肯……」

林竹君喝斷話頭道：「早在『朝陽酒樓』就已向你說過，要想消魂不難，拿你父親人頭來見！」

阮玉陵聞言心機暗動，强笑道：「好！爲了一親芳澤，我阮玉陵只有做一個親手弒父的逆子！」

林竹君冷笑：「阮玉陵，你少動歪腦筋吧！」

玉手一揚，又點了阮玉陵的啞穴和四肢麻穴，隨手拍熄燈火，將阮玉陵往肩上一馱，縱身穿窗而去。

× × ×

臘月初九……

大雪連飄了九天，道路封凍，北風料峭。

這本是不良於行的天氣，可是這天正午「追魂堡」却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這位不速之客是年約三十左右的少婦，手執大紅拜帖，聲言要見「光明島主」阮青虛！

門衞不敢怠慢，即忙將拜帖往裏傳。

阮青虛接到拜帖一看，原來求見之人是名列「洛河三雄」之一的「千面仙子」林竹君！

阮青虛雖然如今不會把任何人放在眼裏，可是對這位女俠冒雪來訪，仍不免感到幾分怪異！

當下吩咐門衞將來客迎進大廳稍坐，爲了顯示自己的尊嚴，故意延宕半晌，方大剌剌地緩步來到前廳。

阮青虛一見林竹君，即開門見山地問道：「林姑娘冒雪來見，當有要事，說吧……」

林竹君不慌不忙，從容答道：「并沒有什麼要事，只是爲島主送回一包東西，請島主點收。」

阮青虛老謀深算，將包袱接過後，看也不看，隨手往貼身武士手裏一塞，吩咐道：「看裏面是些什麼東西？」

武士遵命解開，包袱裏面是一柄長劍，一襲藍緞皮裘，一頂皮帽。

阮青虛睹物心頭一震，你道爲何？原來這都是阮玉陵佩用之物！

阮青虛心往下沉，神色凜然地叱道：「妳把玉陵怎麼樣了？」

林竹君神情泰然的正襟危坐，冷冷的答道：「并未怎樣，只是在竹君住處做幾天客人！」

阮青虛厲聲沉叱道：「林姑娘，妳應該曉得『光明島』的份量！」

林竹君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回道：「當然曉得，不然我林竹君也不值得爲一個區區阮玉陵而動手動脚了！」

阮青虛聞言，心中一寒，暴喝道：「賤人，找死嗎！」

林竹君輕鬆的笑道：「沒關係，有『光明島』少島主陪葬，雖死何憾！」

阮青虛顯然唯恐愛子有失，聞言語氣一軟，喟然道：「算我栽了，林姑娘！說妳的條件吧！」

林竹君冷冷的道：「冒雪而來，豈能毫無目的，不過，說出來，也許島主答應不下來！」

阮青虛沉喝道：「說吧！看是千古奇双，還是金銀珠寶，只要姓阮的拿得出來，絕不吝嗇！」

林竹君冷笑道：「甚麼千古奇双，甚麼金銀珠寶，竹君可沒有把這些東西看在眼裏。」

阮青虛雙目暴睜，氣急敗壞地問道：「那妳要什麼呢？」

林竹君霍然起立，肅容道：「請島主率領『光明島』一干人馬返回南海，永不再進入中土！」

阮青虛聞言先是一怔，繼而一陣獰笑道：「妳以爲老夫會答應嗎？」

林竹君冷笑道：「島主想想令郎的性命捏在我手裏，也許會答應吧！」

正言談間，金芸娘也聞訊趕到了前廳。

世上沒有不疼兒子的母親，金芸娘神情凄惶，

淚光淌漾，疾聲問道：「林姑娘！妳把玉陵怎麼樣了？」

林竹君對這位阮夫人倒是懷着三分崇敬，聞言和煦的答道：「我只是點封了他幾處穴道，夫人只管放心。」

金芸娘似是略爲寬心，問道：「林姑娘，妳要怎樣？」

林竹君肅容答道：「方才竹君已向島主說過，此事與竹君毫無私怨，只要島主答應率領『光明島』之衆返回南海，不再騷擾中原武林，令郎當會安然歸來。」

金芸娘側顧阮青虛道：「島主意下如何呢？」

阮青虛額上青筋暴露，像是震怒已極，沉聲回道：「這樣做，『光明島』豈不丟盡面子，都是妳敎養的好兒子，一天到晚只知拈花惹草，八成是色迷心竅，才着了這賤人的道兒，管他哩！咎由自取，死了活該！」

林竹君聞言心內一顫，暗忖：倘若阮青虛眞如所言，置阮玉陵生死不顧，那自己這番心血豈不白費？

阮青虛雖如此說，但金芸娘可不同意，疾聲駁道：「島主，玉陵再壞，總是自己的骨肉，你總不能不管啊！」

阮青虛不耐煩的答道：「怎麼管法？妳敎我不要做人？」

金芸娘泣淚盈腮，喟嘆道：「這中原又不是遍地金珠，何必苦苦相爭，回到南海享清福多好！」

阮青虛沉吟半晌向林竹君道：「林姑娘，算妳厲害，老夫答應妳的條件，但不可對外人宣揚！」

林竹君緩緩搖頭道：「這樣不行，島主一旦反悔，豈不連個證人都沒有！」

阮青虛耐着性子反問道：「依妳之見呢？」

林竹君斬釘截鐵地道：「邀請六大門戶掌門人到場爲證，然後……」

阮青虛不待林竹君說完，已然怒不可遏，暴喝道：「賤人！老夫拚着兒子的命不要，也要一掌劈了妳。」

話聲中，一掌向林竹君劈去。

林竹君氣度優閑，昂然而立，紋風不動！

「島主不可造次！」金芸娘一聲駭呼，橫身將阮青虛攔住。

阮青虛被金芸娘一攔，不得已卸去掌勁。

林竹君看得至爲淸楚，阮青虛縱然能狠心不顧阮玉陵的死活，但金芸娘絕不肯袖手旁觀。

拿準這個弱點，於是，林竹君有恃無恐，冷笑道：「竹君今天前來，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阮島主，你休要拿狠話唬人，以一易一，竹君並不覺得吃虧！」

金芸娘唯恐將事弄僵，極力轉圜道：「林姑娘，請勿動怒，咱們有話好商量，這樣吧！島主這邊，由老身負責，可否請姑娘帶老身先見一見玉陵，也好放心！」

林竹君略表歉意地道：「這一點，竹君歉難以應。」金芸娘詫然問道：「難道林姑娘信不過老身嗎？」

林竹君淡淡一笑道：「別事都能信得過，唯獨此事，夫人爲了救愛子性命，慢說背信，恐怕任何事也做得出！」

金芸娘喟然道：「既然彼此均無信心，那這事有些難辦了！」

林竹君看看已成僵局，乃起身告辭道：「這樣好了，請島主及夫人多加考慮，三日後再來聽回話可好！」

金芸娘一見林竹君要走，不由又着急道：「林姑娘，慢走一步，難道沒有商量餘地了嗎？」

林竹君慘淡笑道：「說句實話，竹君是在以命換命，若不邀出六大門戶之掌門人出面爲證，設若島主起下不良之意，待我將少島主釋出後，再將竹君擊斃，那竹君一片苦心不但白費，而且死也太不明白了！」

金芸娘一見林竹君說話絕斷，知對方毫無退讓之意，於是轉對阮青虛商量道：「島主，我看就依林姑娘之意去辦吧！」

阮青虛勃然大怒道：「慢說那孽子的性命捏在那賤人手裏，就是老夫的性命捏在她手裏，老夫也不會低頭！」

阮夫人用近乎哀求的語氣道：「島主，你難道不想一想，阮氏門中就是這樣一根獨苗啊！」

阮青虛面色在瞬間起了急劇的變化，拂袖將金芸娘推開，步至林竹君面前，目露寒芒一不稍瞬。

林竹君目光與阮青虛目中寒芒一觸，不由心頭猛震。

她深知此刻只要阮青虛揚掌之間，自己必然屍首無存。

但林竹君儘管心頭狂震，面色却異常平靜，紋風不動地昂然而立。

阮青虛怒視良久，忽然低聲道：「妳一定要老夫當衆坍台，妳方甘心嗎？」

林竹君咬牙抿唇良久，方低聲回道：「阮島主，這算不了什麼坍台！」

阮青虛咬牙恨聲道：「妳敎老夫當着六大門戶掌門人之面低頭，豈不等於俯首稱臣嗎？」

林竹君冷笑道：「島主若要存這種想法，只怕

少島主難逃一死！」

阮青虛聞言驟駭，厲叱道：「妳說什麼？」

林竹君冷漠地重複道：「島主，你若不答應我的條件，令郎將無活命。」

阮青虛嘿嘿獰笑道：「哼！我告訴妳，我要所有中原武林中人，爲我兒陪葬！」

林竹君不禁大駭，疾聲道：「你以爲你有此能嗎？」

阮青虛聲色俱厲地道：「老夫雖欲稱霸武林，但却不願妄開殺戒，只要中原武林各派甘心臣服即可，妳若苦苦相逼，老夫一定要以中原武林中人之血，塗滿中土！」

林竹君聞言不由機伶伶打個冷戰！

阮青虛忽然氣勢一變，聲音和緩地道：「林姑娘，聽老夫一句忠告，與光明島作對沒有好處！」

林竹君泰然答道：「竹君只是以牙還牙，爲中原武林討回一點公道！」

阮青虛冷笑道：「不如說妳想藉玉陵爲要脅，使中原武林免除一場浩刼！」

林竹君頷首道：「島主說對了，竹君盼島主能及早回頭，免除一場血腥！」

阮青虛引頸一陣狂笑，笑罷厲聲道：「告訴妳，正好適得其反，本來還可以免除一場血雨腥風，這樣一來，反而使老夫起下殺心！」

林竹君察言觀色，知道阮青虛絕非恫嚇之詞，心中頓覺無計可施……

驀然，林竹君眼光掠及神情悽然的金芸娘，心中一動，緩步走至金芸娘面前，語氣婉轉地道：「夫人！爲了中原武林，竹君不得不如此做，請夫人諒鑒！」

金芸娘目光投以怨恨的一瞥，然後對阮青虛問道：「島主！你難道連自己兒子都不要了嗎？」

阮青虛背轉身子，斷然答道：「老夫豈能被人要脅？」

金芸娘憤怒道：「好！你不要兒子，我不能不要，走，林姑娘，老身與妳同見六大掌門，保證『光明島』永不侵犯中土。」

阮青虛厲聲暴叱道：「妳簡直胡來，老夫答應了嗎？」

金芸娘毅然答道：「你若堅持不答應，我與你拚了！」

阮青虛意料不到幾十年的夫妻竟會因此反目，仰天一聲浩嘆，對林竹君沉聲道：「好！姓林的，算妳的手段高明，老夫答應妳，不過，老夫也有一個條件。」

阮青虛突然答應和反提條件，均使林竹君頗感意外，怔然張目道：「你說吧！只要竹君可允者，一定答允！」

阮青虛面上流露着一片令人生寒的陰笑，施施然道：「老夫畢生從未如此被人要挾過，此恨難平，老天在離開中原前要殺妳洩憤！」

林竹君聞言駭然張口結舌，不知所對。

良久，方緩緩答道：「好！只要你能依約返回南海，至死不入中土，竹君縱死何妨！」

阮青虛似是對林竹君的慨然應允也不勝意外，怔然良久，忽然一陣狂笑，聲震屋宇。

血濺荒山

泰山……

這天清晨，雖是雪霽晴且，但冰雪未溶，寒意料峭，冷風猶勁。四野寂然，闃無行人。

年關將近，農事早休，村夫農婦多閉門向火，圍爐閑話，一甜整年辛勞。

但武林中却不平靜……

從泰安方向如風馳電掣般掠來一行人影。

這一行人約莫有十數人之衆！

爲首一人，是一衣着猩紅大氅的少婦，後隨之人，僧道俱全，一個個疾裝勁服，佩刀繫劍。

這是一支正義之師！

是當今中原武林六大門戶中最傑出的上選。

他們是由「千面仙子」林竹君用快馬傳書邀請而來，以爲林竹君與阮青虛兩人一筆交易爲證的。

林竹君放回阮玉陵！

阮青虛則率衆即返回南海，從此不再踏入中土半步。

這一行人中，有：

少林掌門天皓禪師！

武當掌門金華道長！

點蒼長老司馬如琅！

蠡山四叟的雷音鬼劍宇文朮！

天山三老的天山神叟白放翁！

這一行之衆，雖非集中原武林之精英，但已算得上名手泰半而出。

其中尤以武當門中傲視武林的「北斗魁星」劍陣的五大劍手，更有不可輕視的實力。

這幾個頂尖高手，在赴約之初，均未存僥倖之心，各自將後事都預爲妥當的安排，因爲「光明島主」阮青虛極可能反悔變心，而變生倉猝。

一行脚下均甚不弱，眨眼之間，已抵山麓。

「千面仙子」林竹君粉臂一揮，復又攀削壁，登危崖，通幽徑……

那消片刻，已然登臨泰山十三峯之一的石筆峯頭。

這一行人甫抵峯頭，另一行人已接踵而至。

他們正是阮青虛以及屬下二十餘名蒙面黑衣劍士。

林竹君一見阮青虛率衆而來，心頭不由一凜，輕叱道：「阮島主，你率衆而來，莫非是有不良之圖？」

阮青虛面色陰沉地回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萬一你們設下陷阱，阮某豈不坐以待斃！」

林竹君冷笑道：「阮島主不是素來自視甚高嗎？爲何也會胆小如斯？」

阮青虛暴叱道：「妳少說廢話，放出玉陵來吧！」

天皓禪師雙手合十，口頌佛號插口道：「阮施主可否稍待，容老衲先說兩句話？」

阮青虛身形微轉，沉應道：「說吧！」

天皓禪師朗聲發話道：「施主可是應允，只要林檀樾放出令郎後，施主即率衆而去，永不再犯擾中土？」

阮青虛點頭應道：「不錯！」

天皓禪師連連頌佛號道：「善哉！善哉！此爲武林之福，深盼施主能守信不渝！」

阮青虛沉聲道：「阮某非三歲孩童，不勞大師提醒！」

天皓禪師頷首稱謝道：「如此甚好，免將老衲等身爲見證之人從中爲難！」

天皓禪師語罷，眼光向林竹君一瞥，意思是：妳可以放人了！

林竹君復又道：「阮島主！你若想遽起變心，你不妨先看一看，這幾個人有不是你輕易可以下手的！」

阮青虛怒目厲聲道：「妳把老夫看成何等樣人？不過，醜話先說，妳若是將我兒子玉陵有所傷損，嘿嘿！老夫可得要你們好看！」

衆人聞言心頭均爲之一震，紛紛將目光投向林竹君。

林竹君懂得衆人的顧忌，極爲鎮定地微笑道：「各位請安心，我沒有傷阮玉陵一根毫毛！」

阮青虛獰笑一聲道：「老夫也但願如此，不然你們一個也別想生離這石筆峯頭！」

林竹君微微一笑，用手一招道：「隨我來！」說完，領先奔去，衆人紛紛舉步相隨。

這石筆峯原以挺直如筆而得名，但這峯頭却有一片廣約半里的平坦之地。

林竹君率衆奔到盡頭，停步回身，對阮青虛道：「阮島主，你們父子就要團圓了，但願你能遵守諾言，即率衆離去。」

阮青虛顯然有着渴見愛子的心情，神情微現激動地道：「我已囑人打點行李，只要我兒安然歸來，即刻離去，不過我兒若有三長兩短，則休怪老夫心狠手辣！」

「好！」林秋君輕應一聲，一伸玉臂，向削壁上一塊凸出的岩石推去。

岩石被推去一邊後，赫然現出一洞，洞口甚大，無論身軀如何脜長胖大的人，只要稍稍佝僂身形便可入內。

林竹君又用手一招，閃身入內。

阮青虛身形往旁一站，手臂一抬，肅讓道：「各位先請！」

天皓禪師等一行，於相顧一瞥後，各自抖袖振衣，昂然而入。

洞內甚爲寬敞，也甚乾燥，林竹君在前面引路，約莫行進二十餘丈，林竹君方才停步。

林竹君復又自身邊取出火摺，燃亮了前次來此留下的松子火炬。

火頭一冒，洞內頓時大亮。

驀聞林竹君一聲驚呼，花容慘變。

衆人隨着林竹君眼光望去，只見地上，一堆乾草，像是有人睡過，但此時却空空如也。

草堆旁，尙遺留一大堆乾餅及一瓦盆清水。

顯然，阮玉陵已失去踪跡！

阮青虛咬牙一陣獰笑，沉聲道：「人呢？」

林竹君喃喃自語道：「難道他自己逃走了？」

阮青虛又是一聲怒叱道：「姓林的，人呢？」

林竹君已失方寸，蹙眉道：「可能令郎業已自行離去！」

阮青虛冷哼道：「哼！妳這套鬼話騙得過老夫嗎？」

林竹君和聲答道：「竹君所說的均爲實話，島主若實在不信，那也沒有辦法！」

阮青虛連聲冷哼，忽又撮唇低嘯。

「光明島」之武士，聞聲紛紛撤劍後退，把守住去路。

然後，阮青虛縱聲狂笑道：「這可不能怪老夫不守信用，今天這洞內就是你們埋骨之所！」

武當掌門金華道長朝阮青虛微一稽首道：「阮島主如此做，未免太過任性了吧！」

阮青虛沉叱道：「這分明是有意戲耍老夫，我兒恐怕早已魂歸幽冥了！」

金華道長又道：「在眞象未白以前，島主不可如此武斷！」

阮青虛傲態十足地道：「少廢話，老夫早已有

話在前，我兒若有三長兩短，各位就是陪葬人，如今還有何說？」

少林掌門天皓禪師慈眉緊蹙，轉身向林竹君問道：「女檀樾不至於擅弄玄虛吧？」

林竹君惶然搖頭道：「茲事體大，竹君何敢胡來！」

天皓似是深信不疑，緩緩頷首後畧作沉思，再對阮青虛和聲道：「島主可否聽老衲進一言？」

阮青虛頗有視天皓禪師爲俎上魚肉之勢，冷哼一聲，以鼻音簡短輕輕地回了一句：「說吧！」

天皓禪師朗頌一聲佛號，神情凜重地道：「林檀樾如已對令郎下了毒手，斷不敢前往施主處談判，復又帶施主親來令郎囚禁之處，衡諸情理，令郎多半自行離去，或被異人救走。」

阮青虛嘿嘿獰笑道：「和尙，還有說的嗎？」

天皓禪師心頭微凜，但聲調却極爲平靜地問道：「施主若想妄造殺孽，隨時均可動手，似乎不必具此爲由！」

阮青虛聲冷如冰道：「阮某從不無故殺人！」

林竹君冷笑道：「阮島主，如此甚好，那麼這筆賬算在我的身上好了，請下令讓他們離去！」語罷，用手向天皓禪師等一指。

阮青虛冷哼連聲道：「說得倒乾淨俐落，憑妳一個女流之輩，若非他們爲妳撐腰，妳敢在老虎嘴邊捋毛，哼！一個也別想走！」

金華道長手中拂塵輕搖，狀至優閒地道：「阮島主，你可不能含血噴人，倒不是貧道等怕事，林姑娘計擒令郎之事，我等事先一無所知。」

阮青虛面上微現陰笑，緩步幌到金華道長面前，怪聲怪氣道：「你以爲阮某人會信嗎？」

金華道長面色一沉道：「島主一向說慣了謊言，打慣了誑語，所以才會如此見疑於人吧！」

這話挖苦得夠絕！

但是阮青虛似乎未被激怒，冷冷一笑，張目陰笑道：「武當一派，多少也有幾百年的時光，看來要葬送在你這牛鼻子手裏了！」

金華道長也報以冷笑道：「貧道雖無能，但武當子弟何止千百，恐怕不會甘心受戳？」

阮青虛縱聲狂笑道：「僧道之流，靠募化度日，口才確是不凡，阮某人領教了！」說着，故意眉頭皺道：「不過，手底下的功力還不曾領教過！」

這分明是指名叫陣！

誰知，金華道長竟然神定氣閒地淡淡一笑道：「惜乎貧道今日非爲較技而來！」

這幷不是金華道長怕事，而是爲了顧全大局，不便一意孤行罷了！

阮青虛也想不到金華道長會對自己滿含挑釁的話置之一笑，闍後一怔，嘿嘿冷笑道：「那你是束手待死了？這樣也好，免得老夫費神動手！」

「死？」金華道長引頸一聲長笑，神態自若道：「貧道熟諳麻衣，攬鏡自審，當有百齡之壽，如今不過七旬上下，離死還早哩！」

阮青虛狂妄地暴叱道：「好大的口氣，牛鼻子，老夫比十殿閻君更具生殺之大權！」語如斬釘截鐵，聲似虎嘯狼嗥，衆人心頭均不由猛震！

「天山神叟」白放翁蹙眉肅聲道：「在下白放翁，實難悟島主何以要藉故殺人？」

阮青虛身形背轉，冷冷然道：「身爲武林中人，人人皆可殺人，人人皆可被殺，但得看孰高孰低，孰強孰弱！」

白放翁神情一怔，沉聲道：「原來島主是仗恃功高藝精！」

阮青虛仍是背着身子冷冷然說道：「等下會有印證的時候，目下還輪不到你！」

「天山神叟」白放翁位列化外八奇之中，豈能受得了這種奚落，冷哼一聲，指出如電，直戳阮青虛命門。

天皓禪師一旁看得眞切，沉喝道：「施主不可造次！」

隨聲袈裟飄動，天皓禪師已然橫身攔住。

白放翁只得抽腕收勢。

阮青虛慢吞吞地車轉身形，驀然……

衆人看見阮青虛雙目暴射出兩股罕見的灼人精芒！

阮青虛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道：「老夫已然說過，目下還輪不到你！」

白放翁雖怒火高燒，但受制於天皓禪師目中的一片慈愷光芒，發作不得，悻悻然退過一邊！

阮青虛稜目一掃，沉聲道：「在塲之人，若想逃命，不妨在老夫掌底一試，是輪着來，還是一齊上？」

年事極高，內涵極佳，名列靈山四叟之一的「雷音鬼劍」宇文朮也不由冒火叱道：「中原之人，可不像『光明島』那樣仗多恃衆！」

阮青虛獰笑道：「老夫無暇與你等鬥口，來吧！那一位先上？」衆益駭然，怔目相對！

林竹君適時嬌叱道：「阮島主！寃有頭，債有主，索仇盡管找竹君，與旁人何干！」

阮青虛斜目一瞟，不屑地道：「姓林的不必強自出頭，今天少不了妳的份！」

金華道長向林竹君作了一個眼色，然後輕幌拂塵，踱至阮青虛面前，聲調沉靜地道：「島主如想

一展絕學，使我等廣開眼界，島主不妨定一約期，此處狹隘不堪，依貧道看，並不是一個較藝的好地方！」

阮青虛嘿嘿一聲冷笑，稜目遽睜，沉聲道：「話是不錯，可是，爾等死期已然到了！」

金華道長微微頷首，緩聲道：「好！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

第七個「殺」字尙在嘴邊，手中拂塵已然「刷」地一聲，朝阮青虛左邊「太陽」穴擊去。

阮青虛沉喝道：「牛鼻子，你在討死！」

喝聲中，低首、振腕，避過拂塵，飛快地拍出一掌。

金華道長拂塵一掃未中，疾速地飄身引退，左臂一揮，代之而上的是屬下五大劍士。

這五大劍士同時亮劍在手，揉身而上，立卽佈下了「北斗魁星」劍陣，將阮青虛團團圍住！

同時，天皓禪師、司馬如琅、宇文朮、白放翁、林竹君等五人也紛紛閃動身形，一字排開，將「光明島」二十餘名幪面劍士逼住。

那二十餘位幪面劍士一個個仗劍而立，昂然不動，兩方面相距五步，各自嚴陣以待！

阮青虛雖功力甚高，一旦困入「魁星」劍陣之中，頗有受制難展絕學的跡象！

金華道長原存僥倖之心，此時一見阮青虛似有稍亂方寸之徵，胆氣頓壯，信心倍增，沉叱道：「阮島主！下令劍士撤離洞口，你或許有生還之望，否則，你將難免五劍穿胸之危！」

阮青虛沉靜地在劍陣內充耳不聞，全心注意劍陣的變化。

阮青虛不愧武學淵博，稍予默察，卽已看出了「魁星」劍陣，係以「五行」佈陣。

天下武功陣法，雖變化不一，但萬流歸宗，不失其一定原理。

阮青虛已看出奧秘，卽已成竹在胸，嘿嘿冷笑道：「牛鼻子！你以爲這五段銹鐵，五個草包，就能困住老夫？」

金華道長朗聲道：「島主不妨闖試一番！」

阮青虛陰笑連連道：「這點嚇唬三尺孩童的小玩藝，還經得起老夫一闖嗎？」語罷，一聲厲嘯，兩掌左右分開，分擊劍陣的「罡」「斗」二極。

「罡」「斗」二極被擊，劍陣氣勢陡然一鬆！

阮青虛就勢雙掌交錯連揮，一口氣拍出勢若驚濤的九掌！

九股掌力，方向勁道均各不相同，頓時交匯成一股巨濤，將劍陣五大劍士冲激得東倒西歪。

金華道長先見阮青虛掌擊劍陣的「罡」「斗」二極，已然大駭，驚呼出聲！

呼聲未已，阮青虛竟如魅影般一閃，獰色滿佈地站在金華道長面前！

而五劍士則已東倒西歪，一個個撫胸疾喘，像是內腑受震極深！

阮青虛獰笑連連，叱道：「牛鼻子！武當一派，就是這點猴把戲嗎？」

金華道長冷冷道：「貧道身爲掌門，授藝不精，難辭其咎，島主賜敎吧！」

阮青虛狂妄地回道：「觀其下而知其上，就看你牛鼻子調敎的那個難登大雅的劍陣，你眞不配與老夫過招！」

金華道長沉應道：「那貧道只有討死了！」

聲落身進，拂塵猛展，逕朝阮青虛頭部掃去。

阮青虛既不幌肩，也不偏首，左手一揚，一股勁風油然而生，將金華道長手中拂塵的去向逼偏了五寸。

阮青虛冷笑道：「鷄毛掃子也用來當兵器，眞是小看老夫了！」

話聲中，身形如魅影般一閃，陡然探臂一抓，竟而一把將拂塵柄扣住。

金華道長振臂欲奪，誰知阮青虛手腕有如鋼鈎，任憑你如何力奪，竟然紋風不動。

金華道長力奪不成，暴喝一聲：「撒手！」寒光掠空，金華道長竟然反手撤出長劍，朝阮青虛手腕削去。

變生倉促，阮青虛大驚撒手暴退。

良久，驚魂甫定，方陰笑道：「想不到牛鼻子你還會一套反手劍，來！老夫試試你的高招！」

金華道長淵停嶽峙，點漆雙瞳中，射出湛然精芒，顯而易見，是一位御劍高手。

阮青虛見金華道長昂立不動，復又沉叱道：「老夫以一雙肉掌，試試你利劍的鋒芒，牛鼻子，進劍吧！」

金華道長並非木立，而是在暗暗運功，此時眞氣業已透過劍尖，陡然身形疾閃，沉喝一聲，招起「風起雲湧」，直指阮青虛右臂，展開了「風雲劍法」的序幕。一蓬晶光自劍尖綻出，劍氣飛漩，劍身過處，宛若長虹貫空。

阮青虛一見來勢，心頭也不由一凛，未敢亂應，急忙裏飛身閃退。

劍爲兵器之祖，貴輕靈，首招得勢，金華道長把握先機，長劍猛揮，「唰！唰！唰！」一連三劍，「輕雲淡風」，「暴風捲雲」，「風雲際會」，「風雲劍法」的狠招煞着，相繼使出，連攻阮青虛幾處要害。

（未完待續）

一月完俠義中篇連載

血影

倪匡‧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天豪父子震於索命血影成名，全家正陷於苦惱煩悶中，在二十年前爲索命血影所毀的北斗七子餘孽，天樞上人到來，劉天豪正擬極力拉攏，冀能得到一個帮手，合力對付索命血影，就在此際，索命血影突地出現，聲稱如劉天豪若能獻出太清二十四式秘笈，當放其一條生路，劉天豪擬遵辦之際，却被天樞上人識破來者是僞冒的索命血影，果在天樞上人一招之下，便把來人僞裝揭破，竟是劉府管家滕勝，事後劉天豪向天樞上人阿諛，因詞不達意，反被誤爲含有輕視之意而遭天樞上人斥責——

逃亡逢寃鬼　絕地遇恩人

劉天豪心中又驚又怒，縱使他萬萬不想得罪天樞上人，而且要利用天樞上人來共同對付索命血影，但是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却也覺得忍無可忍，當下沉聲道：「在下說上人武功高，這句話難道講錯了麼？」

天樞上人「格格」笑道：「這句話倒未曾講錯，只不過我剛殺了一個假冒血影的傢伙，你便如此說法，這豈不是有意譏諷？」劉天豪想不到天樞上人的名頭如此响亮，武功也如此之高，但是爲人却會如此夾纏不清，他也漸漸有點不耐煩起來，後退了一步，伸手按在劍柄之上，道：「如此說來，倒反要說尊駕武功不好才……」他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聽得天樞上人怪叫了一聲，手中的鐵琴，陡地揚起，向着劉天豪疾砸了下來！他手中鐵琴揚起，砸下之際，蕩起的勁風，實是駭人之極，將劉鳳等人一齊逼得向外退了開去。而勁風震動了琴弦，剎那之間，只聽得勁風的呼呼聲中，「錚錚」、「咚咚」之聲，不絕於耳，倒像有人在勁風排蕩之中奏曲一樣，格外顯得他這一招勢子之詭異凌厲。

劉天豪雖然早已伸手按定了劍柄，但却想不到天樞上人說動手便動手，等到他一覺得不妙時，鐵琴幾乎已砸到他的頭頂！他身形突然一矮，也就在這一矮之間，長劍鏗然而鳴，已然出鞘，便自氣勢萬千，只聽得「嗤」地一聲响，劍氣突發，而在他手腕一振間，「嗤嗤」之聲，更是不絕於耳，剎那之間劍氣大盛，劍光閃耀，向上竄去，天樞上人向

下砸來的鐵琴，猶如一團墨雲，而劉天豪的劍氣，便似是在墨雲中的閃電一般，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錚錚」三響，長劍已在鐵琴之上，連擊了三下！

三下響聲一過，劉天豪身子陡地一轉，旋風也似地向外轉了開去，他身形向外轉開之後，方始挺直了身子。天樞上人叫一聲：「好！」踏步進身，鐵琴又橫掃而至。這一次，劉天豪已有了準備，不像剛才那樣狼狽了，他手腕一沉，一招「紅日西沉」，長劍揚起落下，以極快的手法劃了一個半圓，劍尖居然掠過了鐵琴，向天樞上人的咽喉點到。

這一式劍招，可說險極。天樞上人若是給劉天豪的長劍刺中，固然性命難保，但如果劉天豪被鐵琴掃中，又何嘗能够福壽安寧？劉天豪這時，並不想和天樞上人拚命，而他在這樣情形之下，使出這樣的一招，就是爲了要天樞上人停手不攻。若論武功，劉天豪未必在天樞上人之上，但是他這一招「紅日西沉」，却是精深博奧，難以言喻，再加上他內家氣功，已有極高的造詣，一劍掠出，劍尖還離得對方老遠，可是劍勢已然先達。天樞上人陡地感到一股寒意，向自己的咽喉襲到，心頭不禁大吃一驚，陡然之間，向後退了開去，那鐵琴攔腰橫掃的一招，自然也撤回來了。劉天豪一見已將對方逼退，也不再進攻，收劍凝立道：「上人，大敵當前，你我還在這裏作鷸蚌之爭麼？」天樞上人面色鐵青，木立不語。劉天豪正摸不定天樞上人是不是還要和自己動手時，只聽得不遠處，突然傳來了一種清朗的聲音道：「兩位神技驚人，倒令在下大開眼界了，兩位武功已如此之高，何必再效俗人，爭長論短？」

剛才，劉天豪和天樞上人一動手，他們兩個人，都知道對方的武功，非同小可，絕不大意，全神貫注，自不必說，劉鳳等人，也是心驚肉跳，根本沒有注意一旁來了甚麼人，是以那人突然出聲，倒令得所有在場衆人，盡皆吃了一驚，天樞上人的反應最快，他雖然雙目已盲，但也立即轉過身來，橫起鐵琴，護住了身前。其餘幾個人，一齊定睛向前看去，只見就在那株大樹之下，站着一個身形瘦削的中年人。那中年人一襲青衫，隨風輕飄，有仙風道骨之感，面容莊肅，使人望而起敬。但這時他面上的神情，却是十分悲戚，他身上並沒有甚麼武器，奇的是他手中，握着一柄斷刀，刀身細窄，分明是一柄女子使用的柳葉刀，而這中年人却是一個昂藏七尺的男子漢，爲甚麼竟握着一柄女子使用的柳葉刀，實在使人莫名其妙！但那也只是劉鳳、劉天豪二人的感覺而已，劉蕙和劉若風兩人，見了這柄斷去了刀尖的柳葉刀，却是險險昏了過去。

劉若風在後園圍牆之外，被天樞上人衣袖拂出，跌了個七葷八素，總算是天樞上人那時還未有傷人之意，是以未用內力，否則，有十個劉若風，也早已死了。劉若風捱到了前門，又受了幾番驚嚇，本就有點支持不住，此際一看到了那柄斷了刀尖的柳葉刀，雙腿發軟，身子忍不住要向下滑下去。倒是劉蕙，雖然心中吃驚，但比她哥哥却強些，她一看到劉若風的情形不對，若是突然滑跌，自然會引起人家起疑，是以她忙伸手握住劉若風的手臂，硬將劉若風的身子扶住，不令他跌倒。他們兩人，本就并肩而立，倒也沒有旁人去注意他們。

劉天豪仍是凝立不動，他銳利的目光，向那中年人打量了幾眼，眼看那中年人站在那裏，雖然面色憂戚，像是心中正有甚麼心事，十分愁苦一樣，但是却仍有一股英風凜然的威儀，他一望便知對方一定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劉天豪一時也猜不出對方的來歷。他一面打量人家，一面心中不住地苦笑，因爲在這一天來，他麻煩的事情已够多了，實在不想再招惹甚麼人了。是以他沉聲道：「在下和這位朋友，因些小誤會，動起手來，倒令方家見笑，閣下還是請便吧！」

他話講得頗爲客氣，但是却又下了逐客令，那中年人像是並不介意，道：「適才兩位武功精妙，令得在下不由自主的佇足而觀。在下一路而來，只聽得人提起劉天豪之名，想來閣下定然便是劉大俠了！」劉天豪只求那人快快離去，所以才一開口便下了逐客令的，但却不料對方非但不走，反倒將他的名字也叫了出來。若是在平時，劉天豪自然會十分高興，因爲藉此又可多結識一個朋友。但如今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他只是冷冷地道：「在下正是劉某人，閣下尊姓大名？可否見示。」那中年人嘆了一口氣，並不說出他自己是甚麼人，只道：「劉大俠名揚四海，果然武功非同凡响，在下若不是有事在身，定當討教一二。」劉天豪冷然道：「原來閣下有事在身，那就請便好了。」那中年人轉過身正待往回路走，但他只踏出半步，又轉回來道：「劉大俠，適才在下聽得閣下說有大敵將臨，想來閣下口中之大敵，定然是非同小可的大魔頭了？若是有用得着在下之處，在下定當不辭。」劉天豪心中已暗罵起來，心想天下怎有這樣嚕嗦的人？但人家總是一番好意，若是當眞破口大罵，只怕又結了一頭寃家，是以只好強忍住氣道：「倒也沒有甚麼強敵，劉某人自己是可以應付了，閣下請便好了。」那中年人這才「噢」地一聲，又慢慢地轉過身去，他這次在轉身之際，陡地和劉若風、劉蕙兩人打了一個照面，只見他突然一呆，目光停在劉若風的

身上，發出了「咦」地一聲道：「這位小哥，尊姓大名？可否告知。」劉天豪好不容易等到那人肯走了，忽然之間，那人却又向劉若風問起姓名來，這樣下去，甚麼時候才能請得他走？劉天豪忍不住大聲道：「他是我兒子，閣下諒來也識得他，多問則甚？」換了別人，不是訕訕離開，便是大發其怒了，可是那中年人却是不然，他只是道：「原來是公子。」一面說却一面仍是不住地打量劉若風。

劉若風給那中年望得心中發毛，他本來雙腿已發軟，這時更給那中年人望得面如死灰，講不出話來。劉蕙勉強道：「喂，你老瞧着人作甚？」

那中年人緩緩地道：「我看劉公子，和一個垂死的人口中所講的人，形貌頗覺相似，是以多望幾眼。」劉蕙心頭一凛道：「你在這裏胡說八道作什麼？」那中年人緩緩地搖着頭，可是一雙眼睛，却仍然停在劉若風的身上，道：「也不全是胡說八道，那人垂死之際，說起的人，劍眉朗目，面色畧現蒼白，年紀二十出頭，左眉之上，有一粉紅痣，口唇甚薄，可不是正好是他的模樣？」

那中年人一面說，一面還伸手在劉若風的臉上指指點點，每當他的手指點向劉若風之際，劉若風的面肉便不由自主地顫動一下。劉蕙在一旁，也是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劉鳳性子最烈，首先大不耐煩，喝道：「兀那漢子，遮莫是瘋子？」

那中年人嘆了一口氣，垂下手，慢慢地轉過身來，對着劉鳳道：「大姑娘，你可知道那個垂死的人，是我什麼人？」

劉鳳更是火冒三千丈，道：「那怕他是你十七八代的老祖宗，干我何事？你還不快滾麼？」劉鳳已是暴跳如雷。在一旁的劉天豪也已怒目相向，任何人在這情形之下，也都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可是那中年人却是一條眞正的軟皮蛇，他竟不但不走，反倒搖搖頭道：「他不是我十七八代的祖宗，你猜錯了，唉，他死得很慘啊！」

劉鳳和劉天豪見那中年人一直在夾纏不休，又不像是眞，但也不像是假，看他的樣子像是武林高手，但行事講話，却又像無賴潑皮，正吃不準他究竟是什麼來路，準備硬將他轟走，心頭怒火也已甚熾之際，忽然聽得那中年人最後一句「他死得好慘啊」！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因爲那中年人這句話，講來陰風慘慘，聽來令人毛髮直豎！

劉天豪究竟是一生闖蕩江湖，見多識廣的人，已覺得事情有異，因爲一個人若不是心頭受了極重的打擊，那是斷然不會用這種陰森凄慘的語調來講話的。當下，劉天豪便前踏一步道：「尊駕的什麼人死了？」

那中年人面色黯淡，抬起頭來道：「是我將他養大，一天一天養大的，你說，那是我什麼人？」

劉天豪點了點頭道：「那麼，是你令郎了？」

那中年人的聲音開始發澀，道：「是的，一天又一天，我養了他二十多年，他生一場病，他碰破了一塊皮，我都要難過半晌，如今他却死了，死得如此之慘！」

劉天豪心中只想快快將對方打發走，但是他却知道，要對方這種牛皮糖也似的人快些離去，非得下一點功夫才行，是以耐着性子道：「是啊，天下事再沒有比白頭人送黑頭人更傷心的了，但是令郎死不能復生，你在我們面前訴說也沒有用處啊！」

那中年人忽然以一種十分尖利的聲音笑了起來道：「要不然我早就走了，我兒子臨死之前遇到了我，他總算還剩了一口氣，將害他的人的模樣講了出來，他說害他的人，是一男一女，像是兄妹，那男的樣子，恰如這位小哥，女的模樣還未說出他嚥了氣，哈哈，世事常是很巧的，是不是？」

他這最後的一問，又是令得在場的幾個人，不自在到了極點。劉天豪先轉頭向天樞上人看去，只見天樞上人已退到一株大樹之下坐定，眼前發生的事，像是不加過問。

劉天豪這才轉過頭來道：「閣下此言何意？」

那中年人道：「我當時心想，這樣子的人，人海茫茫，我上哪裏找？我兒子屈死之仇，一定是不能報的了，豈料我來到這裏，却恰遇上了！」那中年人的話，轉彎抹角，拖拖拉拉，但是忽然之間，語鋒一轉，竟直指劉若風是害他兒子的人了。

劉鳳聽到這裏，實忍無可忍，厲聲罵道：「放你媽的春秋大屁，你死了兒子，關人屁事，却來這裏亂指，你再不滾，我叫你走不了。」那中年人斜着眼看看劉鳳，大有不屑之意。劉鳳的性子何等暴烈，如何按捺得住？不等那中年人再開口，大喝一聲，便身形一矮，「呼」的一掌，向前拍了出去。這對劉鳳來說，當眞還是極其客氣的了，因爲她未曾一出手便動兵刃。那中年人的身子，仍是呆立不動，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蓬」地一聲响，劉鳳那一掌，齊齊正正地擊在那中年人胸口，所發出來的聲音，竟像是劉鳳一掌擊中了一隻牛皮鼓一樣！

劉鳳的手掌，一和對方的胸口相觸之際，便已覺得內力直透進了對方的體內，雖然那一下聲響，聽來不免有點古怪，但對方想必一定要倒地不起的。果然，不出她所料，那中年人中掌之後，身子便騰騰地向後退去，但是他才退出了三步，身子突然一轉，其快無比到了劉若風的前面，這時他仍然是背對劉若風的，但是他倏然出手，手反向劉若風的

心口抓去，五指如鈎，却已將劉若風的胸口，緊緊地抓住。

這一下變化，實在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劉若風被抓住胸口，喉間咯咯作响，道：「我……我……我……」他講了兩個「我」字，那中年人手臂一抖，已將劉若風抖到了他的身前。這時恰好劉天豪抖起長劍，猛地向前刺來，劉若風突然到了那中年人的身前，劉天豪的長劍，如果向前刺出，那麼劉若風便要性命難保了。幸而劉天豪武功極高，能及時將劍收住，但劍尖離劉若風的背心，也只不過兩三分了。反觀那中年人的情形，却像是若無其事一般，提住劉若風的胸口，五指已深陷入劉若風的肌裏，然則他所發出的聲音，這時聽來，却又是異樣地柔和。只聽得那中年人道：「是你幹的，是不是？你心中有數，這事是你幹的，可是麼？」

劉若風只覺得胸口被一股極強的力道逼住，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就算他這時要開口，也是難以說出話來，何況他根本驚恐得緊，實在講不出話來。他只是喉間發出一陣怪聲，不知怎樣才好，手足亂舞，樣子怪異之極。劉天豪一收住劍勢，身子陡地一側，長劍也已指到那中年人的咽喉，可是，那中年人仍是若無其事，自顧自在沉聲問劉若風道：「是你做的了，是不是？事到如今，你也不必不承認了！」

劉天豪一聲大喝，手臂再向前伸了一伸，劍尖已觸到了那中年人的咽喉，令得那中年人喉間的皮膚，微微凹陷了下去，疾聲道：「快放手！」

那中年人却抬起頭來，搖了搖頭。他頸部若是不動，劉天豪的劍尖，雖然抵住了他的頸際，但是他却也不會受傷的，這時他一搖頭，頸部左右擺動，便現出一道細長的血痕，但中年人却仍然如同未覺一樣，道：「你叫我放手？哈哈，你以為用一柄長劍抵住我的頸項，我就會放手了麼？老實告訴你，你就算用一座刀山，壓在我頭頂之上，我也不會放手的！」

劉天豪的劍尖又向前一伸，入肉少許，鮮血已順着劍身，慢慢地淌了出來，劉天豪厲聲道：「你再不放，我可不客氣了！」他用在這長劍之上，有着數十年的功力，這時劍尖已陷入了對方頸際分許，在他想來，對方的生死，只是在他意念一轉之間的事了。

那中年人緩緩地道：「我不放，你也殺不死我的！」

劉天豪一怔，正不知道他這樣講是什麼意思時，只聽得「咯」地一聲响，那中年人的頭突然向上一伸。在他的頭向上一伸間，他的頭便增高了一倍，頸部也細了許多。他的頦子收細，本來陷入他頸項分許的劍尖，便變成碰觸不到他的頸項了。這一變化，可說是萬萬出乎劉天豪的意料之外的，劉天豪在一呆之下，那中年人已挾着劉若風，向外疾飄了開去！

其時，不但是劉天豪，連在一旁的天樞上人，也突然挺了挺身子。那表示他雖然目不能視，但是在那一刹間，他也知道劉天豪和那中年人之間身形變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震驚於那中年人的武功之異特。劉天豪身形再轉，「嗤」地一聲，一劍再度刺出。那中年人手臂突然一振，將劉若風的身子打橫提了起來，擋着劉天豪的長劍。

劉天豪長劍運行如電，「颼颼颼颼」，在刹那之間，連發了四劍。可是他那四劍，雖然發得急驟，但是每一劍總是發到一半，便收住去勢，那是因為他每一劍發出，那中年人總是以劉若風的身軀去擋，令到劉天豪不能不將劍收了回來，四劍過後，劉天豪看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己若是要顧及劉若風，是萬萬不能佔到便宜的，是以心中又驚又怒，一揮手道：「你們還停着不動作甚？」

劉鳳已想動手了，但因為劉天豪出手太快，她揷不上手去，此際劉天豪一叫，她首先仗劍攻了上去，可是，劉鳳才一出手，那中年人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嘯聲來，身形向上疾拔而起，仍然提着劉若風。但是他這一拔，却足足拔起了兩丈來高下，身在半空，車輪也似的翻個不停，轉眼之間，便翻出了五七丈去，身法之快，無出其右，才一落地，身子又彈了起來，簡直看得人目為之眩。等到劉天豪定下神來，待要追上去時，就是那一眨眼的工夫，他已帶着劉若風，逸出了十來丈開外。劉天豪一聲長嘯道：「往哪裏走！」

身子一閃，便待追上去，但是他這裏剛一起步，便聽得天樞上人冷冷地道：「別追了，你是追不上的。」

劉天豪怒道：「什麼話？」

天樞上人語音更冷，「哼」地一聲道：「這是南海天雲島雲翻萬里絕頂輕功，不知道麼？」

天樞上人此言一出，劉天豪陡地一呆。而在這時候，那中年人早已挾着劉若風，走得看不見了。劉天豪呆呆地站着道：「天雲島雲翻萬里，那麼……那麼那人是天雲島主了？」

天樞上人道：「想不到你的見識，如此之窄，天雲島主年已過百，這是天雲島主的兒子。」

劉天豪猛地一頓足，轉向劉蕙，他本來是想向劉蕙發作幾句的，因為劉若風和劉蕙兩人，常在一起，劉若風若是有什麼胡作非為之事，劉蕙一定知道的。但是，當他一轉身去時，却看到劉蕙只在悄



悄地向後退去！

劉天豪猛地一怔，喝道：「你幹什麼？」劉蕙本來已退到了街角處，經劉天豪一喝，身形轉得更快，一閃之下便已不見。

劉天豪大喝一聲道：「站住！」他那一聲大喝，聲如霹靂，不要說是在街角處，就算在一里開外，也可以聽得到的。

但是劉蕙顯然未曾聽她父親的話，因為劉天豪連忙趕過去時，却已經看不到劉蕙了。劉天豪在刹那之間，實是心亂如麻，站在街角處，不知如何才好。甚至連劉鳳向他趕來，頻頻呼叫他的聲音也聽不見。

而這時候，劉蕙早已竄過了好幾丈遠，正向外沒命也似地奔去。她一口氣奔了五六里才停下來，喘了幾口氣。四面十分荒凉，除了她之外，一個人也沒有，她的面色才畧畧緩和了些。她看到東首有黑鬱鬱地一片森林，心中暗忖，還是到那裏去暫躲一下的好，但是到了那裏，是不是可以躲得過去，她却是絕無把握！

劉蕙轉向東奔去，轉眼之間便奔進了那座林子。那座林子的樹木，劉蕙奔了進去之後，四周圍全是高大的樹木，天色也頓覺陰暗了許多，她的中心，似乎也放心不少。她靠着一株大樹，停了下來，喘了好一會氣，心中才想到自己究竟應該怎麼辦的這一個問題。她算是從家中逃了出來，但是不是索命血影就此找不到她了呢？劉蕙也感到索命血影要找的人，未必就是她，但是那中年人，那將劉若風帶走的中年人，却遲早會知道劉若風並不是一個人行事的，她也是有份幫手，那麼自己能否逃得過呢？她越想越覺心寒，覺得躲在林中，仍是不安全，於是她手足並用，一直向樹上爬，直到她的身子，整個隱沒在濃密的樹葉之中，她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是她又立即想到，自己是不能一直這樣躲下去的，那麼，怎麼辦呢？

她在樹巔上，把樹葉一片一片地撕着，扭着她自己的手指，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她心中正在又驚又急間，忽然聽得對面的樹上，傳來了「嘻嘻」一笑之聲。那一下笑聲，在劉蕙自己以為到了十分安全的地方之際，陡地傳入她的耳中，實在使她吃驚不少。她連忙抬起頭來，循着笑聲向前看去。那笑聲聽來並不遠，只不過一丈開外，但是由於樹葉太以濃密的原故，她却無法看到那發出笑聲來的是什麼人。劉蕙心頭生寒，連大氣也不敢透，過了半响，未見有什麼動靜。劉蕙心忖，剛才那一下聲响，多半不是笑聲，說不定是自己心中有事，是以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她這樣一想，心中剛寬了不少，陡然之間，又是「嘻嘻」一下笑聲傳了過來。這一次的笑聲，聽來比上次近了許多！

刹那之間，劉蕙不禁毛髮直豎，只覺得一股涼意，自頂至踵直傳了下來，整個人如同是一條冰棍一樣，僵硬得連一動也不能動了。因為自從第一下笑聲傳進她的耳中之後，她便全神貫注地望着前面，在那一段時間內，可說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是第二下聲音傳了過來之際，笑聲却已近了許多，有什麼人能够在枝葉繁茂的樹巔之上行動，而一點聲音都不發出來的？劉蕙本就做賊心虛，在心中疑神疑鬼，這一下自然更嚇得頭頂發麻了。過了好一會，她才又緩下了一口氣來，勉力掙扎着問道：「誰？」

可是她那一問，却又沒有人回答，劉蕙心知接連兩下，那自己是斷無聽錯之理的，她再提高了聲音，問道：「誰？」

這一次，她的問話，有了反應，那却是一種陰陽怪氣，拖長了的聲音：「我……」

那聲音聽來，更是叫人有極不舒服之感。劉蕙一聽果然有人回答，不由自主向後縮了一縮身子。本來，那聲音雖然在她身前五六尺處傳過來的，但是樹葉遮隔，她仍然看不到那是何等樣人。這時她挪了挪身子，她存身的那根樹枝，也向下一沉。就在那根樹枝向下一沉之間，她看到了前面有一個人！那個人蹲在樹椏上，猶如一頭猴子一樣，一雙眼睛，骨碌碌地亂轉，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芒來，灰不溜丟之中，又十分炫目，就在一瞥之間，便令人心頭駭然！

樹枝立時彈起，那人重又被樹葉遮沒，一看到那人離自己如此之近，劉蕙更是心驚，伸手按住劍柄道：「你是誰？」

那人又是拖長了聲音道：「我就是我啊……」他講了一句之後，又似唱非唱，似講非講地道：「我是三皇五帝的祖宗，是十殿閻王的把兄。」

劉蕙心頭怦怦亂跳，心忖這人開言瘋瘋癲癲，行動又如此難測，自己不如快些離去的好。她身子陡地向下一側，眞氣一沉，便向樹下疾跳了下去。她從兩三丈高處落了下來，落地之後，也不免打了一個跌，身子向前一仆，但她却不敢多停，雙手在地上一按，身形騰起，向前飛掠而出，掠出了七八丈，才疾奔到一株大樹後，向前張望着，只見前面樹木繁密，並沒有人追來，劉蕙才又鬆了一口氣，暗忖如今絕不能再節外生枝了，看來自己躲在這個林子之中，也不是長久計，還不如遠走高飛的好。

劉蕙又轉身向前奔去，不一會，便出了林子，她特地揀了一條十分僻靜的小道，向前不停地奔走着，一口氣又奔出了五七里，才歇了下來。她剛一

坐下，只當已全然沒有事了，怎知身後突然又傳來了「嘻嘻」一笑！

那一下「嘻嘻」的笑聲，猶如一柄利劍刺向劉蕙一樣，令得劉蕙一坐下的身子向上直跳了起來，轉過身去，只見一個身形傴僂、容貌怪異，雙眼奇大，目光烱烱的怪人就在她的身後。劉蕙吸了一口氣道：「你……你一直跟在我的身後？」那人又是一笑道：「是啊，我一直在你的身後。」

劉蕙向後退出一步，這時，她面對着那人，已可以將那人的容貌，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反倒沒有那麼吃驚了，漸漸地定下神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一露牙，滿口牙齒，竟是又尖又長，白森森地，極其駭人，道：「我不是和你說過了麼？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

劉蕙勉強一笑道：「閣下說笑了。」

那人像是自已覺得十分得意，又是「嘻嘻」、「哈哈」地笑了起來。劉蕙趁他笑得高興，又向後退開了幾步，那人忽然停住了笑聲道：「小姑娘，我看你面青唇白，心神不寧，有什麼心事？」

那人在講話之際，總是拖長了聲音，抑揚頓挫，搖頭擺腦，像是在唱戲一樣，可是這一句話，却是問得十分正經，和常人無異。劉蕙心中有病，一聽得對方這樣問自己，又是一驚，忙搖手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那人「噢」地一聲道：「如此說來，倒是我看走了眼。」

劉蕙難以回答，只得苦笑了一下，那人雙手搖擺，仍是傴僂着身子，已轉過身，慢慢向前走去。劉蕙想不對方竟然就此離去，心中不禁一陣高興。但是當那人走出了五六步之際，劉蕙的心中，突然一動，暗忖那人的樣子、動作，雖然怪異，但是看來他對自己却是一點惡意也沒有的，或許他是看出自己正有危難之處，一心想要幫助自己？如今自己的確十分危難，如何便拒絕他的好意？劉蕙剛才還在竭力向前奔跑，希望可以逃脫那人的追踪。可是這時她一轉念間，非但不走，反倒叫道：「前輩，請停一停！」

那人仍是緩緩向前走着，道：「反正你沒有什麼事了，叫我止步則甚？」

劉蕙向前趕出了幾步道：「我——心中的確有事，只不過和尊駕初次相見……不敢將自己的事來勞煩尊駕而已。」

劉蕙本極聰明，這時轉彎也轉得很好。那人嘻嘻一笑道：「這還有點像話，你心中究竟有什麼事。」他一面說，一面便已轉過身來。

劉蕙想了一想道：「我……前些日子和一個人動武，一時失手，將那人殺了。」

劉蕙想說的，其實就是她殺了一個人。但是她却說得十分委婉，很像錯處全不在她一樣。

那人眼珠一轉，頭兒一搖道：「原來是失手殺了一個人，那事情可大可小，若是殺了一個六親無靠的爛腿叫化子，和殺了當朝皇帝的兒子，同是一個人，但却大不相同了。」

劉蕙忙道：「那人是……」她講了三個字，便又頓了一頓。

劉蕙心想，自己究竟有心要他幫自己，這是不說不行的了，她一咬牙道：「那人是天雲島上來的，他自稱是天雲島主的孫子。」

那人的身子直了一直，他本來一直是傴僂着身子的，看來像一隻大猴子一樣，但這時身子一直，高可八尺，竟是一條極長大的漢子，但是他的身子只不過直了一下，立時又彎了下來道：「好傢伙，這可麻煩了，我剛才還見過天雲島主的兒子，你可知道那是苦主尋上門來了。」

劉蕙道：「我知道，他……將我哥哥帶走。」

那人「哼」地一聲道：「我明白了，是你們兄妹兩人一齊出手殺人的，是不是？」

劉蕙的面色一變，期期艾艾道：「是……就是我們兩人……一齊對付的，但是……却是那小子先動手的，我們便不能不動手了。」

那人却大搖其頭道：「未必，未必。」

劉蕙的心中七上八落，她對那人所講的，自然都是一片鬼話，但是她却不知那人如何會知道她所言不實的。她忙道：「那是眞的。」

那人「嘻嘻」一笑道：「小姑娘，你忘了我是什麼人哩！」

劉蕙一怔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道：「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啊！」

劉蕙啼笑皆非道：「說笑了！」

那人道：「不是說笑，我既是十殿閻王的把兄，當然在陰司十分有勢力，有什麼冤鬼野魂，投奔枉死城來麼，少不免要過我這一關，我是留下發財路，才能去投胎，那天，我就恰好碰到了那個小子，那小子滿身血污，身上財寶全失，分文皆無，他一見我就大叫道：『好不冤枉呀！……』」

那人最後一句話，叫得有聲有色，若是全無干係的人聽了，雖覺得聲調異樣，也只會失笑，覺得有趣。但在劉蕙聽來，由於她與這件事大有關係，是以自覺得陰風陣陣，身上不住發寒，上下兩排牙齒已忍不住相叩起來，發出得得之聲。

那人又是露齒一笑道：「小姑娘，這小子的冤魂，對我所講的，却是大不相同啊！」

劉蕙舌頭打結道：「這……這……冤魂是在胡

說……」她下面「八道」兩字，還未講出口，便覺得自己這樣講法，實是滑稽之極，那人分明是什麼都知道了，豈是當眞他在陰司路上，碰到了什麼冤魂？

那人却一本正經，「噢」地一聲道：「原來是那小子的冤魂在胡言亂語，那可大大地不對了，哼！這小子的冤魂居然敢對我亂說，待我將他拘來，再問個究竟。」

劉蕙的面色，更是慘白，道：「你……你說什麼？要將……那小子的……冤魂拘來？」

那人道：「是啊。」

劉蕙又苦笑了一下，強自鎮定心神，道：「你能麼？你能拘鬼魂麼？」

那人「哈」地一聲，大有不樂之意，道：「你又忘記我是什麼人了？」

劉蕙心忖，那人多半是在說笑，哪裏能夠拘什麼冤魂？自己一味害怕，也不是辦法，是以壯着胆子道：「當然沒有忘記，你是十殿閻王的把兄。」

那人道：「是啊，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拘個冤魂前來對證一下，還做不到麼？你看，我叫他來，他就來了。」

那人講到這裏，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呸！那小子的冤魂，你還不替我滾將出來！」

劉蕙在一旁，聽得那人這樣像煞有介事地尖叫着，心想這傢伙就算是做戲，做到這一地步，也應該煞科了，總不成眞的有什麼冤魂會走出來的。可是，劉蕙正在這樣想之際，從林子之中，却幌幌悠悠地走出了一個人來。



劉蕙把負傷少年擲來的劍撥落，劉若風趁勢撲了過去。

劉蕙這時，離林子已相當遠，但是一片平陽，望過去却還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劉蕙一看到果然有人從林子之中出來，先已定了眼，那人來得極快，轉眼之間，便來到了當前，只見他披頭散髮，一身血污，竟當眞是一條冤魂一樣。劉蕙一看清楚，一聲尖叫，陡地一跳，向後連退了三步，退到了一塊大石之前站定，刹那之間，氣喘如牛。

那個滿是血污的人，頭上還有老大的一個傷口，乍一看來，傷口中似乎還汩汩地在流着血，看來實是可怖之極。而在劉蕙的眼中看來，覺得更是可怖，因爲，那個血人，就是她會下毒手殺掉的那個人。如今光天化日，會有冤魂出現，那實是她不敢相信的事，但是眼前站着的那個人，她確又看得清清楚楚，人死了是難以復活的，而劉蕙更明白，傷重到這一地步的人，是難以再活下去的。那麼，難道面前的那個不是人麼？不是人……那滿是血污的又是什麼呢？劉蕙雙眼發直，她眼前那個血人，實在非常可怖，使人看了毛髮直豎，禁不住連續打了兩個冷震。

劉蕙是絕不願向之多看一眼的，可是她的雙眼，却不禁仍要定定地望着前面，竟連偏頭去避一下的氣力都沒有。那血人越行越近，來到了劉蕙和那人的面前，他站住了身子，他的行動，了無聲息，站定了之後，也是一聲不出，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充滿一種極其難以形容的光采，直盯着劉蕙。劉蕙只覺得眼前陣陣發黑，頭皮發炸，陡然之間，她發出了一下驚呼聲，足尖一點，身子向上直竄了起來，待要向外逃開！

但是，她身子才一竄起，那人一伸手臂，便已將她的手臂拉住，將她硬拉了下來道：「來來來，冤魂來了！你們大可以對對口供，讓我這閻王的把

兄，也來權充一陣閻王，作個秉公的論斷！」那人講來，陰陽怪氣，再加上那滿身血污的人，仍是以那種奇異的目光望定着她，以致劉蕙在那片刻之間，只覺得陰風慘慘，彷彿自己已然置身在陰司地獄中一樣，舌頭打結，遍體生涼，哪裏還能講得出一句話來？

那人却笑嘻嘻地望着劉蕙道：「咦，怎麼你一句話也不說了？剛才你還在侃侃而談，說是被你殺了的人，有該死之道，如今冤魂已被我拘了來，你爲何不開口？」這時候劉蕙的心中，實在駭怕之極，她勉力偏過頭去，不去看眼前那個血人，而她喉頭發乾，根本說不出什麼話來，在那人一再催促之下，她才勉力迸出一句話來道：「你……究竟是什麼人？」那人「哈哈」一笑道：「你這句話，是問我呢，還是問他？」劉蕙喘着氣道：「問你！」

那人又笑了起來，「噯」地一聲道：「小姑娘，你記性怎地如此不濟？我已和你講了不知多少遍了，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劉蕙本是極有主意的人，但這時她却心慌意亂，一點主意也拿不定，道：「你別再戲弄我了，你想怎樣，你老實說了吧！」那人緩緩地道：「我想怎樣？死在你手中的又不是我，我有什麼好想的，倒是這條冤魂，要和你算算舊賬。你們一人一鬼之間，究竟有什麼夾纏不清的賬，我也弄不清楚，還是你們自己去算吧，我可要撒手不管了。」他一面說，一面當眞鬆開了劉蕙的手臂，身子突然一側。在他的身子一側間，也未曾看到他有什麼動作，他的身子，便突然斜斜地向上彈了起來，倒像是他的身子，乃是一條大椿，忽然被一股大力彈得飛向天空一樣！

那人身形彈起之後，身在半空，雙臂一振，身形墮地，才一點地，重又彈起，電光火石之間，便已倏然不見。劉蕙乍一見那人離去，心中不禁大驚，因爲那人一走，便只有她一個人，面對那個「冤魂」了，這豈不是更令得她害怕？然而，她轉念一想，剛才自己要走，那「冤魂」並沒有什麼動作，倒是那人出手，將自己抓住的，如今那人已然不在，自己再不走，更待何時？

她心念電轉，這一切，全是一眨眼間的事情。她一打定主意，再不停留，一頓足，身子便向上拔起，三五個起伏過處，人已到了七八丈外，她聽不到身後有人追來的聲音，心中畧定一定，但是她却不敢回頭，仍是沒命飛奔。轉瞬間，怕不奔出了五七里去，眼看前面乃是一個小小的村莊，那村莊之前，有幾株大樹，樹下有幾個鄉下人，正圍着一大茶壺喫餅，劉蕙一看到有人，心中便安定了不少，慢下腳步，心中還着害怕得緊，唯恐那條「冤魂」還跟在後面。及至她仔細看清楚，身後確是沒有人，她才輕輕地鬆了一口氣，緩步向前走了過去，來到了近前，那幾個鄉下人都抬起頭向她望來。劉蕙正覺口渴，她不客氣俯下身來，提起茶壺道：「討碗茶喝。」她先動手，再開口，拿起一隻碗來倒茶，也就在這時候，她才發現那幾個鄉下人，個個神態有異，雙眼發定地望着自己。

劉蕙心頭有氣道：「看什麼？向你們要一碗茶喝，又不是要你們的命，有什麼好看的？」那幾個鄉下人都是壯漢，身邊還放着農具，顯是才從田間回來，可是這時，却見人人面色慘白，劉蕙不開口還好，劉蕙一出聲，只聽他們發一聲喊道：「鬼啊！」一面叫一面站起身來，撒腿便跑。那幾個鄉下人突然其來的舉動，倒令得劉蕙心頭頓時突突亂跳起來，她只是當那「冤魂」又已到了自己的身邊，是以那些鄉下人看到了便害怕，所以拔足逃走的。

她連忙回頭向後看去，身後却是什麼也沒有。再轉過頭來時幾個走得慢的還大叫大嚷，劉蕙不禁心頭火起，一提眞氣身子拔起，鄉下人奔得雖快，但怎及得上劉蕙的輕功？一個起伏間，她已然趕上了一個奔得最慢的壯漢，一伸手，抓住了那個壯漢的肩頭，將他的身子硬扳了過來，道：「你亂叫作甚，鬼在那裏？」那鄉下人的面色，被嚇得面如黃蠟一樣，結結巴巴道：「你……你不是……鬼麼？」

劉蕙聽了，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道：「我是鬼？我臉上有什麼異樣？」她一面講，一面伸手向自己的臉上摸了一摸，她的手才摸到臉頰上，她整個人都呆住了，原來手觸處，濕膩膩，冷冰冰的，竟全是將凝未凝的鮮血一樣，劉蕙心中大吃一驚，連忙放下手來看，一手鮮紅，這不是血是什麼？

劉蕙滿面鮮血，這血是從何而來的？是什麼時候敷到她的臉上的？她實在驚得呆若木鷄，當然再顧不得去抓住那個鄉下人，那鄉下人如同死裏逃生一樣，連爬帶跌向前奔了開去。劉蕙一個人呆了許久，神智才漸漸清醒過來。她知道今日事有蹊蹺，對自己來說，實在是極爲不利。那自稱是閻王把兄的人，以及那個血人……這一切，只怕全是針對自己而來的，若自己再不好好的趨避，那只怕要遭報應了。

當她一想到自己的處境，極其危險之際，她的心頭之上，生出了一股極其空虛恐懼的感覺來，立時感到天下雖大，但却沒有可供自己藏身之所。她繞着那幾株大樹，團團轉了一轉，一抬頭間，只見前面小村莊中，炊烟升起。劉蕙心中，陡地一動，心想前面乃是一個極其荒僻的小村，自己若是能在這村子躲了起來，只怕敵人也是找不到自己的！

她想到前面的小村可供自己藏身，連忙身形飛

掠，向前奔了過去。一路上，她已盤算了一個很好的主意，她也不直向村中奔去，只是來到了離村子還有十來丈外的一間土屋面前止步，挨着牆，向屋內仔細聽着，只得聽屋中時斷時續的呻吟傳了出來。看來屋中似乎有人在臥病。劉蕙感到正中下懷，連忙繞到屋前，一伸手便推開板門。她這裏「吱呀」一聲推開了門，只聽得屋內傳來一陣喘息，接着，便是一個人有氣無力道：「你回來了麼？快……給我一碗水喝。」劉蕙並不出聲，只是站在門口。她才一進來，由於屋內十分黑暗，一時之間，幾乎什麼也看不見，過了片刻，她已看清楚屋中除了一鋪炕，一副灶之外，簡直眞是家徒四壁，炕中幾張草薦，有一個人正躺在薦上，縮成一團，要她倒一碗水喝，和發出呻吟聲來的，當然便是那人了。劉蕙心想，這戶人家，自然是村中赤貧的貧戶了，常言說得對，富在遠山有人問，窮在近隣無人提，這家人，看情形不像有孩子，一個臥病在床，另一個就算幾天不見，只怕也不會有人知道，那麼，自己只消殺兩個人，便可以躲上好幾天，暫時避一避風頭了。

劉蕙一面想着，一面向前走去，到了炕沿上，才道：「你要喝水麼？」那縮成一團的人呻吟道：「是的，渴死了，我身上傷了七十餘處，快要渴死了。」劉蕙一面說，一面本已舉起手來，準備手起掌落，就將那人打死了算數。但是她忽然間，聽到那人這樣說，不禁陡地呆了一呆。而就在她一呆間，那躺在炕上的人，已經欠身坐了起來。屋中的光綫十分黑暗，但當那人坐起身來之後，劉蕙却也可以看得出他滿臉血污，一雙眼睛，在黑暗中閃着異樣的光，他不是別人，竟就是劉蕙正想避開的那個血人，那條「冤魂」！

剎那之間，劉蕙想要向後退去，但是却反而雙腿發軟，「咕咚」坐倒在地，她連忙一按炕沿，待要站了起來，但是全身乏力，已然難以站得起，只聽得那血人又開口道：「劉姑娘，好久不見了，你好啊！」他一開口，更是陰森，慘戚戚，令得人全身皆寒。劉蕙如何還回答得出來，她只是盡力地挪動着身子，希望自己能夠離開炕沿遠一點，可是就連這一點，她也無法做到。倒是那條「冤魂」，又欠身子，伸手向劉蕙的手背上按來。劉蕙的雙手正按在炕沿之上，一見對方伸手來按，連忙想縮手時已慢了一着，手背已被對方緊緊按住。劉蕙只覺得對方的手心，冷得出奇，一個活人的手，實在是不可如此之冷的。如今按在她手背上的，不像是一隻手，只像是一塊冰。

劉蕙喘息着道：「你……你……你……」那血人一咧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來，道：「劉姑娘，你一定認得我的，是不是？我就是那天向你問路的那個人，你不會忘記的吧。」劉蕙一聽，更是腦中「轟」地一聲，頓時覺得天旋地轉起來，她心中只記得一句話：我就是那天向你問路的人。那天……那天……劉蕙在昏昏迷迷，恍恍惚惚之中，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之中！

×　×　×

那天的天氣極好，兩匹馬，一早便在道上飛馳，在馬後跟着四頭高大的獵犬，兇狠慓悍，吠聲響亮，天上盤旋着兩頭海冬青獵鷹。馬背上的一男一女，更是英姿挺發，精神奕奕，他們是劉若風和劉蕙。兩人一早離家去打獵，可是這天的天氣好，獵物却並不多，劉若風一提馬韁，領着劉蕙便向山中馳去，山路迤邐，馳出了五七里，前面幾乎已無路可通了，劉若風才停了下來轉頭道：「妹子，這裏只怕有大東西可打。」劉若風話才講完，只聽見前面亂草叢中，忽然傳來「悉索」一聲響，劉蕙的動作極快，立時彎弓搭箭，「颼」地一聲，一箭已向前射了出去，那一枝箭射進草叢中，未曾趕出什麼野獸，却見到一個人，倏地自草叢中站了起來，手中正拈着劉蕙射出的那枝箭，劉若風和劉蕙兩人，都不由自主，「啊」地一聲，驚呼了起來。

草叢中有人，那是劉若風和劉蕙兩人未曾想到的，而且劉蕙射出的那支箭，又到了那人的手中，那人自然也是學武之士了，那是令得他們兩人心中暗驚的原因。但是他們自恃父親名頭響亮，在江湖上唯恐不生是非的人，一見草叢中有人站起，非但沒有一點歉意，反倒不可一世地斜眼打量着那人。那人掂了掂手中的那支小箭，笑道：「兩位以人作獸，這可不對了。」

那人一開口，雖然畧有不滿，但是還語帶笑意，只要劉若風和劉蕙兩人，稍稍說一兩句帶有歉意的話，那麼，漫天風雨，也就不會發生了。可是劉蕙一見自己射出的小箭被對方接住，心中首先沉不住氣，立即一聲冷笑道：「你是人麼？不要說剛才你躲在草叢中，我分不出來，如今你站了起來，我一樣分不出！」

那人聽了，面色陡地一變。這人乃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生得不算端正，相當醜陋。但是他再醜，也還是一個人，何以說他站了起來之後，仍是人獸難分？那人面色一變之後，一步向前跨來道：「這位姑娘，此言何意？」

劉若風一揚頭，正待大聲呼喝，可是他的話還未說出口，突然看到那人在講話之際，以手指着劉蕙，他右手手指之上，戴着一隻碧也似綠的翡翠鐲子。那鐲子上還刻出了兩條栩栩如生的盤龍，那的

確是罕見的珍品，價值連城的寶物！

劉若風一看到了那鐲子，便陡地改變了主意，他連忙也跨前一步，一面左手向後，向劉蕙擺了幾擺，示意她不要出聲，一面笑道：「朋友莫怪，舍妹年紀還小，講話有得罪閣下之處，由在下代爲賠罪了。」

劉蕙本來還不明白何以忽然之間，劉若風竟變得如此謙恭有禮起來，她也連忙向前走出一步。她才一走向前去，一看到劉若風的目光，注視在那人的手指之上，而那人的手指上，又戴了這樣一隻名貴的鐲子，她便完全明白了，是以她忍住了不再出聲。

那人聽得劉若風已賠了不是，面色立時緩和道：「那沒有什麼，只不過出口傷人，總不大好。」劉若風打了一個哈哈道：「尊駕說的是，我們不打不成相識，不妨交個朋友！」他伸出手來，那人見劉若風面目英俊，衣飾麗都，雖然畧覺輕浮，但是看來却不像是個壞人，自然更不會去疑心他有什麼陰謀，也伸出手來和劉若風握了一下。却料不到劉若風不但胆小如鼠，而且陰險之極，他一握住那人的手，立時用力向懷中一帶。那一帶的力道相當大，再加上那人根本絕不曾提防，經劉若風一拉之下，那人猛地向前跌了一交。

劉蕙和劉若風兩人好事不會做，壞事却配合得天衣無縫，那人才一被劉若風拉得跌在地上，劉蕙便立時向前跨出一步，手起掌落便向那人的後背心上重重一掌，擊了下去。劉蕙一發掌，劉若風立時鬆手後退。劉蕙那一掌下手甚重，擊中的又是那人的要害之處，剎那之間，那人悶哼一聲，仆倒地上。劉若風更不留餘地，右脚疾飛而起，重重的一脚，又踢中那人的頭頂。

那人後背心捱了一掌，頭頂又被踢一脚，受攻擊的兩處，全是身上的要害，一聲怪吼，只吼得一半，便昏了過去。劉若風喜道：「妹子，你除下他的鐲子，我再來搜搜他的身上，看看可有什麼寶物。」劉蕙格格地笑道：「今天出來打獵，却不料眞的打到了一個人，有趣，有趣！」她用力將那隻翡翠鐲子，除了下來。

劉若風在這時候，已自那人的懷中，搜出了一隻小小的魚皮袋來，他順手一抖，將魚皮袋中的東西抖了出來。可是當那魚皮袋中的東西跌出來之際，他不禁呆住了，正在大笑不已的劉蕙見了也爲之呆住。劉若風連忙抓住了袋口，不讓袋中的東西，繼續向外跌來，但跌出袋的一半，却已經够使他們咋舌的了，只見草地之上，這時已散了一大片珍寶，那全是龍眼般大小的明珠、碧綠的寶石，以及在日光之下，耀閃着奪目光芒的金剛鑽，那麼大顆的金剛鑽，他們兩人可說是做夢也未曾見過！

兩人呆了片刻，劉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的天，這人敢情是財神爺。」劉若風忙道：「別多說了，快將這些東西收拾起來，不能給人家看到，我們可算是交大運了。」

劉蕙和劉若風兩人，連忙一齊俯身將滿地的珍寶，一一執拾起來。他們兩人將所有的珍寶，全都放進了那隻魚皮袋中，劉若風又催道：「走，我們快走！」劉蕙却道：「我們走？」

劉若風道：「自然，我們已得了天大的好處了，不走作甚？」

劉蕙又道：「是啊，留着這傢伙做活口，是不是？」劉若風立即「啊」地一聲道：「還是你想得到。」他反手抽出長劍，「颼」地一劍，便向那人的心口刺去！

這一劍去勢十分勁疾，但不知是劉若風興奮得緊，還是做賊心虛，在他一劍向下刺去之際，手兒竟顫了一顫，竟未能刺中那人的心口，只是刺到了那人的肩頭。那人本來已然昏了過去，可是他肩頭之上，突然中了一劍，突如其來的刺激，反倒令他醒了過來，他一睜開眼來，便立時發出一聲怪吼，身子騰空而起。劉若風一見本來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人，給自己一劍刺下去，他反倒跳了起來，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也怪叫一聲，身子向後退去，一口氣退出了五六步，方始站定。這時候，那人也已站了起來，劉若風的長劍還揷在他的肩頭之上，鮮血冒了出來，已將他半邊身子，全都染得通紅了。那人的面色鐵青，樣子難看到了極點，雙目之中，異光暴射，注望着劉若風。

在這情形下，劉若風早已慌了手脚，一時之間，不知該怎樣才好。還是劉蕙比較鎭定，她一見情形不妙，立時長劍出鞘。

劉蕙本來是在那人身後的，但她拔劍所發出的那「鏘」地一聲，却令得那人陡地轉過身來。劉蕙見那人充滿了怨毒的眼光，心頭不禁爲之一凜，只是橫劍當胸，一時也不敢出手。只聽得那人發出了兩下難聽之極的怪叫聲，一伸手，抓住了揷在他肩頭上的那柄長劍的劍柄，一抖手臂，將長劍硬生生地拔了出來。長劍拔出，傷口便血如泉湧，那人伸手點了肩頭附近的幾個穴道，勉强將血止住，劍交左手，怪聲道：「多年未來中原，敢情中原武林的風氣已經大變了！」

劉蕙看到那人封穴止血之後，一條右臂已垂了下來，分明是不能動彈了。這一來，她心中又放心不少，因爲對方的武功再高，也只不過是半個人，自己兄妹兩人，難道還敵不過對方的半個人麼？

她立即冷笑了一聲道：「風氣仍然一樣，傻瓜總是難免做屈死之鬼的。」那人一聲長笑道：「是麼？」他的動作快到極點，話才出口，身子已陡地掠起，掠出了丈許，來到了劉蕙的面前，雖然左手執劍，但出手十分快疾。而且這人本來使用的兵刃，顯然不是長劍，因爲這時他發出的劍招，十分奇怪，長劍竟是直勾勾地自上而下砍下來的。劉蕙冷不防那人的來勢如此之快，覺出一股勁風撲面而來，身子立時向後一仰，倒了下去，在她倒下去的同時，左袖揚處五六枚毒蒺藜已向着那人電射而出！

那人的長劍砍到了一半，猛地一橫，挽起一個劍花，將劉蕙所發的毒蒺藜，一齊點了開去，劉蕙也趁此機會，躍了起來，向外掠出了七八尺，叫道：「二哥，你傻瓜也似地站在一旁作什麼？還不快來動手？」那人擋退了暗器，如影附形，再度趕了過來，第二劍又已刺出。劉蕙身形再閃，向外避去。劉若風這時，已是看得心驚肉跳，他雖然聽得劉蕙的叫喚，但仍然是呆若木鷄的站着，不能動上一動，以致劉蕙在那人凌厲的攻勢之下，全然無法還手，只得一退再退，轉眼之間已經退出了五六丈，一路怪叫不已。那人似乎越殺越勇，但是劉若風身子雖然不動，眼睛却一直未離開劉蕙和那人，他看到那人在刺到第四劍之際，因爲動作太以猛烈，肩頭上的傷口，重又鮮血迸流，血如泉湧。

劉若風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喜，忙叫道：「妹子別怕，我們不必動手，這傢伙也會支持不住的了！」其實那時候不必劉若風出聲叫喊，劉蕙也可以看出來了。劉若風當時刺着那人的一劍，發出的力道異常猛烈，長劍幾乎貫肩而過，所以這時鮮血汩汩外冒，殷紅一片，那人轉身，撲前，揮劍之際，隨着劍光，便是一點點的鮮血，四下飛濺。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那人的武功再高，只怕也難以支持得半個時辰的。

劉蕙一想到這一點，心中也自然而然地定了下來，她心神一定，閃避得更是巧妙，那人又向她疾攻了四五劍，攻勢便已慢了下來，終於退到了一株大樹之旁。那人倚樹而立，喘起氣來。劉蕙笑道：「喂，你的劍招不錯啊！怎的忽然住手了？」

那人虎吼一聲，再度向前撲來。可是這一撲，才撲到一半，便已氣力不繼，「蓬」地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劉蕙哈哈大笑，那人一翻手，用力將手中的鐵劍，向劉蕙竭力扔去，但到這時候，他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扔出的長劍，雖然直向劉蕙標去，但是到了劉蕙的面前，根本力道不强，被劉蕙伸劍一撩便將劍撥落。

劉若風剛才不敢過來，這時却威風凜凜地趕過來，一到近前，便抬腿向那人的背部踏去，重重地踏了三脚，踏得那人七竅之中，鮮血狂噴，早已昏死過去。他一掠而過，將自己那柄長劍，拾起來正待下手時，忽然聽得一陣鏗鏘高吭的琴音，傳入了耳中。兄妹兩人吃了一驚，轉頭看去，聽出琴音是由附近一座竹林之中傳出來的。

竹林之中，既然有琴音傳出，那自然是有人了，而他們這時所做的事，又是萬萬不能給人家看到的，是以兩人的心中，大是慌張，互望了一眼，連忙向外逸了出去，轉眼之間，便來到他們拴着坐騎的所在，立即飛身上馬，逕自回家去了。他們在半途之中，也曾商量過，都認爲那人是再也活不下去的了。他們殺了那人，連那人究竟是什麼身份也不知道。回到了家中，他們將那袋珍寶，小心埋了起來，一時也不敢動用，令得他們心中耿耿的，便是當他們胡作非爲之際，自竹林中傳出來的那陣琴音。是以，頃間當他們一聽到天樞上人的琴音之際，便立時心中大驚失色，并想聯手將天樞上人殺了滅口。

索命血影一現，他兄妹兩人便以爲定是自己幹的事穿了，直到劉鳳、劉能的事揭發出來，他們才畧畧寬心。而直到天雲島主的兒子到來，他們才知道自己所害死的人，乃是天雲島主的孫子。劉若風被人帶走，劉蕙只當自己見機而逃，可以無事了，却不料遇上了那個自稱閻王把兄的怪人，竟將明明萬無生理的一個血人，又召到了她的面前，那實是令得她啞口無言，除了張口結舌之外，耳際只是嗡嗡地亂响，什麼話也說不出來，而那個血人，却還在一步一步，向她逼近。

那血人向劉蕙一步步地逼近，一直來到離劉蕙三五尺處，方始站定，咧嘴一笑，陰森森地道：「劉姑娘，爲何這樣瞪着我？可是不識我麼？」劉蕙想要大叫，可是無比的恐懼，却像一雙强有力的手一樣，扼住了她的喉嚨，令得她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可是喉頭却發出了一種「咯咯」的聲音，連她自己聽來也覺得毛髮直豎。

那血人又「嘿嘿」笑了起來道：「劉姑娘，你可是在學青蛙叫麼？」劉蕙勉力掙扎，才講出了一句和事情絕不相下的話來道：「你別亂說，誰要在裝……青蛙叫？」

劉蕙在這時候，實是已經神智大亂，是以她不去辯白自己是否殺人，却去反駁那血人說她在裝青蛙叫。

那位「閻王把兄」一聽，「咕咕」怪笑了兩聲道：「這倒有趣，放着人命關天的大事不說，反倒說起閒話來了，那也好，你們多聊聊吧，我還要歇一會兒哩！」

他以臂作枕，逕自在地上躺了下來。

劉蕙在這時候神思恍惚，根本未曾注意對方在做些什麼，她的雙眼，只是盯着身前的那個血人。

突然之間，在她幾乎已陷麻木的腦子之中，想起了一件事來。她想到了索命血影。

而且，幾乎立即地，她認爲眼前那個血人，就是索命血影。

一個已死的人，是萬萬不能復生的。而那人傷得那麼重，就算有兩條命，他也早就該死了，怎會還站在面前和自己皆牙咧嘴地講話？眼前那個人一定就是索命血影，他滿身鮮血，又勾通了什麼「閻王把兄」來戲弄自己，那定必是做成了的圈套，索命血影已站在我的面前了！

索命血影未在江湖上出現雖然已有二十多年之久，但是武林中人，輾轉相告，有關「索命血影」的事情却太多了，以致普天下習武之士，心中都根深蒂固地相信，索命血影一現，便是大禍臨頭，家破人亡時。豪氣自負如劉天豪，尙且一見血影，難免驚惶失措，更何况是劉蕙？

這時候，劉蕙一想到索命血影已站在自己的面前，本已陷於麻木的腦子，突然「轟」地一聲，像是炸了開來一樣，而隨着那「轟」地一聲，許許多多爲非作歹的往事，也一齊翻了出來，使她自己心中，也覺得索命血影站在自己的面前，乃是理所必然之事，如果不然，那反倒是沒有天理了。

但是這種念頭，只是在她心底深處一閃而過，她立即想到，自己不應該死，索命血影要找的，不應該是自己，而應該是自己的大哥，大姐！她以一種十分怪異的姿勢，突然之間身子向上一彈，站了起來，伸手指着那血人，「咭咭」地笑道：「你，太不公平了！」

那血人反而怔了一怔，就在一旁本已閤上雙眼養神的「閻王把兄」，這時也倏地睜開眼來，面上現出十分驚訝的神情。

那血人轉過頭去，向「閻王把兄」看了一眼，「閻王把兄」向之點了點頭，似乎在示意他繼續向劉蕙講話。

這種情形，分明表示那個血人，絕不是什麼寃鬼游魂，也不會是傳說中的「索命血影」，但是劉蕙這時候，已經因爲過度恐懼，和在她心中所產生出來那種爲求生的慾望而感到的寃屈，變得神情緊張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她哪裏還能覺察對方的這些小動作？她又怪叫了一聲道：「那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那血人和「閻王把兄」心中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劉蕙這樣說法是什麼意思。

那血人姑且問道：「不公平，不公平？」劉蕙的聲音越來越是尖利，怪叫道：「不公平，你爲什麼不去找我大姐劉鳳，我大哥劉能，要來找我？」

那血人道：「我憑什麼要去找他們？他們又未曾將我殺死。」

劉蕙又怪笑起來道：「你別假惺惺，你是什麼人，你當我還不知道麼？」那血人呆了一呆，又半轉過身去，向那個「閻王把兄」攤了攤雙手，劉蕙若是神智清醒，她定會看出那血人的這個動作乃是表示事情已然拆穿之意。「閻王把兄」也在這時候站了起來。

可是劉蕙却全然不覺察這些，她只是自顧自地尖叫道：「你是索命血影！」

「閻王把兄」和那血人，本來已一齊向劉蕙走近的，可是當劉蕙尖聲叫出這句話之際，他們兩人却一齊站定住脚，齊聲問道：「你說什麼？」劉蕙指着那血人又「格格格」地笑了起來，她所發出來的，的確是一個人在笑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然而她臉上却是一副驚駭欲絕的神情，再襯上她死灰一般的臉色，實是譎異可怖之極，令得耳聞目睹的人，不禁毛骨悚然，劉蕙手指抖着道：「我認出你來了，你便是索命血影，你便是聲名震天，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索命血影，你留下了血影在我家的牆上，你爲什麼要來找我？而不去找我的大哥，大姐？我多年來才殺了兩個人，怎及得上他們？怎及得上他們？你……」

她一面以極其尖利的聲音講着話，一面臉上的神色，在漸漸地轉變，但不是由白變紅，而是由白變綠，只見她面色越來越綠，到了後來，簡直成了深碧色，而她的話，也未能講完，便「咕嚕」一聲，栽倒在地，只不過她才一跌倒，立時便站了起來，身子搖搖擺擺，面上的神色，更是驚駭欲絕，而且一片深碧，一望而知，她是恐懼過甚，已將胆子嚇破了，胆汁隨血而流，是以使得她的皮膚，都變成了深碧色，她望着「閻王把兄」和那血人，身子簌簌地抖着道：「別殺我……別殺我……我算得什麼？你去找別人吧！」

那血人到了此際，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一伸手，先將頭上所套的一隻套子揭了下來。

那隻頭套連住了披散的長髮，和血污滿面的臉孔，那頭套一除下來之後，只見那人面目瘦削，神情也相當憔悴，分明是一個重傷初愈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徐徐地道：「劉姑娘，你們對我下手雖然狠毒，但是我得遇高人，幸保不死，如今你自已也受了報應，我也不想多與你爲難，只是那一袋珍寶却是大有用途，你將之如何處理了？」

劉蕙瞪大眼睛，望着那年輕人。

這時，那年輕人已除下了化裝的頭套，看來已不覺可怖了。

但其時劉蕙早已失常了，在她看來，眼前這年輕人還是一團血污，而且血污似乎還在漸漸擴大，變着形狀，終於變成一個僅是人形的血影，就像曾在她家牆上出現的那幅血影一樣。

她也不回答那年輕人的話，只是放大喉嚨，尖聲叫了起來，在她尖聲怪叫的時候，她滿頭秀髮，幾乎根根全豎了起來。

一個人若不是內心恐懼到頂點，是絕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的。

那年輕人見到了這等情景，也沒有法子再問下去，只是回轉頭望着「閻王把兄」，「閻王把兄」搖了搖頭，長嘆了一聲道：「我這人一直不信天道好還，報應昭彰這一套，若果天下眞有報應，壞人豈不是早已死絕了麼？但如今却不得不信了。

她對付你的手段够狠够辣，但如今，她的報應却也够慘了。」

那年輕人駭然道：「她……她怎樣了？」「閻王把兄」道：「你看不到麼？她已經嚇破了胆，胆汁溢出，全身發綠，她已是個沒胆之人，雖然活着，但是見到一草一木，一鳥一蟻，都會心驚胆戰，一葉飄落，她也會以爲天之將塌，你伸手向她一指，她也會以爲你要將她剖腹取心，她日日夜夜，都處在極端恐懼之中過日子，却又不知何日方才死得去！」

那年輕人屏氣靜息地聽着，等到「閻王把兄」講完，那年輕人才勉强笑了一下道：「前輩，這樣說來，倒是……倒是我的裝神弄鬼，害得她這樣的了。」

「閻王把兄」一瞪眼道：「放屁，她若是心中未曾做什麼虧心事，怎會嚇成那樣？這就叫報應。如今，你那袋珍寶的下落，可是問不出來了。」他一面說，一面衣袖向前輕輕一拂，那一拂生出了一股柔弱的力道，只不過將地上的落葉，吹起了幾片來，向正在尖叫的劉蕙迎面飄將過去。

劉蕙却果如他所言，一看到那幾片落葉向門面飄來，嚇得怪叫聲陡地停止，全身戰慄轉身便逃。她向前奔去，奔得十分快，自然不免將地上的砂石樹枝等物，帶了些起來，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絕不會感到吃驚的事。但是劉蕙的胆子已破，每一樣輕微的聲響，極小的事物的波動，幾乎都令她發出一聲慘叫，跌倒在地，而她不敢伏在地上不動，跌倒之後，又馬上爬起來，但向前奔不出幾步，又再度跌倒。看她那種全身發抖，不斷驚叫的樣子，當眞令人目不忍睹。那年輕人早已閉上了眼睛，不忍觀看。「閻王把兄」在劉蕙漸漸走遠之後，伸手推了那年輕人一下道：「走遠了，你睜開眼來吧。哼，人家說知子莫若父，我看也未必，你父親若是深知你，怎會讓你這膿包出來闖江湖？只合留你在天雲島上，替你爺爺捧水烟袋！」

那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我……是不濟事些，前輩莫要見笑，我父親命我先行，他隨後而來，如今不知怎樣了？」

「閻王把兄」道：「我已替你說過了，你在被他們兩人所襲，昏死了過去之後，不知過了多久，似乎有人在你的身邊，你也不知道他是誰，只是，他們兩人中的一個容貌講了出來，便再度昏了過去，那個第一次將你救醒來的，必然是你那不長進的父親。」那年輕人十分尷尬道：「閣下不要非議家父。」

「閻王把兄」道：「那是你父親自己不長進，活到了一大把年紀連島主也沒當上一個，人家稱起他來，只是天雲島主之子，好像他還是年輕小伙一樣，誰知他鬍子一大把，兒子也快要娶媳婦了。」

那年輕人紅着臉道：「我爺爺還健在，家父自然是天雲島主之子了。」

「閻王把兄」哼地一聲道：「就非要賴在天雲島中，托庇父蔭啊？要是我，隨便在海上找一個島，還不容易麼？哪怕找的是一個寸草不生的孤島，我自己也是個島主，却不强似做島主的兒子？」那年輕人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聽說過那樣的話，是以一時間令得他講不出話來，又見他猛地搖了搖頭，才岔開了話題道：「你說這人就是家父，那麼，他何以又離開我而去了呢？」

「閻王把兄」大搖其頭道：「他不是離你而去，他只當你已死了，將你草草埋葬，嚎啕大哭而去。」那年輕人道：「你……看到的麼？」

「閻王把兄」道：「不曾，但是你父親的哭功十分之好，他嚎啕大哭之聲我在多里以外，便聽到了。我一聽到這種哭聲，便知道一定是死人啦，心裏便大爲高興……」

那年輕人忍不住道：「高興？」

「閻王把兄」一瞪怪眼道：「自然，有人死了，我那十個兄弟便有事可做了，要不然他們閒得發慌。」

那年輕人一時省不起來道：「你十個兄弟？」

「閻王把兄」道：「咦？是我十殿閻王的把兄弟啊！怎麼你倒忘了？」苦笑了一下，「閻王把兄」又道：「當時我找了一找，果然看到一座新墳，但是我却知道，墳中的人並未曾死去。」

那年輕人又想問如何知道人沒有死，但是却忍住了未曾出聲。

那年輕人心知自己若是問他何以知道自己沒有死時，對方的回答一定是「咦？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啊，怎會不知？」問也是多餘的。「閻王把兄」續道：「可是你的父親卻不知你已被我救活了，他在這些日子來，一定是在根據你所描述的樣子，在找殺子仇人！」那年輕人低嘆了一聲道：「他老人家心中不知多麼難過，若是他知道我根本未死，該不知多麼快樂了。」那年輕人所講的話，原是至情至理，可是「閻王把兄」卻大搖其頭道：「錯了，錯了，大錯特錯了。」

那年輕人瞪大了雙眼，不知自己是什麼地方錯了。「閻王把兄」搖頭幌腦道：「你想，你也死過了，你父親傷心透了，正是一了百了，再無牽掛。若是你和他又會了面，他自然會不再難過，但你總有再死的時候，他定然又要難過一次。他只有你一個獨生子，卻令他難過兩次，這如何說得過去？」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道：「我難道一定會死在他老人家之前麼？」「閻王把兄」笑道：「就算他比你先死，你也會難過的，這場難過，卻是你自己找來的，若是你早已死了，如何還會有什麼牽掛？」那年輕人的心中，給「閻王把兄」的話弄得亂廝廝，怔怔地站着，望着「閻王把兄」，「閻王把兄」卻是嘻嘻地笑着。突然之間，那年輕人的心驀地一亮，也笑了起來：「你倒不像是閻王把兄，竟是和尙的祖宗。」「閻王把兄」哈哈大笑道：「什麼閻王把兄，和尙祖宗，本來便是一樣的，世人紛紛擾擾，將之弄得經緯分明，豈不是可笑？」那年輕人的心中更是徹悟，兩人便手拉着手，哈哈大笑地手舞足蹈，向前走去。在旁人看來，這一老一少兩人，十足是兩個瘋子，但是他們兩人的心中，卻是一片光明，了無牽掛。不一會，他們便漸漸地走遠了，他們的笑聲，也聽不到了。

× × ×

劉若風被那中年人挾在脅下，向前飛掠而走，那中年人的手臂，正緊緊地挾着他的腰際，緊得和鐵箍一樣，直勒得他的肋骨，格格作響，像是所有的肋骨，將要被對方箍斷一樣，痛苦不堪，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一路上不斷發出驚心動魄的呻吟聲，直到不知奔出了多遠，劉若風才覺得身上突然一鬆，身子「砰」地一聲，跌倒在地上。劉若風被那人挾得眼前發黑，這時雖然鬆了開來，但還是好一會看不見東西，他雙手亂摸，摸到了一塊石碑，掙扎着半跪般直起身子來。這時候，他眼前也漸漸能看到點東西了。他看到自己正跪在一座新墳面前，自己兩手扶着的，正是一塊石碑。那塊石碑上，刻着「天雲島陳明廷之墓」八個字。劉若風本來不知道那「陳明廷」是什麼，但是在「陳明廷」三字之上，另有「天雲島」三字，劉若風又不是傻子，他自然立即明白，那新墳中所葬的不是別人，就是眼前這中年男人的兒子，慘死在自己和妹子劉蕙手下的那年輕人。他剛從半昏迷的狀態中醒來，突然之間又看到這塊墓碑，頭頂但覺得「轟」地一聲，往上冲，險險乎又昏了過去。他的身子本來已半站了起來，這時雙腿發軟，重又「咕咚」一聲，坐倒在地上，頭頸僵硬地轉動着，尋找那中年人的所在。

他才轉了轉頭，便已看到那中年人了。那中年人就站在墓碑之旁，一手扶着石碑，他蒼白的手指，和劉若風的手指，相距不過幾寸而已。劉若風一驚，連忙將手縮回，身子向後一仰，又跌倒在地，他急忙向外爬開兩步。他那時向外爬去，只不過因爲突如其來，發現自己離得對方如此之近，是以心中吃驚之故。但當他爬開兩步之後，他的心中，卻又怦怦亂跳了起來。原來他看到那中年人只是雙睛發直，望着那座新墳，根本未曾注意他，若是他能夠趁此機會爬了開去……他一想到這裏，心頭更是緊張，竟令得手足也不聽指揮起來，他只得將身子猛地向外翻滾，滾出了七八尺，這才又手足並用地向外爬去，爬出了約莫數丈，勉力一振身站起身子來，向外飛也似地奔了出去。

劉若風絕不敢回頭觀看，因爲他不敢設想自己竟會有這樣的幸運，竟能逃脫對方的掌握。他沒命也似地向前奔着，直到四肢百骸，都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直到額角上流下來的汗，將他的眼睛也弄得迷糊，眼前什麼都看不到；直到他的喉嚨像有烈火在燒一樣；直到雙腿發軟，「叭」地一聲，跌倒在地上，他才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

他倒在地上，牛一樣地喘着氣，漸漸地，他臉上的汗被山野間的風吹乾了，他可以看得到眼前的情形了，然而，當他定睛一看之際，他突然發出一下撕心裂肺的怪叫，又跳了起來，繼續向前奔跑。他其實已是筋疲力乏，但他還是非跑不可，因爲當他可以看到眼前的事物之際，他第一眼所看到的，又是那塊墓碑。他剛才足足奔跑了近二十里，可是倒在地上之後，那塊墓碑，卻依然在他的眼前，這如何不令他驚得欲絕？如何不令他又硬拚着跳起來，再向前奔跑。

這一次，劉若風每向前奔跑一步，所受的痛苦，簡直是難以形容，但他卻又不敢停下來，他竭力地奔着，只奔出了三四里，便又仆倒在地。他的眼前陣陣發黑，什麼也看不到。他倒在地上，匍匐地喘着氣，雙手亂摸着。突然他摸到了一塊石頭，他雙手扶住了那塊石頭，他立即感覺到，那是一塊方方整整的石頭，他心中一怔，雙手又抖了起來，向

上摸去，他眼前金星亂迸，看不到什麼，但是他顫抖的雙手，卻已摸到了「天雲島」三字。

劉若風還想怪叫出聲，可是他一張口，卻並沒有發出聲響，反倒是一口鮮血，陡地湧了出來。這使他眼前更是陣陣發黑，再也沒有氣力再向前奔跑了，只得不斷向外滾着，一路滾，一路鮮血自他的口中，汩汩地流出來。他滾出了七八下，手按在地上，突然挺身站了起來，又向前奔去。

他在第一次奔出之際，猶不知道他身後有人跟着，更不知道跟住他身後的人，手中捧住了那塊石碑。那中年人的輕功極佳，雖然捧住一塊石碑，仍然行動無聲，劉若風慌張得連回頭看一看都不敢，耳畔因爲激動的奔跑而聲如雷鳴，如何還能得知有人跟在後面？那中年人一等到劉若風仆倒在地，就將墓碑放在他的身側，這便是劉若風奔跑了二三十里，那墓碑仍然在他左右之故。這時候的劉若風，因爲驚駭過甚，已然在半瘋癲狀態之中，再加上他一路急馳，氣力上湧，一口口的鮮血，自他的口中冒了出來，但是卻還在搖搖幌幌地向前奔着，每跌倒一步，必然硬撐着站起來。那跟在他身後的中年人的面上，卻是絕無憐惜之情，但同樣地，在他的臉上，也找不到復仇的愉快。因爲不論他如今將仇人如何折磨，總是不能再救活自己的兒子了。

劉若風不斷地向前奔着，在神智昏迷中，他想到自己在圍獵時慣玩的把戲：將動物趕了出來，獵犬圍着，獵鷹繞着轉，動物驚惶地亂竄，但是他卻並不下手，他喜歡看動物在竭力求生時的那種亡命而又絕無結果的奔逃，但如今，他自己便成了這樣情形下的野獸。劉若風的身子最後一次跌倒之後，他再也沒有氣力爬起身來了，他伏在地上喘氣，那中年人舉起石碑。待要向劉若風的頭上砸下去。這一下若是眞的砸個正着，劉若風的頭顱，自然是腦漿迸裂了，但是就在此際，只聽得斜刺裏傳來一個十分蒼老的聲音道：「且慢！閣下與這人有何深仇大恨，已將他趕到這等地步還不肯放過他？」

那中年人陡地抬起頭來，只見面前站着一個五短身材的老者，白髻白髮，看來足有七十開外的年紀了。那老者的腰間，懸着一柄又短又寬的劍，形狀古拙，劍鞘也是鐵鑄的，已是銹漬斑駁。那中年人在一呆之間，才發現自己追趕劉若風，已經來到一個山谷之中，那山谷中花木繁茂，有一塊十分潔白的大石，大石上刻着一個棋盤，另有一個駝背老人坐着。看樣子那兩人是正在山谷中對奕，看到自己趕着劉若風進來，這才出言阻止的。

那中年人吸了一口氣，拱了拱手道：「在下是天雲島陳亭。」那老者「噢」地一聲道：「那麼，陳島主是……」陳亭不等對方講完，便道：「是家父。」老者點了點頭道：「這個人不知是何事得罪了閣下？」陳亭一聲慘笑道：「他見財起意，殺了我的兒子。」

那老者又低頭向劉若風看去，這時，劉若風已然昏死過去，面如黃蠟，滿面血污，看來簡直像是死人一樣。那老者看了一眼道：「此人的年紀很輕啊！他……」那老者話未曾講完，突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陡地踏前一步，叫道：「駝子快來！」那駝子本來一直坐在石旁，專心在注視棋局，對於周圍發生的事，不聞不問。直到那老者一叫，他才抬起頭來道：「什麼事？」

那駝子一抬起頭來，又着實叫人吃了一驚，因爲他的面上，生滿了大大小小的贅疣，有的紅色，有的黑色，有的紫色，難看到了極點。陳亭向駝子一瞥眼，失聲道：「這位是華駝？」那駝子愛理不理，「嗯」地一道：「是。」那老者又道：「你快來看看，這少年可有救？」

那駝子冷冷地道：「張老頭，你別見了人就想救，這少年和你多半是非親非故，我卻是懶得救他，快來下棋！」

那老者頓足道：「你這次可料錯了，這是老劉的兒子，犬子娶了老劉的長女爲妻，你不是不知，怎能說他和我非親非故？」

那駝子無話可說，老大不願意地站起身來，口中卻還在嘰咕着道：「這親戚也太遠了，簡直沾不到什麼邊，也罷，我且來看看，若是他命該進枉死城，我也沒有能耐將他拉回來的。」他一面說，一面逕向着昏倒在地上的劉若風走來。

站在一旁的陳亭，這時候可以說爲難得很，那駝子是什麼人，他一望就認得了，那是武林知名的醫道能手，着手成春，多麼厲害的傷病，遇到他的手中，也能限時痊癒，他是駝子，恰好姓華，是以武林中人，都稱他爲華駝。眼下劉若風的傷勢雖重，若是他出手醫治，那自然是可以起死回生的。而且，從那老者的話中，他也已知道了那老者不是別人，竟是聲名赫赫的劍術大家天劍張化。

天劍張化和金獅劉天豪兩家結成親家，張化的兒子張白耀，娶了劉天豪的女兒劉鳳，這乃是天下皆知的事情，陳亭自度，若是要出手阻止華駝的話，那自己萬萬不是這兩人的敵手，他悲憤莫名，怪叫道：「這賊子手段狠毒，害我獨子，罪有應得，不能救他！」華駝的醫道雖好，但是他卻最懶於替人治病，聽得陳亭這樣喝叫，他立時袖手站定，也不想着手醫理了。天劍張化忙道：「陳朋友，我想你弄錯了，他是金獅劉天豪之子！」陳亭一聽，陡地怪聲笑了起來。

陳亭的笑聲，淒厲之極，令得張化和華駝兩人，盡皆皺起雙眉。陳亭笑了半响，尖聲道：「我弄錯了？你不妨弄醒了他，問問他自己。」張化一俯身，扶起劉若風來。他身形雖然矮小，但是一雙手却是又紅又大，伸出來按住了劉若風的後心。只見他面色莊嚴，轉眼之間，在他的頭頂，便冒起了絲絲的白氣來，顯見他正在運轉眞氣，以本身的眞力，緩緩輸入劉若風的體內。華駝背轉身，仰頭望天，口中也不知在吟哦些什麼，他這種樣子，叫人一望便知道他是想置身事外，但是却又碍於天劍張化的面子，所以不便立即離去而已。陳亭仍是滿面悲憤地望着劉若風。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只聽得劉若風的喉間「咯咯」地響了起來，那種聲音越來越是緊密，就像他喉間有好幾隻青蛙在鳴叫一樣。又過了片刻，只聽得「哇」地一聲响，一口瘀血吐出，劉若風已悠悠醒了轉來，他睜開眼，雙眼之中，充滿了驚恐之色，張化忙道：「劉賢姪，你可認識我麼？」

劉若風一聽得人聲，身子更是把不住發起抖來，他勉力轉過頭去望，可是眼前發花，只見眼前有無數人影在幌動，他失神落魄地叫道：「別殺我：：別殺我！」張化嘆了一口氣道：「劉賢姪，我是你張姻伯。」劉若風心中本來是驚恐之極的，可是他一聽到了「張姻伯」三字，心中頓時定了下來，在那一剎間，他幾乎高興得要尖聲叫起來：我得救了！他自然知道天劍張化在武學上造詣之高，也知道天劍張化一到自己的生命是絕無問題的了。

他心中一鎭定下來，氣血立時順暢許多，也可以看清眼前的景物了。他看到陳亭站在一旁，滿面怒容，心中已知是怎麼一回事了。劉若風胆怯怕事，但並不減他的奸詐兇險的本色。當下他喘着氣、啞着聲道：「張姻伯，這人……無原無故要追殺我……張姻伯……你要替我作主……」剛才陳亭是叫張化着弄醒了劉若風來問問的，然而此際，劉若風一醒，便如此說法，將事情賴得乾淨，張化和陳亭兩人，一齊臉上變色。

張化色變，是因爲看到劉若風傷得如此之重，適才若不是自己恰好和華駝在此對奕，那是早已死在陳亭之手的了。他並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當劉若風既是鐵獅劉天豪的兒子，自然是少年英俠，那分明是陳亭心狠手辣誣衊劉若風了。而陳亭聽得劉若風一開口，居然賴了個乾乾淨淨，心中的怒火陡地升起，怪叫道：「好小子，你不認賬了麼？」劉若風早已看出張化不明底細，完全站在自己的這一邊，他胆子更大地道：「這人硬說我殺了他的兒子，將我挾了出來，一路折磨毒打，他武功又高，我打不過他……他非要取我性命不可……嘿嘿，學武之士，本不懼一死，但叫我死得不明不白，那却不行！」劉若風講來，慷慨激烈，十分動人。

天劍張化身形一挺，站了起來，雙手向前一推，一股大力，將劉若風推得穩穩地向前送了出去，却是撞向華駝，一面喝道：「駝子，你若是不想交我這朋友，便別理他！」華駝嘆了一口氣，左手反手一抄，將向他撞過來的劉若風抄住，同時右手中指一彈，「拍」地一聲，一顆藥丸已彈向劉若風的口中。他分明是不願意替劉若風治傷的，但是張化又以絕交來威脅他，令得他不能不出手，但是他却不很情願，寃氣冲天，在彈出那顆藥丸之際，也不叫劉若風張口，而且用的力道疾勁，等到藥丸「嗤」地一聲彈近，劉若風再想張口，已然不及，只聽得「拍」地一聲响，鮮血四濺，那顆藥丸竟然穿過了劉若風的上唇，並且還打落了一顆門牙，劉若風痛得一吸氣，連門牙帶藥丸一起吞下肚去。

劉若風又痛又怒，正想「哇哇」大叫，可是華駝餵藥的方法雖然霸道了些，他的靈藥，却是非同小可的妙藥，劉若風一張口，還未曾叫出聲來，只覺得一股涼意，自喉而下，迅即佈滿全身，心血上湧，喉頭發甜，眼前發花的情形，幾乎立即消失！劉若風如何不知道這全是那靈丹之功？是以他立時不出聲了。

那一邊，張化推出了劉若風，心知華駝和自己乃是數十年的生死之交，自己既然講得如此決絕，那華駝是一定會出手施救的，是以他連看都不看，只是手按着劍柄，向着陳亭走近一步道：「久聞天雲島的武功，在正邪各派之外，另成一功，今日可以開開眼界，倒也是一件快事。」陳亭臉色青白不定，道：「張大俠，你此言是何用意？」張化揚頭大笑道：「明人面前，何必講暗話？事到如今，你我還能不出手麼？」陳亭勉力遏制着，才使自己不致於破口向張化大駡，他冷冷地道：「想不到名滿天下的天劍張化，竟然如此黑白不明，是非不分，是一個渾人！」

張化成名，已有數十年之久，武林中黑白兩道的人見了他，莫不恭恭敬敬，幾時曾有人這樣駡過他？他生性剛烈，如何還按捺得住，立時大怒，手臂一振，只聽得震耳欲聾「鏘」地一聲巨响，他已將懸在腰際，那柄又粗又長的異劍，拔出鞘來。那劍黑漆漆地，看來毫不起眼，但剛才拔劍出鞘的那一下巨响，便已先聲奪人，而且這柄劍顯見得極其沉重，因爲張化擎在手中，劍身難平，劍尖向地，似乎不勝重荷一樣，陳亭冷笑道：「好，定然要動手，在下自然奉陪，但你好歹不分，却難免爲天下人識笑了！」

（未完待續）

黃飛鴻傳奇故事

黃飛鴻生平事蹟，早已膾炙人口，本書所述盡爲人所未道及之逸事，乃根據黃飛鴻嫡傳徒孫朱愚齋師傅口述，並由其門生馬雲君執筆，故事既富趣味性，亦側重其眞實性，實爲不可多得之佳作。全書分上下兩集發售



上集：大鬧丁家莊

上集三〇六頁　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下集：花地殲惡霸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一（四線）